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九冊目次

四書朱子大全四十卷

〔清〕戴名世 程達儀輯
清康熙四十七年程達儀刻本

.....

四書朱子大全四十卷

〔清〕戴名世 程逢儀輯

清康熙四十七年程逢儀

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書義獨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譌舛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余更畧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鉅之於板以庶其傳明年春二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氏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常之序朱子語錄

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今衆聞而悉歸一已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朱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瞀莫辨而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唐二三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爲之抉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揮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繁弗

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學者眩瞶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論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烏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皆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母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勘便於觀覽而玩索也

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言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高底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固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惓惓於序之篇終云康熙戊子春二月桐城戴名世序

朱子之書廣大悉備其學無所不通而一生精力尤在於四書自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而外凡其所著作與夫友朋師弟子間往復問答之言爲書不下數百卷其所以發明聖賢之旨者無餘蘊矣朱子既沒歷代皆表章其書學者莫不奉以爲宗師然其潛及復其旨趣者百不得一雖章句集註猶或誦之而不能深思其意至於他書則孰有購而爲之講習貫通者自朱子沒後諸儒多有講說其於朱子或離或合卒未能折衷而歸於一南山戴先生盡取朱子之書整齊排攢輯其尤切要者逐章逐節而附錄於章句集註之後於是朱子之發揮四書者粲然大備而學者之誦法朱子也不苦於卷帙之浩繁不眩於異說之汙漫有觀覽誦習之便而無岐途雜徑之憂先生不以儀爲無似而屬儀纂其役儀坐蕭寺中歷一年斟酌詳審其中頗復有所損益乃定爲若干卷刊而布之竊惟朱子之書後儒莫不尊奉雖有不盡合者而未敢訟言背叛也乃自有明正德以後異說橫行多能誣訾朱子而厭惡其窮理格物之學譬之丘垤之高行潦之水而欲以跨越泰岱嘲笑滄海也於朱子何傷亦見其不自量而已矣余嘗

博考朱子之書見近世所詆朱子者朱子早已解之疑朱子者朱子早已定之辨駁朱子自以爲獨得之解者朱子早已窮其弊而唾棄之未嘗見朱子之全書而肆其胸臆攘臂叫囂以狎侮和朱如是而曰吾以明聖人之道吾不信也是書也蒐輯條疏頗無遺漏學者一開卷而已覽朱子之大全則異說不得以相涸而正學於以日興矣儀不敢敬承先生之意祇審定其書而復爲之序其端如此錢塘程遵儀書

四書朱子大全乃吾師南山先生原輯而吾族兄鳳來實
纂其成峯與參訂雖官校之役蓋嘗聞先生之言矣先生曰
舉業興而文章亡則章句興而理學亡夫文章者所以明乎
道也道之不明而安得謂之文今舉業家爲俗說之所浸
灌以苟且僥倖爲務其爲離淫日已甚往往舉百里之
大人士之衆舉業之文之多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
也故曰舉業興而文章亡也理學經朱氏諸儒而大明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其註四書者實得孔孟之道旨其書班
班具在而奈何爲講章者不能徧觀而盡識往往失其本
真或至撰臂裂臂而與之抗夫朱子於聖人之道身體而
力行之慎思明辨以著爲書與四書五經並垂於天壤而
講章家以其管窺蠡測之智侮前賢而誤後生致使舉世
替然往往邪正之不能辨故曰講章興而理學亡也以故
余之爲此書也取朱子一家之言次而輯之類而編之而
鳳來復爲之笺定使讀者開卷了然而盡見朱子之全旨
庶不至爲講章家所說所亂則所以維理學之衰使舉業
家不至誤於所從而文章於是乎亦興在是書或亦不無
小補乎蓋先生之文爲此書其大旨如此竊以爲朱子集

註章句而外其發明四書者甚多學者窮年而莫究在東
南士大夫家有其書者不過百之一二又未必能細加探
索而西北則學者恐不能舉其名目矣夫朱子諸書與章
句集註相爲發明者也讀章句集註而不觀於諸書則其
義猶有隱而不盡出者今先生於諸書撮其精華鉤其切
要附於章句集註之下使學之者便於觀覽其有功於朱
子而爲惠於後學甚大刻既成峯因識之以告世之學者
使知先生所以爲此書之意也歛縣程峯書

四書朱子大全凡例

一此書仍大全之名者以朱子一家之言散見諸書今會萃於此而朱子之旨已完備無遺故仍其名至於義例則各不同也

一此書之作欲學者於諸書所採逐條融會達徹則於集註章句愈益豁然貫通而白文本義無不暢之旨矣自此一切似是之論謬悠之解固不待辨而知其非也

一朱子語錄當時池州饒州建寧徽州蜀中所刊無慮一二百卷類聚之者為黃士毅後王從復加搜輯幾無遺矣但言之者非一時記之者非一手言之者非一時則容有未定之論記之者非一手則頗多重複亦間有舛誤今一以章句集註斷之存其已定而去其未定存其詳而去其畧存其精確而去其訛舛重複者存其一

二而去其餘昔朱子與門人問答有心得處嘗曰此等處添入集註中更好則此書之作亦或不失朱子之意也

一或問一書講本義者十之三四辨駁諸家之說者十之六七今諸家所說說既不載於此書則辨駁之語

亦可弗錄惟權衡之似是而亂真者在近日駁駁又盛故於此等辨駁處獨多載焉

一明道伊川發明孔孟之義朱子搜輯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橫渠張子及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精義又中庸輯略本新昌石子重孫兩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楊謝侯之說中庸者為集解朱子因而更之為輯略此二書乃朱子所輯而非朱子之所自為言然既經朱子之採輯則亦猶之朱子之言也故附錄之然中間頗多不醇其見駁於

或問者不錄即或問所未駁而義意無大關鍵者亦不繫錄也

一或問小註成於淳熙己酉冬蓋在集註既定之後朱子自云門人問答未經刊發者十之四刪訂者十之五參載精義十之一然亦頗有雜採胡氏薛氏曾氏諸家及張敬夫之言此書亦多採入其原在語類文集精義中者仍歸之語類文集精義中至於小註中有刪繁就簡處則亦間從小註

一纂集諸書用大字標書名於上下則分行小字或問

亦然惟大學或問則於註脚中更有註脚勢不得不變其例而或問則亦用大字書之

一近日講章皆著圈點所以爲學者指其精華所在也然圈點太濫則目目又不清此書亦隨俗用圈點而不敢太濫但標其目目而已至於章句集註則朱子自云逐字稱等又云無一字間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此則不敢隨俗妄加分別某句宜點某句宜圈某句宜單圈某句宜濃圈恐有涉於僭侮故止用逗點以便初學者之句讀而已

日知錄卷之九

一先讀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朱子教人讀書之序也後宋大全諸本悉依其次第今仍之

一宋儒之書爲朱子之所採輯如精義輯畧或問小註等既頗有所參載而朱子同時與朱子先後諸儒及元明以來講學之言雖多謬亂而亦非無精當有功於朱註者當倣此編之例另爲一書以俟他日

戴名世

丁亥冬日

程達儀

同識於矢門慈慶僧舍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大學朱子大全 章句序

一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

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詒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子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

大學朱子大全 章句序

二

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慕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已治人之方則

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語類問所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
如金之鍊木之萌芽相似又云是一個陰陽五行
之氣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
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
肖問天地必如何以爲德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
處曰此也如何如得只是天生得一箇恁地氣人
是爲德也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行許多底人
才德決不但只必統而兼之衆人也只是歸他如
三代已前聖人將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

是亦天。命也。○問天。命。曰。何。命。之。曰。只。以。心。歸。之。便。得。其。位。
 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問。繼。天。
 立。極。不。得。所。以。生。得。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
 姓。所。謂。載。天。地。之。道。輔。以。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
 得。底。却。須。聖。人。爲。他。做。也。○問。各。處。爲。以。盡。其。力。
 下。此。說。字。○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精。
 底。之。詳。曰。這。箇。須。以。誠。得。外。面。一。箇。理。模。如。此。大。了。
 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
 以。明。德。新。民。止。於。是。者。及。明。德。於。天。下。爲。事。不。
 成。只。要。個。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
 新。民。○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
 太。學。文。二。大。全。章。句。序。四。

大學朱子大全

五

小註序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桐城戴名世原

錢塘程逢儀重訂

歙縣程峯吳縣張士俊

歸安江三錫休寧程文斯

同定

大學

大衛音家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語類

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
看論語却看中庸言諸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
感激與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
之○可將大學用數月功夫看去此書前後相照
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此他書他書非一時所
非一人所必惟此書首尾具徹易以推尋也○問
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一根本曰此管如人起
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以
若有材料却依此是將去只此簡道理明此以
南面亮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亮之爲臣也○大
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
到某處幾里○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
教子亦無益也○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
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

於大學亦微論孟
中庸却不費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
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

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

所拘人欲所蔽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

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而是而

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
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大學是爲學綱目
先通大學立定詞領其他他經皆詳說在裏詳通得
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
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問大學一書皆以修身爲本正心誠意致知
格物皆是修身內事○此四者成則那修身修身
推做出許多事○大學所蔽只是箇題目如此要
須自用功夫做將去○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推
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
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望人云不憤不啓
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
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他說便通透更與從前
所疑處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遑
處而今却是看見解底都無疑了○某於大學用
功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加盡在此書某

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爲。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倫。然則自有當然之則。不則固不是。若易過則此方是止。於至善。○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言。言止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同。言止此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止以振得到極好處。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仁之義。又從而振之。此所謂勞之。○之直之輔之。或問明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上便自有箇處。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風。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不從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云此是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七

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竟有九年之水。便有多少。不有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祿壽也是價值。如此只是理。必如此。○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
歐陽大學之道 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

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同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問太仁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說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歸。皆只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截斷不歸。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箇德性也。曰說得也好。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八

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

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古人於小學，自能言行發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歲，聖賢實已自有一二分大學工夫。出治光榮而今都罷了，不能更轉去做，只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倒住立定，跟從去做。幾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跟從去做。如三十歲覺悟，亦然從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

大學上

九

劉仕親素做士。蓋吾聞之敬之，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嘗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是敬，不得。○問大學首言明明德，却不曾說至誠，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得伊川却是帶補，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功於此，以進乎

大學上

一

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推顏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昏迷滅，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

及乎天下國家也哉。問人於已失學校，須如此勉強，如此攢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至一無適言之矣。主一是心，念雖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讀書若未時，只著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義理無安著處，卻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所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精純處，主一便覺意思外卓然，精明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

常惺惺法者焉。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
不昧雖強托把捉。豈齊嚴密。因是敬然。心亦有昏昧惺惺
其喚醒此心。則同其得為敬。又問。佛氏亦有昏昧惺惺
無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吳處
相。在此。心較常惺惺。又以規矩準繩檢之。此內外交
況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處。
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此一
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心收斂不
客。一物曰。這心卻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
入神祠。當親視。主。喚醒。若不得些子事。只有箇箴。我
此。無些子空。若這事。見。觀是數說。足以見其
走。儼。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用力之方

那三方人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
 同然統而言之常令此心常有是不日其實只一般
 若是敬誠而自然這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常惺
 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
 氏之說又更分曉問上蔡說此精切日不如程子
 整齊嚴肅之說爲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卽在此便惺
 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閒
 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持放寬了便荒怠也
 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亦
 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
 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

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因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

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巳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必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杯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有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氣是氣則是理非無根據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火理則

爲仁義。然智。○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日健是
稟得陽之氣。順是稟得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
行之聖人物。皆稟得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
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者。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本此理。
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
一。然道器之間。分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
際甚明。不可亂也。

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
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貳貴或賤而不能
齊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
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
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
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
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
知孝。無之知孝。大但能守巢。牛能耕而巳。人則無
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
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方哉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
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
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理
不識。誠既。○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
同。誠既。○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
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性。他更推不去。
問氣之正且通者爲人。氣之偏且塞者爲物。如向日。
問者爲物。如向日。如向日。如向日。如向日。如向日。
者。在一處。其性清。又在一處。被彼而爲物者。既格

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平日鼻口隨脂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我自私自利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裂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閒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和處便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和處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有推想討不與此理無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樂教治內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樂教仁不獨如此凡理皆好處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

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徇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庸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已分上亦甚脩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復漢唐方是古之聖賢。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上

人於事事物物。客王子公。使天下皆知此理。而人皆上皆是富也。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則是所以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後與後同
後微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語類。此一節只是說大學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

做工夫處。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者各知其天理。至於事物。則事事物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為不致矣。則事事物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此若未格致。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定只這格致。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隨人淺深。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如到此。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後有定。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上

會不格致。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通上所以。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何說出。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是定。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靜只就自家。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安只是無。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才無分別。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方不靜。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解去。則事物。各知其理。而分位自能。

錯亂者非安不能○

大學朱子大全

又要射徹而去處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道理如此到晚間心裏定了便會忙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會忙手亂豈能處而有得哉問知止能處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端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處○知止只是知有這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而必孝如爲臣而必忠能處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禮是見得此事令當如此便如此做不是能得矣能處是見得此事令當如此便如此做不是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工夫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

大學朱子大全
或問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

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問

止而後有定註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何也曰也只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

大學朱子大全

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至是大階級步却靜如此皆相繫只是從一級中問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當仁此是知此事至物來對者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止所止答王子合放次第不是工夫節目客張敬夫字雖分節次其實如止便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後能慮非頭子不能之去得序地位難住了安而後能慮非疑難進後乃和融滿分外難問答李繼善附篇是難進之後復有所謂進而後得者恕不知其至處是審之於大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髮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

處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處然後為善
與事接處對周舜跖窮問知止者非理并皆
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以止如仁敬孝慈之
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則將學者
設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日經之所
言是學之等說然知有沒謂得有所止宋深之所
大有定學之其人以格物窮理乃知之知之不疑
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大學朱子大全

章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語類問事物何分別
事物是物則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知耕而
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
之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物以己之一物對天下
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
如何能近道或問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
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
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
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知工夫
點則進為有序不忽近務處下竟或問小註此
而其入道為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

問是結上文然從上文結出本末辨呂氏大學解
終始四字明以先後之序示人呂氏大學解
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難切而終不
近故有終始為二知所未為兩端者曰愚謂此言似
為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為其端而為
之說以誰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有先後者世間
之難學而無先後者出未問之妙道兩端初不相為
非後及其為彼又安知其言此故不得不是此而
陽離陰合自以為左才後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
不悟夫言行不相出左才後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
未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
此其誤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大學朱子大全

章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治平聲
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
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
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
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夫

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不是格物須是窮盡
到十分方是格物○問格物還是事至時格底
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
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
格物○窮理切只是常教此心存與致他閒沒當處
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傾放那邊○格物須
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事物二字最是一箇是
去這便是能格物○格物二字最是一箇是窮理○
窮理事物之昭然於目者也○一箇是非成敗
非徒論文字應接事物各體上皆漸漸推展一步
行若諸論文○問物者理之所在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能無
自然寬濶○問物者理之所在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
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
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

大學夫子大全卷下
朱子

居處便須驗得本與不執事便須驗得致不
 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專要理會
 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便是居仁由義內便能如
 居仁由義便能由義工夫便是居仁由義工夫
 學方有開明處了方外便是居仁由義工夫
 漸解無窮發了才有些發見去推問格致日小
 此便是開明發了才有些發見去推問格致日小
 是外見之病若合了便從才發見去推問格致日小
 思之周知此則幸而得之以施四事且有不合者仰
 見聽而又不問如此則不知其味在此而心不在此
 也要用而又不問如此則不知其味在此而心不在此

大成是精底去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
 底是不問了如粗底有欠闕不隨事物皆心
 去窮自問然分問而今格致要格致就
 之發見上格致去問便接物說文是格致
 說話上格致去問便接物說文是格致
 本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底便是粗底便是
 便有自然之理發見便是粗底便是精底
 聖賢不立心於事物之理而能更見其理
 大開著門端身正心以觀事物之理而能
 只說格致二字便是天理居處飲食且欲
 不微無事二字便是天理居處飲食且欲
 靜處坐亦須驗得本與不執事便須驗得致不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朱子大全

居處便須驗得本與不執事便須驗得致不
 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專要理會
 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便是居仁由義內便能如
 居仁由義便能由義工夫便是居仁由義工夫
 學方有開明處了方外便是居仁由義工夫
 漸解無窮發了才有些發見去推問格致日小
 此便是開明發了才有些發見去推問格致日小
 是外見之病若合了便從才發見去推問格致日小
 思之周知此則幸而得之以施四事且有不合者仰
 見聽而又不問如此則不知其味在此而心不在此
 也要用而又不問如此則不知其味在此而心不在此

大成是精底去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
 底是不問了如粗底有欠闕不隨事物皆心
 去窮自問然分問而今格致要格致就
 之發見上格致去問便接物說文是格致
 說話上格致去問便接物說文是格致
 本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底便是粗底便是
 便有自然之理發見便是粗底便是精底
 聖賢不立心於事物之理而能更見其理
 大開著門端身正心以觀事物之理而能
 只說格致二字便是天理居處飲食且欲
 不微無事二字便是天理居處飲食且欲
 靜處坐亦須驗得本與不執事便須驗得致不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朱子大全

善而內有爲惡。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格物は是事物上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窮理致知則只是推得漸廣。格物は零細說故知全體誠如吾心無所不知徹如是知其孩提之愛其親及其長也有敬其兄以至於視則知求食渴飲則知飲是其莫不有如此已至於觀則知求衣滑侯推致其知以至極而致之者此於手推遠而不之美凡經傳中政者其義皆如此。問致知格物の致字乃推出之意前章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且如一穴之光也喚作只是知然逐旋闊劃得大則共念大物皆有理人亦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不盡但物格於外則知盡於此大學上大字

朱子大全
大學上大字

則此簡意便足若有和透處這裏面便黑了。他所以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爲自來元有是物但爲他所蔽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去是因其所已知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只是以心言也。人一箇本領光明常提攜他知道如欲所欲便將這箇做本文。教人講許多材料來脩持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脩持此心今常常光明耳。知者吾自有此如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欲當極其主耳今學者豈無一箇半點只是爲利欲所蔽不曾致其主耳今學者豈無一書道理一事不究則闕了一事道理物不格則關了一物道理第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謂大學開第一物治國平天下以此理誠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此理誠正心修身是體此理推此理要做三節。

或問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何

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
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
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
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
天下是求得其止。物格知止誠意正心脩身至平
誠心正身格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止。此所謂明
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
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
下無不平矣。問明德之功能果若是乎。亦善乎。然以
德之大能服衆彘之化而格此其德乎。曰大學明明
德於天下只是且發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
模。不如是便是次了。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
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如此大業要成地又如何使
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只是見得自家規模即當如此。不
得不如此。不如此便是見得自家規模。自是著意地
工夫便是用寸寸進。若無規模大者只管去細細密
走便入世之計。才染利處去。若無規模而後去細細密
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
事事物處莫不盡其工夫。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
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

必先有以齊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聚。理而幸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與安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神是慧地。是地光明。○理固本有。用知功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象。理妙象言能運用。求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知如何。事物日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幸制萬物。要幸制他地。須要知。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

之亦不得而致矣。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是理上而一。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人臣是箇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物以一家言之。為家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又知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然。如此。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日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大。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或問小註。古欲明明德一節。是逆推條。目正心以全體言。非正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更有交接處。故曰欲日先。此節皆是兩事。中拆出。拆來。答方賓王。大學大脚處。做後段功夫。真有教驗。非謂前段功夫未

此段都不可不讀

後。答石子重。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語。

見得便易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

吾項平父。

人之心理與儀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

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所蔽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精極當往往隨其所倚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格物推尋內外配合益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動無不洞然了其子所謂大學所謂知至謂此也鄂州學稽古閣記之人是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親反養一以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力行之何哉蓋學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理之實及其治貫通而自客曹元可黃固之踐履切近初無內未精粗之間也客曹元可黃固之難以誠意正心爲本而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致知亦曰窮事物之理而已矣格物只是格其所以致知之物李堯卿事程先生後答黃子耕一物上窮盡事物之理致知只是窮得此理而致之能此其大義如是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也能格江德功格物則知自足不是別一事也

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之說。實本於格物。物理盡而意自俱到。其所謂格至也。格物之說。實本於格物。物理盡而意自俱到。其所謂格至也。格物之說。實本於格物。物理盡而意自俱到。

蓋和之意。何俱到。其所謂格至也。格物之說。實本於格物。物理盡而意自俱到。其所謂格至也。格物之說。實本於格物。物理盡而意自俱到。

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歲。始讀是書。而不曉然亦

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

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

當恐未易以一指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

有動物者形也。則有理也。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

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

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常

故。必仰是物以求之。求知其理矣。而不至大物之極

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

盡。則吾之知識豁然貫通。至於格物。理盡而意無不誠。心

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

綱實用。固已洞然無疑。都而從細之間。至賓次第

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大毫之不恰。今不深考而

美

然也。則亦何惜爲哉。又況侯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
人抱不決之疑。遂分氣。候。遽。歲。月。而。俟。平。曷。若
致一吾宗。領下界上達之。海口。講心。思。躬行。力。克。寧
久。蕭。哪。衆。理。洞。然。第。無。從。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
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過。然。絕。絕。不。可。及
者。而。義。後。之。間。宗。耀。輝。宗。制。行。之。際。體。用。渾。然。雖。或
使之任事。而問者雖亦師然。然其體用。渾然。雖。或
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廟
然而彼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面。而彼二此
則較然矣。答黃直卿。知子之。今以該侯書爲極至。至
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一
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方極至之至。難作一
例說。癸未垂拱奏劄。蓋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之所

辨呂氏大學解
呂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
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覺而識之也愚謂致知
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
有漸積久貫通然後醇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
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
者一旦忽然而聖門明者誠身之實務也一曰呂氏一超
直入之說詎非見門明者誠身之實務也一曰呂氏一超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
器用之理則曰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一物上然
識之此爲格物曰愚按伊川先生常言凡一物上有一
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
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以明其益推此以
爲說而失之小精粗而已若夫大學者致知格物之
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大學者致知格物之
必無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象之方然後居習行通

節正是聖凡分別開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
 節正是不為小人過之意誠只是要顧做小人
 若非情願亦強之不得也
 如一事只知得二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意
 分而一分未盡為此須知得者是真意
 少間說便為惡也此須知得者是真意
 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彼而失於此
 深淺惟致知則無一事之微無一物之失
 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意而後格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將去始得自然底序是如拈著底須是逐一旋旋
 日若說制便不得其意莫只是意之所格始得
 有窮但能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無窮但能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正不用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至無窮則意過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天理方說
 固理實然有欲則有物物之理方說
 智有欲則有物物之理方說
 不食心者不知其何至日不致知而後格
 皆是而後格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是知去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
 來窮去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
 甘意有不未意此方是真意久意若然一毫
 便會忘慮須且致其工夫夫舊學去未至公
 而後意誠須且致其工夫夫舊學去未至公
 此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後自中知得路誠
 意無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
 遠也無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不處
 知在格致知在格致知在格致知在格致知在格致
 意而後格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日若說制便不得其意莫只是意之所格始得
 有窮但能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無窮但能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正不用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至無窮則意過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天理方說
 固理實然有欲則有物物之理方說
 智有欲則有物物之理方說
 不食心者不知其何至日不致知而後格
 皆是而後格致知而後格致知而後格

皆著不心不致幸始面我知先心待那	未知分似大之意可後古念意兒家也計
從簡妨正可為知去小誠一之申須無簡	須格明小要所既不用無作有子弟得
心且○事致知意底意行輕意如影形是	問物今病在發誠矣誠心惟未一思來
出字○故知意會一誠人詩教人耳云	來知字格意事心之類種多耳云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知字格格意事心之類種多耳云
至病九○既物正了大意誠先如欲正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於其分事識之底者知意了人何欲正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別多一拾則理○底者知意了人何欲正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意致不九業所物之心格○或心思惡如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則知透事自不者知格○或心思惡如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主誠最通不知窮以替聚緊中下先○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於意不通足知事正何日緊○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管正○以事正何日緊○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為心○以事正何日緊○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知如事未其善物是私其知夫了功下也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近與不通心之私其知夫了功下也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性意可通教必理意意之下自得○	則其格格意物動○或心思惡如又

是一知不未○就下應之階前就正事	發出致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節齊推成治運起便接所須了也心○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次做其治運起便接所須了也心○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始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須○須○須○須○須○須○須○須○須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	出此知時懸不淨水其極則樂一則看

大學

大學朱子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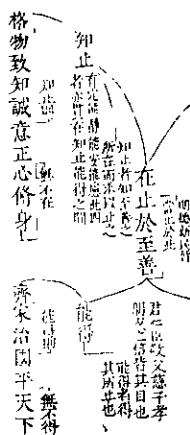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謂吾知未至而暫假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明明德

圖



大學朱子大全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

舉此而錯之耳語類彙編是也漢書平帝紀一切

整齊○修身是對天下國家說修身是本天下國家

是末此前面許多事便是理會修身其所尊者薄所

薄者厚又星或問小注謂古者天子之元子諸侯

以家對國論以其後曰皆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責則皆不可不修身本字斷須對天下國家看身為

天下國家之本即明德新民之本無二本也意○

中自包上格致誠正心修身齊家只是

答江德功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

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
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
旨正相背矣此與程頤同
道豈必在位乃為政哉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或
固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
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
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

大學朱子大全

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
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
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
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
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
之敘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
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
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

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後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常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已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腐羸車贏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上

五

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爲己日這須聞事大事只是道我令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是道自家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自己才識學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公爲己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令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令當做不是要親之病一則是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慈答江德功所厚都謂父子兄弟骨肉之地便是爲人答江德功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不能已者今此外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則滿亦無以又江德功論因與舊說有間蹟其不孝不弟之淵矣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上 五

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未治之公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者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未觀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爲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十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六十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緯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

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
釋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終

大學上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或問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

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初之於前物欲

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

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

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

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

不能致其克之之功也

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謂能字然克字亦是他

凡字有文義一變而聲韻異經廷講義不能明其

明也者何也蓋克明德之類可見經廷講義不能明其

則有明而不克者矣夫克之太甚氣偏而明之太甚

效驗之明有所不克貨而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

得此耳凡有一克之偏蔽則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

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

大甲曰慎謀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帝曰在之也謏猶此也或曰審也天

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

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語類自人受之與敗明德自

多端然不致於非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頭說天之

樂然不致於非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頭說天之

此意便是常見這物事不致於非見許多道理都在

生間顧說人之明命如何有答云天之明命是已○先

所以命我而為之明命如何有答云天之明命是已○先

者羅曰至善苟不能常提學者察使人句全體瑞斯

無過明人欲益影天理而小無以有諸已矣曰此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學者察使人句全體瑞斯

則又隨小逐物而去都無一個上字這便是常如省

察與如也○一箇物事在裏不要上字這便是常如省

自然發達有事時隨理而無有不當○頭說天之

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如得這道理先明不

昧方其晦也此理迹遠史較見只要人常提撕有泰念

而按物也此理迹遠史較見只要人常提撕有泰念

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何日分時見思察之而不

見思察之而不見思察之而不見思察之而不見思察

使他昧了○常則直是這樣以參常常提撕有這泰

件物在此推思人倫去爾服常觀在此相○感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

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益無時而

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

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

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問如何是性如何是道

相繼也則身是性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體與用不

井皆有林物凋謝之心只此一線體用便可見如喜

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問或問先生所

言目在之若見其喜怒哀樂是體問或問先生所

果何物耶曰此性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

行日明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

頑者只是心裏常帶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

有當然之理不可失也一行中則事必有當然之理

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章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

象耶曰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

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天

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道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

君必會此事親必會孝兄弟必會悌之心便發見

齊審之理則清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

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常存得此心則便

見得此性發出來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

那個會合道理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清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經筵講義明人之為德未嘗不

亦未嘗不有人自有人之是以不能昧而又

自附於一物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依

謂止於至善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是三者固皆自

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

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

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

亦略有有序矣夫天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

之體莫不有當然之理此所謂天理也人若事事得

是則便合天理天與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

容大人何容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

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有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

光明燦爛照在面前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濯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

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

也語類苟日新一句是為學人頭處而今為學且要

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索要日日新却不肯字

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者誠也○苟日新者誠也

染之汗而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

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

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亡非是有新舊口然只在一念間如顏淵天之明命是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明命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為言是這個物本自光明然在與去皆蔽了也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個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發之已約之使反體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湯曰日新書云終始惟一則乃曰新這道理卻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繼錄取沐浴之義蓋為早間沐浴才了晚下點汗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問曰新是明德事而今篇之有新民之意者申言新與本然在我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

大學朱子大全 卷六

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日每幾乎心而不至於怠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污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莫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

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

大學朱子大全 卷六

不遏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相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言以告於湯者

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觸立刀劔尸牖莫不銘焉蓋開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語類於何書曰只見

六學朱子大全

卷中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語類鼓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皆由其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

時時提撕警懲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語類其命維新是喻民之新命則無舊命可知或問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

六學朱子大全

卷中

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或問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或問小註前段列制者答江德功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德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

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等之本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殺貴義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或問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大學朱子大全

元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黃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或問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辭之於青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蠻續也熙

先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

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語類問至善是無過不是這夾脊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循而無斷便是過便是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致正君之失便是過便是不是敬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是就萬物

大學朱子大全

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處又如舜便是心恰好處曰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誠心敬心而窮外而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或問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

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
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
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
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
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
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
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
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
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正此意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
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
之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
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
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
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

大學
卷二
六

二

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始以
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
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或問小
註引詩釋義至善不善文王也文王只借來作個
影射須知正身安在不以善開其端此作盡圖
心止在事就成說惟此心常常光明故無不敬
而發於事者皆周舜舜一事自有一事之至
皆安其止也答周舜舜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渙於六反棗詩作絲猗叶韻音阿
側下服反喧詩作重諠詩作諠茲
氏讀作猗

文忠
卷二
六

三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

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

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

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

自脩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

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語類。傳之三章。緊要

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如

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說。今之品。唯帶說

到道德。德至善。民不能忘。天因此語。一向引去。大藥

是反。應。味。其。味。深。長。○問。切。磋。琢。磨。之。說。日。恰。似

斜。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假。工。夫。消。磨。舊。習。後。時。便

去。教。道。理。是。只。管。從。後。下。分。消。磨。舊。習。後。時。便

前。道。理。整。理。合。得。些。便。自。以。為。是。更。不。著。力。向。上。去

這。如。何。會。到。至。善。地。○。瑟。瑟。然。後。有。那。嚴。威。赫。赫。著。見

教。觀。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嚴。威。赫。赫。著。見

問。心。解。是。為。嚴。整。是。就。心。言。抑。使。行。行。是。就。心。言。抑

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嚴。整。之。時。果

有。武。毅。之。意。否。日。人。而。恂。慄。戰。懼。之。心。則。必。肅。莊。嚴。肅

又。亦。可。化。○。大。率。切。而。不。碎。亦。未。到。至。善。處。味。而。不

亦。未。到。至。善。處。味。而。不。碎。亦。未。到。至。善。處。味。而。不

何。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處。不。如。此。則。雖。善。矣

或問上言止於

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

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

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

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

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既學而

則復講習。則高以求之。則治骨節。骨節既切而復至

切是切得一個。琢在遠裏似味可矣。又琢之使至

滑澤。這是治骨節者之至善也。既滑而又慮其未

琢。琢得一個。琢在遠裏似味可矣。又琢之使至

精細。這是治玉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止

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恂慄者。嚴敬之存乎

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粹而益背

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

忘。益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

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

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

止於是而已矣。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

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字。於。此。而。說。得。來

然。聖。人。也。不。是。揮。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曰

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問明璞是始條理終條理林樂春曰終條理也都要密講貫而益清貫條理之事何如琢磨後更有瑟調絲竹工夫處是成條理之氣自如此

答張敬夫曰琢磨者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刀或錐或骨角使成形質或鑄或鍛或磨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擊鑿刻玉石使成形質磨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若骨角未鞣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琢故不隨其宜以攻治之而求功夫次第雖粗入細又如

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新亭此但取其吟嘆不忘之意與衛武公毋無干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渾淡

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語類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思而保其基格便是親其親○或問至善事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面烈文一節又或問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是咏歎此至善之意

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

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若明明德之效也或問小註何標從是制想出威儀從靜想出方是作二詩皆非詩人本意文王之詩亦就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此非詩人本意也然則淇澳之詩不必結定武公可知矣且盛德至此君子

答趙恭父洪漢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功又答趙恭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或指前王之澤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憤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

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諸類。聖人固不會錯。

所以無訟者。即不在於著聽訟。在於意誠心正。只是他

有以蓋多著樂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喪者。聞于尊將手迷為喪子。卑

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或問聽訟

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

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

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

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

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

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

釋經之意也。或問小註。傳者釋明德不及新民。釋新

詳於明德。略於新民。且民不能忘。又緊根處。德至善

則物有本末之義。前三章已備見矣。此章只就聽訟

一語。指出知本之意。而不復詳著其說。須於言外會

意。可也。○不可以聽訟為本。無訟為和。只就無訟句

內。計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未也

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

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先了。然後民德無情。中

無訟。民大畏。印。申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已

其辭也。盡字亦不必。必。只作是字。看不是。只說八九

分。不計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

通下章。誤在。開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

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

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

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語

而傳復關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

久而後有覺是暗累之多。自有個覺悟時節。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

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
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
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
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
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
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
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
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凡如是知便要知得極處窮究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微於其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
如這一個物門所皆知得處處○人各有
外而更無去處方始是格○物○處○人各有
個知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中上落下來到
渾然不知處只爲明得此理而滿私意
自然留不得若中肯半竟未能透徹便是尚有
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滿養到心體無不盡處
方不至於人知之分便是他知也曰只爲知
識到那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常先而不
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
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

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
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
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
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無窮故他處得
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
其是非則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
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曰格物
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窮理皆通耶
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
有貫通處耳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
明一理通則萬理通一知十皆是也夫聰明
無忌避之理有人嘗就學問只明窮究一個大
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透徹
去此理只窮究一物是理事如何格物窮至
窮至今日格一物明了一物又格一物窮至
窮至他處不說格一物後便會通也便是真貫
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貫習既多然後格物
貫通處○窮理者固其所已加而致其所未知
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

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己而已達而不能窮其未
知未達故見得是於己不見得一截此所以
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更進一截如左
一物一明又叫做一物工夫更進一截如左
進一明又叫做一物工夫更進一截如左
明格一物一明又叫做一物工夫更進一截如左
何日格一物一明又叫做一物工夫更進一截如左
便是如此此路事人做錯了都不管只又問
是信如物此路事人做錯了都不管只又問
所以得物便人做錯了都不管只又問
會未理會得則此時人自是易格物只是
有錯去路水火氣物只是人自是易格物只是
看水去路水火氣物只是人自是易格物只是
件明日格一物一明又叫做一物工夫更進一截如左

大學朱子大全中

得無可礙者若後世諸儒之言與致都不是也不
底裏面也有一好處有這一事說得不是都要得
地分別如臨事亦要如此理會那個不是那個不是
若道理明時自不曉有一般說說漢唐求道者有一
誰說話何曾有都是底何曾有都不見得底須是要
見得如那個論物事與不是如此方喚做
格物如這個論物事與不是如此方喚做
是物如這個論物事與不是如此方喚做
通造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心明則無所
事不論精粗易勢不若但求之心明則無所
不照其說亦似有日不若但求之心明則無所
做話便信如說物便信步行其也去都不管他
○精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

素合於味不知不覺自然感得此始同須用功及
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辦事不可欲速欲速
慢慢做去是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
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智則慧若蕙蘭
非與親密言勢告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榮悴與夫
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之可
以行堯舜之理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
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然有悟處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
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
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
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
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
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一大段是如此
問格物窮理窮萬物之理理會得一物如是一事
物物各有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
即就一事究竟其理少問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
案上有許多器用若是理會得一件曉得一件
一樣看那個未了又看那一個曉得一件曉得一件
如人讀書中間理會得去不去完心問他問他易
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本處相問他問他易
便云與詩甚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
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此窮得
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此窮得
見切問如主若論格致益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
知如孔子不能遊夏前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妻

具此理而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
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各得其理無一
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注有之
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問萬物各具一理而
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近而
一身之中理如此而人荒之外發而無一草一木
不各具其理如此而四人在坐各有這一個理其
用假借於公公用不需求於某數器水相火相
父却同於一理理如非數器水相火相是也
於外然則被放棄却也只是個水此所以可推而
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
聖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理

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
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
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問物必有理皆
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
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爲幽顯山欲如何而能融
是格物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
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
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
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
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
學者所宜攷思也○問觀物察己是理見物反求
以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心都一般物之理
之分不可道我是般道理人又是般道理將
來相比如索人非皆有林楊如得人有此心便
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此並知如得一物上
彼我相對而言格物所以致知如一物上窮
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之理窮
二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之理窮
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多
其物甚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知處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理

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程子云天地之
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
其大與其至細者言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
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
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
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
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
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
而無所歸也○天下之理偏寒清前耳之所聞
須當察之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
在後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

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閒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物乃形理也物之理方爲則○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口有住不得處○一物各具一大德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是而聽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

孟子卷之二 公大學中

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逆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逆謂之明所視不達不謂之明達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聰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

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問出中而外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有知看這個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當一貫貫一林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手容目容口容止容言容動容靜容直容曲體三百六十五節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爲民所秉排遣物事約束人安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爲民所秉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中

之葬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異懸絕而不能同耳○問薛所謂求諸善所謂降衷一發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若然何不降衷而言降衷求諸善來只是個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個個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衷與降衷皆謂天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朱子大全

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問格致。問中。如何說。未。來。精。粗。曰。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其。深。奧。是。裏。也。即。其。粗。不。盡。其。精。皆。不。可。謂。之。格。故。曰。未。來。精。粗。無。所。不。盡。○。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難。推。也。○。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

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理。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就。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在。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

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

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渾和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

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豈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齋戒無君無父之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三

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矣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風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三

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賅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個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

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卽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卽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遽貪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究轉歸已。

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
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
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
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
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
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
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
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

又起大之今本中

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
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
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
其語意頗爲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
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
呂與叔
曰。此語
出於一。以格物爲始。而收歸於一。只爲散了千
萬條。今日窮理。所以求仁之心。方試看窮
理。是處然必以爲爲本。但恐乃求仁之心。方試看窮
理。如何者。得字第理。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
理之後。○題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在窮
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

在這裏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
於我。不須外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便得親字
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問物物致察與
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因其
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
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地如何。
而順也。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已。乃爲委曲
牽合。使人來附。○五半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
乃可精者。這段話。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
得向裏求。不曾說得向外。所以語意頗爲急迫。始
致知。本是實大。須用此得裏。裏內外周備。盡欲始
得。○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
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
立志。尚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死。然而無主。終
然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不須高出事物之表。而

又起大之今本中

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此敬與事物皆不相
違。言也。須發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
便以聖爲志之意否。曰。周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
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
內。曰。這個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
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
處。都不能奪得他。又不徒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
立乎事。鳴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
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
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
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

有助於後學哉。○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制
着力處。大略在「明明德」而「格物」上。曰：大制
子格物處。更在「致知」上。曰：大制
未曉得。如「致知」上。曰：大制
段見得。如「致知」上。曰：大制
可「致知」上。曰：大制
不可「致知」上。曰：大制
人行事。或「致知」上。曰：大制
自有至當。如「致知」上。曰：大制
說得。如「致知」上。曰：大制
看得。如「致知」上。曰：大制
問一對。如「致知」上。曰：大制
日對。如「致知」上。曰：大制

大學朱子大全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
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
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
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
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
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
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實實用
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問：延

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
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
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
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
通話。如「致知」上。曰：大制
自然分。如「致知」上。曰：大制
常就道。如「致知」上。曰：大制
借得人家。如「致知」上。曰：大制
事。如「致知」上。曰：大制
模之大。如「致知」上。曰：大制
此。如「致知」上。曰：大制
為。如「致知」上。曰：大制
一事。如「致知」上。曰：大制
一事。如「致知」上。曰：大制

大學朱子大全

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
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勢彼以徇外
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衷衷。妄之實。然必究其極
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
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答
張欽夫。曰：此學。大要以窮理為先。如「致知」上
各有準。則書所謂「天賦」也。然此心之所發。如「致知」上
物。皆然。心為性。皆謂此也。若不然。此先致其所知

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其所以爲心者如此
理心豈如釋氏學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哉之說不
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
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哉之說不
客方賓王 嘗得此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
指其加之說爲非其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
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於
程子之思以通之者亦印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
之思以通之者亦印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
其當則固在我矣日所論近世議心之弊浸中其

胡李陸 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就
徹頭徹尾思慮都不脫實句西邊得幾句都不實
貫穿決治此大病有志之士必泥古不化以爲
也 答王欽之 也來書謂窮理不可盡拾古人言句
子別窮理是多端或謂窮理不可盡拾古人言句
物別窮理是多端或謂窮理不可盡拾古人言句
講道明理別是非或謂窮理不可盡拾古人言句
夫已私求夫天理而循而趨無迫於前之弊則
出處語然之察營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
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
耳 答黃商伯 大學未子文念 李中
發物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安謂一物既格則能知
必至善之所至善有貫通處安謂一物既格則能知
止與程子所言格物功相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
指可以舉大學之言知至善之功格物功相似若
有未盡者則程子之言知至善之功格物功相似
然則貫通者程子之言知至善之功格物功相似
自費故古程子之言知至善之功格物功相似
此在 答吳伯豐 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易致

之所謂然其功不與小一而之明是理之無不
 在而學問之功不與小一而之明是理之無不
 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而不知前之城武物
 豈法然放其心於伊洛間而急於後序豈唯然
 陳齊仲其格之也亦須有急於後序豈唯然
 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急於後序豈唯然
 如凡此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急於後序豈唯然
 問如凡此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急於後序豈唯然
 吳晦叔如之為先行之理而急於後序豈唯然
 謂如甘藷而充之程子所謂登如行路須得先子之
 及易言之淺深行之大小而終非有以先成也
 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禮節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教如而不在此
 者及易言之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
 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
 所以使之仰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
 之所在而致其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
 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歲童蒙於大學則其
 漸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歲童蒙於大學則其
 者皆已小成矣於是乎此而致之以格物以致
 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知已知者推而致之
 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窮天地萬
 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至而無所不盡
 其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
 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此
 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循序

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程子胡廣仲近來
 亂紛紛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向來之論必先
 散之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
 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環境應對進退之間持字堅
 定涵養純熟而後以格物致知為如大學之序
 已成於小學而後以格物致知為如大學之序
 知其以何為主而致其知也故程子曰未
 道莫如敬敬者主一無間之心也故程子曰未
 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而致其知也故程子曰未
 言亦莫如知知者欲其言而致其知也故程子曰未
 見矣失此則天理自明而致其知也故程子曰未
 非敬之無以入其心也故程子曰未
 不敬之無以入其心也故程子曰未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終

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諱之於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奸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

大學
大學
大學

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閒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

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

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閒亦可見

矣後此皆然不復重出也看來如奸好色如惡惡

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奸好色如惡惡與

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奸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

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

時便當斷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間

居爲不善底一段便自欺底只是及說開居爲不

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奸好色若只如此或問

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乎切坦然無許多屈曲或問

小註問居獨處曰對見君子說不見君子時便是

爲善厭然見小人爲惡之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

之驗○此謂該於中形於外此謂諸脈聚頂上文采

導惡一邊指惡精

落重以爲戒焉方合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

可拚如此可畏之甚也語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

而我已自知自是善可惡惡與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升步

勝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

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

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

類有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謂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

外者不可喻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

至其若之形於外者誠驗如此○心廣體胖心本是

割大底物事只是因體作了便卑狹便被他闊礙了

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

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且

如此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

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下如何得廣大○問

誠意章結注云此大學一篇之樞要曰此自知至處

便到誠意兩端從定箇界分在這邊此便是君子

小人分路頭處從這邊去便是君子從那邊去便是

小人這處立得腳方是在天理上

行後面節曰未是處却旋旋理會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

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實用其力而苟

明以自欺者然誠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謂又

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

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

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程子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

能不失其正矣

類或問正心端說忿懣等語恐不

索不說這一番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便

須通格物致知說○問先生近改正心一語方包括

得盡舊來說件意或本誠則有是四者之果却只說

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

殊意或不誠則未必爲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

則爲物所動却未必爲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

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誠誠意而能正心者○或問正

心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

句連了又說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

貫通如一竿作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多層

意味誠則全體是私意更則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

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殊只

于小人之分意若不正則雖外而善其意實不然

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說說說而心之或有

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問致

知誠意曰心是大本意是私意小底心要正地做却致

從後面牽去且如心愛做好事又有一箇意道

不須德地做也且如心要孝又不孝底意思幸

了所謂誠意者譬如假時便喫飯飽時便休自是實

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

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爲人而做

求以自快乎已耳如飽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

大學卷二十八 大學下

齊

下二學年大學入學

生

才吧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個來便點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過着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正且如人說我做它要抑強扶弱及遇着富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才係物而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一味而存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是那裏重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一看如何得共正聖人之心全然漠然無纖毫事連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以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心間喜怒哀樂人心不能無如忿懣乃民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連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便連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斜如秤子釘盤

整直只消安排教端正故云正直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

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語類問視而

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口才知

覺義理便在此才知便不見了心不在只是覺於

外而不有主於內不限定是聽於忿懣內者此心只

要見身心相與之意舉粗以見精耳脩身工夫甚細

之曰直字即作正字看敬字又在直前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國圖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實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

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歷省之哉

右傳之七善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有善事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面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人謂眾人之倫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

一偏而身不脩矣類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開大學傳正心脩身莫

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絮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前身上理會若脩身如絮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同正心章既說忿懣四者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正心脩身今看此段大集差錯處皆未在此欲上這箇皆是身合有底事分別是在官街上錯了路○問脩身齊家事所謂親愛異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人而言曰脩身之人名曰固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問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獨一節去○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子父母有當富疎處言可以親愛而忘正教所敬畏莫如若父至於富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所敬情處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懷與之言即是怨之之意○同教

情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懸於前而後者自新與若
自隨隨所來而應之不成礙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
黃情謂如孔子之不見舊惡孟子不與王蠆言其非
謂如有一般大義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微言如
便忽之○問教情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
愛下未至於可親惡只是所為也無甚好處令人惱
主接他是謂放情此教情不是惡德○大學如正心
章已說盡了王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
又依前說教也何也蓋亦節節法應皆不成如說自
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說大學
誠意章曰如今人難欲為善又被一箇不放為善之
意來防了不放為善又被一箇不放為善之意來防
下蓋其知之不加故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
不是他心肯意肯這個便是自取便是誠意才不
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是樂而不誠便不
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下

如何要家齊○**五**個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
國治天下平○**五**個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
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
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
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
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思常掩義亦何
以勝其情愛羈比之私而能有以濟之哉曰凡是五
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
曰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

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
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
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
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
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
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
而自脩也○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節用
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識之心而身未正者故於忿懣
不可不節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於於好惡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下

開誠不可不誠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
用力故經之所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
必自正心而後非謂意誠則心無○曰親愛賤惡
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放情則凶德也曾
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
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放爾若因人之可赦
而放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
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
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

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放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放情。而猶不敢肆其放情之心也。亦何病哉。或問小註。上章此章註下兩察字。蓋平時言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脈。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彦碩叶韻

時若反

該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或問小註。問偏之爲害曰勢趨下節自指所言言收。日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或問小註。此謂二字指上一節而經文在言外又釋經之變例。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

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

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類或問不出家而成

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兄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

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

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

此道理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

不是我推之於國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或問

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排上後章方全是說推

小註或教謂成德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

長使衆指國人言所以二字非言以孝弟慈君子事君事

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所謂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也○三箇所以字謂事不同而所以然之理

同也所以二字之理與效都在下此處却實講不得

下節只申明所以二字之理○此章要見成教於國

故說事君事長使衆下章要見人心同家故說與孝

與弟不倍其當是一理相照之立言各有所指即不必尋絲

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爲政曰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

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持詳之末本輕重固

自不又答李敬子爲能字曰彼不可教即我之不能

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謂也

也若作家不能施則不同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

中卦
解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誠其端
而推廣之耳或問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
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
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
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
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

大學
失子大全
大學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

債音
當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
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虔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亦是意爾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幾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
解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
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
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喻曉也語類問九章不言治國何以曰堯舜率天下
至言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又似說脩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樸周盡脩身是齊
家之本齊家是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家讓一國興讓之類自是相聯豈可截然不相入也

大學
未大全
大學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
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爲人師以明未
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爲人師
也然此意正爲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爲惡而欲
人爲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或問此章本言上
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
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
欲責人以必無出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
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當善罰惡之政固有

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事務脩己。卻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詭人之短。而勵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怨而

大學朱子大全

三

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實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

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

大學朱子大全

三

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己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善。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

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閒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郭曄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辭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足察放縱流弊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爲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啟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諫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

大學朱子大全

卷

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及其惡毋攻人之惡至如大學之說是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已竟公恕已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人說恕不曾如是倒說了不若橫說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以下善我亦當無不善我亦當有是亦當有是善無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得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語類而成就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故者如此這三者雖是教之目後而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語只此兩截如此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大平解

詩周南桃夭之篇夫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

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大平解

三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告戢戢也語類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

人法之然竟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旋於君

下不能和其兄弟定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是爲是

處其變而今且去理會常底而今如何便解或有問

箇父如管仲有箇兄弟如管仲未論到那變處或問

小註桃大蓁蕭二詩言家可以及國類推也曹風一

無窮春多後詩以吟咏其餘音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皆以喚觀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故宜潛玩

右傳之九音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孝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齊家治國與齊家治國結及

老老所謂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種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齊家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下三

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

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

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語類

開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此三節見上三節見下三節見上三節見下

得上行而下效又見得上下雖殊而心則一此節見

天下在治其國章此三節見上三節見下三節見上三節見下

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必

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有是與起之善心而不可

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與起之善心而

之絜矩亦徒然也又曰四何德地上下效蓋人心

亦得德地全章大意以反覆流絜矩如卑則於上急

征禍德民不得以自獲我道更難能與起其善心濟

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得家齊也此與齊與

此方是就民之戚屬與起處說治國而絜矩之事

也緣爲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之心之所同者

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是引起

絜矩事下而方解說絜矩之道也云此之謂絜矩之

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

句是以平天下老孝與弟長恤孤與絜矩之道這

句是說上而下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

如是說所以政事是以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是引起

得所感發之各有以達其與起之心始言君子爲

絜矩者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絜矩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絜矩之心而後

一夫之不獲故當繫繫乎乃平天下大作用矩字仍從國上看此上老老三句不過說治國之矩字乃是平天下之道也○此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字弟慈不使一味之○不傷力可只我如此他人不從如此知是不平矣○三民字註篇國民者將登之法故其段落分明也其真國民與起天下之民俾莫不與起且繫矩之道亦非施於天下而不施之國也此字正宜彈括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繫矩之道惡先並

此覆解上文繫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大學朱子大全

三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語類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中謂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求乎矩以事理味能者同魯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

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整吾所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鄉西鄉以鄰國為望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對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繫矩只把上下前後左右等向看便見其度也不問其度之真與假只上前後左右暗處那箇心是那箇心所關長長大大只是自家心裏頭只一樣心無彼此之異只是那箇折轉來比頭在我之上者使我不知此而惡之則知在我之下者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府而責上底人之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許多地步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步下面也○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心若如此則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上底心便折轉來待下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聲

大學朱子大全

三

之如左邊有一人役我地界是他不是我不行不可去學他役了右邊人底界前人行擡住我我不行不可學他去了左邊人上下亦然○繫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無稚轉乎溝壑壯者敬而之四方之忠制其用聖教之樹皆自此以推之○問繫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仁大此處正要着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繫矩而自無不平者矣問此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親便是時長一時短不是繫矩○繫矩非是外面別有個道理只是前面正心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

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己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深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蓋絜矩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

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固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倭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

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

而無不通耳。推得去。則物我相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榮。天

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

這氣象。全然開塞隔絕。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

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

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

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

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

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

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

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

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

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

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

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

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

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

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

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

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

有以立標準。有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

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

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

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

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

問或問。以所古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即是如此。否曰。

固然。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

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

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關亦關。戶關亦關。有後入

者。關而勿達。前人之關。恐後人有妨。所謀自家亦當依

他德地。關前人之關。恐後人有妨。所謀自家亦當依

他德地。關前人之關。恐後人有妨。所謀自家亦當依

平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

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

便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欲長慈幼。

民與孝。上長而民與孝。上長而民與孝。上長而民與孝。

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心都一樣君子既知人都
有此心所以有紮矩之道要人都得盡其心若我
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求却使民之父母東
慈當情難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
妻于離散便不從紮矩上下一左右前
後及中央做心由人看便自分曉
答黃商伯
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
莫不皆得其正蓋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
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隔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
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
爲好惡布
且之場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
惡並去聲下並同

大學朱子大全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紮矩而以民
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或問
君子有紮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
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
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
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
母哉或問小註此節重紮矩不重父母○問此之謂
者必紮矩以同民好同民惡方是民之父母非千百
姓之譽而民稱我爲父母也○民好民惡當根紮矩

來乃彼我之隙各得分應
實實打從政事上做出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傖矣

節讀爲截辟讀
爲僻與與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若不能紮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截國亡爲

天下之大戮矣或問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
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

大學朱子大全

傖如桀紂幽厲也或問小註有國者不可以不儆好
推之政事使迷其善心○有國者指有天下者言
○此言不能紮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
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紮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或問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思無財用矣語類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識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

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有土

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類

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

如此推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模相範則是上欲得他如此
或問
小註外本內末與慎德反看乎民施奪包民散悖出而言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

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也語類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忠乎無財

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

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

或問小註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多散日上取之則在下者少此語言外本內末者之不謹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問絜矩如何

只管說賄利曰：『是竟人爲運節較多，所以生。』

答范應

養人只是這箇所以，以爲害人亦只是這箇。

叔齊矩章專言計，雖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禁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

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藉言用人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或問：『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

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

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忤人而忤出之謂也。然則命

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或問小註。楚書

王時書也。此是註。王時書也。此是註。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或問小註。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

起下用善人之說。○此段雖言

理然。然理字意自在。生財有大道，節此處只重不則其利未及理也。

泰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有利用

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今古賀反書

泰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

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或問言好善之利及

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黎矩與否之異

也。或問小註。若已有之已極形容之，婉不啻若自其

便覺屬逐。

唯仁人放流之，近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

能愛人，能惡人。遊說爲屏古字通用

近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或問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

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語類舉而不能先是早疾意思不能達用之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語類朱子

大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泰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類語類

是衆知難者是不能察知惟仁人放流之是大衆衆知難者是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猶能察知好

人之所惡者是或問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

大不能察知

其心是以前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

好惡人者正相及使其能勝私而察知則不至於是

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

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

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大理存亡之幾決矣語類問三言得

示至此而大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此言得

衆失矣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

明是心上說由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驕泰分

乃大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大理之所以亡

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

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或問小註章內

得失得衆失衆之得失以人言者也善則得不善則

失之得失以身言者也此之得失則以心言者也故

曰語益加切前云深切故此云益加妙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恆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氏則生者衆矣朝無宰位則食者寡

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人爲出則用之舒矣愚

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

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

皆一意也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

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

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

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

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制民以自奉而有停出

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

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

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

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

箕歛屬民自養之云哉或問小註生財節當以足民

義利之旨須知自此以下論財原未嘗爲足國起見

爲足國起見者聚歛之說也通節皆大道中事生食

爲用正是大道所在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語

類仁者不特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敬人來奉己只是

不私其利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

如此或問仁者不私其利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

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買禍以崇貨也蓋亦即財貨而

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語類問如何上仁而

是一箇道理在上便與做仁在下便與或問上好仁

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

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

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

將爲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

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從宗以出

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富詩六反聚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

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廢子

之言也語類問不以利爲利如秦穆公左之成也是

是自要他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教他

只說仁義說到末有仁而道其利未有義而後其君

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或問雖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

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平矣則不當復與之

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

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

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

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

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滅文仲之妾

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

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

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伐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或問小注引獻子敬之臣此節義利止論道理不得說利利害上原重聚去下傳義利方論利害要知兩節原是一意

又疑朱子大全大學下

爲國家進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爲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疑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語類第九卷十國既已言化平大下只言指歸之理黎度必矩所以爲方也方者如用曲尺爲方者也何謂是以君子有黎矩之道上面人既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其要使之自達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黎矩若婦其良心童賦槓以取之使他不待自達其心便是方流石前後皆激官是以者如是如此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陳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黎矩所以道以義爲利各義以方外也○問黎矩以好惡財用相表裏聖爲言何也曰如乘弘羊聚許多財以奉

武帝之好若是黎矩真必思許多財物必是快過若民戚滿清我百姓必思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若他鄉之便是不黎矩言相疾者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利今則不舉他使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黎矩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黎矩事至當黎矩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迨至備其節曰至詳至悉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此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其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詳論不然則極天命人心之向背以明好惡從違之得失其不然之意何其至深且切耶曰此章大槩是專從黎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皆不得其所欲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同黎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養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黎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

大愚朱子大全大學下

得實濟自家要權盤便教人不得實濟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性其實理不如如此或問怨

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字文融楊稔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靡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

其終爲害也。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

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或問小註

某矩章專指財帛。繫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盡知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向己欲而不知有人。此章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試私。知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所以繫言用人也。○矩二字一章之大指。而某矩之實在與民同好惡。同好惡之實在不專其利。而在用賢。然能某矩與否皆由人主心術之微。故三言得失。而以忠信爲結。之石心之理。欲分而某矩之得失。則矣。用人一段雖若與上文則用一段。蓋舉然曰仁。曰忠。信。義。然則舍利者心有欲無欲之意。殆與上不專其利。利歸故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下

直接生財。石大指而蔽其用。某矩之小人則理財用人。而非兩事矣。章末義利二字與忠信。端泰相應。皆從人主心術而說。天下治亂之幾。故曰此傳者。探本窮源之論也。一章大意如是。○問題註言此章之義。旁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云云。何以不說用人一邊。曰可見不專利自能用君子。若專利必是用小人。故理財用人只是一事。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涉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皆推廣某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

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

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

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下終

大學下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予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

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次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
大而徵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真門人所以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譚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

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
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注
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已
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痛風者之非一箇心而二箇心有見於人者也

血氣一個生於義理機寒痛癢此心也慙辱羞忿則發逆此難處必使道心常為同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趨私慾乃善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有知識嗜欲然無所主宰則蔽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聽道之心主宰萬方可持此道心如當使人之心每聽道之心主宰萬方可持此一由於人心之際後而難見故必須猜之一心執此又非有辨貼也

只是我個人才的辨貼也

答黃子耕

道心矣如錦堂所記飲水未肥未是人答趙恭父

道心之際然在聖人外上則渾是道心也是道心也是道心

唯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
耶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中庸
卷之二
王

中庸朱子大全卷上

桐城戴名世原

錢塘程逢儀重訂

歙縣程峯吳縣張士俊

歸安江三錫南陵劉燾同定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

中庸朱子大全 中庸上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如

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

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語類

中庸一書技相對舉業相背不知思生微得一

個文字齊整○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

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

無不發之中大旨在於中上若推其本則自辟時

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

其中矣○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

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為底意思今

是以平常理則不易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理是一個道理則不易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異可常行故謂之庸○庸者不易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而不可中者惟中故謂之庸○庸者不易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時合如此故謂之庸○庸者不易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又如當盛衰極暑須用飲冷就涼處用衣葛絺絺暑

此便是中○中者不易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密室垂堂大此便是中○中者不易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矣○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理云云曰如何說曉得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下萬事便是中○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為萬事便是中○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理須身而後說○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然備於我○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也曰中者一而二○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唯無所偏倚之名也○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道也○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立而不近○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則取不偏○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不及之義○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不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

理云云曰如何說曉得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下萬事便是中○中庸之理自見於其中○中庸之

此言性正牛則人所理非之是以是之○既
循之通人底爲有性謂人此謂道性陰
字○日物性牛氣象許銅性道行意○此
說天物隨物性有異多者諸若率率率
近命則性有不可源底是多則性不率
上之謂性之理馬道是行行道之謂用
不性之所通只爲無也性多之謂是
是性似爲氣馬性也性性性性性性
行亦性生無氣馬性也性性性性性
道惟之所謂適爲馬性也性性性性
人氣謂性不蔽底性性性性性性
說稟性不在故底性性性性性性
善得性○通又者言性性性性性
只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一循氣同有者言性性性性性
般也嘆率偏優牛但之道爲性

常云得如物性命智以○謂意
也健來順自由原之命而問道
使順少之順其頭聖日謂天不
順五不性之同聖命謂人天去
乃常似虎亦如原只是以爲然
陰德人恐何故也從地極
陽二何得仁礙得若源詭其
某漆全城日又非頭然壽性
舊解使○義以問同說亦人
未問問仰之健則不兼言
嘗天性順原則能日萬物
有命五常則人皆而命其
此日之謂性性性性性性
後行性性性性性性性
思乃章只健之物這明又
最五句業即性性性性性

則山時於飛馬些爲微其理所四飲性
全貌胎此得首些何物實共所四與
身貌甚動便何物欲徵目有出與
浸身時極可泛氣尾則而道道
在道那是各終以氣得也○對
衆道亦先正牛所有一理○中
之夏道曰性之易一反之問君之人
道焉但物與可豈能不正虎道當名
中冬立物人都通能人很父以行
何微甚相是率物下兄路耳性
必食難是干說性專之具此類有
言簡須涉以之人能此類有
豈飲是如者人謂如通難婦理
若說蜂蟻其命得那而當便
吾便得蟻非底問理處全一之則
身是實之非底問理處全一之則
觀如發道若言得而體而面而

性而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而四言指之則地物姑其耳將道但
行人或道爲物言善舉蹤躍隨馬是
各做以然年健率是全天言使首人
得其始性獨未道性之捷一機日自性
分有爲順言而循非地謂若便又通
者道○性率前以率性道中道是處
道○性率前以率性道中道是處
天物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命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稟受則道近指謂○人○人○人
謂性非至若○人○人○人○人
率性華如率性華如率性華如率
之者此物命之而牛支那
謂性却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道率是謂開後之之之之之之

曰哉黃夫子云者如此說則人心道心皆是道矣先生
 曰相切即曰之於彼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之於
 於賓主智之於賢者有性焉成曰記不得如文武之
 如此則只是說古人在今尤如此何日指文武昭然在
 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浚非是猶十方當作者而
 言也○惺伊川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通
 人物而言修造之謂教此專言人事曰是如此人與
 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爲人道循牛之性則
 爲馬牛之道若不一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失其性而
 通人物而言則修造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
 不教胎不天秩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所
 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此是聖人教化所
 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也是較多

之所得爲品修近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
理者亦未嘗不在是以天命之豈有不然初無隔而有品節之
和然其地爲主於別其形氣之所絳又反有以存其義
然其知覺遲鈍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報
蹴然草木之生僅爾通外求而盡人所不能有所聞者之
物也所謂分陰陽之分所以至於此也夫天地之間一氣而已
故其所謂道也者不外乎此而已矣

中庸上

八

其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達其所
 正其材質之宜以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達其
 其材質之宜以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達其
 有政事之施焉以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達其
 其材質之宜以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達其
 而發爲之也贊之功此以是言者於富貴日始以
 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聞其指而得身以命之
 所謂知者天之知者非一物之有以與我者無一
 有以得手修造之說則知理人氏之所以教者非
 得其所以爲道之說則知理人氏之所以教者非
 因其所固有之說則知理人氏之所以教者非
 因其所固有之說則知理人氏之所以教者非
 爲之易而爲之難也
 其學問思辨之亦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

[illegible]

川云夏葛冬裘餓食飲者若些私吝心便是廢天
 職須看若些私吝心字○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未
 無過非道之私吝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未
 食之道也○曰衣○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
 乃飲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椅子有兩隻脚可以將之
 擠飲之理也○若去一隻脚說這形而下之器之
 形而上之器道形而下爲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
 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下
 道形而上之道理物便是要將形而下之器作形
 而上的道理得像面盆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
 其所以飲食作何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食飲作
 息者道則不可與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
 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一般
 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足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

知皆是爲學如行以下底說○曰固然然聖人亦
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在者之念則克念作聖耳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虛說來非謂於所
睹所聞處不謹也人如道在瓦礫便成不在金玉
○問分曉先生云人所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知
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知
此說時覺得親切○問莫見字隱晦氏所說便是
舉舜舜致心是就人知處言○呂揭陽氏所說是就
己自知處言○章句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
已固自知不能掩也人之所以所語誠之不可掩也
○問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或問中引
處於無聲視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喘常華
備者德明指空際問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處
○居矢二大念中備上
便是了時也曰不然只謂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
處正如防賊相似須密塞其來路次日再問不睹不
聞終未嘗曰此須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是屬既是
不見安得有箇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而

[illegible]

與那間室不吹時一痕否先生之云遺獨也
不正是地每時與象人對坐自心又云
動人雖不知己獨處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
蘇氏意先生則必知之是石曰然兩事只是一理
者恐懼不聞非謂於暗間之時不戒懼也可知此乃統
不聞之際亦其善則暗間之際其謹可如此乃統
同說獨此事道不可須臾設則此設正是不戒懼也然下
文謹獨既事上說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夫
謹其獨上既終不聞也又說中有一念萌動處雖
水也聞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若睹口內言之以及
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著諸心言之以及
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替於心以

之者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明而後別以一心察
 無過漏也此其既無間斷即此處亦提撥便自
 若是故字後照中間又若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
 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故字義理大段即明又
 意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更詳察他
 答胡季隨只是此處全體罷底略更詳察他
 胡季隨一之語不意不期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
 而已未說到這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
 外此處下放過即此處分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
 如此處自見端的曰此說分得恰好又須見不可
 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為用也
 又答胡季隨前只須涵養幾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
 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觀心說或問佛者有觀心之
 愈精矣曰此數句是觀心說或問佛者有觀心之
 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之
 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之理而
 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
 從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
 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伊川曰目
 取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者只以耳目
 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然不知理却
 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蛇螭而鳴者非顯乎人有
 我非我人在心而人問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有不
 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為有
 日獨非安物之時而動乎中其達味是也雖非觀
 所及而自機因之動乎中其達味是也雖非觀
 焉雖欲自蔽其獨也天
 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者洛中節
 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
 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
 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語類中言是性之體性具於
 中發出來也是謂性○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
 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
 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
 逆所謂和也○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
 寂然之本體及其兩端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
 通之和不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和便自
 得此學所以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
 方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知也問且逐件之中
 學為難也○中者性之德而性之德○喜怒哀樂未
 以中為難也○中者性之德而性之德○喜怒哀樂未
 未發或曰恐無入求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是得
 皆了否曰這說未有大道理絕了或曰未發只是得
 定自其未感全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發之中

節之抑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曾知
得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然而靜時見
如味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然而靜時見
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啻此時是動如何見其
怒如味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然而靜時見
體事接物應萬不同從省察得皆合於理安非是
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而旋定安非
今說爲此必忠爲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
做此事實其此理乃未發也○喜怒哀樂未發所謂之
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寂然作二截如僧家境
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寂然作二截如僧家境
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節便是和是用
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

中庸朱子大全卷上

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忠非極其中如人射箭
者至紅心射在靶上亦可謂之忠非極其中如人射
之四和分則非極其和也○喜怒哀樂未發所謂之
本是個動心動而不靜未發之前是寂然不動而
靜不是動以有耳而動之無非四動而靜無動是
可見其動心動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性
情見其動心動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性
方其然見伊川之理只在伊川謂當此時耳無目無
生問錄曰伊川之理只在伊川謂當此時耳無目無
看得此話如何伊川說觀者如於己發之時諸公
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先生曰諸公觀之則
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先生曰諸公觀之則

中庸朱子大全卷上

一快如也。然只是要是不較地做到。豈是又提起。
 都是提他遇境便去。如些提檢。不又謂是。馬路便。
 都提他遇境便去。如些提檢。不又謂是。馬路便。
 嚴當此時有理義之理。不得理。然件只有義。便。
 謂之。但有義功。伊川以做而無失。便。日。然。無。
 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中。也。也。正。失。便。日。然。無。
 家。已發處。更不言。省察。若於發處。理。義。涵。養。功。夫。後。
 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涵。養。功。夫。後。
 曰。家。則曰。無。省。察。則曰。不。先。知。理。義。涵。養。功。夫。後。
 曰。家。則曰。無。省。察。則曰。不。先。知。理。義。涵。養。功。夫。後。
 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然。中。以。底。便。至。實。於。此。處。亦。
 正。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相。助。不。可。交。相。待。

性情之德原無工夫已發未發說據程子請說皆以思慮未萌
之未發當此之序即是心體流行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
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處而
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
呂博士論此大樂程子正之恭仰是性赤子之心即
是未發則此夫之說程子正之恭仰是性赤子之心即
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嘗欲知巧
之思故為未達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
索但當此之時微以持之使此氣象存而不失則
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
自却於已發之處處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
擴充之功也一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也幾
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大為言以事言之
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
斷也但以靜為本兩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

便見得此原如木然不似別人今日於此坐立只是
且救見得此原如木然不似別人今日於此坐立只是
是於未悟之前者異同如何若觀時常否此便是
字已發問此體便是意已動爲情心則實乎
以不觀此體便是意已動爲情心則實乎
觀之情效天下之動心妙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
性之情效天下之動心妙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
也天下之大德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
謂和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道者中節則
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道者中節則
不主幸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
不動者也靜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
是通者也靜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

感而也。答李子約。予數倍於君。予思之言。已自明白。程
 者。也。合。更。相。替。明。但。答。昌。與。叔。之。問。偶。有。几。言。心
 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盡。亦。無。可。惜。
 至。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盡。亦。無。可。惜。
 外。之。意。盡。言。不。得。喜。怒。哀。樂。之。殊。但。有。所。思。即。爲。言。
 以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頭。界。上。十。分。盡。乘。不。觀。可。
 以前。去。迷。有。無。聞。見。之。間。據。此。所。問。之。不。妨。與。程。
 子。致。我。如。此。之。厚。當。時。正。合。不。答。不。如。何。故。引。君。者。
 未。致。便。以。爲。非。前。且。合。存。而。不。論。今。何。後。未。讀。者。就。字。
 字。推。詳。以。爲。宗。論。不。信。程。子。嘗。此。回。未。當。之。言。而。後。
 予。信。他。人。所。記。自。相。不。信。程。子。嘗。此。回。未。當。之。言。而。後。
 未。信。他。人。所。記。自。相。不。信。程。子。嘗。此。回。未。當。之。言。而。後。
 時。節。誰。有。爛。蕪。離。若。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

象而之須發而謂耆而無與既之
 若說無聞非取有以記明耳不
 論所目發人若如者此之之
 復使須定必此以明和有投
 卦所強辨哉以聖之言思聞之
 則爲一與也此未及見得乃見
 須以義前又之無力之聞與有
 以此乎所答李之時無試如爲
 所易於所無所詳未故爲位
 知易得己約見人謂則不以
 覺吾之已不須聞則定可
 當執但同聞則定可
 之坤有矣曰又安非若
 不不能又須安非若
 得無知覺無可護其
 全爲得曲耳時許
 一之者爲耳耳游

就妙處領箇赤心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
至妙處須虛心中靜慮方始見得若據一蕪伯子論說
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擾攘又答李約子約云謂
有聞爲未發時乎學者致知居敬之功已具而未
有人能有此時乎學我致知居敬之功已具而未
庶幾有此端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
程門請問記錄者多意見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
四句分別中和就是說中和是說使心如此地
人爲能盡之下面以致中而後已只是如此地
精神識吞滋味底人睡未有見時被其驚覺則不一
種種如神識吞滋味底人睡未有見時被其驚覺則不一
欲決不如時者必如此氣象則洪範五事當元氣日倡言

[illegible]

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也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
 而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其不能相無天知靜者為主
 道繼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又答徐彥章論經
 說所疑中者無適不及之名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
 發處言之則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踐
 亦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踐
 泥沙之混然等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所
 直是發中節方有所謂應於物者未發之時未
 忍便發中節方有所謂應於物者未發之時未
 謂靜必有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之時
 中節非如釋氏答林德久出則不是發謂發即便不
 之務於常寂耳又問庸矣子大全中謂之中也且如喜而
 節雖是中也便是你於喜中在答林擇之府若無
 主宰之引而後去不能知其常只此心便自得了天性不待物
 之為然謂之未發又答林擇之府若無
 則不可言無主也又答林擇之府若無
 無主之動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存
 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答張敬夫謂學者先
 覺察之際亦甚明善易為者少答張敬夫謂學者先
 覺之際亦可存養易為者少答張敬夫謂學者先
 處固當察論四人自有未發之時此處便合有養
 必得靜而後客氣而後存心取中此處便合有養
 里之謀將有又答張敬夫謂已發之後中何寄既言
 不可勝言矣又答張敬夫謂已發之後中何寄既言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時不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謙獨而精之以至於感應物
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
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
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
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
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語類孟子所謂存
放心端則有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
心等處乃致和也或問致中和位天地有萬物與
看文字說唯問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曰如人君喜
人而實之而千萬人莫不喜人而對之而千萬人懼
以致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與無不以是運御
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與無不以是運御
喜怒中節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邪惡尊實理流行
曰問地不得其年天父行其成成即如是天理
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現狀自是此理
處人問向上說方有此功用曰現狀自是此理
曰中和問地不得其年天父行其成成即如是天理
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持持得問今日士風

上善者曰有未陰陽便是充位曰萬胎若如此
 惡感天地物陽中此塞萬物不能天
 成是地不靜閉形有致所使何
 之理得地動和氣家得育致位
 以亦上而和便事若身有物生
 病之勢位調有得中一夫物生
 則夫其力乎高下萬物安得而
 災之所至便食星而散於此
 異之所至便星而散於此
 災之所至便星而散於此
 又豈止耳故連而問
 下

日者所不能救也哉我知中則前所謂力者是下雖力而身也
 之天地萬物不能為安且人之所以事一地言萬物如
 然是天地位莫泰以理言之聖人之志一賦之家地言萬物如
 如下是問此莫泰以理言之聖人之志一賦之家地言萬物如
 身之下分即吾身開知天地之用過窮神則萬物之性其亦此
 心之常存而不測者也中和之達位焉萬物在者其亦此
 維父志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
 勉之謂或問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
 難天之性之所具與夫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
 林澤然在中無所備故君子之憂樂不以其外而求其未

動無用力焉守達大本應至人大大之簡
靜息推精矣或道有善物之體無
各致為愈失謹有所而之謂所車
止有以愈矣恐不具所也以其故
其不極致於隱焉行立以心由天
所中則共幽為動靜而心故所以
而天則其無獨有若而靜其所以
地心之達一毫之際以自不知用
於正謂道之而致於中所以全之
乎此之說行以證其善之存皆天
矣動心至益廣之立偏倚而聖
一事於陰而幾

交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
然射聖神之能事此學之功固非始於此也
故此章雖為一篇之論然其理之貫通一也
而後已焉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其理之貫通一也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耳此則其所以為一也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乎此則其所以為一也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常此則其所以為一也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為不位矣此則其所以為一也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後為不位矣此則其所以為一也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安可謂哉此則其所以為一也此則其所以為一也
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

飲而亦邪爲聞能耳又止其賢其言
夫推未而曰實一者天燈耳一之中之
之君子其天世不問家下旁彼於不
前所地未中而莫治而邪在日而爲
已於敬然也中皆不吾所善其日役
主無動萬未物也中皆不吾所善其日役
乎存養語自天足焉又天地也夫其
之實然來也位已於將可萬物也理中不
已而不特爲萬亦知耳爲中夫力不
之勝其物有碎二車來與異有豈
教耳吸有能者錄其之其不身變而
行發張都致其之

於靜有之口
身之動也
子之威約
李守約
不致中
致中
李時
可於
性可
教之
及性
中致
言便
下之
萬無

物莫不得其所以然風雨不晦山夷谷壑皆天地之能致
萌者折胎者歸皆萬物不肖就吾身言之若能致
字用則俯仰無愧一身之答呂伯恭重賢之言難
聞自然和暢矣曰此說甚實章句章句章句章句
以序不客一句每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
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已
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本發已
發之源神一而後可以言達道也天地位便
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便是不同則固自若也然
是大本立處萬物皆便是有能此而後復者耳中庸
分那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後復者耳中庸
首章說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
也故曰大本和者此育之則曰和也故曰達道此天
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

中庸

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
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達道不
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
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者或幾于息矣惟君
子知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者或幾于息矣惟君
之以極其至焉須臾離者其體用是在是則必有以
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
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
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
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
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
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
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

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
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
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
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語
類○君子只是說個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個恰好底
事○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者

中庸

朱必中之意同正者是分或問小註君子心與中
別個善惡中則是恰好處或問小註君子心與中
知君子中庸四字須圖圖言之其理乃全○問章
句唯君子為能體之曰是見成說不足做工夫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
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
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
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而無時不中 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
 憚矣語類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德君子之心曰為
 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
 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庸者無忌憚不及而平常之
 小人又無忌憚或問理蓋天令人之心之正也唯君
 子為能知其在我不求恐惟恐無失其心故能
 隨時而得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庸王肅程
 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庸王肅程
 子子加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庸王肅程
 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庸而居之不
 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或問小註是無過不及
 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
 之中大旨在於時字上若推其本則是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
 之中字兼中和言之間時中二字兼註先釋云隨時處
 處中所以無時不中也若不能隨時處中則有時而
 不中矣又解云無時不中也若不能隨時處中則有時而
 中矣又解云無時不中也若不能隨時處中則有時而
 只自六七人把定轉移伊川曰日用常行之中
 更有其所以反中庸者乎曰其理則不可不中亦
 是無忌憚所以反中庸者乎曰其理則不可不中亦
 是無忌憚所以反中庸者乎曰其理則不可不中亦
 季明問君子試言一國則堂中而國之中一家則堂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國則堂中而國之中一家則堂
 推此類可見矣且試言一國則堂中而國之中一家則堂
 而用初寒之氣則非中也更如三遇其門不入在焉

獲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
 時為中者三遇其門不入則非中也○張子曰時中
 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能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此方真是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其非
 前中者矣君子要識前言往行以直其德者有其非
 何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當其可也
 可謂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當其可也
 曾子思易地則皆然再覆顏回同當其可也當其可也
 不告而娶則公穀管仲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當其可也
 人見而喜之則中唯愛所適而不當其可也當其可也
 其好已私欲未嘗不欲之所在有義則行而欲義
 非之則曰是惡如禮意然實味常此小人者豈執一之
 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者豈執一之
 之所以必誅而不以禮者也○游曰小人之亂德先王
 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克復舜
 舜授禹受之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管蔡天下
 不以為過以其事觀之豈不與漢聖人安行而天下
 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
 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之讓白公之爭
 而為忠小不忍而為亡者皆失是也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
 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
 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

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與行故鮮能之今
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思賢不肖之過不及
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
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

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
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語類問過之

行曰今人都說得差此正分明交互說者特其
見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
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
大知則如之過而道所以行如之賢則如之過而
過而道所以明如之賢則如之過而道所以明如之
加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行賢者如
作實者實實能知便不去講學夜云不明如佛老
皆足賢者一種天真好人皆學問道之不行如佛老
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就鮮能知味
日道個各有一般受病處智者過於明他只去講高
極進後只要見符便了不理會行如佛老之屬他
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德地及見得後也只德

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卻不去明
如老子之學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
便了此道之或問小註此承上章明衆人所以鮮能
所以不明也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有滿以
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有滿以
滿蓋中即所以為滿非有二也言言似言中而有滿以
是說道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如此道是說道
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或問此永
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日知思之過不及宜若過之所
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過之所
今其互言之何也日謂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
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吾昧寒暄不能知

中庸朱子大全

君子之所當知者過之不及乎中也知行之過不及
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
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向行焉學故能行君子
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年汚苟能行君子
之知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向行焉學故能行君子
知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向行焉學故能行君子
冷人心之正當然而不易也然道之所關中者是乃天
使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如味之正則必嗜
之而不厭矣知道之味也如味之正則必嗜
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是日直翁就是

右第四章

卷江德功

子曰道其不行幸夫 大音

由不明故不行或問小註 此乃承上起下之詞其字
夫字無有感懷言道豈其
不行其不行者固在
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如去聲與平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適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

中庸 卷之六 中

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
明又如此則人就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
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
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
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語類
爲善併合者然以能好問而好察適言樂取諸人便
有窮盡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亦無

然此乃子莫執中者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個走止
衆論不同極致且如東道西來對峙中有一人執中
不執此端而執彼端則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兩端是無而求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衆論不同極致且如東道西來對峙中有一人執中
不執此端而執彼端則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兩端是無而求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中庸 卷之六 中

大子曰至極而中者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兩端是無而求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衆論不同極致且如東道西來對峙中有一人執中
不執此端而執彼端則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兩端是無而求其用中者必如東道西來對峙

是乃所辨不中矣知得謂之中○問舜是生知如何
謂之擇善日聖人也須擇宜是全無所作爲他使
更寄生知安行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竟猶於
舜取諸人豈是信脚行將去某見朋友好議論
等欲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賢依舊是這道理如
馬也須使四脚行爲也是四脚行不成說于里
爾又日聖人說話到千聖只就學如利行上說或問
論不同之際味如其就爲過就爲不及而就爲中也
故必兼通衆說以就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
至當然後有以知大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此當行
若其未然後又安能先識後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
行哉或問小註問章句不自用而神聖人似舜之大
知後能取人爲善權衡至當然以天授之神聖而大
不自用而取人以求至當知之所以愈大也取資在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子知驩而納諸晉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知之知去聲
反辟與趣同期居之反
晉古也獲胡化反勝才性
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
用中之事也期月卽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
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或問此以上句起下
或以二句各爲一或問小註此言知貴乎守之意能
事言之則失之也或問此言知貴乎守之意能
有之不盡是日用常行者故章句云辨別衆理
以求所輯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上
智知而不去者則其爲知也乃所以爲
也思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
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
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

持守之亦有以勝人者。其能及之。故此四者。故子路之所當強也。而方之強。不吸強者也。北方之強。遇言所以長其善。而按其失者。類如此。日和與物同。故以不倚為強。而中立無所依也。然凡物之倚。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無所依。則其不傾。創而假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於於必倚而不倚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

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上

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

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語類問素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書災異之

類類是言曰漢書災異類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

緝行推五德之事後漢

君子避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

有所不能止也語類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以為

知得不覺切故守得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者

大知之人下知了了千萬常所謂吾弗能已者只

是見到了自或問小註吾弗能已矣在聖人語氣中

君子依乎中庸遵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

以遵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

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上

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語類此兩句結上文兩節

弗為之意遵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索隱行怪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

不僻能執也或問小註依乎中庸二句相承說平

只見此意非平對也○章句如之盡仁之至盡至

二字內便有勇字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皆大勇

無所事勇也○語類而裕如是不見知而不悔是

也中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千之實以明首章之義

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于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中庸朱子大全卷上終

卷上終

中庸上

中庸朱子大全卷中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得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微之微也語類問或說形而下者為

何形而下者性廣其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無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不能為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台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乘暑災祥之

不得其正者語類自夫婦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

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問禮之類是也一而事

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六只曉得中間一義道

慢不必知不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

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

縹悉盡知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若盡論之聖人豈能

不能知不能行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處聖人豈能

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聖人不能盡知不能盡行

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其小而言之

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

了曰然○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

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一或問道之用

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

男女居室人倫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

知盡能者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

覆而不能形其地能形而不可生養至若於化能流

行則陰陽果具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

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大婦之愚

所不能知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知盡

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其小至於愚

中語其小言其體段極大而其中又極周
密無滲漏也後章洋洋優優二節亦極周
轉之所能知唯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
盡者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難於此也
者蓋於事有所不知也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
者蓋於事有所不備知不備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
農圃百工之事孔
子亦豈能知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尊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鵬類戾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
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
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

子曰一節子思哭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

焉語類焉飛魚躍胡亂提也這兩件來說○問焉有

是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舉此一句以明
道之無所不在也○焉飛魚躍兩句問曰何以明
是焉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
至理出人語然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
是不滯於一隅○焉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
言發見也○焉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
分君臣父子皆定分地焉必戾於天魚必躍於淵○
問程子曰若說焉上而更有天在就魚下而更有地
在是如先生說然從謂曰天有四時和秋冬夏風
雨雷霜生無非教也然有條動人處或問程子所

魚躍子思哭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通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
無所不在在上則鸞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下則
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
之端夫婦之所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不可不察
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不可不察
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礙於學者於此際而豫之則為有以
處乎正心之妙而無礙於學者於此際而豫之則為有以
焉而勿正心之妙而無礙於學者於此際而豫之則為有以
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不可不察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之妙而無礙於學者於此際而豫之則為有以
妙用顯行無所滲漏云爾非必仰而視乎焉之虛俯
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曰然則所謂活潑

子曰一節子思哭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四

慎地示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
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取彼固不得而專之也
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
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若必展于
天魚而不可離于釋氏之云則豈父子各止其所
以成天矣是安知釋氏之云則豈父子各止其所
可同日而語哉○問小註當勿忘勿助之語天理流
行正如轉略明道曰此一語子思哭緊為人處與必
行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謝曰焉飛
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
此正是子思哭緊為人處若彼此解無些私意上下
舜氣象○又曰焉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
察以明道無所不在非指魚而言也若指鳥魚
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

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鸛鳴與
其各得其所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語類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備滿于天
及其至也言極盡其端○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
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講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
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又須有所謂費隱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造端乎夫婦也
少空闕處若於此每一毫之差便於造端有虧欠也
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不非近政使於禮儀有
差錯處亦不妨改他於此道理會或問造端乎夫婦
不得非子却理實得又不肯去做

中庸朱子大全

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
之端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
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有乾坤而重咸恆詩或
首關雎而戒淫佚書記歷降禮深大昏皆此意也或
問小註此章自定流在人者說但言道體而功用用在
勿忘勿助處看出君子身分才是吾儒大旨若止就
章後說亦未見道理流行無礙之妙○高承師曰當
講到學心在方能見道之意而造端乎夫婦宜說向
君子身上和當之論道體也○末節是總結結語君子
之道須與率性之道有分別通貫皆就君子之道論
非上文論道體此節方說着君子總之天地萬物俱
就人倫日用及心體昭微處看道體乃天理也心體
與兩間原無分○須知造端極至乃舉兩頭以該
人○正見道無不在耳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
人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貫之矣○下面是結上

文示人用功處○答林擇之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
言外及之可也○君子之道無所不該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
君子之道所以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
熱味上下文意以爲飛鳥躍上於空之意○答胡伯達
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最曉然也

男女居於室人事之至近而通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
所以費隱也○然兩端之中惟端之上人或易而得
之則天命有所不行於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
婦之微密而端其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
幾微獨之君子○答徐居甫居甫問君子之道造端乎
其孰能體之○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謬則私意
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而不知之墮人倫大法繼
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儘知造
端之垂微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

中庸朱子大全

六

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
矣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語類問道不遠人
遠人不可以爲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
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節○人之爲道而遠人

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

柯伐木以爲柯有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

彼此之別故伐有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爲人之道合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

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

改卽止不治蓋真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

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語類

君子以人治人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理既改

則便是復得人了更何用治他如水本東流失處

道而西流從西還東得歸來東邊便了○緊要處

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違其

道非道遠人也人本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

得這道理却做他事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

討箇道理治他元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

人如人之孝他元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

行從不孝處去若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

是與他說你這孝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

不孝處去其人不改卽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

去治他又不是以我底道理與他本有此道理我

但因其自有者通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

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

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我柯不遠

執柯以伐柯而不更別去討法祇只那手中所執者

便是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

道理人人具存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

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問以衆人望人則

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此衆人

不是說不辨張無垢中庸解張云人卽性也以我之

好底人經文初無此意○釋氏之說也且性

直有彼表說又不知之何其能以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中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惟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

師違殺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

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

施之於人亦不違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

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語類

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

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

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轍本是自然所

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凡人貴人處急責已

處接愛已則等愛人則接者轉轉而來便是自然理流
行因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如何故
子思將作忠恕說曰處施而施不得方忠恕未見
得恕及至忠恕之行其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諸人非忠恕不能也故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
曰無忠恕不能也故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
說此章於又引論語以釋遠道不遠之意一牙一唇
終不相讓而李公不謂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
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
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
知言之至其誠能判然如此而無疑義然忠恕之深
乃忠恕之所以為忠恕也此而無疑義然忠恕之深
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得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
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
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或
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

中庸朱子六卷中

問小註此章不遠人以為道之說張子所治之
於我而得之自是兩項事○忠者盡己之心無不盡
於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私意是忠十分盡
得方始是忠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便是忠恕者
惟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慈德想人亦慈德
推而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慈德想人亦慈德
惟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慈德想人亦慈德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已推已此言遠道
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言取
此以明聖人一言之理附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
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故程子曰以忠恕仁
也推已及物想也遠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問
也推已及物想也遠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問
也推已及物想也遠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問
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
思之說正是工夫大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慈
德曾子只是借這箇說所謂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而

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然雖盡已之心而推以及
人所以得其當然之理而施無不當不勉則求之愈
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遠獨
為不遠其曰遠否非肯而往之謂也又公已公人
之謂近為私意而施於物我豈不近道合二說觀
矣若忠恕便漸漸能公於物我豈不近道合二說觀
之長始微曰不遠者道率而性之自然而無乎不
當忠恕猶是勉然於故已說得不遠下二句本是忠
而兼言忠恕之事也故已說得不遠下二句本是忠
而兼言忠恕之事也故已說得不遠下二句本是忠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已也知已之難克然後知天
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
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曰愚謂恕出忠生明謂子侯
子蓋嘗言之然其為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
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
也恕之為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中庸朱子六卷中

盡道而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家人望人則易從
此則物我一揆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
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
道不遠人則所以為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
其私而并容他人便之成其惡則是和
率而禽獸也其為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慍慍
爾
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訛。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懿懔焉。實貌。言。右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懔懔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語類。所求乎子。以事父。未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存以我責子之心。而又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未知。我之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若盡忠。不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斯人。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非臣之道矣。然自是。如此。或問。夫子之意。蓋曰。我之道理。當然自是。任不得。或問。則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未能如此。也。所有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己。則未之行。如也。待求之於他。而責之。自責於己。則未之行。如也。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或問小註。問君子之行。如也。日應指君子講而

自脩意。答鄭子。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在言外。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反求。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引思而不致。自恕焉耳。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教夫婦所能。丘未能一焉。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首節一章之辭。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下文分應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此言素其位而行也。或問小註。自得二字。從憂勤盡非道遠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元人。援平。此言不願乎其外也。輯略。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之至也。早之至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小人行險以微幸易去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微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語類行險微幸本是連上

強生意智取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

畫布曰正樓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

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或問小註須說得射似君

似如蓋中庸引燕以君子為上若夫子初語則以射

為主也○射有不中只是自費如君子行有不得反

求諸已蓋以正上文之意而不求輯略居口達則兼

於人思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輯略居口達則兼

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

以進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其身見於世素

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慢足以道之也言忠

信行篤謹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而能正

其文內又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

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

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當我

以言仁彼以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當我

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

其所無事如子侯命無道至死不愛侯命過口休行

夫行險以微一且之幸得之則貪為已力不得則不
能反易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

如射而巴射之不中由我巧之不至也故失之正鵠

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已行有不得亦反

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謝曰素其位而行

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焉之飯糗茹荼者將終身

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

後袞衣鼓琴而道行乎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

不能然也彼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

至於侯也德之不修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

自吟吟也德之不修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

今則君子之行也天下之不易者也而此道之行一也

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求也在下位不援上

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已不求於人者能之故

能上不愧天下不尤也蓋君子為德而居故易行

險以微幸行險不必常得也故窮通乎小人反是故行

險以微幸行險不必常得也故窮通乎小人反是故行

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

而求其不中之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

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

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尤人

行有不得之說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晁爾室

家樂爾妻帑好去聲既詩作洪

誦小雅常棣之篇鼓琴瑟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報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歸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自題登高自卑之意或問章句二句承上章而言道

有厚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節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或問小註上節乃引證耳

節是主下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或問小註上節乃引證耳

節乃引證耳

節是主下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或問小註上節乃引證耳

節乃引證耳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

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

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類

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

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

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但以一屈伸者一伸者一屈

生許多物事去來日固是○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

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是良能也○

鬼神則造化無道矣○鬼神之良能是說往

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

陽氣爲神陰氣爲鬼鬼之靈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

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變故凡氣之來而方伸

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

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爲神以一氣

言則伸之鬼伸之氣伸之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

者神之鬼屈之氣屈之方屈者鬼之鬼其既伸

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

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問章句謂

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性字只是一般曰橫渠謂二

氣之良能何謂良能曰屈伸往來只是一般曰橫渠謂二

此曰伸是神屈是鬼先生以手園卓上而直指其

中日這道理圖八就中分別德地氣之方來皆屬陽

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

言之口是神自是鬼自是神十六以後是鬼問曰神

餘而陰不火事多記不囑小兒無記性亦是鬼不足
好幾不定是鬼不足不囑小兒無記性亦是鬼不足
遂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
陽鬼是陰鬼先者曰婦人便有前生後生無窮無盡
何曾斷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後來入
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後只是因家之聚散見其如此
如水沙便無了當是這沙聚在天上沙聚在地下
如這花落便無了當是這花散在天上花散在地下
上問人死時這便散在天上散在地下散在天上散
是散是盡了氣散則如散亦盡或曰程子張子更
為說則其意又順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
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存人也陰陽合
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
易人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中

者正以明此而首所為粗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
若又以其往來自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
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或問小註
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
天地間如息底元神清是鬼神之語為神動為
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動為鬼
神神為鬼呼答王子合二氣之分即一氣之分陰分
為神陽分為鬼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
陽而後立焉若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
為陽故魂為神而魄為鬼然性猶故當其伸時非
無魄也而魄以魂為主性猶故當其伸時非無魂
也而魂以魄為主性猶故當其伸時非無魂也而魂
則亦初無二理矣答梁文叔魂魂主於人身而言
方氣之伸精魄固具於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
於鬼為主氣盡而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存

氏所謂人亦鬼
神之會者甚稀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

謂幹事語類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否

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也夫鬼神之
體物而不可遺者此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也夫
看得出是鬼神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問體物而
不可遺只是這箇氣人老幼皆然或問以幹
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

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中

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
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和然曰為物之
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
順耳幹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而附而
生焉真之幹亦猶是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耶若
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意高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

謂此預語類或謂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

此是就其體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是說則人必

將鬼雷山澤微殺鬼神者將廟中祭享者又做

也○問中廟鬼章首尾皆言二氣屈伸往來而為一

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

意高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意不合何也

曰死便是陰陰召得來便是伸問前明只是高悽愴

人之死氣此氣會消了便是伸問前明只是高悽愴

氣復來伸否曰是來便難伸問前明只是高悽愴

生問如何會別生日神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如

死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雖然如

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

古人塚以中廟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神考精神便

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自然如此曰同是然亦須

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中間插

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高悽愴意然中間插

相只說微之顯說之不可揜也如此○問謝氏謂祖

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足說得精神

釋只一氣極其微微自然相感如這大極在極子祖

地生出一氣極其微微自然相感如這大極在極子祖

煉然如漢書所謂神者至答吳叔叔見神者造化然

其風祖然之意也樓樓至答吳叔叔見神者造化然

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

變化無一非鬼神之為者是使天下之人齊

通體乎萬物之明盛服以承祭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便見不可遺處者見輯略呂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

章灼不可得而析矣輯略呂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

感於氣矣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

色舉動之間人未聞以知之則感之者若也○或問

死生之說謂曰人死而氣盡也曰有鬼神者曰余

當將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問你道無來你怎

生信得及待問你道有來你待去尋討看謝曰此便

是各處話又曰胡家說得來胡家說不得胡家說不得

沉湮滯礙影影然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

張元都君化去家附語充所知事若能言之充一

方與道士問於人自外來道士封一把恭字令

去問之張不知其便道不得又加恭字神不識字今

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又加恭字神不識字今

先工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五日

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

廟必於不可這處有妙理然若是有無之問須自家

去始得曰如此却是無從得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

有便有自家要無便是無從得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

精神○曰妙曰鬼神體物而不可揜也○問謝氏謂祖

遠蓋其妙妙物而無不在於也○問謝氏謂祖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逝思度得洛反射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思語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故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謂類見神主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見神主乎氣
為物之體物主于形待氣而生蓋見神是氣之精英
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見神是實有者屈是
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於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
不可揜如此○四門軒鬼神言以藏之曰誠而已
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聖若無
道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為
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
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開隱也體物如在則亦實矣

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
一章兼實隱而小大而言

中庸朱子大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

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語類問舜之大德受命止

庸知言天之生之哉培之則也曰只是理此亦

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將去恰似

有物扶他及共衰也則自節節將去恰似實

物推倒他理自如此雖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

又申或問小註此章大孝是孝而德與壽富為四富

之實從大孝得來方典下文故字順接文法又合故大

孝句是主德為聖人下皆大孝之應驗下文又大德即

是大孝言德為聖人下皆大孝之應驗下文又大德即

命首節是舜之事實次節是得言其理也○此只是論

之必辨張無垢中庸解德也當始於成德德懼而乃

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曰德盛則祿位名壽從之乃

理之必然非姑為此言以勉天下之為德亦非使學

者以是四者卜德之進否也○舜之德如天之云乎

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

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命者天之付與

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其報者是天之付與

也不得其義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其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謬。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永年，世祚之新天，永命常人之五，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性天德，命於氣，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故無死生修天而。」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名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自格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侯曰：「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其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壽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從之，匹夫匹大而有天下，裁者，天之榮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也。』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類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得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或問小註：文王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是則何說是道所在，蓋無憂非道而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

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述。

武王纘犬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犬王，王季之父也。書云：「犬王肇基王迹。」詩云：「于犬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成文官一著戎衣以伐紂也。語類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揚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存

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開部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見轉略。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非其欲也。見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失與舜之必得異矣。」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木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語類。周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禮記大傳。姁武王時已追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然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來上祀之類。作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禮家載祀先王服祭易。

祀先公服。見。爲覺諸侯之服。蓋先公但驚見虢王
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蓋先公但驚見虢王
與諸侯不啻天子之禮。十二王蓋雖與諸侯同是七
旅。但天子七旅。十二王諸侯七旅。七王耶。○問古無
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舉於王。王季
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於綴。以上則止。祀以先王。季
禮。亦謂葬以土。葬以大。夫之義也。○問周祭之
禮。至周公然後復而商。而上想其簡簡。然親親長
長。貴貴尊尊。然後而商。而上想其簡簡。然親親長
得局。則又添得許多貴貴禮數。如始封之。不
臣。請父昆弟。封爵之。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之貴。
天子諸侯。絕大。六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
降。姊妹。嫁諸侯。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
世想古禮。未。有。許多降殺。貴貴。禮數。此皆貴貴之義上。
下之大。經。前。所未。備。到。得。周公。撰。出。來。立。爲。定
終。更。不。可。易。○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

於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暴虐
 子壽卒謂亂不殛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多
 是周未衰亂不殛之禮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
 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賀孫云如陳鍼子送女先配
 後祖一段便是這分曉右者那曾有這般禮數口便
 是他記禮章差矣宋淳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禮曉事
 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事底
 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只是說得成煞
 鄭重潘泓正如此世俗
 所謂山東學究是也或問小註此章增文王武王周
 肅之遺三節只宜三平總以費之大者而言答舊正
 武王未受命是承上起下辭乃成禮緣文王受命
 三年之喪只是指父上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
 其無食祿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
 呂曰追王之祔古之所無其出於周公太王遷
 秋去節之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亦則王遷

始基之祭王季承太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武
 王一戎衣而有天下纘太王季文王之緒而亡故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季子王季之孫也武成曰故
 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厥駟
 謨席天命以摶方寡大邦畏其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于王季其承厥志此追王之意昭王
 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武王之業也周公成
 武王末年始受大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
 所以兼尊成文武王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
 以天子之禮而下逮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
 細紐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太王王季無
 是意故不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書
 於其上亦喪從之意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于大夫
 士庶人亦豈無從意祭故父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之
 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之
 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追

王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遠乎大夫奉期之喪有二
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
叔父母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
謂尊不降或降之期也大夫雖降服大功不降
天子諸侯之絕期故曰期之喪遠乎大夫也如旁親
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同則服其親
之服也諸侯雖降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
屬之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見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而臣諸父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
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巳天子達乎庶
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
為人父為夫也故與齊衰期而加杖一也十
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
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為三年也

英德遠巡於靡之末而不得遂彼蓋刑害之實
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靡帝之降而反盜虛
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
為也使然則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
此天下之大矣故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或問小註天下人通謂
神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之聖安得如此○上文達
字亦以禮言可以通章達孝意全在制禮為備人
也得以自盡故通稱其孝也○問章句承上章非承上
此章下兩節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
大夫及士庶人祭祀之禮通於上下即上章達乎諸侯
多闕略未備武周制為祭祀之禮始得詳盡此
祭祀之孝思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教加於百姓
孝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

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或問

小註春秋節要得如存如生輯略楊曰夫將祭必思

司儀除之純則守純則至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

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

後神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衣守藏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

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非之類以生事之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闕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既

公侯卿大夫也畢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

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

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

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

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語類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

鄰先舉解蘇氏官飲解即以解授于執事者則以

獻于其長通遞相承獻及于沃盥者而止高沃盥謂

執盥洗之事至饌者少故曰旅闕下爲上所以逮賤

也○旅闕是客尤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

次客又勸第三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南頭起○

問酬導飲也曰旅酬主人酌賓曰飲賓飲主人又自

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於旅而後舉主

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借食于賓者此

也○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特擇一或問昭之爲

人爲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以其南面而

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

神位左宗廟則太廟皆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

儀以爲外爲穆昭封之君居之昭之北二世之君

居之穆之北二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四世之君居

之穆之南四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四世之君居之

[illegible]

不以昭穆爲尊卑。以五期同爲廟。當則昭常在左。穆在右。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一昭。一世自一穆。而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合其尊。必大略而略於一。至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上。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禘。不陳。陳之則高祖時而在。穆其禮亦考焉。意或如此。則高祖之祔位於祖之西。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又與也。然則漢唐有考。何也。以春秋特立昭穆之遠。易穆可也。改穆爲可也。說者以爲春秋特立昭穆之如比。唐之文祖。而永去之。則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考獨周制。祔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族三廟不與。與我廟四文王爲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爲不備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教之不然。然其位置過六。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

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
紱居昭之北廂亦王居穆之北廂至成王居昭之南廂
文王居穆之南廂亦王居穆之北廂至成王居昭之南廂
武王季遷而武王初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
成王亦至昭王時則王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
以上亦皆且爲王祧而祧者數於太王之廟至穆王
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
西北而謂之文王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以有
西至其上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王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
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王室昭
之祧者藏於武王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
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穆二穆之上
以祀高祖而謂之前時迨至於懿王而始立文王室
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王室於三昭之上此
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

代者多是智欲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然則大夫士
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卿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
祖之制穆之從晉諸侯也適士二卿則視大夫而殺其
一官師一都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殺室之
也曰降也天子之廟爲藻煢燄以兩而祭則不降何
不得爲者矣諸侯之國受斷棄大夫有不得爲者矣
大夫之宮慙後上又不得爲矣局爲而不降則殺
門堂殺室之合適後可召子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
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
異廟則有不得血其非生事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卿
有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禮記議王制天子七卿
風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祫而祭法又有適
士二卿官師一門之外大抵士無太廟而各有其祖
考也其制皆爲中廟之左左爲都宮內皆有殿廟
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

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
四親諸高祖以上則盡明焉而過盡昭穆之義變之
爲穆諸後祖則無二宗大則無二廟其變遷之次則
與天子同儀而謂以其昭穆穆弓所謂肅於祖父
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闡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漢宗秦祿不能詳古昭穆諸之廢各在一處不容
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
之而終不能盡古之制旋旋變後漢明帝又欲遷
僉自抑遺詔無以復辦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
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言而公私之
廢皆爲同室異室之制自以來更歷變遷下及隋
唐其間非無來世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
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俯
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尊七廟之尊草創之制則
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人以人祫而論則
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迥乎丈之間甚

或他地以容難舉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論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如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臚舊典將以達達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變其盛舉也不幸未及嘗後世莫得聞秉事之士又復不能考其事以詔爲也今獨見於陸氏之文者爲之制特耶然其所論相移之說亦未見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小爲都宮而各爲數廟門墀乃爲近古但其禮本於經儀亦非在故情者得以謙之如李清臣所略略於七廟之室而爲兩於佛老之側不爲主而爲之象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變委之叔孫通抑其言亦有所不安也不以從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王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省五廟圖

廟制圖

昭昭

北太祖
都宮門南

北寢廷廟廷門南

西

王指姬姜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廢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祫一祫也於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穆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以與親廟同而七

昭
昭
昭

太祖后穆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皆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有三宗
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不窋公到夏啟廢隆高圉公叔王季武康穆懿夷宣
仲慶節美公非豈照太王文王成昭共季厲幽

周七廟圖

稷高用以
上穀上文王時公以王季
亞周古公

稷益所以
上教王武王時

稷公叔以王學武王上藏王 成王時

稷
上戴王
文王成王
康王時

聖時

稷

稷公非以武王時

稷
成王時

稷上議上 太王文王成王 康王時

稷
仁族主
太王
文王
成王
昭王
時

周大禘圖

稷
文世室
成武昭康
穆王時

稷
武
文
成
昭
至
時

稷武王名康穆懿王時

稷
文成
昭其
李王時

稷
文成昭其李
夷王時

稷文成昭其季周王時

稷
文成其季鴈
宣王時

穆文煥集卷之四

稷大王以土爲王 穆王時穆王稷

稷
上蔡主
武庫
文成昭
共王時

稷

稷
文世堂大昭典
奎主時

稷
文成
昭共
夷王時

文成	昭其孝	厲王時
代康	魯懿公	
魯懿公		

稷
文成昭穆李屬
宣王時

文成服其季属

后稷

南鄉

戸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祫圖

不啻至聖王為昭南鄉

太祖后稷

朝王國王為穆皆祀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
皆陳於太祖率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

周時祫圖

今口肩矢之入今大祫圖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王季

公叔南向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稷向東

稷向東

稷向東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武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昭王南向

稷向東

稷向東

稷向東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康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武王南向

稷向東

稷向東

稷向東

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思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

矣或問小註

舉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大音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

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

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或問小註

人道敏政只重在君

通節總發人存政舉之意若說政本自易則於上下

文不合矣○王政不足速求速效特君臣早作夜思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

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

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

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語類

賢臣仁字便指君身而言

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各故其

言有親疎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則子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深體味之可目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

文斯二者而口語類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

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仁便

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義與親親在父子如此在

事之尊卑當友之義所謂等也或問小註

仁者人也節只先得脩道以仁一切非平添出義禮來也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親親爲大

須從五達道中講出爲大來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

裴養得如
升降焉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

中庸朱子大全

理也故又當知天語類此處却是似看根本在脩身天是知至物格知得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矣得其一失其二未可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下這道理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只知人則吾之知不若思於事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思於人與他處豈不爲知人事說得身也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知人事說得身也知天是起之仁子之孝之知人所共知略伊川曰不知天則而多不能盡孝非真知故也於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知則所親者或非其所山音或非其地而辱身危視者有公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呂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吾未之聞矣故脩身然後能事親

至於能事親則脩身之至也故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知事親則德之本立矣而不知人則上以事君下而取友去就從違莫知所師而臨其親之憂者有矣蓋取人以身不能事親安所取人哉其片由事親然後能知人至於能知人則事親之至也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

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

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之而德非

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

外更別無誠語類問如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

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爲知行行底爲知○問知

底爲仁勇是勇不知勇於行政黃仲本朋友說人

大槩其別有五曰皆聖賢者以爲天之所命而非人

乎知之知
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八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
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

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
不辭故好學非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諸類仁則力行工夫多知
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馳問力行近乎仁又
似勇者不憚意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
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
行力行又是知知知勉行知知又是勇知知知知

中也
中庸朱子大全

人也利亦人也勇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
竟爲鄉人也是則可安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
勇○爲學自是些勇方行得縱不屈偏若才行不徹
便是半塗而廢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和勇本是沒
緊要物事然仁勇辨張無垢中庸解上章說言達
不是勇使行不到曉辨張無垢中庸解上章說言達
者無所從入故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
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微深遠近之序不可差
次如此張氏以爲不遠者是矣而又

日印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

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
也或問小註此一節是承上起下法首二句是結上
文九經之意應人存仰下四句是起下
應政果句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

中庸朱子大全

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
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
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
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勤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
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
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
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

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例皆反去上聲遠好惡動並去聲說齊
氣反稟彼維力第二反稱去聲朝音朝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
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虛信重
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饒饒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臺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
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語類

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語類
解作無忘賓旅古者爲之授節如照身急子之類近
時度勝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
者也○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日既有宿國家則百工
所爲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來則事事皆存豈不
足以足財用乎如錢莊可以足或問九經之說除何
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或問日不一其內則
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補而不存則
無以立其本動而不靜則無以爲其用故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惑所以爲修身之
要也信讓邪則任賢不惑而貨色則好賢不惑賈捐
之所謂後官盛色則賢者隱微侯人用事則靜臣杜
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知故去讒遠色
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
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嫁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

口膺矢二六全 中膺中

中齋朱子大全

者怙焉其來也節以購其往也適以應則懷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施者廣而威之易制者廣矣故天下畏之稱強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為虛文是無物也又曰去讓遠色賤貨者人君信讓邪過舉色殖貨利則尊德樂義之心不可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賢之心而賢者不可得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

之實也或問小註一字亦只轉略也曰天下國家之

者也然非格物致知為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

道先生嘗謂有關廉齋之志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農正謂此耳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風豫素定也踰頭也疾病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

也語類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

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

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

豫則立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豫則立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

拾先一語言凡事也或問言前定則不頭一句何

者實不脫公也今人總有一句話者不覺便說不

便至於困窮而不用閑時不曾做得隨時自是便不

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

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

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

問或問所謂前定何也下先立字說也先立乎誠則

而不疚矣道有不頭矣事有實而事有實而事有

誠乃求誠之功豫字須看孟子答彭子推論事豫之說

該括要與下數節之義皆合

此章首尾以誠為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

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為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

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誠為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

誠身為本亦此類也辨張無垢中庸解云凡事豫

安非謂豫養誠也既既矣矣師孫養之云乎

所事其要素定者先事而後事至而後要隨事而

無所及於事定而後為十指木將至而為防其

為不亡者幸也故素定者事有未成言有成防其

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動而功有

日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應

平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及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

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其知至善之所在

也語類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

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誠者天

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

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

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

身足無所虧欠或問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

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

而己蓋不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後苟合也其道在信

乎親而已蓋不信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信故

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

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

無愛敬之實故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藥

取悅焉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

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

不能如惡惡臭與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

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

道人道擇善固執首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吉凶故也

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

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

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

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和而達道達德九經凡

事亦一以貫答孫季和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照不

之而無遺矣○答孫季和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加而

歸善於知之不明而歸善於行

之不力即因循懈怠無有進步之期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

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

以下之事也語類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偽

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

統粹全是此理則不待修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果
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德
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
它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虛不如曾被虎傷者
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曾不實見
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問在天
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
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卽
天之道也末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乎必
同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前人之道也程子
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
指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卽如此見得甚善○或
問見善擇善何者爲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得善五
箇惡須擇此是善○或問曰難言也始以其名義言之
此是惡方分明

則真實裝之云也若事實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理實無妄之意耶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青而無妄矣然選得誠之名者所謂天之達於形者也德於也以語言之則有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之者不惑而衆人之爲之者不忠而衆人之爲之者不誠也元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一而已矣

曰來始不在於貴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物者何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茲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徇私離之也是以無偏無黨無恩無爲而一之氣春秋冬夏歲夜昏明千千萬萬未嘗有一息之遷天下之物迭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

者也若夫人物之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
欲生氣質之偏一鼻耳目四肢之得其所以私
亡者有不齊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善離之則所以爲善
爲義者有不齊矣失此常人之二心所以難免於陷溺而
卒墮於外隱顯常不肖於其二心者繼之至於欲使陷溺
而墮於外隱顯常不肖於其二心者繼之至於欲使陷溺
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人欲之以病之是以無一
毫之義其爲德也固果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
造而以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善而無一毫之不滿此
其所以不克不思從私中進而動容周旋莫有忤
也日然則常人必免於欲欲而無以之耶夫於天下
之事皆有以知其如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
爲惡而不能不去則是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

是惡又加以敵視之功雖私欲不勝而無功施於
 體惡體而不放於中曰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
 外人而無所乘於中曰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
 新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或問小註 誠者天之道脩箇四年春倒聖人遺此
 於言聖人之合於天者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之源也乾道發見各正性命誠立立萬物生焉
 也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乎誠之通利其誠之復大哉易也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之謂誠教則有意在也○又
 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中而思而得何止有等
 差蓋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
 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言之若不勉不思
 知自在這上却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得○問致知

余自巳
做百分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罔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案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

中庸朱子大全卷中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語類難愚必明是致知之

是力行之效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觀大舜文武周公

皆是耳蓋包其德業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章誠始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體經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大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令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日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

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或問何以言誠為此篇之體經也曰誠者實也曰矣天命云云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德也其當然之實而教者也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實而不可損者也或謹思惟而詳其獨焉所以實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統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尊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通可而平者也通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者而謂言實理之用而無體微也者柔魚躁動九流大豈無實而有是哉迨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學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喻則又其發見之所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微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

中庸朱子大全卷中

之為也蓋即此而實者也天也必期於實人而天也誠明以下聖草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精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與實無妄之體功地章章尚綱之云又本其落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此理之序也時雍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人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中庸朱子大全卷中終

中庸朱子大全卷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至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

學由教而人者聖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

至於誠矣語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

二字却是轉一語說○自誠明謂之性此字是實然之理此實然之理以上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上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此心當提攝學問常自念性如何善固甚不善人皆

口居矢二大全中庸下

一

可為竟發我因甚微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

明合神理森然於耳目之前○以誠而論明則誠

誠則明分而為二或問小註申說自誠明自明

意斬畧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

心知其性然後成而誠之則聖人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

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

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

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

天地並立為三也此曰誠而明者之事也語類惟天

口居矢二大全中庸下

二

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多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

神至變○則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

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此說

盡說不着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

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盡其仁

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

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

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

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

不能盡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不能盡得五件亦

不能盡如兩件事能盡得一件而不能盡得一件亦

不能盡能盡於此而不能盡於彼亦是不能盡就仁

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餘
欠關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惟致其
誠遂發其去以至於盡性也動是方感動他變則
己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跡
矣○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
不是曲○曲則謂之端○曲則謂之端○曲則謂之端
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然其全體一
鋪在要則用則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開斷之異須待
擴而後充曰曲也○曲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
國成無欠曰曲也○曲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
惟伊川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也又說若則明如見
面盎背是若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今問廣察施於身
類或問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

中庸朱子大全

則唯聖人爲能全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
誠盡性也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
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渾身皆與其者同
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
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答林擇
之○中庸因論致曲而能有誠誠自明能動人以下已
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亦可見矣蓋生知如舜禹伊尹也若則明是
然及其知之誠功則一而已○答見也若則明是
有光輝之時也明則誠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
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
化則更無舊跡曰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巧以爲滑
○海曰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善巧以爲滑
革是以爲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
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天下之至誠孰能與

於此○楊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大發曲
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右第二十三章 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苦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善所以爲龜所以卜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

中庸朱子大全

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語類在我無一毫私修故虛明自能見得如神祥
語類在我無一毫私修故虛明自能見得如神祥
但人不能見取理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
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不能見之如
或問所謂不謬詐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
推驗之私也○或問小註國家將興四項切莫說盡
測度之私也○或問小註國家將興四項切莫說盡
人世自然實理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即章句
中理字循言吉凶然非指人所爲之善惡也○數中
有理不必答張敬夫論中庸說說前知之意經文自
分言理數○又引說玉高卑之等以明禮節之說則其
所謂前知者乃以振起之謂可之說事幾至此已自

知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首尾是誠○預于
不違仁便是自二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
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關關而日月之為誠○誠
焉○不誠則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則不能見其誠○誠
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則不能見其誠○誠
耳○日可也○其如自誠而往○不意誠之○誠則雖有
意存焉○抑非其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誠則雖有
升格威儀已非其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誠則雖有
始來處是誠○夫誠亦是誠○誠則雖有物不誠則雖有
如而今對人說○夫誠亦是誠○誠則雖有物不誠則雖有
是有物若其說○夫誠亦是誠○誠則雖有物不誠則雖有
語○誠則雖有物若其說○夫誠亦是誠○誠則雖有物不誠則雖有
歸上皆是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
物○誠則雖有物若其說○夫誠亦是誠○誠則雖有物不誠則雖有
不誠則有空○誠則雖有物若其說○夫誠亦是誠○誠則雖有物不誠則雖有
終始不誠○誠則雖有物若其說○夫誠亦是誠○誠則雖有物不誠則雖有

中庸朱子大全

之為貴○實心而言○誠與道皆在誠之
為貴上○後面却是說箇合內外之道○或問
為貴○實心而言○誠與道皆在誠之
日誠不可欺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
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
則其義各有所指○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
理○言之以天地之理言之○實而無一息之妄○誠者
所謂誠也○以心言之○則理之中心○亦至誠而無一息之
妄○故從心之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終未至於聖人而此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
自其實有是心之發○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
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有間斷之前
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
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閒○所為皆實○而三

中庸朱子大全

有物之可言哉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如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語類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此自成字

故言非自成己乃所以成物故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成己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

口庸矢二天全中虛下

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誠蓋所以成己然在我則實無不自能及物自成己之盡也而得其實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而前皆是○問成己合言知言言成物合言仁而言如何也○克己復禮成物不是成己知耶○成物而道遠乎哉○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隨時措之宜是須運用戶智其內外合然後有此意謂是也或問上節是此節是成物乎節之中首兩句實成物乎五句又足推其理也章句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須知成物亦在我有以自成也輯異明道如升之德乃非性之

也○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侯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詹言誠性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道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己則成物知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口庸矢二天全中虛下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語類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或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初初悠久未精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至誠無息與純亦不已皆言至誠之盛德其餘具論矣○程子曰雖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功業也○前章曰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使可為難使有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厚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

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語類此是言聖人功才自致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窮皆是功業著見如此則成亦成天聖人之德著于四方也德也德是白今則見其無窮之德之意只是就他德上說德是白今則見其無窮始以要終久是就他德上說德是白今則見其無窮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情不得不明此兩句是章句中雖是用地意然當初只欲新舊故反不似地說得分曉譬如為學觀終是大做根基方若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必在外者自然光明也問章句積字作甚解曰是深仁厚澤成功文章底意思

中庸朱子大全

中庸

王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古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或問小註物成氣聚必更有八物微渺處須在聖人德化上看此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言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過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或問小註是一言而盡者隱含誠字也不貳本即是誠不貳所以誠也天下止有一誠虛之便不是可見下句不測厚不在一言內是不貳中功昭昭太極三節言天地之各極其盛而生物不測與上微則悠遠四節相對皆指在外之功而言之言節不貳未節絕與不已則指在內者誠

中庸朱子大全

中庸

王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或問小註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各極其盛非形容不貳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言此華嶽並去皆卷下聲句巾若

略略猶耿耿不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逮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善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問小註謂龜鳴你日是說水四物形出物之不詳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

中庸卷二十六全 中庸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

已於音鳥手音呼

詩則頌維天之命篇於數離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

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語類純便不已若頌或問小註

維天之命修正收入本義只在一誠字不誤所以說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語類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有渾渾處處或問小註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有渾渾處處或問小註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有渾渾處處或問小註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極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類或問

之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充塞天地底意思

中庸卷二十六全 中庸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語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旁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不問不問一事便是於全體處亦虧也儀釋之學其誠道無不存無遠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

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同高遠處去故如無工人子聖人處

就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親樂刑政文爲制度無處都是體用動靜互答清謙之謙之問前既

無無端都是少計空闊處

之道矣而後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聖人之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下得

斬畧

張子曰大觀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幽出
無一物之不體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中庸朱子大全

五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溫猶婦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
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
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
端也不以一念私意自蔽不以一念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以知尊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
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
理義則自知其所未知節文則自謹其所未謹此皆

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
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

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語類德性論

下德○不肖德性則精微似所分殊○極高而是不言
病大則亦謂理○精微似所分殊○極高而是不言
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起乎前物之表而不及是
物所界是高明及行事則思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
庸○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小了○此
心本高明若有一毫私欲蔽之便暗了○若欲不以
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間都無此私欲○若欲不以
一毫私欲自蔽則其心間都無此私意○思
自然能致廣大相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其心
決無汗下○若安底意思自然能致高明周舉張子曰
日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問如何是

中庸朱子大全

五

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未要去處
今大義人有這等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所以不
費大私欲是耳曰○此意字便見得是○所以不
即不肖明矣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
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理且如儒者遠克則佛老
則好高之過遂至成殺食素儒者不通聲色不通
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則已惡人之屬
如君子德天資甚高高明却是道中庸後其學便
誤大其常說○中庸說道理有兩黑膠子其初說得
謂細極是好聽少聞到那聚處時又却截了不說又
別尋一箇頭緒翻翻起來所以人都批他那聚處不
着○溫敦有七分大知新有三分大其實溫敦不
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敦厚以崇禮厚是實
實德地其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根本○溫
敦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得德性敦厚只是箇朴
實頭亦是得德性○比前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

明事。事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
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尊。德。性。而。道。問。學。
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上。節。末。故。下。文。五。句。又。截。皆。問。
細。字。工夫。○章。句。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截。皆。問。
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海。濶。處。道。問。學。至。崇。
德。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問。學。之。大。處。道。是。難。窮。淵。
處。又。難。窮。處。若。上。截。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下。截。只。知。道。
是。我。心。中。有。底。若。上。截。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下。截。只。知。道。
此。則。空。無。所。截。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
箕。子。則。以。爲。非。便。是。不。崇。德。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只。知。道。
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只。可。以。學。禮。便。是。
敦。厚。以。或。問。此。五。句。承。尊。道。體。大。而。小。意。如。德。性。也。廣。大。也。
高。明。也。故。也。厚。也。故。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
新。也。精。也。道。之。上。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盡。之。極。之。道。之。

謂之知之教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通之又小無不徹故上下居下在治位雖無所不宜此大無不講義聖賢教人終本在順無所章之適百也止出講義精粗相細無有或成或不成性使有窮道問學一段非躍當外加功然亦不是抑然兩事也蓋道之一爲其大當外其小無一物之不在此故君子之學能存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且日致廣大極高中間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功也以日盡廣微道中斯德性體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你以爲然於道問學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依之以爲無欠焉足矣今時學者自心然談貴道達而不耐持久之故其爲學有些少影響者便自張以爲足不能涵養所以收其意於外州者也又溺而爲流俗之學近

此爲今日之大弊學。答趙提舉。道體之大無窮而於
者尤不可以不察。此聖賢之語迹所以便言發有萬物
峻誅於天以形容其至微而又必曰修德廣三百厥僕
三千以該悉其主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遠近之功
言道者既不然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
而謂其所謂高者也。明道曰極高明而道
易以達其全體者也。未輯明道曰極高明而道
理也以義其全體者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而道中
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而道中之只是中庸
也。呂氏之道在我者德性而不先乎事此其所
謂中庸者不克乎其爲人之力而已。或成之成德者
廣大而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積善成德之中庸矣。
道之上是皆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下者

同沐合

是故居上不驕，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作詞與

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燕民之篇，語類：居上不驕，與此數事。三：大、小、精、粗、一、齊、理、會。或問小註：明哲，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說邪心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方獨無疆，過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語所以然，被是幾句，誤然明哲，亦只是常

法若到心，今生取義處，又下如此語。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對去聲裁古失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語類：問：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各下，如大字與做大字，上字與做上字，下字與

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也。○考文，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敲一番，使大行八之，屬通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語類：識所以制，故行同倫。考文：所以合倫，故書同文。問：書何以爲法？故車同軌，如何？大序：如等威，飾文之類，禮如驛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等威，飾文，若如一也。○看此數句，是其整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語類：識所以制，故行同倫。考文：所以合倫，故書同文。問：書何以爲法？故車同軌，如何？大序：如等威，飾文之類，禮如驛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等威，飾文，若如一也。○看此數句，是其整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考文：所以合倫，故書同文。問：書何以爲法？故車同軌，如何？大序：如等威，飾文之類，禮如驛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等威，飾文，若如一也。○看此數句，是其整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者也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
只是鬼從主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
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不如是言曰也是如此
三王以遠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悖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所有以驗乎理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或問小註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難以舉後世與鬼神

言其質是絕諸上綱何之也○第曰神是德性君子制作之盡善盡美之至衆物之精粗無不盡也○聖人之道不虛空理故天人之理何在○禮度又非聖分中盡之謂若不知其理則制作必不盡善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或問動舉一節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道者悅其德之廣故轡余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轡是也行則見於行事矣

詩曰在彼無羣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榮有與於天下者也悉去聲射音如詩作發

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水上章居上不驕而不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法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象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

未而言也。語類問曰：草木土是則土地之宜，而曰：安。或問曰：子之所謂兼內，則草木土而而言，何也？曰：是不足以一事言也。如以夫子已行之德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則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則風烈必極也，以至於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地之意，可見矣。由之皆有序，而首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於普而通，故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策本上之意，可見矣。若曰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與日推其德，則我民而大至於禪位，故伐各以其財者，皆律天時之節也。其所以德而新野方設居方面，其施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行於土之事也。使夫子而時那家也，則亦何難於是哉。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音當轉 從報反

錯簡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性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

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語類大德敦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流出來，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敦底，想便是流出那忠底，那中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至今，都是這一個道理。此章要說得理之學之大，造詣之深，竟齊文武天時水土已盡，盡於上下道理，乃得此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大，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四句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四句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之則以物或問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不已者，大德之敦化。

右第三十章

百次 迫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未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 齊則皆反 別微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語類問至誠至聖如何，小曰至聖，至誠只是誠，則是那裏血骨子。○若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緊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

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降天下
便須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直應明作元后又曰
天生聰明又曰聰明又曰聰明是便是大故
也要那聰明容只訓通對面而言如是深通
處○開文理密察曰此是聖人於至極至善處無不
謹密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
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審又是文章如物之文
理是條理每事詳審密察故曰是以有別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語類
溥博宏深沉泉便
有發達不已底意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見音現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或問小註問章
見當其可也曰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
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
發揮之也○問至誠而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
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是發
見處至誠一章是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
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知如淵誠所
以為德故自表裏而觀其誠是其天其誠惟其如天
如淵故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說之謂自其表而
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誠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問上言言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
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
聖言之聖人德業者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是
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
陰音陰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語類章不尊親是極
言其敬信說處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
承上章而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大音扶焉
於處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
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
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
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

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

物而後能哉語類同經論皆治絲之事蓋者理其緒日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絲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緯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停即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不言此至誠無為有以默契地馳其仁者大倫之關若無此仁厚慈則父子兄弟皆不相親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直和云便是思不勉之意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隨簡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

知化育更不用心功○夫焉有所倚理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靠定一箇物事做計方可得○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或問小註經綸即教○立本仰流出來焉有所倚○或問小註教中知化則窮理以至於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

如之而已或問小註從古帝王創制立法無不從本體無私中來故其功用愈熾愈金光明漢唐以下無有見及者學者須識漢唐之終不得為三代處方知肫肫其仁等項○問肫肫其仁

曰須直從誠意到處看出仁之淵流無盡方是至誠本體○仁而其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如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鄭氏曰德者其用

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能共與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右第三十二章

次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

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去聲開口遇反惡聲顯於故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

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

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開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寶淺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面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語類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

夫而已篇木局網一草復發此兩略然得者須是立
心之妙莫有爲己爲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
之自微之顯方有微下面諸獨存養上是不審知遠
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存心可與入德
得道理如此方謂之識方有去持存故可與人德
矣但首章是白夷而欲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
地位萬物有處不草抑自外面一條收斂入中此
約到裏面無窮無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悲
其文之若亦不無文也○自存文在裏淡明○
則不若上面着○不若上面着○不若上面着○
地○問知風之自微一事是也○是也○是也○
事○所對着是也○如今日下一正推此類以往可知○
風之自好春如面下所謂開伯夷之風之類是也○
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

之得_○如行有不得_○求諸已_○知風之自是_○知其身
之得失_○由乎心之邪正_○知微之斯又專指心說_○就
來_○答王子合_○知遠之近_○知風之內_○求其而_○知_○
於也_○知微之斯由內以達外也_○或問小
註_○問章句有焉_○己之心爾又知此_○三言_○曰_○惟其爲己_○
三句是_○則能知然天下亦有爲己而不知_○幾者與上
兩截半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

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瀝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弁言其效轅曰川口學始於心不安而體不語類潛雖伏矣便獵用察相在爾室只是裝做存養工夫大亦孔之體是謹獨意不規屋瀝是戒謹恐懼意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風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鉞至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
幽深玄遠之意水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法之則其德愈愈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翰由西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光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

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輿

如毛則庶子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

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
至也簪類不大背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
爲善事下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

中華書局影印

三

[illegible]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先宋人父叔梁紇

母顏氏以魯莊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

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一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

孟子合爲司職吏畜養息職見周禮牛人謂爲犧令從之爲司職吏畜養息義與代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

子所謂棄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

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晏不可公惑之有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

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

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

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

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子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

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隨成圖

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

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過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過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濁

王既沒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孫

去過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子衛靈公不

能用有三年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

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

行復如陳據語則絕

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

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

然蓋語正所記本皆此一時期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弟子路不對丑淵稱

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

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僇見及告子貢

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

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大衛

如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衛時靈公

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魯子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歸魯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

十八矣有對哀公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紀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諸

及樂正序易象繫象說卦少言有假夫數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

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知其我孔子作春

秋有如其罪我罪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

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家

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

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而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論語朱子大全序說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合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意味深長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且如孔門

教人亦自有等聖人牧人何不都教做顏淵底
事才止於此路之徒所以止於此者予子路者
其才而止於此克己復禮雖止是故預子加些
說然所以教人能未嘗不是已復禮道理
○孔門教人實寬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
些子久則自出佃地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遠理是人
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
子思子理會得亦是從這處來
其繼也無不盡如從這處來
無知不意不是孟子七
意以是不足孟子穿過五
自家說此時如此要道方得不可謂孟子時不成
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

說孟子只是說王字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
一箇字泡括住。又不如此名包子。未必與孟子字
孔門開合。留字開得。此顏子未必與顏子字
得底話。子貢未必與陽子合。用在論語。一皆後世
者豈不辛哉。但思自家今日再讀見得。如韓曰。近
得如何。字曰所謂。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韓曰。近
看未熟。以這地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
者。功始不如此。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如此。如
叔器論語讀多。一日兩日。只雜看。工夫不如此。如
長遠看此。一且須專此。一番便待。此急冷如冰
那邊。然如火。不可捨此而欲彼。論語一日只
看一段。大哉明自。則看兩段。而欲是專。一自早至
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
相礙。到就印來。未盡。但一日再讀一段。如
年歲間。只是東面西面道理。分明。一問吾論語了
未廣云。已看了一遍。下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

別無說語只是深深底意思所謂深長意味又他
見滋味甜苦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此如前篇
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是甚如子美詩云
更覺良工用心苦一紙人看盡只見得是苦一
藏底人看便得他精神妙處如箭透心者一
王于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清淨底須
儘只是調話語詩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得快多是
然方得此論語無他須緊緊要底看若曰不可
從從頭看無粗無細無淺無深且底玩味得然
理自然此曰讀書未見得親切須見之行事方
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長仁
成人巧言如令便三鞭也可謂甚切○或謂論
語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及不口說半截者
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

○生枝蔓。豈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備。若亭當當。都約了。四方言。雖不少。了些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無偏頗。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恰當。恰好了。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于夏禮曰。日學吾必謂之學。便有磨礱之弊。○人之爲學。也是難字。而不從文字上做工。又茫然不知下手處。是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是無所證入。如說我欲仁。斯仁在矣。何拔孔門許多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難以顛子之賢而尚不逮於三月之望。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至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不至。其意又何如。又如說非禮勿視。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則吾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徐。不爲徒言也。○

微窮尺寸行用川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者先讀論
孟短程垂葉諸書學者必先有語語今人雖若得
未必如當時人語使如當指人聖人而答不過如
此今有語孟之者非與見孟言何異哉久則自學者
如何可以語孟也但將理人語置問已問聖人答
所得將語語孟弟已問使便作已問聖人答
此數作今日口語自然有得雖孔孟重生不過以
此教人若徒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庶基
生氣質○孔門弟子善問血刃到底不是孔子弟子
不能如是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是答○凡看語
語非只是要理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者
弟子兄當年言行不誨也然自秦漢以來關門授
徒者不過分章析句口著數而除漢晉益祿祿以
知語其書謂足已知理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

知聖人之心。而後能中倫。行能中處。亦謂無是則言
盡闕乎心。而國家有道。萬物之理。皆於此
盡。欲求之得。得其理而已也。其理曰。道也。
當會之以時。而有盡人可貴之日。哉。今日窮此心
在我明。改容更覩。人則猶故也。生是故。雖善蓋
不學。操安不能安。終不得易入博收。也不能安。詩不學。博厚
昭不可見。此味方知。以重心中。心者。道之府也。
性即道。乃之乎此。其所以爲道。道者。天之理也。
此樂止。心之於中。如魚在水。水不能離魚。魚不能離水。
此信不心。義之中。如影隨形。影不能離形。形不能離影。

爲。若約若簡何物非我有形無形盡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解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賢者識其不賢者識其小何惡取舍之相遠也學者恃以此書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聞則則時行時而物生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至赜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赜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爲有隱乎我者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兩博明允君子哉

賢言語思量過微乃有所得學之必資於水木若未
入只是外而猶遠思得果面依前草煉必資於中則遠內
皆蕪程子言時復思得決治於中則誠極有深意○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
功如求泰之說則專於力行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
而廢講究之義則皆偏了所謂學者有所知於
於後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欲夫知
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欲夫能者以承其能若
學之事也○伊川之為鳥數飛何也○說文又也習之
字從羽從習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而時習何
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
所說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澤之如鳥之習飛然則
其所習者然面中心溫澤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
其所謂習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
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并格而無以致其學之
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

自學之大全卷之三 學而時習之

功是其中義理為自進也○曰坊學生進而斯
可嗟之味危殆危殆而無可嗟之安矣故既學矣又
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
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靡懈之中心凡其
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
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澤之味雖獨象之甘於一口
不足以喻其美記謝上蔡論語疑義學是前一口
矣此學之始也○答呂子約子約問時習之義
吾所以說也○說乃習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
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此思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
復思得決治於中則誠此思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
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釋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
若思力索則淡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
復思得勿忘勿助勿慢勿怠勿懈勿怠勿懈勿懈
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釋然
後為得此即時習之說也○曰此說甚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聚故可樂又曰誠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語
類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
道遠自是樂也問能與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道
喜說人却不樂則發散於外也○問謂朋友講習
之樂為樂曰不是伊川說得大蓋此道遠近天下所
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曰陽人為樂則此方有
資於彼而後樂其為樂也小矣○問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眾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小底○或有有所見則
平日樂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小底○或有有所見則

自學之大全卷之三 學而時習之

不若告人特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
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問今
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須是自
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
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逼迫但聞得些善言為得些
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
其模樣○善不是自家獨存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
未能及人舉說去業○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
溢於中或問理義人心之所得同然非有我之得私
益於外而人與人信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然
以之告人而人信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然
得乎此理而與世偕進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
者既足以及人之信而從者大如此其來也則將
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

已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宜如鸞鳴鶴舞，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說樂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爲滿於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未能達乎外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五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語類：人不知而不愠，是

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下此而後，真能不妻人知，便是到家。若般般未能得十分如此，成德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與箇人能人不知，而不愠也。○爲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與人不知，不愠，乃是自家體裁，既在事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人不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不說其不知心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爲難。○人之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以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是大故，怒但心裏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難。○不愠是惜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或問：人情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以爲己而已，不非爲己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聞此矣，而信之有未篤，養之有不厚，等之也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之際，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程子曰：學之於人，上達雖至，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君子之學，固不求人之知，亦非有意於求人之不知也。蓋有學者，人不知之，則其有求知之之心，然後人得以知之。○此所謂人不知者，正以宜見知，而或有不然而耳。○有私老聃知我者，希則我貴，以爲說者，則又過高，而有自私之病。夫身之貴者，欲異端之言，大率如此。○又有謂不愠者，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於命，故不愠者，皆非君子之

論語集注卷之五

六

得已而。○答陳明仲：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己，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己用心之約，適若以客入爲說，竊恐爲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語類：同學而章，把作箇中終之序看，如何？曰：道理也是，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是如何？朋來是，如何？若把箇中終三箇精義，游口說也，樂也。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說箇甚麼？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爲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時之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樂於前，而不預樂焉，終不足以知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號解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子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語類前十犯在上之人如孫行先長者之類則爲爭鬪悖逆之事矣○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末之有也絕無可知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

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

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

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

親故曰孝弟也爲其爲仁之本與語類君子務本本

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註着箇大凡也○問孝弟爲仁之本是孝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惟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只合

當底事不是愛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示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

枝葉自然繁茂不是愛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

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爲仁字外一重爲孝弟字又外一重爲仁民愛物

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觀親長而後次弟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仁義禮智曰天之生人

便有此四作如火燄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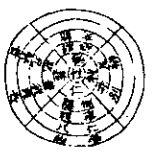
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是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許多般

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賁則曰敬君而下以至與上

大大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

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只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而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

身證之 又全考之 學所



巧奸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辭。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

言書之入主未之

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
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
弟爲先論其所以成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
弟子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
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
夫子所謂難不迫切而意已至非仁釋之何也曰大
子所謂難不迫切而意已至非仁釋之何也曰大
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足足以推
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峯辭之感也○意誠
在於爲己則容貌氣血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故
有於爲己而求其說已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故
天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
而曾子所言君子所貴乎辭者亦在於欲其氣情
者而已抑謂遜以出之情信辭者但下欲其氣情
徑行以取憎入之患而已至於詩人所謂令儀令色
者則大賢成德能遠暴慢之效鄉黨之所記恂恂怡

之徒本亦其類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子罕篇

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語類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事屬底下細思了若無敬看其事政得就不敬而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問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下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說令何以收信於人無信則何能信於人不能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敬則下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

敬子須用信政曰敬而不能信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疑欲養修節用又用愛人有愛信官物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

○子曰弟子人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之弟上幾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方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子罕篇

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人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職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語類問泛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謂嫌人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泛愛泛愛不是人人去愛而如某居不將一等相親害底事去語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其事文是讀書六藝之交讀書是大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

無之所以難○問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
一非具此上推將去之理如何不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
學所以無可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行
亦可考如前章有可法若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
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
知耳或問小註亦在其中若以改其舊學以明
其理欲一不可也但有微意耳○內則云十年出就
傳弟宿於學學古詩書禮記春秋左傳國語等書
外學幼使讀書詩書禮記春秋左傳國語等書
以其甲乙之類分年學之○詩書禮記春秋左傳國語等書
從周○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說愛也○答石

子重○有餘力必如此○此故事之外有餘剩底○功夫
位尊有餘力必如此○此故事之外有餘剩底○功夫
北燕後不學文也○答吳伯豐○伯豐問游氏學文之說
近世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翰墨事詞辭如
後世之所謂文也若無非格物致知窮已治人之實
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達於賢賢之域
矣然則文以該實博以消心以爲會稽以資發蒙托
真以備傳好言以清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
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如揚太過佛古之所謂學文
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曰古之學文固與
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說
也○精義○則友而親仁君子之德此其有餘也○然後從
則勉爲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得其有餘也○然後從
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答本之有本根也然

後杖肅爲之莊○獲奇其無本則杖葉矣○所謂哉夫文
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
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
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禮不稱其
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減贊其博適足以
損心以爲會稽者有之以資發蒙者有之正氣以酬
德義言以清利心者往而足也然則無本而學
文者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加然
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則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營其無
行則驚然不顧改詆其不足則忿疾如深警
亦可謂夫流譽之心矣焉知聖人之本未哉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如色之
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四者皆人倫之六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
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語類
問賢賢易色曰古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處色既
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事父母能竭
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後難只微七八分留兩
三分○致身一如送死身與他使有他將來如何使
○資貨好底也曾告地問學也只是理會許多事○
人固有資稟自知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

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或問小註賢人雖以爲本學而吾亦以爲已學矣或問小註賢人致身於道是蓋其心者豈得大乎便與子莫本意不合須要從天性來不從學問來爲是而又須有一般難見其入誠有其人之意方與下二句相應○人子何力之有乃皆視力也以吾視所付之力還以未吾視其力而前意忠不能者非以其力以自休即分其力爲他用耳能竭其力非謂可以致生成之幸性之事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

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

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語類雖日本學世間也

多事原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問子夏曰學求如是何如何曰道知和學字就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然然其弊皆或問子夏蓋張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至於廢學之說若有過中之弊故吳氏病之而周氏亦以爲有微而不言蓋得之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類既曰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哉揚子謂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義事○精義曰齊明盛服非禮不斂所以脩身也齊明盛服特威儀耳何以見其脩身乎蓋爲冠所以莊其首爲履所以重其足所以防其蹇也古之君子衣佩玉進則抑退則撝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容說衣服之間尚能後者如此而况觀聽言動能自重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

且出入無時莫知其所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

物乎語類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模稜字最重也

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印身能盡已之心乎能不達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達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按物皆是忠信又是最爲之如此四者皆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止水冠尊驕驕只是色慾爲學亦是其爲學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真改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問註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聖若初問有誠意到

無友不如已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

損語類 問 毋友不如己者 不與之友 曰 不與之友 則他人勝已者 亦不與之友 曰 不然 自是與得勝已者 以爲敵 凡人之取友 須是求勝已者 始有益 且如人學作文 須是與勝已者 商量 然後有所發明 若只與不如己者 商量 則好者彼或不知 不是彼或不敢 我又不見其不勝已者 渾無激勵之意 豈不爲庸者求來 於則有不勝已者 終不可與處乎 曰 若不勝者求來 於我 則不當拒之也 聖人此言 但教人求友之法耳

讀書天子大全卷之二 學而

人交朋友須求有益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
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慕之意而人亦侮之如此
則無益或問楊氏亦以爲今同志四方者如何曰此蓋不
欲自謂人不如己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
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爲不勝己而不吾友
乎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及而應之或過則亦不得
而不爲也蓋人之資性優劣賢之於心則有準則不
衡矣好惡之私所難蔽也故學友之心雖不敢輕謂
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
下亦有不客以分別爲權衡而故於幽德之味絕者則
尊而師之於資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
不常就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待而容之勉而
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故爲自滿而亦未嘗
輕以絕人也彼資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
自棄我爲哉且世之衆以不若己者爲友其故亦可

知已蓋樂於深交故憚而許者正已而不取謂之
 於淺交故忌之深附者之少已而不肯附至於凡庸鬼
 說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
 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庸役徒隸之人雖
 有美才良質亦且言不警而陷於小人之阱矣
 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易精義謝曰人願
 嘗使之輕爲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精義自謂不可
 一日無係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安人之過一日
 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銳滯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

論語卷之六 公冶長第五

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類
程子所謂知其

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

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
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各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
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道勿憚改終焉或問

小註 四項各目說不用牽連上精義 附曰此一役當忠信友如已改過學者聞一不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語類 湖北人上墳不開遠祖也哭這却終人之一身

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越從薄處上或問小註 慎終追遠自是上之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爲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矣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盡孝非泛論制喪祭之禮蓋氏曰舉於喪祭則肯死生者衆而俗淳矣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與行如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爲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此章之言或者乃欲以民德歸厚爲說得廣通上下而言善非也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與於仁亦當時民俗淳清肯由於爲人上者使猶如三年之喪得先君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慎終之禮薄矣如禮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類則追遠之禮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乎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解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語類 良即是見善言善人所謂少以樂無奸詐險詭底心如所謂開口見人是也○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矯矯爲良善無險阻密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儉謂節制非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

雖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在從後處
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或問夫子未嘗求聞諸侯之政而子貢有夫子求之之說
何也曰此就子貢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
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為是卑異以求之則失之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
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
去聖人子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
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
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兄聖人之

論語卷之二 公冶長 學而

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
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尊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志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

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
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語
類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
父在而不肖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
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雖
有勉強而從父之為善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
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
於是其行之善冠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
也而其所主在惡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
故子曰云云也○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
所當改者其進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揚其親之遺
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使不覺若是大過不好底
事則不在此限也○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
是處了若父之迫已是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

論語卷之二 公冶長 學而

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能所不
忍耶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
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計只思念其父
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不賢之
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云游氏所謂
未改處亦好看或問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
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
有為而面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因不待其善
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
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下
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其所謂遇○答呂子約子約問
如所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答呂子約子約問
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奉養而未能字於吾親者
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餘旋改後於不幼體輩之中

者矣。苟有決斷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動，於息乎？曰：此誠甚好，但謂固有山岳之善，然此心不動，氣之中者，此句未安。蓋善來有常，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收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乎因以此問於李先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較然所求如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

禮記卷之六

三

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語類：直解言禮之用，和為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鄭黨所說，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二得，而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如公門鞠躬如也，如不答，可謂至嚴矣。然自肯甘心，是至和而無厭之意。有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分便是去。和者是，則對箇和來，只就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則對箇和來，只就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此之嚴分便是和。如人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和。不如此，見得禮中本

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非由抑勒矯揉，便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若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是和。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那和而知，那節便是禮。○有禮而不知，則尚是存得那本和之禮。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者。離了禮，便是自然。或問：謝氏論禮之有和者，善矣。蓋曰：禮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或問：小註等綴

禮記卷之六

三

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發是義，果得如下降抵。○出。循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愚非。故謂之天理之節文。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類：知和而不知和，便是離了禮。止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也。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講便落後。倒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適合。

者自來不待禮而後一節
就要安排簡安便添下一節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燮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語類禮主於

言言交二不金卷之二學而

言

敬而其

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又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末嘗不和雖和而末嘗不忠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重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

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

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

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語類人與人要約

前此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

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

里而突焉地說言到明日却說這事不踐其言不

是言之不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不踐

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

泰近於禮莫便是中禮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

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問如何得

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言萬一料事不過則

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問恥

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

言言交二不金卷之二學而

我却不拜被諸階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

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語誤這則可恥辱者

在我矣○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土字如

主臂出之主○蓋當時攝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

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因字釋宗字

重初問若不仔細胡亂與之相往來下梢却是宗他

且如做官與富王不好底人往來下梢便是爲他所

爲舉便是宗他○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他人

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魯書所謂

交往或其人後人於不善而於已上厚難欲悔之亦

不可去相似○此節須作兩截看已上厚難欲悔之亦

義因不失就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

弊之效但當初之下便須看思量到無思量他日行

事皆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此

得方可謹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恭

近於禮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因是

屏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屏因失
 其詞如此人不好相去視他時似不害將來主之便
 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方可以觀且如過事上位之
 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舉狀與我表受
 了便用主之非或問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則
 其人雖悔何及或問然其始也欲其言之必踐則所
 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
 其信以爲信之始而在而必踐則則義於義二者無一
 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又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一
 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不然則葉公所云復言非信
 者何耶此特爲人之失矣不顧葉公正言而後復者
 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言以後其言而得
 之也今不贊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
 言之失於後顧其信之所以得名者而爲之則亦填
 枉過其直矣諸生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爲信之不近
 則言有不必要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

以聞。漢。賈。誼。之。言。其。弊。止。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
也。以。聖。王。之。教。化。之。日。也。曰。為。恭。而。然。則。能。遠。邇。歸。何。
或。遇。或。不。及。者。所。以。自。取。恥。辱。而。不。合。於。求。其。近。
於。禮。焉。則。然。然。後。可。遠。邇。歸。之。也。必。矣。或。曰。先。儒。又。有。以。為。
恭。而。近。邇。然。然。後。可。遠。邇。歸。之。以。遠。邇。歸。若。有。禮。之。恭。則。
寧。身。被。用。辱。而。不。為。也。其。說。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
未。非。有。三。意。也。一。言。之。意。本。為。謹。其。言。行。以。防。後。患。
於。未。然。之。前。也。二。言。之。意。本。為。謹。其。言。行。以。防。後。患。
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於。已。然。之。後。哉。反。則。
如。之。言。哉。或。問。小。註。曰。為。依。勢。傲。而。交。士。或。如。先。主。之。
賤。而。以。為。之。師。如。孔。子。之。主。於。司。城。自。子。蓮。伯。玉。顧。
嘗。曰。然。也。依。失。其。親。後。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
大。矣。然。今。日。依。失。其。親。後。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
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子。之。矣。

答范伯崇伯崇問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處其後之不可復也恭謂當近難處自有貶辱也不放失視之於人懼其非所可容也亦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審其所弊之意曰此論頗善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敬夫曰言而不可復則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事於信矣曰此結句似不分晰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曰欲其言之信於人而無微於義者復之則君子從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復出也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彼方分
 也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足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語類

處後行謹言其用處須是正方得○若先無本
家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有道未必
自家見得便是反
覆兩邊看方是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
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
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諂卑屈也驕放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

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

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儘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

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

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語類貧則易富則易

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
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
也○好禮只是不奢修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
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

強如此不是好○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
處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須要從無諂無驕上
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本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
回來做無諂無驕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
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
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問子
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
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
則是亦當如後世之生產作業求日怕是如此聖人
既說貨殖須足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
富事下了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楚七修反其來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之語類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

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
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與磨是樂與好禮
或問右之工事不可考以今言之則治骨角者切以
大抵切琢成形磨磨人細以
理推之古今當亦不相遠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名來者其所未言者語類問告往知

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加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問如來指何者而論下字實於此義是明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潤在

○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

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

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語類問語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

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也日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答程允

夫充夫問子貢曰貧而無詔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

自存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曰此章

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格入深淺地悟人兩字便是釋

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致知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語類自來德行

待人之知者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

所見不勝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

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問

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

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哉問小註患不知人當思人

何以可患若徒役焉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

耶黃人須說記謝上蔡論語疑義人知者為大乎

到此已分心我希自待學之私矣近世學者蓋有精

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精

義得曰君子求為可知而己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

患也孰甚有不知人則該邪淫過之辭足以妨道而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一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二

爲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

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

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

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

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

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語類爲政以德不是欲

是然然全無所作爲但德備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

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

是無所作爲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

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爲政以德非

是不用刑罰然今但以德先之以德先之則政省

是德○北辰星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拗是天之

樞紐北辰無星處是人要取此爲樞不可無值記認

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

門竿或問天圓而勢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子樣或問天圓而勢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爲樞之

極者猶星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

論語卷之二 爲政

一

論語卷之二 爲政

二

危碎也無日矣若之何

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

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

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

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

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

切矣語類

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二字代得三百篇之意○非言作詩之人思

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

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

無邪○問思無邪○折而
是○一箇思無邪○言之則一篇之中有一箇思
無邪○問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之中有一箇思

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

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

如雲雖明如雲匪我思存綈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
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

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

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直卿曰詩之善惡如

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彈方是以前是藥

之善惡者也。曰然。○問聖人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

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或問百篇詩三

雖有美惡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所以爲思無邪者與曰此詩序之言也然愚

寄竊有疑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

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特以見夫一時之

事四方之俗使讀者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

是亦安知其非常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爲此之人故

其言雖刑而義則不害其爲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諷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發之

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

提提之似無所聞者之方又無定切訛謬之說也

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蝶慢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可知矣

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盡

謬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
 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

效其所爲也。則其爲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

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

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久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或問小註此章專爲學者省

出思得其正之意。此夫子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

也。答王長孺。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邪。

或偏或全不若此句

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同固有

論語冬二大全卷之二

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雖人

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此。然夫言者

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

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

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醒○者○乃○所○以○爲○

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

責之於我之切也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印要印

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專矣。經曰：三才由三

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尋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

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

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 爲政 五

所親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

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

正也書曰格其非心語類通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

後可以教民孝白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之類○

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爲之規矩

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

所畏○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

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審何者非禮以至

○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

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

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

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

當深探其本也語類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

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

聖人治天下何嘗廢刑政來○先之以法禁令是

合下有猜疑問訪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

不見德而畏威從刑目前苟免於刑而爲惡之心未

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

然裏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

繩之可守則民聚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集註後

面除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

刑政又做不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

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語

類世間千歧萬路聖人爲其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

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賢家謂志屬靜如今學者

雖不爲學只不可謂之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

住不得○人不志學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志者一

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

知而而不肯爲只是未嘗知之耳○志字最要緊

直須持聖人之心不離知上然

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三十而立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 爲政 六

六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語類志是要求
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或問志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學積十五年進修特守之功而志
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或問也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
楚之辨無不
判然於胸中

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卷之十

七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語類
問四十不惑五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
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
道理所以然○問註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
此當然之事惟其所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
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或問無所疑惑而充積
則於他人用力亦須會到此理十年所知往精所
見益微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於萬物莫非至
善無妄之理而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物之所
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則所謂天命者物之所
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
不盡而存
以知此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語類
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
義精仁熟如此○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
得可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
疑議皆盡見得又問耳順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
大歸那一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
問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
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論語卷之十

八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此聖
而化之心與理渾然無私欲之間而然也自耳順
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加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
蓋有其知共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
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為終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
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
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道也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
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
 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
 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
 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
 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
 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躁等而進；
 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
 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
 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
 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
 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
 此語類。問：志學便是箇骨子，後來許多節，只就
 此語類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逾矩，自從容中道
 也。曰：同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意知
 天命耳。順知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逾矩，底根
 子從心不逾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執却是箇
 大底立。○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
 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
 能有立立比不惑，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
 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
 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

甚巧。○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
 小學之中，以習勞儀、辨象、舞之，無所不習。此時節
 他自會發心去，做自去，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
 只在此上，步步地做，為之不惑，三十而立者，便自
 卓然有立，不為他物移動，任是說盡，說空，說功，說利，
 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極其至矣。立時則未免有
 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未免有
 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
 惑者，見事也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
 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
 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從心所欲，不
 命耳。順知是知之至，如此分。○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
 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微始，
 微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逾矩意思，但
 久而達。○年正七十，若更加數十年，也只是這箇終
 法，然到七十便盡住了。○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
 處，故如此說。○問：人言說更不用思，覺得才問，言便
 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須是志念常在
 于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至窮有時而
 惑，在不惑則知事當然之理矣。然此事物當然
 之理，必有所從來，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也。上蔡云
 知性之理，自出理之所自，最妙。○三十而立是心
 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不惑則見得
 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則父
 有批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觀合當義，更知得天命。
 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則
 天理合如此耳。順知是知之至，如此分。○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
 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則
 天理合如此耳。順知是知之至，如此分。○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
 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則
 天理合如此耳。順知是知之至，如此分。○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

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若致知
僅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仔細
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
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
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理沒了他可
惜只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公皆要此心
爲之又人心皆自有多道道理不待逐旋安排人
來入心多節目只要人靜靜將自家心裏許多
道理出來而已○問聖人凡講論是聖人亦有意於
爲謙抑平時自不見其能只是人見其爲謙耳曰聖
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滿渾渾東萊說聖人無謙
本無限量不計滿曰此說也略有些意思然多把聖
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
不伐有功而不自能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留伐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
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
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

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

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渾然又若不專

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語類不以禮蓋亦

以事親而達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

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

意渾全又若不或問三家僭禮共於夫子之言者

專爲三家發也其有考呼曰魯之三家僭禮設機

則其葬也僭而不禮矣以葬微則其祭也僭而不禮

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

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

之孝夫豈知一運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

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

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

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

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

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

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

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

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
 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語類問父母惟
 何故以書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以延平答問
 鄉詩多人各有所較病痛故隨而救之
 問書孝子不安為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恐
 大子世孫孫之意不然蓋恐父母之心慈愛其子無
 所不至疾病人痛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為憂則餘可
 知也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所以奉
 承遺教而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哉此帽子所
 以戰戰兢兢時時足而後知免者也不遠遊避必
 有方不脫席不睡澤皆是此意九先生曰父母惟
 其疾之憂當如土所說為得之當說不直哉

養去聲別
彼列反

以別平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或問

父母至尊視犬馬至卑職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

欲將以其學乎惡究之者明之。所以延平答問。蓋謂
 以深著大能矣。而不致哲之罪耳。大馬
 不能自食得人而食者。也故哲曰。大馬者。必有以養之
 而不聚。然則養其親而敬。敬有所不至。不養於以犬
 馬。視其親下。致哲尊敬。而不致忽忘之謂。非特以犬
 而已也。人雖至聖。猶恐以夫馬視其親者。不知幾
 微之間。致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實
 無以異於人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豈非人子未
 有若是之切者。要諸家之說。多不出此。豈非當以春
 秋所書。歸生。止止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豈不
 爲過。不致養。豈非略。不意如是之末。百子落之賢。亦
 不待如此。此害成之也。生性曰。此一段惡。當時之人。習
 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
 此。故大子答問。以使之反諸心也。又推至至此
 孝敬之心。一有不至。爲即略之。大馬之心。又豈
 養口體長志之說。似非說破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

警乎人下者也。若謂以春秋所害之事觀之。則所謂
大馬之養。誠不爲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
發明一
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
饌飲食之也嘗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
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
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

父母之色爲難亦通語類

人子胸中總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爲愛親之色爲難

○程子曰告鑒于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 爲政

主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語類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易知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

所不知理在衆中便是獨也祭其所安便是箇私
處○問亦是子以爲非禮勿親明言動顏子受之否
曰然也夫子曰吾非禮勿親明言動顏子受之否
使更問如何是處與非禮但是退而省祭顏子之所
言則直是說禮之全體與人做一器用此則以發大寸
高性○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此則以發大寸
與難曰所說底更無分毫之不一○問顏子深潛純
與深潛是深厚不淺露也○問顏子深潛純與深潛
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
消○生人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得便
下○精英便成於體膚故能肥潤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詒類問觀其所由註言意之所從來其意所從來乃曰怒怒而後伐怒而後伐怒而後伐怒而後伐此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

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類安大率
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之雖所由偶然不如是
勢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第依舊又從熟處去
如平日愛敬他勉强教他恭敬一時之間
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罷做了心方安

人焉度哉人焉度哉度所留反

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

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語類問所以

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的人若是大綱

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已事善

當為善所為而為之乃為已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

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

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

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

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簡節看到心術

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

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

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

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是為已為所

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好事然其欲如此微又

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欲如此微又

無多般行爲已而讀書者有為而讀者有為而然

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而讀者固善矣然

或出於勉強者故又觀其所樂○何則才看善惡

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處又勝前二項人下便不是

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處又勝前二項人下便不是

裏便做不好人看只是他心勝前二項人下便不是

○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

日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
也看地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
不惡地地略看便了這節若不
見微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

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

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

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類溫

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新

新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個人來問就此一理上

一人說與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發出衆所

以共說無窮且如說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

不去記得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溫故則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溫故則

能知新如所引學則溫故而得道理○知新只是得

簡便本學更不須去裏面搜尋道理○知新只是得

有溫故故知新而欲為人師故發理一句却不

如此便可以為師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語人不

別而連發為師者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語人不

別而連發為師者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語人不

有然不時加反復尋之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猶就難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毫髮之悟也譬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發其源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聖人所謂記誦之學不以此爲人師者正謂此也若徒能尋其所得者而後自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聖賢其所以爲師而面今且論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幾乎夫子之所謂可者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答范伯崇伯崇問學及知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口學不識以爲無窮蓋可以爲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誦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史而不足爲師也曰此蓋甚佳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適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

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語類

君子不器是不

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有要如何無不周備于五湖四海只是胸中可移去別處便用不碍如厚意只是一箇夾板底人邪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那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精義陸路之於川也如此君子無施而不可安得而器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

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語類

周氏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言之多言故告之如此若徒知於言曰只爲子貢不多言故告之如此若徒知於言曰只爲得亦不足道聖人只就放於事而論於言後於行而論於言類行行類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謀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說出來却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必二反

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

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

於周比和同駱秦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

平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語類

君子小人即是公親厚但君子意私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而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

○則者大而通之謂此便小所謂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小人之人於人無見同於已者與之不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語類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要精思其中

是如何只是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無得若

是只空思索却又不得所做學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

務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

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玩思想方得然只管

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思與

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意地做

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既思

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象兀不安如人學

射雖習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習得

他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習得

一張弓一隻箭何處或問學思同始之說既曰習且

邊去射也如何得或問學思同始之說既曰習且

之說不已贊乎曰固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

自得之見而終未得其心而後是以盡夫罔殆之

安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

事言不安者不安

答吳伯豐

諸君問躬行皆可名

主乎探索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

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

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語類

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

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則流於邪說

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則許云攻專治也若為

學便會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

看他病處得也是自家學日高方得若是處地則

也奈何不如何後來七大夫末年皆得入佛氏者緣

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

之說去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

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

入於其中矣

也女音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

必有病亡。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軀
重處對說。無關禱亦此中只此便可以得離否。曰雖
不求禱若能無禱亦此中自有得離道理。若曰耕也雖
在其中矣。耕未飽望是未飽然得却有水旱凶荒
之虞。則有時而斃。豈本爲過望足求。**或問**人之處已
緣然學無幾尤尙則自可以過望足求。**或問**人之處已
於言行而問見者所以爲言其行之資也。然積之不
多則孤。豈無幾無以參驗而可發。譬如知而不問則
盲瞶。且無所依傍而淹於惡。安能事於善。則庸庸
矣。賴於其餘逐以爲已。色已安而無事於善。則庸庸
之閒物。我交矣而尤尙之。豈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
乎。則更尙何學之可。其誠然矣。而察之則夫子之
所以告子思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有親見而欲之
多。多聞見而擇之審。將之審而猶曰。說其餘則其
反身亦切矣。而吾人之調劑曰。律足以寡尤。悔而已
蓋未敢以爲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

此。而應上而說有知有辛。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
矣。曰然則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
祿。而曰君子之謂矣。蓋先王之世。欲武以德有道
於而頒祿之。故士能說其言。行則有得祿之理。然聖
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當其仕者而已。其得與不
得。則要其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義在其
中。而求其仁義在其中者。未爲此也。而反得祿之。善也
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
行於上者。旣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
欲人之才。不成風俗之厚。蓋亦不可得矣。或使士
之不賢者。或不戚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
爲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偏出於倚身謀行之意。
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彼個
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長。彼上之賢者。個
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
行發才業之人。而取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爲當然

而不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感又安得
不悅於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多事哉
答問問于張學平譯夫平昔以多聞多識聞
貴然不問其有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間豈不誠矣
以聞之爲善疑殆後閩內言言行有不安言則非所
謂無敢後故以謹之爲言有節於內者此尤悔何
自而入乎然此片語庸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
也與夫子之意一也但周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爲急
故夫子告之以此使後人之心而不爲利遽移也
此也孟子曰中有所謂赤欲資澤而見諸事此爲已
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苟意
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而闕疑殆吉之又使
之慎其餘則矣夫諸已也切矣殆孟子有經德不同

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
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三 爲政

美

延平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
捨置也議衆也枉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謝氏
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
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昭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
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類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敬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

論語矢二大全卷之二

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

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語
類孝是以身事之慈是以恩結之孝者固可果若不
能者達理之賢之則復何由結孝者於前而教人易
於後則是誘引之精義時日有虧彼之不能人易
使趨於慈也以勸之精義時日有虧彼之不能人易
身先之慈以子畜之則人樂於爲善矣故勸
舉之不能者欲之則人樂於爲善矣故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

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

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推
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
爲政則不是國政又去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
于兄弟何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

今言諸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一 爲政

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爲政之本也就人倫上做將去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輶，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輶五兮反 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轆橫木縛輓以駕牛者
小車謂田卒兵卒乘車輓轆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語類

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家則不可行於鄉黨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惠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

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

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

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

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

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

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

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

如此而已矣語類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

變○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

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

父子有夫婦依舊舊這箇不得○忠只是樣實實白

宜做將去實則漸有刑賞制度而未及於文宋文則

就制度上事則文宋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

非聖人從商忠向質向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

質周不得不文依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

命此名○問忠與質與文此如人家初做得家

計成次第便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實實到做得家

其漸次川度日少變然日趨於文而不若自己其

勢然也○問三統曰當子之故以子爲天正其次

天地之統判之始天始開當子之故以子爲天正其次

地始開當子之故以子爲地正其後方生當寅

位故以寅爲人正即節度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

有所謂開物當位則有所謂開物開物便是天地

得來自是哈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
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
是人難然大勢不得不不出此但這猶常自是壞減不
得世間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牛
羊成羣連便有朋友始皇或居後便為天子豈馬牛
呢胡亥為逆國也張敖不得此章兩字豈豈所
謂損益者亦是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
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
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
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有暑不能
得及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古萬世
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
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
說說將去三代之意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得

論語集注卷之三

三

這些節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節此所以百世可知也
且如泰最是不善繼周禮虛無此然而有因之禮如
三綱五常竟說不得馬氏註所謂三或問夫子以三
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泰不能因周
之禮而損益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泰不能因周
則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不然也泰誠先王之法漢
德亡秦之神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
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泰不能有其甚異乎則而漢
亦不能有其甚異乎泰也至於泰之振振實守廢德
任神漢之奇解與民休息亦皆損有補不足其勢
推之萬世亦然然卒亦不能變其成固之大體也
其得失有多少之差別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
驗乎或問小註吳氏曰凡稱可知者若曰其大略不能
手或問小註甚善也三綱五常天下之達道夏以是

而巧夏商以是而為商周以是而為周商雖不期於
因夏而必至於因夏周雖不期於因商而必至於因
商世異事亦不逾其已行已成之階而必至於因
其過或少益以救其不及而皆不能易其大體前乎
夏者固不能異其於夏則後乎周者亦豈能異其
異於周哉雖千易世其不能外乎此者必矣直張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教夫曰自處秦氏廢先王之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教夫曰自處秦氏廢先王之
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秦人之宜而
曰此一節立意甚偏而意象極端無聖人公平正大
隨事順理之意五如此說則此是聖人之言不足
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
矣精義呂氏按周已見之述知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論語集注卷之三

三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類問非其
之即謂侯爵天子大夫皆謂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廟
神都是非其鬼同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
語說敬夫曰無其鬼神是徒為諂媚而已曰聖人之意
徒為諂媚也語自思德豈論其
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語類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
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
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教處着兩下並

看就見義不爲上希圖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
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精
義范曰非其見而祭之則尤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
不爲者所當爲而不爲地大可爲而不爲與不可
爲而爲其失則焉故祭非其見
者爲許見義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終

爲政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

夫四十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

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

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

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

常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

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語類季氏初也須知

八佾人數幾幾僭自忍而用之或問小註只是一個

僭便是違絕天理失其初心也之意今季氏以諸臣而僭天子之

之意今季氏以諸臣而僭天子之事亦何往而不忍

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味

程允夫謂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體之味

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微五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

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

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

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

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或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故仲尼譏之語類這箇自是不當那更無可疑

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武王賜周公也是武王不

是公這是成王賜便不放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

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是用不得了何

他人○問莊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以使

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類謂其不奈禮樂何

必不奈一升仰不奈一馬仰一馬仰一馬仰一馬仰

仁不自是與而禮樂不相管也禮樂雖是外心既不

不在自是呼喚他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

便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己是與禮樂不相干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

之天理人心若有得這天理便與禮樂合得若

無這天理便與禮樂不合若只固守禮樂而不

全有那周旋百千證證是如和樂何是如禮何

用四倍以祭也無如禮樂何是如禮何是如禮何

樣樂是和樂底物事關心中自不奈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

樂也不得心裏不敬外面強做是有些差失

做得不敬心裏不敬外面強做是有些差失

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仁之與禮樂自

自是語孟子六經與他無干涉六經之與禮樂自

仁者心之德也無仁之心德既亡亡之則禮樂無

之正如此等樂外所為仁者如玉帛文錯之問無

其如禮樂何伊尹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也失

無此理而求禮樂自是得禮樂之理而亡禮樂

見得禮樂不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之理也

若是心中不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之理也

樂無序與不和他自見得無序與不精義而游曰人

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日只是如此

○林放問禮之本

則人心亡矣以事父必不孝其如父子之禮何以事君必不忠其如君臣之禮何在宗廟之中上下同之而和敬彼且不敬其如宗廟之樂何在中長幼同聽之而和順彼且不順其如族黨之樂何是其為禮也必得而後易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心其為樂也必得而後許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心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撤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言其久二六卷之三

日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問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遠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類問先生謂得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而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見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即萎落矣

易去

則節

問文

而質。

又則

草句
吟

時之不本

爾有

學
威

之不

多只以

重耳

有, 便

博出
天杯庭

只是未

來鼓風
皇者。所

天

常之便行

來其
熟

及忍底

已决

治法

出是乃
加禮

而不食

之世

六

余也。

有餘

不食

上

禮之

鹿 元

可	可
---	---

1

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精義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美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表以哀為貴故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語類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簡無若之尹氏註

語類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簡無若之尹氏註
一語類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簡無若之尹氏註
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

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

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

教誨之道也語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

屬我則氣便不噴之或問小註中猶不至絕望意求

相感如何祭得他云不能直是無可如何方已酉擬上封事先王制禮

合下文冀幸抑厲大臣至於庶人祭本享饗皆有常禮性習時日皆有常度

明有禮樂尚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

無不經有明文非因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

可得而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

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

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

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知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

若小人之爭矣語類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

是不爭也語或問君子恭敏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勢是如此或問則告欲中傷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猶道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後勝者袒決遂以執躬揖如弟升射及勝者先升堂少者不勝者退北面坐取堂上之禮與立飲卒勝者莫於豐下與揖先勝者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答張敬夫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遠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今何謂也
脩上練反盼音
覓反絢呼縣反

此邇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也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初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

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語

類素以爲絢言人有好底後容什質又有口輔之美文之也起予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是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也○夫子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由發揮於外一帶說起則一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把夏之後宋股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

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語類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深人自是生知聰時無所不達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禮或問子詢得問所以知得祀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或問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爲之實迹必有可或問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計反

自既灌而往者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禘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語類禘只祭始

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爲正○問諸家多云魯禘信公昭穆不啻故聖人下欲觀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而配之以祀也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後禘配而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故周禘帝嚳以後禘配而無祫此禘所以爲失禮也或問趙伯循引曾子問而爲公如諸侯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爲其得遠不廢祭也問魯者何也曰禮家以爲魯祖爲禘祭金尊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曰孔子不欲觀之意請說不同如何曰程子以爲禘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是自其未禘之時已不既祭而往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

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輩弟子
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堂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
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
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語類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尚明得何光其他此尚感得何光其他○問註謂非
身而求之是神是事是事惟仁則不其難惟孝則
爲於愛親又惟仁是聚聚吾之精神精神既聚
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曰看
得文字皆好○這是追遠之中又追遠根本之中又
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

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者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
中爲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
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氣是一氣相傳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
廟諸侯五大二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
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
只是耐於始祖之廟然又推天子得七廟諸侯五大二
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得此諸侯以下
誠意如何得此遠者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底如
何推得聖人根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是將通事
之觀他事自能知得此說則其不見也○尋常祭
祀猶有從模範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
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以無廟
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也若非誠敬
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

以難言也○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明則
只是一理若是於那渺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則
天下之理皆可推而明之矣○謝氏云全得自家精
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時能全得自家精神則知
吾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是幸○問禘之說曰禘之義
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遠絕祭此之理亦
自易理會至於祭天祀地則自有天地之別然不敢
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出天祀之別雖盡其格
之禮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則非祭其格
格微誠意之極至安能得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
下不難也○問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食後世子
孫如何而曰曰王之言伯禽之受不食後世子孫
請命於天是問王之命伯禽之受不食後世子孫
改之否曰是或問小註此章聖人告或人言以不知
或人不能如此禘之說也一以爲禘之說有二一以
之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却是如此也禘之說

延平答問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
只恐難言爾原由明之故知鬼神之神之
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語類問
子果盡誠以祭不如此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
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果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
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未如樹吧或問小註人物在
枯朽邊旁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或問小註人物在
其生而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
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

抑然善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衍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屬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我者此氣之統一而無所繫則此理自昭昭而不可掩其血界之較然可睹者也抑人之氣傳於木如木之氣傳於土此者氣之自見意味也此等處從實字上推之自見意味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

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語類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子當祭祖先之時考心純篤雖死者已矣因時追思若祭者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與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時或有故而使人心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以與之接也告不與祭如不祭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謂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

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遠是也祭之氣自應吾之誠遠是氣只是吾身之氣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繫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廟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婦親順也室西南門為奧與廟者五祀

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竈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

因以與有常饌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何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

語孔子語類問竈陰曰想是竈門或問凡祭五祀尸皆先設饌於奧而設主與祖於其所祭之處乃設饌迎尸於奧而孔穎達以為遠處中書之交蓋唐初猶有其書而今答李堯卿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亡之地也

本是一神以與為尊以主為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曰不是與與而迎尸於奧則四時皆設主於其所則四時更易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龜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龜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龜亦不可媚於與也語類天下只有一箇而行便是天若精進於理便是得算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非也○問復算於天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天者之天耶抑得算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求道理之天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主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語類王孫賈之意

獨也緊要字是獨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常是攝他見夫子當職事君盡禮便違夫子獨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便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獨與亦何爲獨違理而勢便獲罪於天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予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語類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監夏商之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孔子爲美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界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獎之多也况計則不可復整今法令明或問天備多矣允宜可更舉則姦究愈滋矣

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繆戾而不可從也設使夫子得位而作爲意其從二代之禮固哉問小註此章大意謂美其不能多於從周也○或問小註文處尹氏云美其文而從之與中庸大同要思想見周禮大備所謂法今自畧而入於詳既詳則不可復畧也○文是贊美之詞與文質之文不同從則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此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也○答黃直翁益翁附商周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也是周監二代之意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焉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秉商之轡是也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府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

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大音恭鄒側音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

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密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

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

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

問禮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

以知孔子哉語類雖是有司之職孔子亦須理會但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語類須見得聖人只是所居當時小費聖人之心精義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

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孔子之言止於

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語類如非下君也今必拜手此孔子盡禮處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一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忠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或問小註天爲生民而作君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

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

欲學者玩其辭審其意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語

類問樂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樂

轉反側若憂思哭泣則傷矣樂止於樂不淫哀不傷

也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思愛宮中人作也蓋宮中人思

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宮中而哀

而亦止於樂轉反側則哀不過其情此其情之正也○

止於樂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

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或問張大所論性情之際亦

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或問張大所論性情之際亦

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

情之答潘恭叔恭叔問闕雖問公所傳曰凡言風
正也。答潘恭叔恭叔問闕雖問公所傳曰凡言風
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而於聲氣者
如此。其爲之原。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而物
成。其如問。雖之詩。正是喻時之人。被文工太。如德化
之深。心應。而一時。不覺。形於歌詠。如此
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
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因風。推。無一
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俱。無一
子。自然。發見。活。意。思。亦。何。以。致。後。風。易。俗。之。效。耶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季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
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

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
其說與語類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
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或問胡氏曰社爲祭地之
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或問胡氏曰社爲祭地之
然其言則有據矣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
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
於新也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於社也記曰天
子將出必先卜於郊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稷
而神地遠周禮以兩社祀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稷
而別無地示之位兩主有即舞雲門以祀天兩主有
即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
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語類問
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致曰此只責他宰
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不及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蓋精義既往不咎者大槩謂休言
欲使謹於言耳惜一事未當不再三言之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

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主道語類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下了
賊能移之威武能服之矣或問小註聖賢大學之道
貌是就他處說也或問小註聖賢大學之道
上看與下二段不相格下二段原
不說器小不過隨其疑而解之耳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權兼也

家臣不能具它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
了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

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

則反得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

論語卷二 公冶長第八

也或問或人問器小而以爲儉則似矣問其不儉而

之功而不儉其失故以爲凡管仲之所爲則是禮

而不知其失也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之爲非禮者之尤失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

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

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

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

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

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

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

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

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

不復宗齊楊氏曰天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

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

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

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

論語卷二 公冶長第八

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語類義剛言

局宏調須知其所爲功烈如彼其卑禮首修然自

至於奢僭如此口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

是功大亦不如此○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

得見此些小功來便以爲○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

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烈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

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

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以此位論固是如此然使

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

雖在下位何害共爲王道惟其接諸侯以私心則

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

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

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以

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

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奢與僭便是器小

之人方肯做然此是必小人之事也
子孫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極淡
平樸樸人○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
領便太令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
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表而下高
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方中做來不是自
聖賢門戶來不是口自或問之小管仲正以其用俠
而量淺用然者其本也量淺者其用也揚雄氏之
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故諸說者多
近用之而程子所謂器大則自中而小氏所謂器小
可加者皆其大童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
之意而遂折夫童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
則與謝氏之說不恰若童淺者可以謂大矣矣如楊說
則與謝氏之說不恰若童淺者可以謂大矣矣如楊說

則與謝氏之說不恰若童淺者可以謂大矣矣如楊說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

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語類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音六律合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發揚而出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旋中又各有餘聲微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綿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或問小註此方論樂之音節未其語聲豈無可考處司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闢其文究其本末皆不廢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過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於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

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
 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
 於道路也語類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
 子說語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醇必是荷賢有德
 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
 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

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類問
 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
 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
 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
 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是深
 統底事○德有深淺舜性之武王之反之自是有淺深
 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
 善處今若要說舜武同不可考但得若天容而貶
 武也不得○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得若天容而貶
 用學生推和九功惟欲九教惟歌成之用休勤之以
 九教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
 樂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
 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有得來氣象
 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如如何只
 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
 事到頭也住不得如咬王亦然且如殷紂答問周人
 棄紂祖伊恐奔告于受意事勢便是住不得若曰
 奔告于受則商之德如此也此章夫子只是論樂不
 論德或問小註此章夫子只是論樂不論德不
 論德或問小註此章夫子只是論樂不論德不
 此以觀其心答李堯卿揖讓問論韶武皆大樂不
 傳為說集注兼性之反之為說以中庸三知三行及
 其成功一也觀之既謂之成功則一而得而樂又有
 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樂雖曰
 早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
 理論其天賦渾然其氣象終有間否口不惟大傳
 之說不足信且有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

性之反之也或問武王
 地位終是覺得有微遠在王
 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竊謂反之之
 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
 猶有未盡查淳淳至於感格於蒼蒼者於樂則其反
 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樂觀其樂矣若其德得
 性之反之之不同今且論得武則其反之之與未
 至恐須分別此手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與張
 敬夫論癸巳論韶說敬夫問聖人之心初無二致
 但此處解美善兩字通征伐特焉而已此理固然
 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
 不倫耶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
 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

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用則指選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明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精義之也如藏其成功則聖人之家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皆舜以紹堯而為湯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盡善者其事也猶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時周室義再造矣其功顧不大哉至於致祥管叔於商豈其所欲乎武之未盡善其事類如此矣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顧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三 八節 至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語類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本也心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揖讓哭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則其德他

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三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三 八節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度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

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語類問美是里之美抑人

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

人不仁無廉無恥人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

已然里仁字也去聲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洽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爲好而必欲得之也不

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

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

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語類問知者知

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爲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

樂而不至於濫安淫日如此說時便是硬去依都不

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一箇物事好了如

所謂利仁者是與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

猶甘於窮泰而不甘於處樂若只是附人說這話是

好自家也於窮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窮泰之悅

我如何得利仁底意便是硬去做了○問假是

失其本心則便習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

厭下未肯意地做底○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志

則害○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將去

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仁者溫淳篤厚義

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行爲自帖然地皆是

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

是而去其非或問小註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之知

所謂知也○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胡

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者將終身被袿衣鼓琴若固有

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閑居汶

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

處樂也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糲粗之閒非有所存

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

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

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

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

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

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語類中引程子所謂得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無好惡，又當理也。○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得來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開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

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累。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語類其志於仁，則雖有過，不謂之惡。惟字不可草草看。○方志仁時，便志於仁者，無惡。若問志仁時，惡大生，答張敬夫方是初學。

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克之，而克之而不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自然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

類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義居之何苦。富貴人所同欲，若不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一疏，我不當貪賤，便不是。○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詭曲以求之，此又最是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才而前，吾知其有一處不是處，也不可處。得如秀才，此說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只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只得破方是有學力。○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太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汲汲受之，有者則必以爲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

子則於富貴之末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或問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誦耳或問小註

君子法仁惡乎成名

惡平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義從之存乎仁則成仁之名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五

到反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語類

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

○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

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語類

不處不去若是實質好學所見稍明便不違遠意惡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處可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聖人去富貴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處做工夫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處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下面便說到細密處了便要惡地無一節又不一節○富貴貧賤與處一章某曰學者須是

富貴貧賤與處一章

六

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夫先生喜曰這裏存得分曉須要做得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貴分曉或問小註

夫自別存養更密於取舍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百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語類問奸仁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奸仁今並

寬厚溫和底人奸仁之意較多惡不仁之意較少

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不仁之意較多奸仁之意

較少奸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這箇便是奸惡樣子○奸仁者自是那一般天資

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好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

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般天資耿介

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

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奸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

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

奸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奸底意思多惡不仁者

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奸仁非顏答李守約

曾未易言惡不仁惡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守約問某稱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顏孟

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謂

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

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曰此說得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奸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也語類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靡恁地柔弱亦

只是這志不立志自是萎靡發散所謂氣便生志在

這裏氣便或問謝氏所謂志至焉所謂操此心以往

在這裏是用人力於仁則無方不足之患也然好仁而無

以向之惡不仁而加乎身則用力於仁也久矣惡

不得復以此爲說也○爲仁者亦用力乎曰蘇氏言

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

惡臭而人終不即所趨避者物欲蔽塞之也辟其翳

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

禮爲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難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

力於仁也語類問某曰前後說不同前說使用力於

兩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

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開自是欲進

不使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冉

求力可倏却不自去者力耳聞或有冒用力而力不

足底人這般

人亦是難得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

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語類聖人只
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者固未之見到後來昏
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或
問小註此要得聖人反覆歎息之意亦只是歎未見
莫肯用力於仁註中難易二字始言其難次言其易
作一反象未不敢終以為易而久數人之
眼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作一轉語矣
莫肯用力於仁却又作一轉語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語類失處觀之謂如
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過於薄

過於厚雖不是然可想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便不
待便是不仁之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非
是專要在過上看人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此仁
字說得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
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
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放保他得仁○所謂君子過於
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
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或問小註劉氏
的血脈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
公使管叔益戾孔子以昭公知禮周公觀過說詳味
受其兄孔子厚其若是乃所以為仁也
而以伊川之說照之例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
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忍或不忍或

言因人之過而後所偏則亦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此亦人之過而後所偏則亦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以知仁也○答吳晦叔來論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
伊川止是舉一隅取之若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食君
子過於介小人過於若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端
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此乃先
儒舊說為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
答胡伯達未教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大觀人
而論之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無印之杵形一舉目
而神止矣今乃以為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竊
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
本指也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
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
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道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語類所謂聞道亦不
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
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
方得○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尊箇是處大者
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毫

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道
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愚知之或不真耳若是知
得真實必用常行之間第愚知之或不真耳若是知
如會然必以爲人必以爲道而貴也○問者得此
如聖人非欲人問道而必死也○問者得此
生亦何爲自明白日然○知得道信得及方是問
道哉雖死可也○若以曉人之說爲問道如此復死亦
可謂枉死○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問而不死
即死莫有不及事之○或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
梅子曰猶然於不問○或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
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說手口言之所謂
道之重而若彼之待此以死也何也○曰吾之所
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
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清靜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
而不可以不問者故朝問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
彼之所謂清靜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
其急於問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教之
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死爲彼之
說者生也立於此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分
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理義重於生與夫知得
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
是者意若○答方賓王○問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
小偏耳○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若真有多事
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問道雖死可也
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

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議趣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

乎外何足與議也語類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

道最牛上牛落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志不

加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未求則又變遷了○或問

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他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

然也然求他安者稍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

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

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奉然雖食菜羹則

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誠趣卑凡又在其求他安者

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

精義范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志外恥惡衣惡食者

與識識夫子於門人獨稱子路能之

若子貢猶不免於外重而內輕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

也語類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宜或問小註

批章書理原一直衷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或曰異

端無適無異而不知義之與此失之矣夫異端之所
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異地曰異端有適有異
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議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
之說先安附正以各有其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
意以為可而反為有適有異莫而不知義亦謝氏
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
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
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
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
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
公私之閒而已矣語類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
人便思或問小註問所貴乎君子於正以其無所待
豈甜底或問小註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
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
無長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
為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修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為其知有所畏地某因思

集註言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只是小
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
其善至於刑罰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
憎疾也亦可借而事修省耳只是一箇公心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
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已
必害於人故多怨語類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
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放於義而行只據
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
雖有怨者如何做得他若放於利
則忤理徇於其取怨之多必矣

何
○子曰能以禮讓為固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
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為國乎語類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從弄脩
讓者譬如說事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章居早
讓者受小惠意思方是禮之實○不能以禮讓為固
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
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問讓

禮之實也莫如辭讓之端蓋於本心之誠然故曰
曲拳非降說也若是禮之交皆可以爲節惟是聲
心者以禮之實定却爲不得說是有實自自然感動得
何處化得他心問禮者有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
文兼本末而言也禮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
是也君子欲治其國者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
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黨一家一國典義則爲國何
難之和不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
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爲國乎曰或問禮之繁文未節
且不奈禮之節文何曰爲國乎曰或問禮之繁文未
人所易行以禮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佩
爲故言能以禮讓而後先民從之則其爲國也不難若
不能以禮讓爲讓而徒相與從事乎
繁文末節之問則亦無以爲禮耳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識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語類不患無位
猶云下位無官做但如有官不會做有爲君澤民
之與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所謂求爲可知只
是盡其可知之能非是要做事便要今張以期人
知如何居以候命也○教人依道理平必將去看
命如何其不說命○或問此章之意正爲未
有操如不爲坐以俟命○或問此章之意正爲未
未有何患而患不知言言者有以立而面有可知矣
則又何必有言此亦待時之宜欲人之反求諸
已耶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爲
可知識者進於其實而已矣固非必事終始預爲防

而必其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通也。唯在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語

索與之有無由事得○問曾子何以待孔子提隱曰
他只見得如此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惺惺是曾子
知約故能一事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實來所以
如若不留躬行踐履如何識得○曾子父休曾子約
來則緣孟子論二子養勇將曾子凡北宮黝與孟施
舍則曾子爲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
一守約則不理會他事如此則何其學也○曾子學
到聖人地位被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惟他只能
守約故與此話也○問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
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子貢
告子貢初遠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曾子是
就取理上而說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顏子
聰明事了一子貢聰明工夫處故有問處曾子魯
知肯逐一用工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
底又推一件去推來推去事畢曉得被孔子一下喚
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

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說也。或問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無不詳察。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之。數日不諱。問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有將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或問小註。未唯之前見一事而化之。條正謂此。上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理。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耆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語類一者忠也以貴之者恕也體一而用分○忠在
各有一箇一恕則賈乎萬物之間只是一個一者便
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
出所以賈之者也○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
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
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智則以
知是是非非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
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這太極便在
太極便在八卦中○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
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己物皆都是
不曾理會聖人又幾箇須以己度人自然厚薄輕重
無不適恰○忠恕達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忠字

惟忠是誠字在聖人是仁但說義與但說關下
聖忠字出百千箇箇愈來○忠是體忠是用只是一箇
物事說活原又做一箇物事○聖人是不犯忠○忠也
忠恕學者是着功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不犯忠○忠也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處○聖人却
是自然○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充其至
則一也○曾子答問人說忠恕只是一解以貫之看
本文可見忠便貫恕想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
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
於萬物萬事無不當其理○問曾子借學者盡已
推己底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這箇道理譬如
欲人端得箇模樣○不識故作一枝假花出來形容
之妙盡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

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
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
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自然分流出借之便
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所謂借和以形容細或問
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
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
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後未及
究夫來日之殊則所謂一貫亦將安所指授使曾子
而非有以贊得乎此則必直以己意推尋聖言而反
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滿
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其曰而
文意者耶且以為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辭未得其
也忠為恕之體是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忠道之用
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
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

人不求之於言悅悅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
行事之實有以默證而加勉強之功焉爾
之盡已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
見體用之妙是已體上工夫推己是用上工夫
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莫不周
散殊而已又何推己之云然聖人分上無非
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
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
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善無
平岡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
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
示此指以

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
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
與達道不違異者動以天福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
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
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
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
學上達之義諸類同忠者天通恕者人道蓋忠是未
學上達之義諸類同忠者天通恕者人道蓋忠是未
是已感而見諸事所以謂之忠也
可以忠為未感曰忠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彼此
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
盞這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水
理會得其當然後方知理中事事物物頭項項
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項項
理會得其當然後方知理中事事物物頭項項
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得其所當然只是
頭一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力曾子之
理一矣如顏子類悟罔十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
曾子之理則所謂一以貫者實箇什麼曾子不曾
殊之理則所謂一以貫者實箇什麼曾子不曾
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者實箇什麼曾子不曾
有一理而未知其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
便是以言下有三千言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
儀三百破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

得一爲開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
其變化處耳○先生問坐問學者云何故曾子既能
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蘊
而未造其精日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
理豈有精粗致如水相較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
此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極處水堤想
到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
退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外
且知事者精如此理事事親孝也是此理交友也是
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
曾子以爲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真精力欠工夫至到透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
矣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辭所以集註說自是箇處只是箇處
更無像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如此只是箇
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此一箇道理從頭貫

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爲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
不是一心事君忠孝是此一心老父安孝也是悞
朋友信皆是一心精粗本以一贯之更無餘法
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以己
不驗而後肯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
人則動以心心思這道不達正是說忠恕一以貫
於人之忠恕是說正爲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
即不是格物是說聖人只是借這箇道推之於物
物各得其理便是聖人之忠恕施之於物而勿
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曾子所言之忠恕一以貫
道不假借此以告正性命程子所言之忠恕一以貫
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爲之忠恕盡已推已乃學者著

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王
 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爲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爲
 忠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爲忠若法天地
 當本何嘗以此爲恕但在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
 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若騰
 得智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
 然但此語難說須是意會若只就字說來說去便掩
 帶未又云夜來說忠恕論者忠恕名義自合依字思
 忠之忠道不遠是也智子所說却是移上一層說
 忠之忠恕到聖子着移下一層所謂達道不遠者何
 只一箇忠恕須自着移中下所謂達道不遠者何
 教有許多等分明或問也曰智子之言忠恕自聖
 人之心而言中下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
 雖歸其分別異程子所以有勸以天降一之辨也

或問小註 此章當以一貫爲主就聖道上講忠恕是
 一貫註脚。一貫二字亦是聖人偶然見

於都足實力一處呼而告之即顏子之博文約禮一
 想二字便流入學者身上去矣
 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
 於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
 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
 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
 之殆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而其蘊已而
 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一
 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斯知其未嘗有二也
 夫子所以告曾子學者所以告門人豈有異自哉
 存張敬夫深而告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

就人分上說。道遠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
貴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聖賢之分
豈已懸乎。是雖也。但其所以盡所以排則聖賢之分
不同。如明道道之說。聖人雖不待推。然亦已及物。物
亦推之是。答曾擇之。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
察聖人一貫之說。曾子之言。又惜天地造化之體用。
以明聖人之和。和作三節。有見得各物下落。則一貫
之旨。自與范石閣。留子於一貫之語。數有所異。因
近貫矣。與范石閣。留子於一貫之語。數有所異。因
又以見隨處各是。誠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
聖人之用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在。如留子所說。則聖人
之忠恕也。無非極處。二程所謂緇天之命於穆不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大宇所
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

道先生謂曾子所言之道遠不道異者勤以天爵之勤以天者事皆然也故曾子之所言宜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弊被疑已推及大則宜其未能識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爲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

有下學而上達者則亦豈有所隔閡哉

自聖人言之忠恕之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

昌縣學諸生 諸生問伊川先生曰吾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也

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人子嘗曰行之以忠也思恕乎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恕也此一疑也

又忠恕果可以盡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

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

答程允夫

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月之外日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無餘之謂也延平答問爲忠恕矣而已矣者謂盡而無餘之謂也延平答問爲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始以遠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惡未嘗盡以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遠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堯道變化各正性命曾子曰維會於一人之身不過以見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器其未必盡此亦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歟軾之曰唯忠其所以貫之也樂坡所語曰曾子供養者惟至於答問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其情誠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字不同字細言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字與利
字不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
會何義却不理會命下面截一小人却見得下面
那一件事之理當命之所往截兩件事都有利但
於義見得當則命之理當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
如是這一件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是只見得是利
如問義利之辭曰可以害老盜見見之日可以汙戶樞
多領自做一過去義也是為己為人之分才為己這若
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曰須於日間問所聞
爲子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曰須於日間問所聞
當安宜可以安否義也曰無天小人皆有義利今做
知此事其心也得有少伸在所謂以善爲之

而不知其也。或問：均是人也，或爲君，而於義或爲道，皆是也。小人而於利，何也？且程子楊周氏以爲深密，而後爲范氏以爲好之，而後驚焉。其不同，論其所以。苟有平之，或與蓋不可以一說定之也。故有先驚之，而好愈驚者，有先好之，而驚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別，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以要之乎？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冀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然發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道達，則其戒微曲，無不爲之。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學吳先生於義利之辨，而不知其也。其於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

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語類

已之善見人之惡而尊
已之惡如比方有盜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

个論語天子之學之四

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

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語類

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又敬不違是主無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

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問微諫者下氣

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不敢不盡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懷便又起放聖音走

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

也。若神父母。堅不從所誡。甚至怒而挺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

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娛容邇遇諄退之時亦

當如此甚至於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日推得也如又云又敬不違皆上不違敬請之意切恐唐突以解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讓之心釋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念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解其怒遂出而不諒皆非也欲必諒遂至解其怒亦非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

爲心則孝矣

語類

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

之心亦當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逃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

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

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語類此章緊要在恥字上做得一分便說出來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恥則自力行矣言之出簡只在恥上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解上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

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類開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

未有不差錯日就得益分明答曾擇之近裏者實之意非徒簡而已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主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小註

竟不言服非一於行處得欲訥欲敏定則于萬言亦許和嘗行亦敏也○學問惟輕情謹除消言敏行境輕警情之法也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語類問部是類類舍曰然非惟君自有類有類小人之德亦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章句卷之二 八 卷之二 里仁

三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輒聽者厭矣是以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

義合故其事同也答潘子羞

子羞問胡氏曰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某竊

以為非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吾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遺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精義為曰數者煩促以求合盡人情未有不足處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則不疏矣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四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

以為最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繯綬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妻去聲下同繯力追反綬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繯黑索也綬學也古

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

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繯

綬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

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語類

子謂可妻之矣雖在繯綬之中特因而舉之

答程允夫允夫問非謂以其罪而陷綬為可妻也

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繯綬為可妻也

曰雖當陷於繯綬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精義曰治罪無罪在我而已自外至者我何與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縉字子容諡敬叔

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

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語

類南容為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

小人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

陷於刑戮之間云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

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

○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

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

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

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

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

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

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

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

賢而又言若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

因以見魯之多賢也或問胡氏吳氏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

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

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條政意其進師夫子退從

諸弟子遊而切瑳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

氏曰家語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見事

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放子賤以治人之術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音連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也夏曰璉商曰瑚周曰簠簋皆宗廟

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

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

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

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

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不足以為病也冉言焉用佞所以深賤之○或疑仲

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

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

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

許之也語類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

不佞要緊佞不是語佞是倚口快底人或問小註

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章通

只重斥佞說音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

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

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聞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不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聞自知之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類

格知至此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

成傷者神色能變此爲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時
之必溺大槩之必榮今試欲他信得踏水一定不肯去
無他只當真知也上蔡言問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
大意下方有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得知它
不安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若只安於小成則如人
食飯霍與食絮若未食絮絮只知絮霍之美及食
絮絮則發覺或問人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
不自知其所以然故若存若亡一出入而
不見其所以然故若存若亡一出入而
非見乎非大者不能矣然之間之言之對若目而有
所見而不知其所指者且道之野人之身又如日見大
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答曹擇之謂添
分畧則天下之志未必然而正是已分上義規切處自
有程論曰雖其見處不是會點之關礙得處未至

如會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
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
欲知象形質所格處格處却未有益須臾自家下學
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率苦不快活便漸見好
意思開日添離開學可以仕故夫子使之仕而
意精義聞自以道未能信則其於學也有進而無
止於仕也有難而無易求諸內而不願乎其外此大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浮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

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

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語類只緣他好勇故凡事就率

有此不能深求細釋那道理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樂主

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朝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赤字子華語類夫子但言子才

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千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

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

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歇則不息則全體之無用處

全體是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全不全息是常用

也武盟之解處又被別人替去便是全不全息是私

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

欲問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

位若違時便是愈不着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

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上

不日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全體有虧這一事上

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

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

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不知其仁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或問

小註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

微起天理漸減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與賓客

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於治賦爲宰與賓客

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綴成金若其未盡則治賦

總沒交涉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
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
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語類問同也聞一知十卽始見
聞一作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備又聞聖
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如
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顏
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
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微頭發尾子貢只是脂度想
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
是實質純粹亦得學加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
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
大處透些子精義也凡物有對舉其偏而知其對者
也子貢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諒以不暇又問
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
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
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及朽音
汗與牛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晝也朽毀也言其志
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
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
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雖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
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

一步微工夫只是不自覺察便是病癥。所以分仁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機或問何日以無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機當底是恕何日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止也以勿言者禁止答馮作蕭景之辭勉強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也

謂欲立人欲達人即于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三

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

子之文章日聞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

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

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

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語類曰譬如一條

長繩底物事且疏行者是天遠人得之者為性從之

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自

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又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簡

領故論語問子貢是問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

孔子說抑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

流行發見處也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不發見是固文章得○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為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

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類曰子路急於為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三

不從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饈須是喫得盡方好

若喫不盡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

恐不聞便問得了為在問子或問小註此章上二句

上便了不主行與着工夫或問小註是實境下一

句乃形容其心中大意重在行一邊末之能行中猛着

勇助行精神所在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

勇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

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勸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

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語類

古人諡法甚繁所謂節以一惠

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朽只節此一惠則敬學下問亦是它好處○此一段專論諡法云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如文王文王諡曰文周文亦諡爲文今孔文子亦諡爲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善蓋人有善多者則諡其尤一字爲諡亦明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爲諡而隱其它或謂先上之制諡以尊名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出爲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嫌若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揚惡同焉則名之曰由屬有不能已耳

卷之三 公治長 五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

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

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適室孔始其爲人如此而

諡曰文此子實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

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答陳安

卿安卿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

節曰疾特理傷義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孔子却

不沒其善而許以好學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闕說

處說當時人作此諡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

說而言之亦姑隨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

之否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

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卽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

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語類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

在於寬寬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

在民上○有事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

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緒之

是子產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致者底皆敗之義中

故曰取而緒之

卷之三 公治長 三

○吳氏曰數其事而貢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

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

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爲善或尙小註此夫子借平仲以風世也產

久而其敬不衰則非久而加

敬精義得日交之過久而益發則強習而敬弛也

精義爲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爲善

○子曰藏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校章悅反如去聲

藏文仲魯大夫藏孫氏名辰居廟藏也蔡大龜也節

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

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

言其不務民義而諂諂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

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語類

上卷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者處之地

須自稱爵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

之須是它心一向倒在小義上如何得爲知古說

言其不務民義而諂諂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

多道它條以爲若是條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知

仁下學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

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懼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

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

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由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杵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

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

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

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

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解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纂立文子乃不能計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語類

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

一思雖見得已思又須平心更着思一思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不定了○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得到私意起又如得幾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淺而人思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古拙地位謝再斯可矣是當法大槩當如此○凡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提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添得一齊生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着有些差處後來意上生理會得三思而後行天下事那理破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識義理只須減橫渠說聖人不教人變因而趨吉○或問聖人之知是非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當不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擇之則利害得失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欲立而遂其任之臣賈而請會及公覺未詳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感矣陳安卿事到面前便斷置定不於計較之私也○又答陳安卿事到面前便斷置定更加審計是又答陳安卿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格知至者萬事愈微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神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也日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精義謝曰天下之事有是非利害事可決過則惑矣精義君子不能無擇也是以再思以爲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爲則止以爲不可也徐思之有可爲則行此之謂再思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

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語類

露是非避咎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何莊子之難能

深予之之端○當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管仲經管

着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爲己功故不可及也○愚有兩

節有一般愚而目昧向前做少間都做壞了事如衛

武子雖目昧向前不識主所引咎辱做將士雖少間

事又都做不得此其愚不可及也○武子不避艱險

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

沈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何君之能濟哉○武

子當文公適之時不得作爲然它亦無事可見此

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

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

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而全非徒能沈晦何以

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以簡愚底人但其

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

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與子聲
變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

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剴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

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

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語類

是數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

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箇

底成不是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當時從行者朝

夕有商榷無可受者但留正賢國之人雖其狂簡故

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反與○問裁之爲義如物

之不正須裁剴於正也曰自是如此曰如狂簡底人

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

現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問狂

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爲成章曰隨

他所以所習有倫有片有首有尾也便是○雖是狂

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章物事自有可觀不

是半上落下放聖人雖謂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

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

就如子路之勇與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與箇成一

箇藝言語德行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實了○

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狂不說猶者曰猶底已自

不濟事狂底却有

簡聖裁可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
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
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語類
叔齊不念舊惡思相與之人有惡我不念其人之
人有惡便惡之因是然那人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都今人見
之此便是因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從而追惡
焉也○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善矣昨日
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
人大時如此但相夷平日以私附故特明之○這箇
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且如人之有惡自家合當怒
之人既改了便不當更怒之然伯夷之清也却是德

論語集注卷之五 公冶長

介解底人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或問小註
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
外天有此靜神之妙也
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止
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矣
日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清以意
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
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於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醕也人來乞時其

反西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歲其曲意徇
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莊
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目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
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于馴焉鍾從可
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語類
易得之物苟妄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富有便道有
無便道無才任其小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
○只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問朋友急來見
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不可
得○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爲你乞
得○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開底事只是與他說

論語集注卷之五 公冶長

自家無與人有意是多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
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師凡
人欲思由己則皆是偏曲之或問乞醯非難得之物或
私思由己出則怨將誰歸
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來之他人豈患其不得
哉設其有急難之財而不知可得之則告之可也
求之而不告以味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肯以得之
之所其掠美行私方若異
慈如此尚何美之云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臣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恭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

足恭

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
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
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語類所謂是者謂不當只
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
是足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或
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師著作
名世考之姓氏書曰此人蓋左丘明也而明名傳春
秋者乃精義范曰巧言令色足恭者外多諂也而怨
左氏耳精義而友其人者內為諂也言已與丘明師
所以顯丘野而
舉其不能者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

盍何不也或問小註有志字性情學問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答陳安卿安卿問

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間合

用之物貧無財量之也歎故或歎則聞其用亦不能

忽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為之歎惜不審此於無憾意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用曰勞

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
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

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

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

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

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

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

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

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語類

子路須臾有轎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
妄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偽造善見窮處車馬
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猶是窮處
有善善有窮善在告孔子使不見有痕迹了○顏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在告孔子使不見有痕迹○如此
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且可以較淺小者
他徒合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朋友○有未必不可
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舍朋友○亦深害向商雅
廣則亦害文○古人據己偏重處去盡諸子路是去
得箇善字顏子是去得箇善字○子路言善人是去
之心顏子言善人是去得箇善字○子路言善人是去
之○子路所言○爲我之心大子有萬物得其心之
慧在顏子所爲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其藏之而有
于之皆是箇其理之當然初無待善施勞在非如孔
子之說子路于孔子之志皆是与物共者也緣與
物共便是仁○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

遠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
 其氣象高。遂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
 顏子則高。性分上做工夫。決不藉其。可謂仁矣。矣。
 不更於有。只是不造仁。象。孔子則不然。而。
 不爲而。庶幾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
 曰說得也。極大。凡人有則有。子路車中馬未也。
 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然猶未離這履歷。故。
 子不使。其不棄大。其功則高於子路車中馬未也。
 三。便是猶有此心。則。不知那箇是。那箇是。
 矩。然。孔子則。了。不知那箇是。那箇是。
 以學此而。之。間。子安仁固無可。子不。
 有與物共之。故曰求。然又曰。這故事。如今都。
 難說。他當時只。因。路。出。一。意。思。子。又。
 顏子所。見。得。子。是。箇。已。得。意。思。子。又。
 顏子所。見。得。子。是。箇。已。得。意。思。子。又。

己志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
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上頭說去。因于路偶然
如此說出故謂孔子于是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
不同使子路另別說出一般事則謂于孔子又自就
見其求仁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中間何以
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哄意在求於仁乎
問注云焉以御馬面不以制牛這喻只是天理
聖人類之而已曰程只是天理自合如此如老孝安
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
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或問小註張氏小人
攘之理來聖人之心無形跡也此意未嘗不存于路
於有己哉雖衣服市物之間此意未嘗不存于路
蓋欲先去其私於事物之間者共志可謂然而用工
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間
矣然猶所謂誠之者入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

論學二會卷五 王公治長

三

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唯誠者天之
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于路之事亦不可忽要
當如此用功然後復于之事可以馴致若暴富盛精
而忽卑通則亦妄意願者終身無所成就此而已耳
橫渠曰仲由樂善故中馬求求與賢者共戴顏
子樂道故願無佞善施勞聖人大樂天故分內外而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己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

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語

類開伊川云自訟不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四而後已府過

則亦必當改責不已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伯人有過只恁地恐了便休故說着力或問小

註知過而自咎吁曰其德制或精義伊川曰夫人能

矣然知過非難也難自訟之為難自訟不則能無改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馬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

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籍人而已

可不勉哉或問小註此章總是設詞以勉人好學之

大旨有字須活看非謂人皆忠信也不如何只重人不肯學上說自家好學意須少語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五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光二十八年春齊南門十四
章以前大義疏證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

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論語卷之六章之六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語類
仲弓爲人

子許其可以簡而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
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

有未盡之辭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

大音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面自治操如是而行簡以臨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寢夫子識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過許與語類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

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回

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者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

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

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

是簡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行簡者不能如上

蔡說曰進伯是箇新人至誠只是須要便是諸客

也須臨時再三審檢飲食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

居敬而行簡者每事不能勞操得只從簡徑

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醉飲

不事事開端小吏酬歌呼參亦醉飲歌呼以應迄

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

得○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居簡行簡是無本領

底○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操理者明故其所

簡或問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

若所以處身者既勝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

簡爲事則是美理準則既不紊明於內而紀綱法度

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大簡或問小註第三節爲問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小註蔡字中有兩重公案要

爲者故夫子然之或問小註見仲弓未喻可字一語

所言之理
熟契一分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曰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語類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思思也足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某所以不敢全依之說不簡底自是頓碎下面人難爲奉承御衆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爲奉承御衆以擾聖人所以寬居發行簡二者須是兩盡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

○袁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從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

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遷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滋其性變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

聽言動不遷怒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也。語類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他人爲遷怒其入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中節非遷也。○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過不底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底是甚力發便見工夫。○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然乃能如此。○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底過如水

清樂釋曰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
 見也。不是今日有此。這一件不如此。較更不做。明見一
 是那一件不是。今這更不。不如此。位高。聰明見又
 不善。不爲這一番改。其除是這一套。須頓消。當
 那件。須頓消。一番改。其除是這一套。須頓消。當
 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驚起。是這一番。一齊打掃。
 除了。問。煩于能克己。不。或。何。爲。三。月。之。外。有。通
 仁。處。曰。孔。子。之。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
 不。勉。而。不。思。而。得。稍。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不
 但有。操。存。用。意。處。便是。如。子。之。曰。日。聖。賢。之。意。不。如。此
 不。試。過。莫。以。是。靜。便。能。如。此。之。止。問。煩。子。不。還。然
 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止。教。夫。去
 於。乙。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然。於。甲。時。雖。欲。去
 靜。乙。亦。不。可。得。而。達。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
 不。復。然。如。人。始。喫。鳥。糞。才。覺。了。自。不。便。喫。若。守。守。虛

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于此成其道理
聖賢當怒而怒得不還耳先明道理透自不還不戴
所以伊川謂顓子之學必先明道理也立之因問明道云
行以來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
能於怒時透於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只是今日此
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問
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晝
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彭漲能權停問這怒則如水
漸漸歸壑若難制於水上不消恣地流只見得理是言
不還不戴矣○問注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
形見之過伊川乃云如顓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
善只是微有差失遷差失便能如之模範之便更不
差只是似言念慮之過不如當知如何乎曰不必
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耳耳
程子云不戴過者念慮小差隨即水擇不復形於心
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過用於

則不形於事。然亦何足以為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使是而所以為不死者。則非壽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答鄭子。上。善大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類。然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嗔怒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惡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惡之氣。畧或有異。又明道語。程邵公云。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亦宜矣。吾見其得氣之精者。而所以為壽者。與味清而氣清者。有長其壽者。固所以為壽。然澤源而長。決其數亦長。不知其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宜富必長。如此。但三代以下。氣數虧。農故得之貴賤宜富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奇精義。伊川曰。不遇怒如舜。洙四。以富以下反是。精義。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

有可怒之事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猶之鏡焉
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過於市者此遷怒者
也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焉蓋寡
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
且怒一人對那人說語能無怒色乎有以能怒一
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是熟知義理若聖人
則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是難○謝曰移此而之彼
謂之遷怒而謂之謂之遷○謝曰不遷怒者怒適其
可而止無遷怒之氣也傳所謂至於怒而市於色者
遷其怒之甚者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
不可無也每思要發皆中節之為難耳不戚過者一
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
然不動故無過顏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
始萌於中而不及復行是其過在心而行不逮焉
此孔子所謂好學而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

斗秉十六斛語類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釜之益之日聖人寬濫可以予可以

無予予之亦無害

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
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離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或問小註問集註

當辭是正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是餘意否口是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

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
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

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

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

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

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或問

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與與亦客介母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語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葬范氏取子者義之聖人所以重遠而少與之也精義端也君子無所苟焉可以與則與可以無與則無與也君子無所苟非爲吝也存原思則當與非妄施也故雖多不得辭義可以取則鄰里邪黨所當及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

也

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

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

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賢賤

爲父而有與以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

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精

義楊曰荷騂且角雖犁牛之子不廢也人之有子猶

是爲故堯不以耕農而廢舜不以舜而廢禹聖

人立賢無方如此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

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達

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

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欲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閤

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

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

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語類仁與心本

私欲一歸心便達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

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若塵埃仁則鏡之明鏡本

未明被塵埃一蔽遂不明若塵埃一去則鏡之明矣○

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達也此言顏子能

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知能知之而未

嘗復行也○問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

斷日這問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取過過便是違仁

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顏子二

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

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還問斷便覺當下便能

接續過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問斷來若無

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如是或一

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
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真是無纖毫私意則斷此地位
豈易及惟實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
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
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會歸來日月主焉那箇
是賓是從外而到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
是出是入以月較日又疎到了以屋喻之三月不違
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終是在內不違便是
由即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人月主焉心不安
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終是在外不違便是客
蓋心安於外所以為客日主至者一日至者一月
一月至者一月不違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如至
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如至
雖驅使為不費亦不為知未至意有誠未誠如至
終逐出來故費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

論語集注卷之六

十

已矣過此後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
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三月不
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日心是知覺底仁
是理曰耳無有不聽心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
有時不聽目有時不聽心無有不仁然耳
合而為一日不是念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
了所以仁人之心是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
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
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
常在內客雖在此不常在外常為客如此則一閑主
常在此客雖在此不常在外常為客如此則一閑主
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低地意
思○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講若以屋喻之為內與主
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居
在道外恰似客一般替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居在屋
生顏子也在屋裏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

他往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人來不是
活人處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在此處不
欲入來問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在此處不
然亦須入來問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在此處不
只是外之多是外之多是外之多是外之多是
要出外之多是外之多是外之多是外之多是
○學者須是識得屋宇是我底始得○問過此幾
在則非我所用力而自若然不能不盡工夫推
此則非我所用力而自若然不能不盡工夫推
勢自去如解已發而自若然不能不盡工夫推
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問矣孟子所謂夫仁在我
乎然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問過此幾非在
日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往不得便自往已
是這箇開難過得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
罷不能○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

論語集注卷之六

十一

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
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
得者即此心之理靜坐不應事不違仁然後
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違仁然後
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或問仁人心也
須接實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或問仁人心也
宜何也曰孟子之言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為二物焉
者何人有是是德矣然私欲之則或為
德而人不能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德存焉此顏子
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德存焉此顏子
之心所以不違仁也故所謂達仁者非有兩物而
相去也所謂不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
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
一也是以至於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

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何使氏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面又豈復可以在三月則哉○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如此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硬心意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日過此幾非在求者則豈以為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

答潘端叔然觀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曰三

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答潘恭叔

此合彼氣象之辭心與仁與成二物了以答潘恭叔

其徐曰月至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

斷雖不若顏子之常存然亦必工夫純熟積累深久

於此耳答曾光祖多即是為主在內之日少即是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

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

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語類問集註以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以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或問小註有政雖不善以其與聞之亦可見

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巳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

此魯之所以卒不說也○果者氣剛於事之來也當

釋則斷而心無所礙可行則行而人不能撓達者識

明於事之來也然之以理而可否無差稱以權之而

輕重不素禁諸多才能其於應事接物之際必有流

通轉變之術設施措置之方繁瑣巨細皆足以泛應

窮矣精義呂曰果則有剛達則不剛

○季氏使閔子為費宰閔子對曰善為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癡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

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

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或問小註之意止彼之召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

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

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

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藝在

聖人則有不飲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
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
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
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
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語類閔子不仕季氏而由喙
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入自是不肯做若論富侯
侯國皆用世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
身不出如精義范曰閔子顓臾之倫也不仕於大夫
曾問方得精義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
氏宰若顏回者夫子
之得邦家斯仕矣

語類卷之二十一

主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
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
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
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
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
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種亞於顏回故其將死也孔子
尤痛惜之語類閔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
上古人之氣生爲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
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哀周生一吼子終身不
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
得壽舊者史傳見盜賊之爲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
考考之氣也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爲癩信乎曰
不可知也其日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秘氣質之稟蓋
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扶夫音

語類卷之二十一

主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
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
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
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說

謝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心以盡力不足其亦未加用力與使其知所以明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加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盡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

氏曰君子小人之公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

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

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

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語類人中間以細密於小小

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從非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

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

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

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

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

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或問滅明之所謂公事

張之公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公事也

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福利病休

戚之所關而當以生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此而至於

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

署而為之屬乎夫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

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數端滿說之私則

見矣精義謝曰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

人觀此則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

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

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

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

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

反可以爲法矣語類問凡人所以於役者其病根在

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於己誘

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

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

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

只此一事便可爲法也○問人之反心固難克然若

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

葛孔明所謂此位所以嚴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是做得甚麼樣大

功業亦自然無代心矣曰也不是他地只是他心

平底人最能如此若其心地不正是他心地

去過樣不下的間便說我知些事公作如他不一

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

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客得去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鮀從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或問程

說與本文而字若有足焉易苦從范氏之說無鮀之

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爲協於文耶曰巧言令色衰世

之謂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舊所

謂無虛惇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虛惇獨而

獨畏高明

或問小註

此聖人微時之意不是教人求

免正要學者不可苟御時尚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

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

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習習事而誠或不足

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

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

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曰可

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語

類罔之生也之生與上而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

知蓋幸免也○只看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以先

便有有林楊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

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索便是不直○罔

只是脫空作偽使人不識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

不孝於父却與人說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弟此便是閑操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時而免耳生理本直如此若聽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聽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不直矣。問或問云生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凡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所以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面孔子却是為欲說問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或問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音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語類人之生便有此理然彼物欲嗜欲知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已得之於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

則樂真。答都昌縣學諸生。此章當求所好之樂。吹焉。之。節。意。味。是。如。何。又。求。所。以。知。之。如。何。之。樂。之。道。方。於。已。分。有。得。力。處。以。知。答。陳。安。卿。安。卿。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不。曰。較。其。大。概。亦。不。爭。多。但。凡。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心。猶。樂。折。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罣。礙。精。義。明。道。曰。篤。信。好。學。未。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精。義。明。道。曰。篤。信。好。學。未。也。好。之。者。如。遊。它。人。之。園。樂。之。者。則。已。物。耳。也。呂。曰。知。之。則。不。惑。好。之。則。勉。樂。之。則。不。可。已。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嫌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為焉蓋中入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顛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語類問中入上下是實質否曰且不枉定低地或是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裡面了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計頭處

若是就他地位說。雖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又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之也。曰。孟子言不肖之教誨。是亦所以教之。蓋為不肖之教誨。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其地。他告之以切己之實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肖之教誨。全不告誨。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

如此。便真絕而不教者。無與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有害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氣象。氣象不佳。試思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近。思而自得之地。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語類。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明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義堯舜以來。皆用之。是亦此理。又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恰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不肯去。去。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與人所當為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

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者才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又仲卿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虛穴。安得虎子。○是捨身人理而求之。如揖讓警方得之。○方從事於仁。便是計較其功之所得。此便是私心。私心便是處。○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心處說。處說仁字。較近。理說仁字。較遠。○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愚。知者必至於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進

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也。所謂鬼神者非祀
其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爲祀典之正
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
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責耶。若非其正則
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
守義以紀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亦不使人褻而
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
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
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惟
利仁之事而耳。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成功。惟
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蓋于所謂仁人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意。
而爲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之以此
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或問小註。親後如後其君。後其
其所以警之者至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古人
是也。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如近思錄。伊川曰。仁
而心字是如也。曰。仁者之心。如近思錄。伊川曰。仁
下其字是如也。曰。仁者之心。如近思錄。伊川曰。仁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
得便更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便客陳安卿。安卿曰。
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念念。只要過這
不揚之語。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更不做別
謂如射之有志。若就之視地。若臨溪。若履薄。皆其心
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
非爲生者。後獲。非以仁爲言。必信。非以正行
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
非爲生者。後獲。非以仁爲言。必信。非以正行

者壽。知者樂上二字並
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

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

之語。類聖人之言。有沒說。屈有深說。屈道處。只是淺

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只是各就

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曲折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時如何到深處。

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樂動亦靜也
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
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心之紛擾而安於天理
之當然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
乎○知便有簡快活意思思便有簡長遠意思思
故曰知者樂仁者壽○知者樂然他自見得許多道
理分明只是行其所以無事其理其簡以此論得雖曰
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然其理其簡以此論得雖曰
理皆在吾心無不相親離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
是恰地勢無絲毫提舉不是恰地境然死守○問伊川
第二說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
則曰動靜仁知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長
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所稱答馮作肅動靜仁
德者但無其簡耳曰所見甚善答馮作肅動靜仁
對下文樂為仁知之效而言簡答馮作肅動靜仁
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特義伊川曰知如
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
則自壽○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
能無廢隆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
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
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
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

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隆而已一變則至
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
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
可見矣語類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昭太公自是
守齊之初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
只是放開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問田賦
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田賦
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者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
自道他底是了一向放去不顧○恰似一個屋魯只
如指點之度其規模原在齊則已輕拆壞了○齊若
小自法度盡棄今須一變方可至魯一變方可至
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隆而已若得人以修舉

之則可以如或問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
王道盛時也或問以地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
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誇詐而魯習禮義蓋其
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
尊親義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
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曰衰弱廢隆而其實
模範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
後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
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便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
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
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棧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棧者也不觚

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語類：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謂操觚之士者也。今世上無觚亦用本寫字。教小兒讀。但却闕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恣地方。緣是觚得。或問：夫子之意本為觚。然而推之則天下之物。幾數器之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逆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三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三

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語類：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如此。他事皆然。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若似他，說却只是箇人。或問：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也，問者掩人之有知，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理，而使往觀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之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知而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之則其無是理也。井中無日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蓋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其具不從也。事起而無具，雖從從之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

以窮功所或問：小註：蓋聖人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至而已。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義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謀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者釐千里錯者不得。○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

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類博學
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
以為約。若傳學而不要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不知
要約而不畔。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知
能不畔於道也。○禮是歸宿處。此講論問義。亦只是
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博文約禮。聖門
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
工。則博文可以得中。而居之不偏。約禮可以應物而
動。首有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死。蓋無
約不至於死。通夫中矣。○詩書六藝。固文之類。皆
是。○博文。理會道理。及於所行處。審別是與否。
簡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直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
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

言言卷之六 朱子語類

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處。及至顏子做到
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
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問。博文不約禮。必至
之妙者。亦只是這斧斤規矩。○問。博文不約禮。必至
於汗漫。如何。曰。汗漫。而不約禮。只是徒有得許多徒
記得許多。無歸宿處。○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
習其心。事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便處。斷無差行
之。又果先便是。習其心。事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便處。斷無差行
一節。論便是。這說。好。見得事理。便處。斷無差行
說。又消礙。便是。這說。好。見得事理。便處。斷無差行
是。答。或人。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
心。字。答。或人。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
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効。互。相。
推。記。則。彼。此。振。興。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
廣。覽。雜。說。振。興。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
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答。張。仁。叔。字。便。作。理。字。

通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近思錄。橫渠曰。博學於文。
處。克己復禮之禮。亦然。○近思錄。橫渠曰。博學於文。
字。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迴。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

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

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

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遜。

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卑以得之也。或問。仕於其國。而見其

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

有卻迎執轡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

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夫祭廢夫人之禮。而使人

獨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

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後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

淫亂聞於諸侯。而禮也。又非當世之所當行者。則

夫子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於夫人。則醜矣。然其類見

則所謂德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德盛隆而不臻雖渥而不縉亦何為拘拘爾爾於此而達一見之嫌乎曰矢之為也何也曰矢聲相近聲聲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警者也且所言之為警解也其見於傳者多矣若日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舊處者有如上帝皆是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

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語類庸是箇當然之

可變易處中只是箇恰好處理見是亘古今不可變

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

名也乎者疑而水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

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

所不足於此也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類問必

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

有山而不得處且曰堯舜猶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亦

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

無可了之理若要執事如一而無二則仁處仁以

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

這理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

言有聖人之仁有聖人之仁有聖人之仁有聖人之仁

是仁如仁字直聖字樣○仁是心上說如一事仁也

仁或是一事仁或是一處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

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博施濟眾固仁

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

固是仁但見將入井時有休惕憫隱之心亦

處最好看或問曰必也聖乎此正謂聖人而後能之乎

意謂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答林擇之事

於仁恐是何止於仁而後言射之有爭也○答林擇之事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欲立以己之欲
達而取人之欲也欲立而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
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
能取譬是未到此其次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
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眾而
始某善其說○博施濟眾而施濟眾也○
之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己欲立
立人己欲達能近取譬則以己之心自足如己
以己之欲達能近取譬則以己之心自足如己
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便是為仁之心如此能
須還節詳味皆得其達便是為仁之心如此能
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
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者之心如此能近
天理便是何處必傳施而不後為仁者之心
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威不約不
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威不約不

如更無得仁也○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所請以己及人能近取譬則以己之心自足
是於人所謂推己及人如何夫子分明說夫仁
則如此若仁之道如此則可謂仁之方也○則
當如此若仁之道如此則可謂仁之方也○則
仁之方結之也又問程子說仁至欲令如是
分說然其意亦無害大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取人之欲也夫至於能近取譬則以己之
不同○問欲立人欲達人苟有此心便博施
濟眾底功用日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心○
其國病然若得果無私意已見此心仁者自
寬出未除其所得大小自可見矣○仁者自
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也○仁者自
方却相反下面說可謂仁之方也○仁者自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寡人之辭及其容觀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大戴禮燕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

樂黃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

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常作者之聖而亦不敢

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

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益集羣聖

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

不可不知也語類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

好之者則信也且信地說信之者雖如是或問小

註指其言之下而不信也○蘇氏曰信而不信者心

附於述者謙而信也○蘇氏曰信而不信者心

孔子作春秋備矣特冰有折衷者耳政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是

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一生實蹟是述原味嘗作

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處○詩謂不得浮淺不得蓋天

地間極大道理皆備於六經其包涵鴻蒙不啻餘蘊

夫子從而贊修之○非有作意於其間○人不及孔

子萬萬無知而妄作○精義○謝曰彭之為人不可考其

真萬世之罪人也○精義○謝曰彭之為人不可考其

先王以○各世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二說識知也不言

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

辭也語類是三節○雖非聖人必極致在學者亦難如

得若然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方能

識之○此學不識在學者久亦易厭○夫與已○無干

識之○此學不識在學者久亦易厭○夫與已○無干

識之○此學不識在學者久亦易厭○夫與已○無干

識之○此學不識在學者久亦易厭○夫與已○無干

識之○此學不識在學者久亦易厭○夫與已○無干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

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

衰也語類朱文公語甚矣吾說也一句久矣吾不見得是衰○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後行其道而夢之則則心固有所動若以此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則則心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易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臾它與周公相合如何不然又

不覩則夢一個人也唯人之心有自個動搖惻惻不能自己處自有個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

卜吾之盛衰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智夢見曰思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動動物怎教它不動夜之夢皆寢之思也思亦思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連夢到鳳不至固明王不與血氣與時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固明王不與其微兆自或問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曰胡氏曰心是怎地也或問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曰胡氏曰心是怎地也

通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但藏往顯來達通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但藏往顯來達

聖人誠有賢人有夢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精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為無

又必察其夢之問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

矣語類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道理也是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物如老莊所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答潘端叔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據於德

據於德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語類

據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

丁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過而非天理之

流行矣語類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

常依家處又曰據德是遇事格見底如困事父有孝

正淳問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生問

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

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
從志學做來著工夫須看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
這處見得定後工夫節看下文工夫處聖人志於學處
地便是我自後底不是從德地知得便住了清便得
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處於我何如知事理德
孝便是我所得孝事若能德便是我所得是說到德
便是成德這道理方可據處但據於他因存主處須
心是成德這道理方可據處但據於他因存主處須
是依於仁自得於心不可得而推知到存主處須
始得亦所以時其存主也○白志於道至依於仁是
從粗人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
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樂射語
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

日旦及爾游御無一物之不體也○藝是小學工夫
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小學
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
先游者從容游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
道求德依仁而後藝或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名曰
可游也此說得仁而後藝或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名曰
父子之仁君民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
也曰名者為父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
也其志之味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則於必至者志
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達仁者余何
日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
游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
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麥梁遠注義尺井儀
也五御鳴和轡逐水曲過君表舞文衡逐禽左也六
書象形會意轉注定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
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廣不足旁要也是其各物

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明而不可無者游
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
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也藝志據依游人心
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
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
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
陳賓之等言之則志道者味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
若仁之可依依仁之當乎內又德盡乎游藝之周於
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
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
障翳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干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

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
欲其人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
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或問小註束脩至薄人也自
要者有求見之誠者我則未有不教之者除是不
知來學則我不得而往教之耳○此是夫子自發其
兩人之心精義禮皆然言及我門者苟以是心至未嘗
不教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復也
復也
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排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排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旣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排而後發。則沛然充塞類。

而未能收聖人於此藏發之舉一酌其餘三陽須
自用力去理乎所以一隅不能以三隅反是理不
底若不待憤而發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餘
雖不獲也獲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將發問伊川謂必待至
成而後告之曰憤便是誠意到憤憤便足誠不
復以三陽反於此一隅則恐未必理會得在否問
程子曰所謂憤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
思曰此正所謂時節之發生如未種之稼於人力隨分
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而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
子謂忽然得這些子精義呂曰憤者不得於心作者
者使人激豈可算也精義呂曰憤者不得於心作者
其自得之故如是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義楊曰方制剛救之而飽食於其側仁人不忍也哭則不樂哀樂不相乘也

10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月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語類此專在剛字上如可久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行藏與兩有是夫焉是二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宅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是夫焉是二字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便面前做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窮則不達行一得而方休下有所不為若中人面前以得志不啻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

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
 義如何實當實義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
 之安於陋巷最好此意此是此意此是此意此是
 此有數般最好此意此是此意此是此意此是
 謂命不足道此則窮意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
 之則行舍之則窮意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
 藏易行之則窮意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
 器其寶具擇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
 切量然聖人行藏白足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
 則切切於未便做不得便休他處有向來書云
 三三切切於未便做不得便休他處有向來書云
 大本則可化出此來更在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
 大則可化出此來更在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

事業未人深大本領聖人得他體樂制度亦與張敬
 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室都滿運轉都不得與張敬
 夫論癸巳論語說舍也宜有意於藏之曰聖人因無
 意必然而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收時及物之
 則雖非其所藏謂之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
 果如此則孔子之心與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
 與而後往如傳老之爲也聖人與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
 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也聖人與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
 藏安於所遇者詳味其言此正微密不爲矯激過高
 之說而語意醇然自不可及非由來者遠矣程子
 已云樂行憂違愛與樂皆道也非精義龍德而應
 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
 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馮河冰反
 暴虎徒搏馮河徒法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
 不知也語類子行三軍則誰與立作相與之與非疑
 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奸謀者然疑

蓋不決往後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
 皆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
 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
 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事時又
 事時又更審一番遠懷字正如安而後能處字
 或問小注暴虎馮河徒法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而不以爲嫌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暴虎
 馮河徒法下死而無悔中道想出來捕得一個
 行氣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微夫曰臨事而
 宛然如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微夫曰臨事而
 之人所以成天行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
 已哉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爲行三軍而設故就
 行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
 通而即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不可易處若如此

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察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

論語集注卷之六

五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或問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事也共或爲人言則聽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

巨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傳忠獻公有言貴賤富貴自定分狂道以求從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蘇氏之說答方伯謨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氏之說此章之詞下句乃是正意下句從更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重處在下句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歟

論語集注卷之六

五

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或問小註曾氏曰鬼神恍惚難疾之精義揚子曰齊所以交鬼神所以用民命疾所以子齊必變食品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

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

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

感之深也。語類：子開謂首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

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

之誠。又曰：聖人問韶，須是去學，不得只憑了學

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

足頭。九十月至十一月，方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

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聽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

有目不得見，非王之禮，有耳不能聞，先王之樂，此大

不幸也。○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

要說得自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志肉

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樂

史記載孔子至齊，從後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

知之？曰：吾見童子矍然而喜，或問小註：這章書重在

血氣是說得與亦容有此理。或問小註：這章書重在

學之味。孔子如韶之美，一聞之，則心悅，此處須見

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為一，故盡心以學之，念

念在此，而自不能忘此，不圖之神，情都在這個裏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請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棄

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語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

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

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

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

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

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

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

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

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怪故知其不與輒也語類若
子貢當時徑問無事不惟夫子或不答便欲告辭亦
不能如此詳聖者所問伯夷或何人也曰古之賢
人也亦未見其出處一皆當其無怨悔處又再問
亦如何便見得子貢所問才說道理無怨悔處又
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則韓文子所問無
非人欲如為國此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
一箇是兄弟之國此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
子曰此乃天理之當然又何必問仁得仁是心
本原處說見其出處不得已也問君臣之義是合
當此處乃天理之當然又何必問仁得仁是心
是到此處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大約衛君沒道理
郭否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名是父子之
名問雖尚在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宅不
當如何不正則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
得事不恰好處便未可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
不如此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
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地便是讓讓方是合道
道理既是以讓為合理則始知夫之仁不為
父兄之命以親嫡庶之分以處君父之命伯夷不敢
叔齊安於讓而其心無怨悔之慮便是得仁否
曰然則君臣不能委仁耶曰問伯夷叔齊之當立
無中子則二子不成立叔齊之當立必有當立
者曰伊尹說叔齊當立者未立叔齊雖以立命當立
非正理也常立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
若國有賢人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
順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

分教猶或問事之賢天下孰不知之
優則君之出也過中而行之然意之
心所謂之也出也過中而行之然意之
以審其意而夫于告之私則罪之也
二子之為非其激發之私則罪之也
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得罪於天
問小注後世儒者以此為罪於天
可處有聖人此道出而問之則
置利害成敗之計較道出而問之則
失此自無由發端也客方伯謨
皆無此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
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
下之公義則天倫而後以人
步便是伯夷夏答陳安卿
重而得之安夏答陳安卿
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一步便是
矣位內篇此篇諸侯世義所以為七
爵位內篇此篇諸侯世義所以為七
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上之命
不得先君之命則伯夷上之命
國也叔齊之命則伯夷上之命
齊弟也叔齊之命則伯夷上之命
時謂受之非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
已王法所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
自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語類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

下論爲上之人合衆之道而
二重

應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又文王又爲之彖
 以釋其義無非陰陽乾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
 要學事者此而後乾坤乾是純陽者如乾元亨利貞也
 其爲事必大運旋乾乾是純陽者如乾元亨利貞也
 交都是如此其故龍亨而利於爲之事不合正
 須是前九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
 又如上九亢龍有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
 時或試蒸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武王周公之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克先奔弱湯伊尹
 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歸公底物乎有是事頂

是聖前指荷許多道理看人儉其甚者
春也又曰陽中多云正如利貞吉利反貞之類
是要人守正
虛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自能曲伸
所謂大過者常潛而不泄當見而不狎飛而又不
與皆是遇之又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不知
興盛大亨之至又如須知利在正非則道修矣曰
地之初六須知殷固有堅水之漸要人恐懼
知惡懼修省便是對易大業欲人恐懼修省又曰
子居剛觀其象是與人占底齊至於孔子作十翼方就
曰夫子喟然興而玩其辭則明其中隱見陰陽剛柔
古凶消長進退存亡一嘆其贊易即說胸中寫出這
或問小註教人亦是聖人唯不足之意○聖人以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
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
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

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語類
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義理則樂在其中
如易則學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於史官樂則樂在其中
正業只是詩書大而知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
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
事或問小註禮同當說言詩與書亦並從論說而不
之問明辨大約不出此耳此言聖人尋常言語
欲其求實得於身心以無負雅言之意乃可學學者之意
教也否則夫記者說一句之言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涉反葉公不知

論語卷之六

子路

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倪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
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
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

宜致思焉語類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肉味之意如欲發憤
忘憂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此要發憤而不自
牛勝不食底非是有所與與或有所欲而不自
至於忘食之將至也又如好學之將至也其不自
知其老之將至也其不自知其好學之將至也其不自
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宛
謂聖人不可及處盡聖人處聖人若其謙而不居
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聖人處聖人若其謙而不居
他不上心爲學要問結果決然不滿意力如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是甚處樣樣皆其應操勞力也發憤
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食更
無些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道項便到那裏更
見義理之無窮無所不知世之可憂月之有憂也衆
人縱如何發憤也無些子緊要心在難如何樂終有

論語卷之六

子路

些係累在乎中○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
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
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答陳安卿忘食忘憂是
近前事做得到那裏發憤忘食忘憂是近前事
憤一樂循循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近事
上說故可達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
作終身論則憤忘食樂以忘憂不可延延平答問人謂
下飢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延平答問人謂人
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人孰不識之樂公向自
見問於其處所見如此宜乎君子路之不對也若如
仲尼之德是容氣非如女奚不曰下而三句元陽
聖人處德有所難言如女奚不曰下而三句元陽
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此三句只好渾
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所以道理不見有身世之
礙故不知老之將至元陽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

何大抵夫丁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理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事而見實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其事而見實若常以不居其理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備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或問

小註必當時以生知知之故夫子辭之聖人雖是

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愈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

理會時却是這件上理會去○實是生知實是如古

人全體也精義不待學而知使他人是生知義者

害於學如問禮老賜訪官名於鄉子何害爲是問禮

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望空撰得必須是問他

先知者始得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

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

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

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孔

於春秋紀災變異伐孽妖之事於易體論鬼神者尤

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

是其不得已而天之恩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

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

人也然其言之也亦鮮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

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

窮乎語類人前如無非足以爲善者則下焉物凡有

可師不善者遠氣便恐修省精義楊子學者何嘗

忘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

長善而改失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桓魋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魋魋欲害

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

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語類錢氏曰小人自欲無德說

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

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語類問有恒者之

個惡絕矣然未有不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

事大聚有恒方做得成皆觀夫水壩之水其初甚微

行一兩日流漸大主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

有恒方河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警悟最切緣

是隨時易接時或問小註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

一斷了便不可接或問小註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

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固守成務不至於為惡而已

非若君子之能無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

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

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從而進之日

君子哉若人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

也有恒雖未暇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

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成實而為盈之狀食約而

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滿皆皆

盈其淵可立而精義范曰君子者聖人之次也有常

待也為從久乎精義范曰君子者聖人之次也有常

不入於至熟則君子之次也世衰亂則無恒者多亡

此所以不學虛而為盈故不受約而為泰故無度

能有恒也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

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

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

已而鈞弋如獵較是也然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

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

者如此大者可知或問小註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一心之發也然於物也其親

記之猶有差焉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

於是取之有差焉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

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

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

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與天理之公相反矣至其

類身倒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以及其無

情味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樂之不以血食

嗜味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樂之不以血食

然其嗜天理以發中和之性則一而已矣精義思正說

不射宿者不殺陰中之物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議音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小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

可不得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語類問作是迷

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則是都開得好處得是迷

之是又詳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亂亂見得雖未

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未擇時

難在此須是擇出那好處去那或問小註胡氏曰
惡底擇去則自見得好處矣
知自居今乃自謂其無不知而作之者又以其見聞
識之知為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非聖人不能
聖人為不足道然則不作可也
若君子有所不知則不作可也
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為也識之
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仁之事雖其於求知之
次矣我無是也且借已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
多聞而下正說已所以求知之方此節作字雖知字
重不知而作則安於用妄而不學矣故聞見擇善只
就學知上說而作字只在言外或問集註亦答
可見其無所不知日若不知則擇得無識得無
坦翁坦翁問集註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
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

某恐徑文止日識之未有肯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
日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各別為之說蓋擇字生於從
字識則未有從之義伊川曰不知而作不作也
意故不言擇善也精義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
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
見而足識之本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也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

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
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洪如此或問小註互鄉之人皆於不善難與
頑惡難治者皆目使之然也其亦有童子請見而夫
子見之門人怪惡以為不當見也不知互鄉之難與

言者其習之不善也其不可與者性之本善也兄
子則亦未嘗深染於習俗者門人之惑是欲進其往
善其來也子聽之曰大凡人一旦有善善之志修治
其已而求進見則其有悔悟之誠可知矣則但與其
今日之能自潔也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
其有何善之心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
復許其後日之為不善也且是以心至斯受之可若進
已其而待人之意必為其已甚之行善而又何
疑乎互鄉之童子也此聖人待物之弘也○下一節
當寬就待人善也而
不扣而予意極在請末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爲若勝於公之不
知勝亦從可知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怨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讀者宜詳味之語

類今世謂人與人語謂人正其善得於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就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今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

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不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善處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善可知也然若其曲終而後和之則亦幾於僥倖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音與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周旋自然中禮樂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

急欲人之勉其責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

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或問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

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

其實之難處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

不敢有毫髮或問小註此章是欲人尚行之意○

自足之心焉或問小註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

故不居以勉人之弊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服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

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

能學也○見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

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

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

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服誨人不倦自處也可

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

語類
唯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

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還若不是公
西華說曾子做來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爲

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爲。問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

得是爲之是爲仁。聖之進。海之是以仁。聖之道。海人

或問小註

仁此其所以異
實是也詞不
是說詞外
聖從不厭不
倦體會出
句須有他

自然來官是智識不是祭語本慧慧作二句須不
步危然自然之分即從此中看出抑字與而已矣字

是從上轉落語抑字上承登城二字下起與可
抑字與若字對爲之不厭勝人不倦與聖與仁對二

句是不敢承當聖仁轉語却已親到聖仁地位矣

夫子曰。語以下有云爾。一句在。則可謂云爾已矣。

與則吾豈敢對乃管居上文之辭詩爭上句生來
至云爾已矣方止夫子辭聖仁而就為壽全在云爾

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不厭不倦正夫子之聖仁處公西華所以說不能學

○于羽病于跖詠于目有詠二跖雙目不_{詠力}言山

位于上下神祇于曰丑之祿夕矣枕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詎者竟外而述其

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祗祗者憐過

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

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

立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

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

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或問行勝五祀。若於禮經。今于路請之。而夫子不從。

當矣以事言之則請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

於鬼神以荷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曰然則聖人

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詩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茲所稱卜筮之屬

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敎人一決諸理而不

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

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子以所非病者
所自爲而程子以爲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

詩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達其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答東安卽疾病行

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請哉。客曰。方請者臣
子之於君父。各請於其所當祭。上則五祀是也。下路

所欲。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爲非。而

又答陳安卿古語以明有蔚之理非謂欲

又答陳安卿善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

無事於時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

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不遇善善可遇共業行同
已合於神明諒不審此問少曲折更如何曰聖人固

自有不居其聖時而又有直哉無所推讓時節
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損者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見氏曰

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語類小奢便是不孫他自是

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放底意思

必至於過度而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借禮犯上

之事只是有奢張侈與張敬夫論蔡已論語說教大

之意便是今日是與張敬夫論蔡已論語說教大

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曰聖人深惡奢之為害

而字取大儉之失焉則其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

切矣今為北楚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

過心之病也蓋公謂楊子作立本以明易非微別作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語類君子坦蕩蕩只是或問小註開集注循理後

復折正是精義多懼有諸內必形諸外二者皆其心

之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雖有不

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

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

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

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語類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剛曰不猛曰安是

象是如徐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此雖是說

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學偏而補

弊豈自齊之命蓋已如此而卑陶陳九德亦然不可

不知○問張子云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曰恭而

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便力不得

是聖人養成底事○人便是恭恭便安安便得

又更有些子愛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又更有些子

發前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人

便都不在這些但願子得聖人說一句道是領到肚

硬把捉故不安不口他只是學個安或問小註四字

自發見不覺然不是學恭又學個安或問小註四字

中和也不小折神有溫以色言威與恭皆以方見其

性以聖言氣質以氣質全體渾然德性之備而無所

德性無虧而見於容貌者亦中和矣溫也不猛也安

也有春夏氣屬陽屬也。感也。感也。有秋不氣屬陰。此其大分也。其陰陽相報之說。又是一般道理。三而字是升合。靜非聯。振語。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七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八

秦伯第八 九二十

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秦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犬王三子長秦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庶商道寔衰而周日強犬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

萬商之志而秦伯不從犬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呂秦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焉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秦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秦伯不從事見春秋傳語類問秦伯可謂至德曰這於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八

秦伯第八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八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八

二

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者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處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推這一句煞有意思問秦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戰也自不容已豈天命人武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當秦伯不肯他地後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大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徹然也有彼時不同處問文王如何曰伯文王也自不肯他地做了經使文王欲時也須做得較詳後武王欲得大故露暴○問秦伯之說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此只見太王有萬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度見自來彼不得此事便滑了去○傳季歷伯不從是以不從得天下○文王初來思正是相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闢商○問秦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心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秦伯惟是不受天下之心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商詩又問憑詩是雅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商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秦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推秦伯文王伯夷叔齊是一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庶道理當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個○問秦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昌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此却不復用回足以及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到此却謂不復用回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長是以有萬商之意亦公之心也○於秦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故然不河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門見矣○若論有德者

與無德才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非竟人之大倫聖而於武又得時諸皆聖人反覆歎嗟伯叔文王聖而於武又得時諸皆聖人是微意也今人總有些子謙便惟恐人之不知○所引其意即炎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其為者不是發過國事從前說炎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其利害哉伯叔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兼注說亦未分曉耳○秦伯之心道並行而不相忤然聖人釋秦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秦伯炎齊之中天地之常經滿大周武王之事古至今之通義非其歸不無些子於此二者中知見得道並行而不悖方為固問秦伯與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方其為者何也○表齊度君臣間道不合則去秦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

前卷五之末卷之末秦伯

露形迹只得不得不止止於某書謂太或問古人辭王有疾秦伯採桑不返疑此時去也○或問以三至為飾一辭為憑斷非繇為固難三辭為繇繇古注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意也○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何以知其謀於隱微之中也○秦伯之藏無但通安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不知其謀也知者觀者見其謀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所以無得而稱其謀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使然矣以天下讓則其謀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義非禮也秦伯又探其邪志而威之至於死而不封傷爰爰皆非實者之事也使必至於讓國而曰太王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耶○曰太平之欲立賢子也繇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

心問神祇。和也。是以秦伯子之而不齊。咎于季受之。桓文子之發而不失。傷毀。秦伯而不爲。不孝。蓋處德也。其與魯桓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答陳安卿問臨聘向季嬖美天命時邪志未也。固乃萌是心。臨聘於其下。雖美不謂之邪。志秦伯固繞內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志。且商賈其財。而不從。於是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据。看背申竟聲基王述中諸言。武王謂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而秦齊之策。則見字面而不欲求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推處。則有甚焉。尚以承父之邪。答呂伯恭。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不責其之誤矣。至絕之論。雖言論中。以兩處正也。答楊志。上一爲文王而終。則是劉武王誓師

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也
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
爲時中也故夫精義揚曰泰伯亡如到變以讓季歷
子以至德稱之精義揚曰泰伯亡如到變以讓季歷
與本由於太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冰言之也
讓之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待而稱焉有讓之之實而
爲至德也與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意絲里反
象古卯反

慈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語類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泰後却必
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怠若合當

會言五二二六六八入泰伯

上

勇後勇則不說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慢半精
之類便是絞如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義是曰禮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於理則不逾矣恭
而無禮則已昇放勢慎而無禮則多置故意勇而
無禮則犯上放縱直而無禮則討故絞四者皆德也
苟無禮以節之則爲害治身者豈可不爲意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儉薄也○張子曰人道

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

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俱終連

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於此使弟子聞其父而視之謹小曼之篇戰戰兢兢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

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

會言五二二六六八入泰伯

六

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

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

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

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

乎語類曾子未時遺體無時不戒謹恐微而至啓手

不戒謹恐微如所謂孝其止是尋常孝事而也當念

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得罪理傷道便是非孝○曾
子曰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
心不存則常時矣今人有昏惰者過身有痛痒則

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覺與張敬夫論琴已於昏中成虛恐懼皆敬之意

論語說敬夫曰形體止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

者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處其全體之不傷而盡心時是則曾子所爲下宰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精義楊氏親曾子之路乎是與夫易贊之際非聖手無難於已不足與語止夫聖人之德

子者其庶幾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會集卷二 二八卷二八 秦伯

七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讓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道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辭氣也

鄙凡陋也儀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

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

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別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

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

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

司存尹氏曰存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

政之本若力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語類問如

是

建於信曰建是與中有道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

見於顏色自爲地面中却不覺地者如色厲而內莊

便與信遠子只將不善強特看便是○出辭氣斯遠

鄙倍是簡辭其誠意思○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

却在下面如非禮勿動非禮勿言字須要與他若暴

是簡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

是剛者之過論是寬柔者之過論是凡淺信是背理

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

也○看所貴一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

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信出辭氣便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恭

是景如人假借利是微藉或意疑亦是假正顏色而
不道信却是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道實論便是
說一樣半底說話倍是道理辭氣以有此二句○以
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此
則所賤在彼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君子所
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蓬豆之事皆有司所
職掌斯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索未為不是然此
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這但是說人
身也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些細等小事便
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責之有司便得○問先生
昔解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
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是故致學
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開字後來故本以陰為要
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者察而不可有造火
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

朱子語類卷之六

者不足遠邪○而為朋黨所惑○歐陽希逢○蓬豆之事
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為哉○答歐陽希逢○則是未節
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為意○但當付之○
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
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
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
幾於無我者不能也○語類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者意
違夫自及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不爾犯處自
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犯而不校是已且然檢
自家不暇問他人口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是有犯
者如致遠處子一般何是與校如汪萬頃之渡海
之不自反如有者學處學者犯而不校是成德事○
孟子自家張如者學處學者犯而不校是成德事○
格於自己分却恐無益○問如此已足無我○注曰
却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
却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
我人與人或問子深如義理之無窮也○恐一善之不
於家以盡子義理之無窮者而己○非扶其善而肯開
問也○他自他人說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
而洪氏曰吾同能矣然於彼也吾同多矣然豈不猶
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同多矣然豈不猶

朱子語類卷之六

有所歸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
聞而不以爲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
非仁人誰與之校如此意也曰過矣孟子于彼一物之
如顏子之不校而孟子所言學者及身修德之
事者顏子固心理渾然不背自反矣物校之一致不見河
校者也二者優劣判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
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需不可以此廢
彼而反陷於強學之失也曰有謂殆有愧之不挾非自
反且有愧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殆有愧之之意焉
莫非理也其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
今日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顏子所謂包之者驕
也彼之者快也從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

於

其才可以輔助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足可謂君子矣語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實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語類

弘是寬廣事事看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

意林卷之六卷之八 卷八

也着得貧賤也着得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弘字只將臨字便是詳如着文字相似只執一見衆氣實不復取便是不如着弘字人便也容衆義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容也容之中爲判斷此便是弘○弘不但着公羊廣大容受得人亦是容受得許多義理者只是弘自以爲是他說更人不得便是落於一隅如何得弘○問弘是之體被是心之方口體是多大大地之理一兩件便得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己底人有得去此意弘方能勝得重任後便是能忍得遠去弘而不發勝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弘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是執德不弘如無德之容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充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着力去做○問弘毅是爲學工夫久方能

如此初合下便當如此日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
日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日只知得如此便
警覺耶不如此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
處亦難見不弘毅却易見不弘毅淺近便窄狹不
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
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人不能捨不
能去只除了不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
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毫落落在這
裏無道理病病來便却由自家處量要弘毅於這
便教○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且
可分是也○得去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語類問死而

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
已前就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休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

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

達到精義得此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仁之爲器重其

非毅則不能力行行之無以致其
遠故士不可不弘毅也以是夫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

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
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者必於此而得之近

惡錄伊川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
德之心而感動之有吾與樂之氣象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

而不爲事物之所撓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

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吝嗇故學者

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

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語類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

不爲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後世去古既遠禮

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

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淡泊貫通處亦有

此意思○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聽得人動况先王之

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問消融吝嗇如何

之意問樂則答潘端叔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

可以變化○答潘端叔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

樂教曾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答李先卿先卿問見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絃方屬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成於成否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與教則可見其道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間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語類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其次第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掃

盈得盡不留些子與於詩是初成發這些善端起來了○詩禮樂御學時都已學了不得力舉動有次第到成於樂是則味詩都已有幾成不善舉動有次第者能動盡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不得便發是聖人此所謂成於樂聲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藥所以有先後也○此三上下一字謂成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此三上下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

○典立成是言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常用功處但詩較成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字這須常執字始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習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創延宗廟之經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如是初開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動可以戒禮只提在這裏樂便難曉詩有言說可詳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真我有甚相聞如人唱曲好風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我而聽者自然練動感於技能養精仁熟而無道窮窮而無命定樂教習之直而無見而樂開而無虛而無命定樂教他信地至其故之其父却在於詩言志歌水音聲依律和聲是五音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本猶周旋周旋不可謂樂之末若不推遠周旋又知何得禮在那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又樂誦詩舞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言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豈非瑟琴笙簧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後誦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溫厲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今論詩文之大公衆之人 恭伯

十七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西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語類所出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政教以人倫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以爲教以人倫豈不可得而使之知○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警戒心而生惑惑心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同曰彼是自不得知此是不能使知○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不得人弟足矣所以當錄又上門迂闊與他解說所以當考者足如何所以當錄前者是知得自足無緣得如此○此章之義自與盤

詰之意和陶淵明只說還都固諱只言伐商此不可
 不與百姓說今分曉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
 解若義理之精微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
 則如何說得他時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
 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
 原於天命之性誠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
 乎其曰不可使由之者不答范伯崇耳至於知之必
 能使之知乎不使之知也山之前不知不害其於南理也
 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
 之心勝而出之不安其意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
 其害豈可勝言乎程氏之害是已大抵由之而自求則
 隨其發達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必不致不至者亦
 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又答范伯崇但亦須積累涵泳出之而熟一日庶然
 自有知處乃可亦非
 可使之強求知也

詩經卷之八 藝伯

大

○子曰好勇疾貧亂人也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
容則必致亂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或問胡氏上何小異然亦可明胡氏曰好勇而不疾
貧則其材力出衆而處於饑寒者也不爲人上者
古亂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處於饑寒者也不爲人上者
其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又
不辛而貧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義取非其有日
長月滋其不滿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
也精義范曰君子義以爲上勇不可好也貧者天之
所命不可病也好勇而不安分未有不爲非

者。也。天。之。惡。惟。自。暴。自。棄。者。不。可。與。善。也。不。仁。之。人。仁。者。必。有。柔。裕。之。心。而。收。教。之。效。不。改。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柔。裕。之。心。又。味。密。教。而。唯。疾。是。使。不。仁。之。心。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激。天。下。之。亂。皆。是。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名鄙尚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者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

盈蒼氣歎思謂驕吝雖有盈歎之殊然其勢常相因
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
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語類此是爲有本
驕者無是驕而全有以誇其所無快其所有是吝誇
所無來驕也○聖人只是一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
者便連他誇才美功業等况無周公之才有美而驕者
者乎無驕吝與夫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是
則曰無驕吝與夫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是
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明然後說此方得○
問吝之意味如何曰驕吝者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
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驕是枝葉發露處
吝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

這自是吐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有一般人自信聰明不肯說與他人這意思是如他家會別人都不曾自家便曉得他便欺着他如實財也是公共底物事令使便有使若只他地吝嗇公使不在此獨自家有別無小費得人所以者惜在此獨是家有別人無即便強或問張敬大便秘歟他又云爲是要騙人所以吝嗇周公事亦善於此其光也而方且捉鬼之呼惟恐天下人不思此三王生以待出火答李守約章句開集注賈有綠老驕客存於其間蓋答李守約章句開集注駁香某寓思之似謂誘其有於心驕也不以自有與人客也然又最粹之言曰驕氣盛者氣熾夫自以爲有餘則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歉似於集注之說不同曰吝者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客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答潘以必教於賓而歡於賓者所以必益於虛也

恭叔舉兄問騎客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天氣盛氣賦之說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之論如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曰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發疑之要是兩種毛病可畏耳

叔端叔問騎謂騎則扶爲己有專於誇已者也否則叔因爲己私不欲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你己而已但騎者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生於你己內常不足耳曰其性不足觀者其特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公害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難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爲耳夫何有於己以爲己有用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己之初雖毫釐利也故日有其非我厥善是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

卷之三
六十一
秦伯

學者之言。以能自居。以知自居。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擇於己。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不容兼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曰此義亦善。精義曰者。亦不足凡百皆有款款之色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謂三年學而不求祿是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千祿為閭閻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類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

好學故能篤信。推夫子之言多如此。○惟篤信故能好學。推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其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者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

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善道。更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或問此言人當為於信。而又好學以明方能善道。○子曰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言守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子曰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篤信而未能至死。不發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兩者容石

重。有厚意深守。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

死須要略得道。又篤信好學須要。○答陳安卿。篤信只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精義伊川曰。今語字詞不立作耳。未有不輕信。信精義小人曰。不達之意。不輕不。却在好學上見。精義小人曰。不達道則日不達道。然卒道進。君子不達道則日不達道。終不達道。然卒道進。君子不達道則日不達道。君子君子須要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達道。只是無愛其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是信之未篤。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亂。故潔其身而去。

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語類危邦不入是未往
不殆是已往在內見其紀綱
不能從者之來則當去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精義楊曰邦有道貧且
賤焉恥也故曰去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邦

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故曰去邦無道而富且貴必不以共道得之也

恥君子

論語卷之六 公冶長第二

子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語類此名有分於朝野之不得謀朝廷

可謀他主海疆不守或問常知左右前後使此之

分限他是犯他疆界之意胡氏謂亦兵一

事今附於此則曰東漢李固劉瓛起兵一

上言家居而守令多所請而回郡劉瓛亦自蜀

還問門焉太宰王昱見杜密問傳李陵請高以

之謂見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
惡不論情惜已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
力行之器糾違夫前之上使明府實得中令聞
休咎不亦萬之一乎是乃劉勝以恩觀之見從善服
義固不可名者密之爲是代是行事恐不在其位而
謀其政者人衆如此當獨諸賢多指此大不可成哉

或問小註論語之便是安其所以所守
子至於士皆有位在其位則謀其政
卒戚也○楊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師摯之始爾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學音志雅
七余反

師摯尊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開雅之

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及魯而正樂適

論語卷之六 公冶長第二

子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愚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何音通
慥音空

侗無知貌慥諱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語類狂是直而大慢要風

樣不審一卒風人宜謹慥慥是拙慢樣慥慥能爲底

人定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

而無是德則天

下之棄才也

○蘓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

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高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語類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患地慢下譬如提賊相欲須是着起氣力精神下方有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他何以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着他如何

做得或問小註這章書是一氣趕注方如不及時即存猶恐之心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聞言其不以位爲樂

也語類只天下不相聞如不聞有這天下相聞都不

意此亦爲物所蔽是自聖子若舜禹直是高出出庶

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

下而不與焉是物各付物如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

只是崇高富貴不與人共心雖有天下而不與焉巍巍

是至高底意思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

今富有天下一般不覺有相礙豈不是高○不與只是

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

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

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語類巍巍蕩蕩無能名也亦有

煥乎之文或問小註成功文帝自應照事章可說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

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召公奭

太公望平公榮公太顯閣天散宜生南宮造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
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且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
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允舜有天下
之難際交會之則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

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顯是
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春秋傳曰文王事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者六州割壤雖琛賄也惟奇貨莫尚屬紂耳范氏
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夫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
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

論語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言微矣或曰宜斷三
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語類三分天

下二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乎然如此而猶
且不取力見其至德孔子稱至德其二人皆稱爲
而不爲或曰文王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
者也或曰文王之大半得爲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
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之善述人之善述人之善
蓋文王文安作時大統未集武王初爲西伯十一
年而紂益不臣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
戎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
意於伐紂而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
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而北
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爲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
矣誠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

論語卷之六

三

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庸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字分
地而取其三分之二聖人之勳莫非天理當文王
時商祿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
武王安得而不取何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
之一亦不待而取矣徐元聘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
周師而服矣徐元聘文王之共討紂而後已
故有肅將天威大難未集之語但討紂未終天命未
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
終十二年討紂不俟天命已絕則古之聖王未
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
意視天與否范伯崇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
人而已矣答范伯崇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
取則不取莫與手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
似有碍蓋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
其一未忍殺大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肅數未

終結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結
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
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
紂固有放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
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唯均。以此觀之。足見
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
書云。不同不多事。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疑。天理人
欲王道。衛街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此耳。來書以謂
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
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對策。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無
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已。取之而無民不悅。則取之。
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
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民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
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天下
下之難。而以無天下為之。與天意未有所磨。而不得
手。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聞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音呼。反。

閒辨隙也。謂詰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
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韋為之。冕。冠
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
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
閒然之有。語。語。問。禹以無道。雖死而不忍享天下之
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此說如何。卜聖人自是薄於奉祀。
若只恐惡說。則最得。或問。溝洫之紳。曰。見於周禮。
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民。精。義。有所用其
力。儉而有餘。則具。美。此所以無間然。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

承之以謙也或問小註聞人譽已承之以謙自是大

弟子譽不是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

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追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

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

善得名於世蓋舉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

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或問小註

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數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

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微近然自察過

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

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

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

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

布爲之升八十綫則其經二千四百綫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秦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秦驕慢

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害於義則不可從矣精義范口衆人之所即君子則

而已矣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或以衆爲流俗而

舉從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推衡較重不可以鉄兩

衡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

爵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

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

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語類凡

順理則意自正母意者主理而意不順則只是自

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欲此一事只是自

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欲此一事只是自

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欲此一事只是自

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欲此一事只是自

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欲此一事只是自

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欲此一事只是自

漢國之時長管則士人赴誠須要必得到揚揚後便
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慍慍亦
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
中間亦是一箇直似一箇也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
一山嶽也○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
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成事而後已事已成是非得失
已定又復就緒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已成就得一箇
表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問三者又從這發生此我
生意意又生必又生又生又生又生又生又生又生
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我私意既生私
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則必之心事既已過則
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問
也此語是合此母意者是不任已意只看
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
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母意若才有些安排
布展底心便是在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
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
是私意未說到前理在伊川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
之語想是後門人錯記了不任私意也無心
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礙
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
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盡意必常在事前與張敬
園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
夫論癸巳論語說敬夫曰絕而不復萌曰此類子不
字猶曰無耶然必言絕而精義無意必固我之變○
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橫渠曰天理一貫則
范曰意者已之也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
守而不移故有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我是三者皆
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呂曰意則無
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

○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
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
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語類
刪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可疑
日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
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私意而後來不能
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
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語類文不在茲乎言
喪斯文○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
文亦先王之體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
既竭心思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當思其幾
失而不可忽○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
禮樂制度若
喪便掃地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手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
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語類問夫
時多藝何故能衛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林藝他
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
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象清明自是與他
人不列子得言聖人力能如神雖未可信然要之聖
人不須大後事聖人做得出來自別○問縱猶肆也言
不爲限量何如曰天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
他問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道氣象亦似天限量
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恐不肖者增進一
分不得硬拘
定在這裏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
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
曉之語類大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
曉之語類地位則子貢之言鳴蓋蓋聖主於德固不
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
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
多能也

半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半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

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

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

近故併記之語類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
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

來不惟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

無所不盡語類

通空空是指解夫言聖人

不以其無

也便在遠要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

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

夫來問我及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

得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

知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海人方永之以謙此意

想自今觀之無故說謙話便使人如接模○問

就兩端與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接猶言頭尾

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

者有教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

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于路正名之

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于路問政曰政者衆

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大小無不兼

舉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

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

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

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

是之爲兩端如各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

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語類

聖人尋常多有謙詞

有時亦自謙不得

精義

下曰天

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夫子問天下生民不得

其所傷已不遠太平之時故曰吾已矣言終不得見

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簪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

齊音若衆七

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盛服也簪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

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

外一者也語類

類以作字趨字說彼彼如何曰固是

須是看這微心所從發處如見齊

衰者

必趨

必趨

必趨

我見教心生於哀見者教心生於憫。問作與
若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日只見之遇之而變客
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

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大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

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

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語類夫子教

人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衆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

五格致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是博文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

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遇使人反求之至
近至小之中傳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
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
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都望
而漸可識有所秉習而漸可能自提而後復爲孝悌
慈愛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施之廣狹亦非可以
計諸兩預期也故夫子常謂先難後獲焉仁又以先
事後得爲常德至於此小差則私心失其正雖有說
仰高之志而互立謀利計功之私

人何自而得忠何自而業哉

(答李堯卿)

子不出博文約之二事唯門人莫不知有此學程顥
子獨於博文之間有所進有所得蓋高者有可望之
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斯直後有可從而審其時
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

(博文約禮等者則以之爲所以不可不致也)

此說得之

(答或人)

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

人
理。會。而。各。

其力則

久頃
之叶
見兩
得喚

功業互相推托。則彼此撐闔。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虛闊。確記撥拾異端。以答趙詠道。

博學之說。此又不可不知。

讀不致欺。欲不欲。

答汪太初

學之難者。似博而約。然其始也。必先博而後約。然

既不能流於新。而不捨於舊。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尚大學意誠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

1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方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

非力行所

及矣此韻

子所以去

不達

一問也。語類欲說不確如人行步立脚走了不由得
若果到那窮神妙處則須是德之盛也以往未之或知乎其
初見得人之近尚未甚明所以見得高處望在前
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大了只待他然後自到那立
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然後自到那立

待呀

他與
熱見
後行
自鳴

到呀
那呀
哇呀
城呀

— 32 —

賴子鑽仰前蹤只爲摸索不着意思及至盡力以求
 之則有錯謂卓然爲聖人氣象大槩如此則此到蓋
 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處工夫全無所用蓋
 當此時只有一些子未安穩但須涵養上工夫然聖
 人地也○欲罷不能是住不得欲罷不能故
 吾吾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
 掖之道使他也欲善不如不覺到氣力盡處如人欲
 用力得第一至好如立竿飲水不覺醉當了○問顏子後來
 也○曰到此亦無所用只是博文約禮工夫自然
 見得○顏子平日深著此種兩處從容以於喟然
 之歎見得他整齊工夫處楊子云樂苦之卓恐也不
 如此到此處見得聖人直是峻峻進退一步也不
 便覺有懇切處○顏子到此處也不足大段着力
 便覺得安者○曰無所容其力也○若以力不
 聖人不隨而力不思而得者○若以力不

思而得之

賢者之所

音以
力。着
要。力
不。不。

得

印布券序存簡先後深誠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時這做時便是做罷不能之說與此與此與此只是爭這做時不能做罷不能之說與此與此與此所以異於人也又下領了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到了得此是消消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問小註這使如人過得過關了便平地行將去或問小註這未而歎其未能遂答廖子晦高堅前後者領一時至聖人之地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功之效中問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功之效驗迹中請所請得一善則李季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

論語卷之五季子罕

五

一守而便定其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飲亦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况欲望其與已為一耶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聞如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知

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奈語類同久矣哉由之行詐是不待指那一事實也曰為之一時不能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亦常非定有不明處如死孔裡之難是致死有見不辨只有一或問小註謂氏曰此必夫子失司毫末誤便也或問小註謂氏曰此必夫子失司也若其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神無家臣者無嫌也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欺者無嫌也孔子初未嘗知為臣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祭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病至大故耳曰所接有具必違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惜也

論語卷之五季子罕

五

精義 謂山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其言有誤夫子猶不加為是無臣而為有臣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

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黃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

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

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

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匱發天藏徒木反賈音嫁

韞匱也匱置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

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或問小註伊尹在野太公在野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語類

問此章與浮海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語類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日或問小註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日當時中國未嘗不政聖人之化但時君行其道耳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夫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曉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或問小註范氏曰

樂以小雅爲周樂以大雅爲文王蓋以正變爲小大

也是時王迹絕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夫孔子自衛

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精義侯曰韓宣子適

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精義侯曰韓宣子適

魯矣齊桓問焉子魯呼魯子曰未可取也魯東周

禮如是則周之禮樂皆在魯矣特殘缺不完耳孔子

周流天下知道之年不行也於是反魯修廢補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語類此

本平非有甚高之行然上夫却愈精

能道理却愈無邪故曰知崇禮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

之心。聖人卽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矣。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

與叔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答呂子約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拾搖市過之。孔子醒之，故有是言。或問小註：胡氏曰：好好色，而不好德，而未能忘也。也是收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離，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疾而痛棄之，不使根芽得告嘉穀，則志氣

清明而獨立乎
萬物之表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佐反。覆，求服反。

箕子范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

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

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

不在人也。或問小註：胡氏曰：顏淵曰：何人也？子何

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進，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

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憤懣急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逴

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

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語類：如得一善，則拳拳

不飽，皆是其不惰處。○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

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

進而未已也。語類顏子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顏子果必有大段可觀。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言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語類苗須是秀秀

不然何所附乎不或問小註此是聖人勉人進學如

至實亦非所用此要得申重鞭策之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

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

從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從而而已異言無

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

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

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

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後

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

如之何哉語類與謂異與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

聖人謂如此等入與他說得也或問胡氏曰法言者

伊尹所謂適於汝心者也理不可拒故勉而從之然

以其進心也故能改革者鮮矣異言者伊尹所謂適

於汝志者是也情無所拂故甘而悅之然以其進志

也故能釋者鮮矣此身之修壞國之治亂之所由

也精義謝曰以其異言故必說以其法言故必從說

而從特入手耳也至說而釋從而改然後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求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耗粉反
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若者也蓋衣之壞者狐貉

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

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

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語類

自有一般人若及求服在好衣服中亦不吝者子路

自是不犯這般富貴○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

馬本輕與朋友共飲之而無嫌曰子路自

是恁地人有好物物與衆人共用了

不伐不求何用不滅伐之反

伐害也求食也滅善也言能不伐不求則何爲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強者必使弱者必求語類是英人之市

呂氏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問強必伐弱必

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懷羨

慕他只是這
般見識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滅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

復言此以警之語類問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

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盡大凡十分好

底事親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莫服善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立益由

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

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

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

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

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或問小註松柏之

不知之舉似凡木使皆不自非耳○欲學者必周

於德自是勉勵君子謝氏這一句最能發明此意之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愛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語類

知者不惑莫見得分

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礙而此之應者

各得其度何憂之有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

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愛人所以愛者只是卒然遇

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愛○惟不惑不憂

便生得這勇來○孟子說性善與道無是彼也今有

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性者氣不足也○問知者不

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明理而不能去私惑

者然去私惑必先明理無私惑則至於數人當以

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數人當以

知爲先○有仁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

盡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例勇方能接

得去者無是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

或問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何以

勇者在後曰未發微○

答石子重○子重問知以明之

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以

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加爲先曰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

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

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

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

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

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

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

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

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

辨語類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見其路

此只是大綱如此說○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

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學時須便教可通適道

便更教立去立便便教權去○問權便是義否曰權

從中義中權是將這科去稱量○是物得其平

處○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

此權所以合經也○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事物事畢

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

說聖人之權雖異於是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

地做方好○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

論語集注卷之九 子罕

讀書志卷之五

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精義伊川曰權與權衡之權區之傳亦為此也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者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

思深遠或問小註此章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
皆審觀而詳記之尹氏曰其矣孔門諸子之修學
也於聖人之言色言動無不謹言而備錄之以昭
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矣然如聖人之在日也雖
然聖人生活而為之者皆盛德之在動容周
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精義伊川
於此求焉得虎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精義伊川
語為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
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又曰鄉黨所載善乎
其形容分明畫出而一○謝曰容貌衣服食
息之禮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而盛日
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少察於斯於道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楊氏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
其庶幾乎○楊氏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
語默食息之舉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
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心
與道俱故時時而發而從容中乎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
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
氣如此語類之宗廟朝廷為不敬多說耳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朝庭遠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

可以不明義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或問
小註 合兩長味
見聖人全體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
直反 誾
直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諄也語類侃侃
直貌以其位不恭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達至於上
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諄必須有含蓄不盡慮意思不

如侃侃之發露得直也○問注云和悅而諄不知諄
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至於曲
處也須得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
後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
思是如此如何恂恂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

君在取諸如也與與如也 取于六反諸于亦
反與手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取諸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攝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攝必切反
躩擊若反

橫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容貌踴躍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禮亦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揖者也揖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

其手禮整貌語類問君召使揖揖如其命教之手如

卧古者損介之儀甚煩如九命則損皆五人以次傳命

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揖以下列兩行行末相揖如主

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賓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問之賓○古者相見之禮主

人有損賓介介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

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末末損傳之次損次損傳之

上損上損傳之主人然後實主相見○問注揖左人

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

也○然或問小註問禮秋官司老大夫行人上公九

命數實次於大門之外主使揖者出而請事者五

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

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實立於東北東門之外即大門

直南此而介者立於西北東門之外即大門

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階門之外直南西南面順者

以次立於君之東而西而每損相去亦三丈六尺末

損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揖

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不敢自許其躬已恐其上揖

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損受君命而傳之承損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語類問賓不顧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

列國之制大

夫亦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損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棧閣之閒君出入處也闕門限

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

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語類中門注云棧閣之閒

由闕右不踐闕只是

自外入有進門進乃君所入之所開如一味柱門如
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則右邊出入此布字
自內出而言○振如今家頭相似則當左邊門者今
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者
以當振開之開為右位○開立不中門或開門之
左右各有一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開扉之
旁有振振開之開即中古人常開之中有開扉之
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或問云門中有
兩扉各有一中所謂開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躐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宇也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

足不敢肆也

語類

通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
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

禮所端
外朝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

恐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

至尊氣容肅也或問小註

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
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

細自不覺其出入
一似不息者也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

還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畫

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語類問復其

如地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節容衆人孫未楷便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踧踖如有循

勝平聲踧
已六反

主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

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

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

而色懼也踧踖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

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答李堯卿

如揖下如授既

日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趨步之間其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

曰發氣滿容語類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

者退還命上享其圭璧琬琰非命圭也幣皮與
馬之類皆拜跪以獻而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
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開別有物則之又問處
實曰皮幣與馬皆實之於座○享禮有客色使禮聞
禮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恭
聘既聘而享則則主璧以通信有座實以將其意此
聘時清也或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
新也或問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
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備於邦君於是有庭實
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
此說是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語類私禮是所遣
之大夫既以

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
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

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攝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

爾

○君子不以紺緼飾紺古黯反
緼側山反

君子謂孔子紺絰青揚赤色齊服也緼絳色三年之

喪以飾練服也緼領綠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

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或問色有正閒

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
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

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上
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驪此五方之閒色也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

彼繡紵是也

繡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麀反

繡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麀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

裘欲其相稱精義伊川曰繡衣等各有所不必云繡
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婚

也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褻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

有褻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褻衣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襪無所不佩

上上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璫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幾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幾積而有殺縫矣或

問小註問裝積恐若今裙裳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

倍於上面要也不知傍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

制要下而是殺布為也近要者殺縫其小以上面半

精義即所謂曰家必有殺唯朝祭之

殺即所謂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

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

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或問小註明衣即是箇布

欲殺是謂又曰即浴衣也見玉藻註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菹遷坐易常處也語類問變食

不茹菹而今之致齋皆有酒何也口飲酒非也但

辛五精義伊川曰齊必變食日葷是不

○此一節記孔子謹齋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

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蟲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體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不食不時不食食體之食音餽餽於冀反餽烏過反任而甚反

餽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餒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

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或問不時不食惟朝氏以爲王制所謂五穀未熟果實未熟漢初所謂穿掘萌芽醫養強熟之類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遷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正斷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語類同割不正不食

與嗜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善不之差別如事當慈地做時便便要慈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知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與盡皆欲得其食然之則故也○特非今答李好所謂操如內則中自數般齊備所用而不同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亂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

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語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菓之類皆不可勝食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問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與

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教夫曰或出三日則寧不食

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

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

非所以敬神惠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

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

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或問

寢食不言語之說如何曰范謝得之范氏省尤

曾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靜默非言時口言語有別

平日食對人發獨居靜默聖人存心不他爲物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

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

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精義楊曰飲食必有祭

瓜則祭先斷不忘其所自也君子之祭必見其所祭

者故雖蔬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君子于一飲食

之微不忘其自況其大者乎子尹曰飲食

必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發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

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庸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離朝服而立於阼階禮乃

多反

饗所以逐疫而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饗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

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語

類問注云應其依已而安或云存至神蓋五祀之神

類子孫之精神神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侯亦

必使已而存於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為諸

侯守一歸則一國之鬼神為天子有天下則天下

之鬼神為天子若欲無虞天上神明是多多少大

好何有子思或得若欲無虞天上神明是多多少大

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性或問注

日見於周禮月令詳矣朝服何也或問注

日大夫朝服似祭祭禮亦有文也或問注

也雖非大祭之倫也注常人以爲可祭則聖人之意

以爲鄉人爲我祭也故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於是

朝服而立於阼階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

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語類古人重此禮遣使者

拜而送之從背者後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而禮主人既迎賓則請人爲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設正席大尊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饌之至乎

侍食於君君祭牛飯飯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

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

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

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語類問疾

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日常時多

東首亦有從意因時節如記云諸侯時節而諸侯何如

這兒得首隨意何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

當戶寢常當北牖之義曰是說北牖下安床睡因

君未改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可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精義尹曰不俟駕急趨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或問小註朋友之饋雖車馬

只重不拜車馬以明朋友之所重

在義不在利也祭肉則是通豚耳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客客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衰者雖狎必變見免者與替者雖衰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狹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因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精義楊曰哀發動于中故

也王升而受之加敬式之盛饌禮之厚故變色而作非以其饌敬其盛意耳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

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

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語

類立視五傷式視馬尾蓋馬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前六尺圓三徑一則謂丈八五轉則為九丈矣立不過此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而作善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

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

與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

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臯氏

曰石經皞作臯謂雞鳴也劉聘君曰皞當作臯古關

反張兩翅也見爾雅皞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

俟知者或問小

註時哉時哉外照註中
飲味得時四字講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十終

郭嘉

三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蕩言行者四而其一

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

論語卷十一 先進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語類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一節應用得自不同如升階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式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或問小註讀此節未可便謂時人不是只據時人意說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

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語類制德行不知學政事否曰不謂如此者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或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可德行而短於才者或問者德行者謂心體道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問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

論語卷十一 先進

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書字而已也然學為詞章者學尤不可不知也精義顏子以下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故曰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政事者有文學者顏淵伯牛可以為輔仲弓可以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以為四方丹有可以治兵滕子路可以為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

不免厄於陳蔡則天也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會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欲其辭若

有獻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

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

論語卷第二 先進 三

美之或問問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吳氏曰韓詩外

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十疾惡子

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

一子寒母去三十耶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

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

子於弟于未嘗稱于此或集語者之誤或問小註此

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

孝也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

其有孝友之實積諸於中則人

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爲於

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
子以兄子妻之語類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日讀此

謹於言謹於言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

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論語卷第三 先進 四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

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諫辭答石子重子重問顏淵死

與之樽石順之曰不與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樽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樽便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樽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樽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樽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精義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也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若送死之具稱其有無而已孔子言鯉之不可不有棺而無棺視子之心曾顏路之視淵也若鯉之死使其有棺也雖皆備人之喪有爲脫葬者矣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贈之矣今

自注之大全卷一先達

五

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樽驂可以脫而復

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需諸市也

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

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

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自注之大全卷二先達

六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子也

數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焉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

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死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三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語類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關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關到那死時乃是生理

七

已盡安於死而無憾○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所以死○氣聚則不能勝其所以生則又焉能勝其所以死乎○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誠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享五常之性以達生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盡得這生理道理○到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知終其聚而然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死也○得於氣氣之曰初無精神寄寓於大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之曰散無復有形象矣○問死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問伊川謂生而死者一而二○二而一是氣氣與理言之曰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是答廖子晦○蓋愛敬收長貴貴尊貴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

曉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
 不變者是理非有一物散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方賓王賓王謂詎謂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
 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
 曉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
 不變者是理非有一物散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方賓王賓王謂詎謂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
 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

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不
 知其所以則死之理亦未易盡所以生者
 不知其所以行而已不然精魂未嘗恍惚茫
 昧之說者之惑也耳矣曰亦善然華人之道未
 亦未易耳矣曰亦善然華人之道未易盡所以
 知也為此說者即自天地之理即我之性豈有
 地爲此說者即自天地之理即我之性豈有
 人物之性此說者即自天地之理即我之性
 得有一精魂矣如有我爲主則只是自己身
 持作一精神死而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仁
 本若此則今其徒之說性命之理未釋氏之
 去上則別說一微玄妙道地雖若洗滌而不
 然其歸宿實不在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相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或問小註

此章須開兩兩開說與衣敝袍章同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語類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楊墨墨氏之學明葉已久矣子時已有所答潘恭叔之矣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爲我不關事答潘恭叔恭叔問師過商不及詳殊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確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精義夫中庸之不可能惟有過與不及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教人唯知其過而引其不及者也

○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當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

也語類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如此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

故也語類求豈不如愛哉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

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日緣以仕為急故

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故不出一向從其惡或

問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

已失之矣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

官其下則尺土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

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

之風而不自知其非歟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

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

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

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足不履影磨發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

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

人矣語類謂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

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疲其軀此柴之所以為
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若那下賤人衣服觀這
意如此只守不徑
不竇之說不得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

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語類魯是魯

只緣魯鈍他肯放過所以做得遠若是放過只

是魯而已○曾子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

人只畧結見得些小丁便休今一樣做底見得容易

又不能堅守到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

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

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虞須

要得曾子正是他一般底但却是向上好底病就他

說却是得這個曾底力○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

之人却肯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精義明魯則不敏

事要人一分半上落下半多不專一精義明魯則不敏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嗇嗇五且反

嗇粗俗也傳稱嗇者謂俗論也精義少誠嗇謂俗而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謬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類問社云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

論說卷二十九

先

十

幾固自樂到牠處貧賤只佔地哩。**答趙恭父** 恭父問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歡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且世間亦有貧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答潘恭叔**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言顏子數數空墜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貧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閒隙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耳之正。

३०३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聲中去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

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
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
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問性與天道則不爲此

矣精義門人有習他經而舍之習說記則其故曰
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謙易嘗現於貨利哉特
於豐饒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
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人謂之不受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謝詩卷之六

先進

子

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
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小註這章書
有兩層
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次節貨殖自貨
殖屢中自屢中自是各事專勿混說集註上節下一
又字下節下一然字是上節
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語類善人之室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都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不善而無惡即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檢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能守便不能盡其流而為惡但他此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行之皆善如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室○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云是舊述前人所做過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先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亦自與格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問室是神化地位石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計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論語集注卷十一 先進

七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共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

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精義明道曰論

厚者也取於人者唯言之為厚者是與君子者乎也莊者乎未可知也不所以論篤達與之必觀其行事也

○子路問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問斯行之冉有問問斯行諸子曰問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問斯行諸子曰問斯

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問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問求之能行惟恐有闕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思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論語集注卷十一 先進

八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精義楊曰問之而義在必行雖父兄在問斯求之問隨其偏弊而救之所以兩言也然問而不行學者之所病而大子以是退由者蓋子路有問未達也故退之其進之退之亦各因其材而篤之耳

○子畏於匡顏淵俊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國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語類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子在回何能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於此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或問小註難其如顏路何顏子曰程却如此說不得

子嘗言之矣問志之人辭規遠過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兄弟子之於師乎其不可當未行而預歸不可臨精義問便孔子遇害顏淵死之否伊難而始謀也精義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曰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猶虎一人力盡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之言我有親是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如何曰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事是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如伊士以親不在而爲人報讐甚非理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會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語類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

仕如臨子貢子是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

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

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語類仲由冉求

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不

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足知他才可保然

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可保然

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

臣大變利害之機。只或問小註。胡氏曰。亂臣賊子。銜爭些。予道誠是難。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之。予矣。况使李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張敬夫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得。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謂而已矣。未遑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戒。不戒。而習蹇。以至於從人而叛。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與答何叔京。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分。○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先進

三

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末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斤其非而特惡其佞也。或問小註。問是故惡夫佞者。卽須根據註中。不是。諸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操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先進

三

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問。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語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如此只大言來答。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故孔子惡其佞。或問。書禮考之。則舜之教。子羔五典與夫成周。官樂正之法。以爲游。而民社稷。未成之者。蓋有道矣。尊遠使之。從事於人。之傷。范氏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爲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蓋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

可以不以之讀而適自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為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為卑而不之察。或問小註之意。未學二字不可明。下節于路方會意說出也。于路執意本不是說不用讀書。只因夫子謂其賊夫人之子而飾此以自解。故夫子不斥其非而時答陳明仲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聽。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得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及學既失之矣。況又貴之中材之人乎。然于路使于蓋為寧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倭而惡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侍坐

卷二 公西華侍坐

三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帥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千言非

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或問

小註求亦二節因率爾見哂故皆作謙辭然足民禮樂自是兩賢實事

亦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西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始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替君

之禮者言小亦謙辭或問小註諸侯時見曰會衆相見並非爵侯而何以小相言也若兩君相見則相者爲得言諸侯故知會同謂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千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樂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適依反零音于

禮記卷之六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歌也作起也撰貝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言又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千之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誠此矣語

類曾點見得事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都非了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處處莫非可樂也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問曾點行發見眼前樂處只是點他見得許多道理直看他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尋常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之志夫

禮記卷之六

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千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教之之語則入于正欲共他理會也○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則觀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雖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足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曰顏子之樂已足樂了他不會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他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寫而樂如曾點只是先自盡於心然後及道理如莫春以下無可說只是眼前境界自得說出未也得○曾點不會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無之小子狂狷然成章不知所以哉○這便是狂狷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點明也○浴沂事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之志夫

發○上舉說飛魚躍○云知勿忘勿助是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千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富人在集注中舞等後○問前輩飛魚躍與會好富人近一事同不知會點之事何殊與子思之說同曰會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何以見會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是點空樂也○無意思○會點以樂於今或問見道無心不日吟詩以期於異日者對見道無心不點事而氣象從容志向高遠也曰方三子之贊吾所志也點獨鼓琴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又方子問然後瑟獨少闕乃徐含瑟而起對點而悠然遂過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愾而久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此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漁養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閑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

也。曰夫莽莽之曰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通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樂而得其心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人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聖人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或曰諸氏以爲會稽中無一毫事列于取與之事道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事必回我一息之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育物之事也。必回我一息之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育物之事也。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或問小註。又春數節居之樂其日用之常正莊合此數語。夫子與之絕看出竟舜氣象。但答嚴時亨於下口中講而不講要得不言之妙。

野亭問夫子既語之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
 之盡言一曰進時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
 能思志之所欲夫何以皆不許之而獨矜其對者來
 三子所言皆是實事付諸難答言之之賅實未嘗言
 其志之所欲爲有假道通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
 聖人與此而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會路行之則
 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之
 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倣爲其視三千現
 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
 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
 今日所存三千却分作兩截看了治軍法治財賦
 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
 是少清底氣須先理會要致自家身心自得無常
 常清底氣是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
 無不可爲之事程所謂以以下操己已立後
 你下當得天下事物着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

而言由也可使治其賊求也可使爲之宰赤也可使
其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
仁夫仁者體無不自安於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
而已使三者體無不自安於其所已成故於求仁之
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他有這
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圖而
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見諸爲夫子所
至於華爾面鼓更無推避來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
哂故其詞謙退必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今日所
與講切自身所用處生熟掉在一見不聖門分作兩截
便是後日所見得他不客藉爲學爲弘分作兩截
有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達到至極如曾點浴
沂風等事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
顏子簞食飲水不改其樂樣相似程子謂夫子非
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
非樂簞食飲水也不以爲憂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要如治流強人而水能待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此心而不如其趣味耳夫貴體之士未始知樂天下之物全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學者冒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得其所以然也今時士中或有不知天分初無足游泳乎天壤之中反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節建立事功方是得意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眾民君子樂之所樂不存焉于天下而立定四海之內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于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跡樂如此則堯君之朋友信之少者恨之物各付之跡樂天地如此者安于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吡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充養事業會點固優焉之也然知與不

與之而也。與衆散夫論琴已論語說所謂會子非有以爲在也。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筆韻。病夫謂會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筆韻。巷非有可樂之說也。然顏回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筆韻陋於樂難同。而所從言之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愛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夫筆韻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卽其筆以求之。則有沒世志。乃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若夫古哲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志。莫不爲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寬裕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志學者欲求曾回之胸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言則其異有如此。故今以以後之意爲此之說。

孔子問之。而後鼓瑟。希聲。猶含瑟而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千者之操樂。可見矣。此記者所以詳善之也。夫充點之志。則顏子之事也。故夫子與之然點之言。未必能踐之。亦志于進取而已。此點所以爲狂與。

三子者出會督後會督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扶夫音

曰夫子何陋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一 先進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

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

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

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

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

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

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

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

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

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

商賈父二人卷一 先進

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

雖開已見大意語類

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

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

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會點把作一件大

以如此樂○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

然亦不害其爲任也。又答歐陽希遜。希遜問會點只過此流入老莊去矣。是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以達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會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親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錫實工夫可見矣。使會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對於堯舜地位也。孰與本朝康節先生大畧與點相似。伏乞指教。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都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來象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會點見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答吳伯豐。伯豐問集注謂三千之外。不入于佛老也。夫子無反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謂二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俱相抵牾。以思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有見以有爲。而不與者。則未能合己之志。與己不與者。不若於會曾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其亦之不可用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
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

德復全於我矣雖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

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
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
難也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
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
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
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
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語類問克己之私有三氣

卷十二 二 顏淵

克己之私有三氣

人我非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

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或曰

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欲却是人欲。所

以爲難。口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

見。底如刻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

將義利兩字分箇界。緊要處。從這邊來。其間細碎

工夫。又一面理會。克己。私最是難事。如今且

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端的覺得是時

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克己。未得。有

又見做事。只要靠着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

時解。錯認了。若不日。用間。見得道理。自然。統統。仁

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格去了。自然。統統。仁

一味。就理上去。徹去。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統統。仁

亦可見。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

雖知。義理。而。舊。習。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

外物。誘。誘。裏。面。便。爲。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

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緣。勝。私欲。便。消

私欲。纔。長。天理。便。破。過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

便是。如此。問。所以。與。彼。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

便是。實了。有。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壓。却。空。去。了。這

卷十二 二 顏淵

克己爲仁須着箇復禮無幾不失其時下文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思非禮勿觸非禮勿近此皆是剛健之氣能自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若不曾復得禮不成矣不可將理字來講禮字克己已固即能復天理不惑於好善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曾說克己爲仁處如重慶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皆自然底義二物一車服送子克己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仁欲所蔽如一旦與禮對立克己之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己已便無一事則克己之後復落空去且如生當如克己去清如此禮也生而後能盡心知如克己去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

見實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還是自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凡他初問也朱子曰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凡便是當時也說得式快了明道謂克己之私心上自能復禮雖不學禮而禮都是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太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是克己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箇工夫曰也不明說克己但不會做仁人便克己了猶不能復禮會教人夫求之不得便仁也此間不容毫髮便是仁所以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毫髮便是仁所以仁便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仁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仁此皆講此又問曰克己之閒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

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答呂子約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親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應之反言其理之如此方非謂微裏面做功夫出來則制于外所以養其中心是說敬功夫全是自外而內自業而恨之意非謂內外咬相養與此章之本文不相及不須如此分疏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想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因
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語類問上四句
想只以下句是以前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
外無怨是假意處外有怨是實處是知是他端如上章
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仁
是義爲仁夫子所未至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緊接着那出門使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一片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方透徹一片
本流注出外到這裏方作中間也中間不得却變種

是處方是做得這徹克是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發有一人怨他便是要未徹便如天下磨石掃曰路上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人是怨如以刑罰加人處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想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用去恕字須兼衆字說此說方是恕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有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怨之與不怨也其不怨於君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與心之隱已也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怨其弊只是姑息問然有是事如何都得他無曰此且愛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字或問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或問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

也。邦之所在，無怨怒於我，則足敬也。而仁之效，用之於邦，無怨怒於我，則足敬也。而仁之效，用上說，在邦無怨怒於我，則足敬也。而仁之效，釋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氣未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誠其心，伊川曰：『大有大祭，只是敬也。』木於施焉，猶置此精義，只是不私之說，也不不敬，便於仁。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

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

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

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

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

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

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語類乾道者見得善惡精

微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

或問伊川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

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

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恕

甚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今恁地說却

較淡了○乾道者發而有為坤道者重而特守○

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

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消磨了○如聖樂克己者

要一服便見功效教想者漸漸磨去其病也○持

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其意自是着不

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私意不

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也○看那私意不盡○克己

復禮是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也○非謂去之

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幾能保他無人欲○

味你養得時亦是天理○克己復禮如自帶

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

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

矣語類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謂於言意思不曰

言也訥是謂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

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

說方說稱他心裏也自不知得○仁者之○言自然

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

四時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此心不存於身

一病去得此病方○或問小註○人達人以仁者爲言猶立

好辭息充養耳○或問小註○人達人以仁者爲言猶立

言之也其言也訥則固謂

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

牛意仁道至太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非強聞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箇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言若不仁底人心尚如睡底排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丁○心存則自是不破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木管底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獎語之則以彼之驟必不能深

會英千六百卷二類淵

三

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品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扶大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疾痛也言由

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語類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憂懼不來○不憂不懼由內者不疚或問小註其學所以勝私欲所以內者不疚如何得來或問小註其平日所爲光明正大內省於心無一毫之疚病是以勝私欲足以配道義夫何憂何懼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牛答余辨孫有憂有懼者內有所其可以易而忽之哉答余辨孫有憂有懼者內有所其可以易而忽之哉

會英千六百卷二類淵

四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或問以傳桓魋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者矣而其弟

子服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爲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語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之意只是死生是

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富貴是顯，有時適然遇者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實於有生之初。
或問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微其知此而看以安之耳。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隨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問際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

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固而語滯者也。唯

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語類初，只要

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武問小註，開註既安

簡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武問小註，開註既安

想是子夏意思如此，設使司馬牛問於夫子，夫子如

何發付他，曰：若夫子告司馬牛，只簡其在我已，包括

盡了，決不復告以安命之說。譬如人遇難，當思退避

之法，若安於命，不洩他害了，這時節與他說，須要直說慢此子便精義。伊用口做是持已，若是接人與是緩慢，事相與以無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驕仰爲相與，以無言爲相親愛，如此者安得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爲主也。

○張曰：牛之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崇敬之心，以遊世也。又何患乎四海之內皆兄弟哉。信以爲然者，已之兄弟也。我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命自其所望，言天自其所遇言。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所愛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所愛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

蘇及想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劍牀以煎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

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

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

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

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

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所愛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

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語類謂

語人是下已忘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開言於語，或那裏說教來不覺，想是懇切已徹乎方

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急要忽然間
驚動他如破人罵便說破人打破人打便說人委投
蓋不如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
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所以說明又得
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
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
不得耳譚榮材或將假棄來賣我識得過任他干言
萬語我既見破爲子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
明或問謂爲毀人之行想爲伸己之冤若事本非實
則亦不足以感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或問
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

論語集注卷二顏淵

而得其情矣答劉季章季章問注云：想冤者急迫而切身
情矣答劉季章問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其
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達至此而
乃云因于張之久而告之不惟形容得于張太過且
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下且論事
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怕觸件于張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或問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民其什伍時其
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武備脩而足於兵矣有是
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
信之者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去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或問食足而民信
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接
以赴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
可無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

論語集注卷二顏淵

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語類問民無信不立是
可立日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
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無信則相欺相
詐臣棄其君子棄其或問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
父各自求生路去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爲民者
聖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爲民者
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其民寧無食以
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
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呂氏以去食無信爲均死
而不若守信者則恐非聖人之意蓋不得已而去之
者則去信所以求不死也今以均死而後去之
則信已不免乎死也之私矣若使其去食
者死而不去信者則又將若何而處之乎

○子貢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

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

論語卷第二 公冶長第五

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或問夫子之言惟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弊將必至於束縛法如西伯君子之爲者哉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鞞其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論類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

輕重之差胥失之矣論類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

錐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刺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或問子成之說偏亦當以質爲本如淳樸華賦之意或問矣而子貢於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論語卷第二 公冶長第五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二故

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語類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什九百畝則收則計畝共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

也語類未有府庫財非其出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

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發祿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

書卷十卷三顏淵主

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微疑若迂

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

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

上下困矣又惡知蠹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或問

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

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

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

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

於君什卿祿之什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精義候曰

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君以

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百姓足則君足矣哀公問年

飢用不足而有若對以徹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

君必與焉孰與爲不足哉若國民以自足則非足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語類主字須重看喚做

主徙義是自家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

未甚合義須更說去令離合義主忠信則先有本領

去方徙義他地使德會若若先主忠信即空了徙

去若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

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或問也有地而可徙義

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或問溺於愛惡之目而以彼之生死定分

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盡用其力於所不能自定

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或問

小註此一節當於白文之義外補還辨字之義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

書卷十卷三顏淵主

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齊景公十二年春二 類編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精義：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當以死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齊景公十二年春二 類編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

其養之有素也。語類

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盤

不，或問：片言折獄之爲，牛言何也？曰：牛言，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曰：宿諾之說，以宿爲保，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忠，一宿以備其諾，爲大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爲不濡滯遲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

○君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

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

不謂誠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集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或問小註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

者將以澤斷大使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風

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

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

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語類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

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縱便事事都

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注云以忠則

表裏如一○若是無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

孔子先將箇無倦過截他○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

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子張是個有就氣底人它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

少間做倒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做

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

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

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精義范氏曰天下之

所以正人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物者也楊雄曰政

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無不正也書

曰表正萬邦君相者天下之表也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

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白克而改

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語類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
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僞子必不竊故爲政在
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常而
以季康子比無所欲而子於季康子雖不純然爲臣要
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
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食然氣象和平或問推本
不欲之意善矣然以爲使民皆知此而不爲盜則恐
其過也此章之意但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
安分知恥而不爲盜耳夫已嘗爲盜之人精義謂曰
日係之所禁罰之所不能止除之亦難矣
所不能誘故君子無爲此反身以善俗而已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

論語卷之六 季氏第十

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

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焉於
處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

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

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舉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論語卷之六 季氏第十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語類問聞達

達是退一步底即是近前一步底退一步底早達

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

樣樣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處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奸下音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平以自牧皆自

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語類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
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
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不信受也如此則只是
學高更不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夫此只是
學須是自低下去才高了才高了便不濟事○這是
子細思量謝如做一件事便思慮最恐有窮人處又
云貫直好義是貫直好義是那貫直底又不好義
○貫直無窒礙問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在野必
得乎治民則得乎民事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
達或問小註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貫直只是無
學偽質是撲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
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處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

此便做去精義謝曰貫直而不奸義則近於粹
達是做去精義情高以下人則不欲多上人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白以為是而無
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
德則病矣語類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溫
時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是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
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效不得
只得自欺當不放過蓋不放過則進前而後收不得
大抵發意之下疑此其所必為虛而無實行也○色

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憎之德如正顏色而不
近信色而內皆色取仁而行違也○問聞與鄉
原如何曰却不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太抬
過底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
人底或問小註曰只是顏色雖做仁者來止而所行
又却不如此此恐
是就子張身上說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
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
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
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

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
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語類實是實實直又自
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
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屬虛要得其宜這一
取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這只是寬緩將世上有此正人專以大意氣用曰
子張不日這是這般人做孔子正教其病精義伊川曰
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精義伊川曰
是者志於名而足矣其心惟恐人不知韓退之曰內不
是內不內足者自不急于人知君子疾沒世而名
之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
之可稱當沒沒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呂曰臨學於人者必意矯行求名者必臨

○樊遲從遊於鉅室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思可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

論語集注卷之六 顏淵 五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
惡無所匿矣知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
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纓鄰近利故告之
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
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愚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
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

樊遲未達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也語類人只有這一個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
何有執果之理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
幾分或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在此做一
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
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件事要便這箇又要做那箇
便自不得難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
○今人做事未而此中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
有甚功勞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
事之當爲與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
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
利害計較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
自此而愈高起也○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
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去德
便自崇才有人欲便是這要做得一兩分却那裡缺了
一兩分這德便消冊下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
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
祇斷了外面生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
纔去檢點生人自家精義謝曰自攻其惡者也攻己
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愚以是簡莫大之惡
生於須臾不忍一朝之忿與忘身以及其親其爲得
失甚易知也不能懲忿者特惑耳○楊曰不攻其惡
而攻人之惡是作惡耳非脩慝也君子惡言不出於
口忿言不反於身脩其身蓋其親也尤
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

論語集注卷之六 顏淵 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鳳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

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語類：曾子曰：說得舉直

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

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

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輕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

你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通反。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遠，息懸反。陶音通，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

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語類：樊遲未達者，蓋愛人

所得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

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或問小註，曾氏曰：

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或問小註：樊遲未

達者，疑二者之相悖也。蓋知人則有分，辨愛人則無

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並行

而不相悖也。遲退而問于夏，又以謂夫子所言者，答

其問智而已。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智也。舉

直而民遠於不仁，能使枉者直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

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

語近則遺，退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及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或

問善道云惟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
親切簡當使聞者不背而樂於聽從之謂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語類

告之意固是忘了或問小註此是致知力行中事

須又啟道得善始得工夫只在兩以字集

註講學即文也亦冀其切磋講習之益精義楊曰博

取善即友也亦冀其勸善改過之資學而詳

說之所以會友忠告

而善道之所以輔仁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類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

從今存此語則星言以爲說千桑耶古人戴星而

出戴星而入必是自勤勞苦方能受得人欲民之視

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忠

○問法云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

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

履陳誠與他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

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語類勞苦亦人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等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

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

政益脩矣語類凡爲政隨其大小各有有司須先責

之其出入各端之教須是教他或問小註凡有

司說其自來方有出然密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

舉也唯庸人與奸人爲無小過矣庸人庸李林甫

犯是也若小過不放則賢才精義尹氏先有司則可

則不亦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宵者退爲政

之道要於此雖治天下亦可矣曾特爲季氏宰而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

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

一心可以親邦只在公私之閒語類問程子所謂

公私者豈非

仲弓必欲人皆由己，鄉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義，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那義，却說得甚多。答李守約：守約問：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而多。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為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野之懷，皆出於己，有若妄譽而亦思者，則恐仲弓之弊，未必至是。曰：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回轍事，思之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范氏曰：未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放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正正之？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語類：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

如彼他事？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又如人見賊走來，令從東去，却教他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從事不成，若就議論之，難了也。則順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

何以臨民？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

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

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語類：事不成，是無說那事做

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不是那事底禮樂。只是是一件物事，女嬃得齊魯整齊，存大序便是禮，無那事底意思便是樂。○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知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知

老圖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語類樊遲學校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

神農之言謹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襍居丈反焉於虔反

好去聲夫音扶襪
居丈反馬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襪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問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論語集注大全卷十三
子路

八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聲使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
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感論故誦之者必達
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
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
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語遠達於政日三不何以見其必
如小夫賤謀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
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

如小夫賤隸也
所不曾聞見者其

之聞至辭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
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

以辭總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而誦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是合彼事如是是合彼底事待得幾以治人如是而當官如是而當師莫不備見又何於或不通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會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休必是於應對言語精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之問委曲如平精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詩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義正端而方須未讀明詩召南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有弊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或問小註

此言君身之當正正則行不正則不從也故正人必自正己始精義謝曰則易從故不令而行已不能行則人且不信如之何其使之從已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或問小註

蘇氏曰按世家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來觀

野死之君故讀之云爾卒之家公孫卿出公奔宋皆死子越其不精義者以其相似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卿且粗粲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

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

為全美則累物而騁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

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語類公于荆所為

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

理○子荆自以此累或問小註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

其心故聖人稱之或問小註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

不能獨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

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語類衣食不給則不教治禮樂而飽暖無

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二三漢文帝明唐之太宗亦云

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間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

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

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菽水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甚月謂周一年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

治功成也**語類**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

布盡必三年或問孔子之計如於然其爲魯司寇則

方有政也或問孔子之計如於然其爲魯司寇則

氏魯言之矣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魯有干

戈孔子以中卿宰攝行相事以禮折齊人歸田

魯之因勢已強矣至十二年夏魯三桓是孔子行平

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少正卯已誅男女已別於

禮公伯寮之誅受齊女樂之終至十三年春都下不致

勝祖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圃大落若

歷三聘又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國

以禮而文又及於菽水三年之久則其教宜如何哉

○非氏曰孔子數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

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也勝平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

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鮮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

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

化亦不止此**語類**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

刑辟如大景德地後來海或問勝殘去殺云格下之

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殘處可勝而上之刑

殺可去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

決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浚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語類：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伊川曰：所謂仁者，謂風俗淳樸，道學浸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伊川曰：所謂仁者，謂風俗淳樸，道學浸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或問小註

孟子以爲此章專爲爲臣而發理政然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潤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

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

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

深矣。精義：或問政與事何異？伊川曰：問子之不肖，爲

末未能然。夫政出於君，冉求爲季氏宰，家臣安得

謂政？是謂季氏專魯。孔子因以明之曰：季路冉有稍

見聞，皆俗爲常，皆不知有此言何足怪。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開末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

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

音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畏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諛諂面諛之

論語集注卷之三子路

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

非謙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也語類問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對季康

葉公老成必能聽解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或問謂說

張敬夫之言亦為得之張敬夫曰欲速則急於成而

所為者必虧故又曰不達見小利則而自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而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達為其可漸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

故夫子以或問小註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

此告之以或問小註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

速在於近近以為便為是為見小利一欲速則為致

為急便不能次第施為下如何可達一見小利便只

在目前徑管如何成大事子精義范氏曰子夏之學

夏規模伏小故夫子以是答之精義范氏曰子夏之學

速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困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

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和故不見小利○謝氏與四時

俱者無近功新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成論語集注卷之三子路

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理

○程子曰子張問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

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

之病常在近小立成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為主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耶奪殺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或問父子相隱

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

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曰諸說如何曰范氏推

廣言之甚善至於本章之指則楊氏之說本乎情離

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試以身處

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

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迹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

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何其必類此而

皆可以為直也邪而害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

之父也子也其情而陷於幽矣而可乎哉精義曰

父為子隱則子為父隱則孝父慈子孝天下之直

也夫隱有似乎不直至於父子天性則以隱為直也

爭有似乎不隱至於君父有過則臣子以爭為順也

隱與直反然而父子必隱乃為直爭與順反然而臣

子必以爭為順直躬以直為信而不知父子

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

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語類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敬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第一○道不可須臾離可

離非道須是無個離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

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

○程子曰此是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

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

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

故以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語

類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焉弟主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語類宗族稱孝鄉黨

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行去聲硜音反

果必行也。硬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或問：「經云：『小人而欲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守節，則雖與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設苛嚴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符所交反
算亦作筭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詩書卷之六

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言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救之，然既不可得而

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語類：謹厚者，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而不

至。此類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主，庶人力能做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微，善都做不到，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數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爲若將原

則無說矣。○今之六德，就這人不識，將之類便須存些好處。說這人，國勢衰微，之類，便無可說矣。○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道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然既不可得，則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登反夫
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人也。平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使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語類：承如承承之承如人。道羞辱與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

占而已矣。意亦各通語類。問不占而已矣。曰：如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語類：和是公底

底知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此是私底。周同

一事而有公私。○君子之心是大公只是私底。周同

意故聖相與同此然兩和聚也便分。薛氏曰：君子

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

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

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或問小註：子貢語病在一言字。名曰鄉人。其中善不善都在內。夫子下箇未可字。見一鄉未必皆善人一鄉未必皆

不善。精義：謝曰：鄉人不各皆君子。故皆好之未可也。鄉人不各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者好之知其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不可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害。若鄉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害。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

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語類：君子

無許多勞擾。故易事。小人便安些便。使人便從那路去取奉他。故易說。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語類

泰是從容自在或問小注此條惟楊氏為得但其意思驕便有私心或問小注此條惟楊氏為得但其意思驕便有私心或問小注此條惟楊氏為得但其意思驕便有私心或問小注此條惟楊氏為得但其意思驕便有私心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論語集注卷之三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語類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節不或問

小註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殺者必盡力行木者

曹晉叔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德玉須中

下求仁亦大乃可實是近也未能如此則須接

此地你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如剛毅木

仁德來助恐無是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

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語類切切懇

謹為當懇到有若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若而無沒

謹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懇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

之害子路則亦故夫子以此告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

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語類問

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後又添入

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

年一世天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

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吳氏曰白虎

右師教里中之子以道藝弟行義朝則坐於闕門
弟子皆出就處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
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
務異一詩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
有所精習特戰陣也然戰陣在其中矣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三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不爲邦無道不能獨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獨介其於邦無道穀

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

勉而進於有爲也語類 問注云憲之獨介其於邦無

有通穀之可恥恐未必然也曰邦有道或問 安貧

之時不能不爲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或問安貧

守進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固知邦無

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實諸夫子以言其志

耳大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

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泰然

之慢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

其所未及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爲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

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

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

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

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已

取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

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

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

之閒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濫漏矣語類

克伐怨欲須從根本上除治○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

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礙能遏其怒事竟

中若怒在所以未得爲仁○此譬如作事家不能

爲善若便起將出去則掃地矣今人非是不能克

去此嘗却有其心打做一片者○問可以爲難矣曰

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處在○克己底是

忍者在內但不放出耳○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

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

心相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欲樂道則也

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微各盡所長

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問

小註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眾賢各盡其用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之辭命宜亦重矣而反輕之計辭命之善與不有其已也故世故計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與不有其已也故世故計而辭命不以爲教子產而子產不以其爲教世故計世爲命者反是此辭義范曰鄭小國也其爲命令所以有愧于古也精義范曰鄭小國也其爲命令有敗事此可以爲法矣○辭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忿舒難息其國之患兄鄭小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

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語類子產心主於寬

從其實方是要用或以或問小註胡氏曰第小國也介清寬耳所以爲惠也或問小註胡氏曰第小國也介水修崇崇檢作封疆備測書惜弊爭示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民夫子以惠人敬之及其卒也聞之此謂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中能遷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辭或問小註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

夏未嘗富國無大可稱宜申詳說漢祿相法又建宜

皆所不爲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昭王欲

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爲人可知矣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歲年也

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

管仲之亦故歸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

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

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

其易也或問小註破敗夫曰富而無驕不於外物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將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大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此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

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千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要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

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

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

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語類問于公

且就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義也時然後言

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口惟其人不厭

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

以雖言而不厭之難言而實若不言也○公明賈

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

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

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

不也以蘇氏謂之公叔文子之疑之何也曰公叔

文子凡事之得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

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不知其五味。必其適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之名也。吳氏曰。文子請享。蓋余也。史。記曰。子富。若食。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善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也要乎。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扶而求也。武仲得罪。齊。邾。自知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太極。

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事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

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

之言亦春秋誅忌之法也。或問。范氏以爲時人以武。

子正之。竊味本文之意。但以前時人不知其據邑有請。之爲要君。爾初不爲能。有先犯殺也。謝氏若以武仲。爲待齊以請者。亦非也。夫子但言以明求爲後。不。以明求爲後也。安得捨其據邑之辭。罪而誅之。其。齊之。或問。小註。武仲得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問也。其據邑以請者。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也。要君全在以上。見全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當時之人。但曉得他卑詞請。

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扶。夫子此言以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辭。所以正天下之大法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諱古。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諸侯。

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

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誦其矣。二君。

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語類。成公是。

得些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左傳所載。可見。

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桓公雖諱。却是直。

拔行。精去其。易知。如晉文。或問。小註。此夫子發桓。

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跳躍。或問。小註。此夫子發桓。

語人不知處。即是隱人知。二公朝諸侯之事。同而不。

知。共處事之有正。論故發之。正論俱就其行事。言不。

以心術言。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爲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

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

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

其有仁之事功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匡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遂臻其禍。極矣。高祖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雖時統一。然皆帝裔。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業然謂之非仁者。以其心乎。管仲之功。亦得是功。是德潤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得是功。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下至矣。但以薄恥之言證恒公。出於於薄恥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其殺春秋所害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不可以功掩其罪也。於襄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沈所謂匹。

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爲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而不爲之非也夫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若使姊兄而當立則齊國之義無所逃矣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於北狄之義未正而白干糾長幼之序則亦畧而失之矣又忽之死爲傷勇仲之不死爲使張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過仲之意也夫以仲之有功足資爵而共子仲之生而忽之死也曰九之爲糾何也曰春秋傳慶齊衛師之詞云衛而糾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魯之會就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兵車之會而爲之說曰衣裘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會而爲之說曰衣裘之會九論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毅以來皆爲是

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或問小註：此是激發人必爲之志，以言之時已無必爲之志，欲爲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伋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

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孔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庸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譬之

陳氏，譬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

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固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

春秋之法獄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

開可也語類問二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

是欲討成子未由此意後人自源源知聖人之意

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時成子以警三

子聖人心中或問當是之時魯之兵端分屬三家

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不告三

子誠能聽孔子之言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諭

之則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就遠之哉今無成命

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明之權失矣其不敬計之

必矣是則不惟石義之不正而事亦立可得而成就

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

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

明從違在彼雖不敏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擊

欲不告而不數以己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

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語類問子

路曰君子之難於犯也非難於犯也難於不欺也

○子路問小注張敬夫曰畫說而不欺犯顏

有臣乃欺也或問小注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

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而
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
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非矣如新交
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兩竹為欺也以子路之剛
強體其果於犯顏為故答吳伯豐伯豐問范氏謂犯非
告之以勿欺為上焉伯豐曰子路所難而犯不欺
為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抑曰
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日
以使勇人為臣一事觀之千路精義者勿欺也而犯
之後之事君者勿他也而欺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就乎

汗下語類問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

究者究竟之義言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

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

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語類問伊川云為

己欲得之於

已也為人欲以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而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明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行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自家身上已做得工夫非是為那人不得未後知己也表了上學者須是為己已學如費得寧可逐些學他為是子寧可逐些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子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令做底事與人知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遽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會集卷十卷之十而意同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在使者也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

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尤極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或問小註荀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克己心出新之事若見於外而伯玉克己心出新之事若見於外而精義謝曰世豈有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欲吾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楊曰欲與其過非克己能如是乎使者對之無過辭而伯玉之賢益彰故夫子善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

會集卷二卷之六而意同

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

矣故君子所慮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

職也近思錄伊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職也近思錄伊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

若當行而止當遠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除分非據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答潘瑞叔瑞叔

驚竊謂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曰

後者疑此章當如此說

今得來矣甚合解意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白道猶云諱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道

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或問

小註這一章要看出聖人謙抑意思○子曰我無能

非自見其能而故爲謙辭也此是盡性之學人人之

所同得聖人豈反爲是而不居哉蓋聖人所不居不

必盛德之事其意但欲固己以勉人耳謙辭正是

聖人進退高深至此不覺直道其衷道字當不得謙

字而謙意實

在自道之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服大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

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語類不恥謝甚

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覺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

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

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或問小註

張次曰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況於

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斷乎外也若有

患人不知之心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逆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

偽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

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道詐不億不信而常先

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

觀也已語類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

自家這裏便要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知

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

逆度亦是自着些猜來看方得吾許順之

逆不信恐起自家機械之心胡明仲云精義伊川

逆信在心是自許自不信也只是此意

以料事爲明便駁駁入逆詐僞不信去也○謝曰賢者於事徒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僞不信則過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其裾蓋有齒德而
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

論要三十六卷十篇

主

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或問世爲所困自以其陷逃忘憂時爲依是以夫子卽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困而已爾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

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問小註此要

字號做觀人者則失之矣聖人之意特以顯雖有力而濟無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財其德

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蓋夫子之多能。歸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爲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解而德稱耳。

○或曰以德義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曰何以契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天

將何以報之手語類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

奎與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

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

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前集卷之十 詩 五言 同

於其所怨者愛惜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

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

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

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

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

復如造化之簡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

也語類以直物然則無然矣以行事然則太私
德報德蓋它有德於我自是着飲潤它些子

所謂公法行於上義仲於下也以直報怨當當
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
怨不說自家無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知如此所以
怨他如召師叔為買昌朝無難捕其家人生獄後呂
為每值朝廷治買事乃乞寬買之罪怨是以後呂
臣與有私怨後竟以此得減其罪出於朝廷之公豈
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實罰出於朝廷之公豈
可以己意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子
行乎其間以怨報怨是亦何哉曰是亦怨之怨也而
非大怨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之情不能忘而所
以報之各有其常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
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
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怨不當則直云者不謂私怨
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大怨而怨之當
不為己之私意所同取是時舉曰報怨而實怨其
公乎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役
之名亦以見大君父之傳有不得報者而仲夫
忠臣孝子之心升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滿而
竭焉以避其名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
若忠且厚矣與其厚則以德之何如而德是則
上之怨欲報之厚則以德之何如而德是則
所以報怨者厚而已則以德之何如而德是則
以報怨者厚而已則以德之何如而德是則
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口然則
氏所謂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焉則仲亦
常而有所謂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焉則仲亦
而後得可也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焉則仲亦
下然後得可也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焉則仲亦
君子之所不敢為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間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
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
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
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
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
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
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
則亦不能以達矣語類夫子說出三句大抵都是
無所不達但說是不怨天不尤人無所不達不尤人
無所不達下學而上達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
不流木無不順地無不遠作得來發得來學得來學
所以知於天者其天乎便是人不知知但有天知而已
其與天相合也○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于

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只就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知我者其天乎哉問不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是這一箇道理

不達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與於人而不與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天爲之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爲於天理之相關乎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下學而上達者官也下學而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大人以形而下者便是上達天理

而其事之學則國天之理也形而上者爲道通其學而知大形而下者得其次形而上者爲道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卷之二十一 雜記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羅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附氏曰雖寡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
首此以曉景伯孟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語類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爲

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爲公伯寮。對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進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是對衆人言。

○子曰賢者辟世

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者。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

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語類。凡古之隱者。非

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

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不返之意。然

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難設。只是循善其身。如

老莊之徒。而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

太平然後出。天下無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

亂然後隱。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

自此以觀。則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

之將衰。雖不若暗然自見。只向暗去。如其後來必不

可支。故不須或問。人之高下。言二說之不同。奈何

曰。以古聖賢之迹。與隨時之義考之。則程子得之而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季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宜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宜

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

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一磬樂器荷蕢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

人矣語類問荷蕢開樂苑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妄

天下曰他那人無語如古人於琴聲中心各取

既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屬淺

則揭硯苦耕反莫己之己音
紀傳音以揭起例反

硯硯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

揭此兩句衛風馳有苦葉之詩也識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

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

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家

學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家宰大宰也

百官聽於家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或問小註

以聽如錢穀兵刑之類各歸東前政卿家宰處治處

官之事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

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

告以聽於家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語類禮達而分定精

義曰上好禮則民志定而知所以事上故易使○

下之分正而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反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也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大饗帝諸類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

是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問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曰須是心欲利甲必害乙利己必害甲如何得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安人安不安○

人之敬重天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皆受其化可也○問脩己以敬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或問脩己以敬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于修己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而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而而所施為無不各得其安也是其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修己以敬其安也也是其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修己以敬其安也也是其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修己以敬其安也

○原壤夷侯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進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踣踣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踣踣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

矣股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撻擊其脛若使勿踣踣然或問范尹氏皆以爲深非可言論然也禮六十杖於親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喪俟也因取其次遂以所曳之杖撻擊其脛使微其足而不踣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還挺以毆之哉則氏以爲原

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史佚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哭則壤當絕叩其其節之應則壤猶爲故人之事也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矯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敬之非寵而異之也

語類欲速成者是越主許多節

精義謝曰童子坐則大要利至處無是理也

在隅行則在贊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四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

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愾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 見賢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類 子路方

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時窮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

慨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

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語類 孔子

貢以己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 孔子

其意遂以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

學却非飾其底○聖人也不是不學會博學多識

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答陸子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

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

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輅如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

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

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

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語類問如天之於

刺而難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

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槌鑿得如此理人只是一箇

大本大原裏發出觀自然明得自然理已自然溫親

自然求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

而便成許多道理以己觀夫行故以爲多學子貢

是這箇一便貢將去或問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

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固已以告

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

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

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嘗有

夫萬理之爲一而豁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

知味理之所通而此然莫爲之統其理事理之

有以通也故其問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通之則不

不能以通而中者亦多矣聖人以以此告之則不

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其通之則天下

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問是

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

至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然其理之所

大者猶未如是之爲一耳故夫子當其告之而告

之使其問之則亦脫然而向者之萬殊爲今日之一

致而無疑也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

夫子亦豈不待其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

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知此所行無非一

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

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謂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

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也其

所以貫則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

所指明而言者雖或不一答方賓王項王則謂五常百

行然豈有不一哉

乎萬不可名狀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故

即其用而論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所謂一矣

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

主敬力行以反諸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

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也然實通則

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

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

發其疑而告之故能開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

曾子之外獨以告子頌則其不踰等而施者抑可見

矣諸儒以多學爲病者不知其意如何曰此說亦善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經 9-415

獨稱舜者絕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

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己之爲聖人敬德之容

據參自外觀之見其恭已而已爾其無爲而治之遺

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如其所以

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舜文爲治朝觀焉有封山濬

川澤元氣淳淳四非無事也此其日無爲而治者何

取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

二十八載之間以其後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古

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

種焉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

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故也奈何曰因其時事

之適然而恭己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

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加學人恭

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妄安楊毒而其所謂無事者

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

爲州語類爲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爲則恐有拘迫之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兩反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

我相參也衡觀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

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

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或問小

註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虛觀心說參前倚

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

爲忠信篤敬而發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

遇而不見其在是云爾非有以見夫大心之謂也且身

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

耶夫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如指其道義而通其若廣而安其理實而

行自然釋心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

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

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

非夫奮思明解之君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此

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

以我之心。見我之心。雜學。或問立則見其參於
一物。而在身外耶。雜學。或問立則見其參於
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求人
亦有詩云。參前倚衡。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
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神思。謂孔子答子張以
忠信。而曰。參前倚衡。之說。欲其力行。三思。達
次。不忘。若曰。坐見其於。食見其於。美云耳。而近世說者
展轉。性。至於如此。亦可笑。已。其所謂。以今。便了
乃相親者。猶取異學。都徑之。常談。可蓋甚。矣。乃
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子張書諸紳

純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
撻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

曾子下。孟子下。子張書諸紳

卷之五

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

是學質美者。明得盡。齊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

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語類。問學要體

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體。約大抵是安。類

皆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體。皆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體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

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

語

君子哉。蓬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米盡。君子之道。若蓬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語類。問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蓬伯玉。如何。曰。試

直便光。偏豈得如。或問。尸陳之說。曰。按家語。衛靈公

直伯玉之君子。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若死無以成

禮。宜置尸。闕下。其子從之。靈公平而聞之。子以父言

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預於客位。而蓬伯玉退

子取此。其說也。諸說如何。曰。楊氏至矣。然學者亦當

知伯玉所以如此。盡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

節制。非規矩。然務為缺然。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

保氏大德。得之。則其所謂。懷者。善矣。然專以明也。

而已。初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

激計之過。則在己。則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

反陷其身。計地。侯氏謂史魚知直而不知權。史魚之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語類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

人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難以害仁為心之正理志士仁

人心中之全體殺身成仁無所難也志士仁人

完全也○問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成此理

仁知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己○問死生是大關

要之工大如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於日用之間

不同事之大小皆欲仰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

際庶幾不差若平常處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

臨大節才不可奪也曰然○曾見人解殺身成仁

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喻殺身時何般更思

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

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

乃是勇人看他是死非死此理一有不合於理則心

或問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

不能安而害其德矣則此理而不迷則身雖可

寒天地之間大義得而亡之哉與張敬夫論癸巳

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
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懇實自盡之意矣
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
如此則可若按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安枯況自言之
豈不益精義楊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
可與子精義楊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
違仁其欲成仁
則與仁人一致也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
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
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
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
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益以成其德也○程子

日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
而已語類大夫必愛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
克己復禮而後能復禮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
須更更相勉乃為有益答柯國材為仁之至要蓋
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
外不盡然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謹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

正周以子爲天止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

顏子也常類行不時有夏小正之事○前章說多
與實無建止者劉和夫常解又說以是述送
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
於此也以幾萬千年爲一會於第一字
悉上第三節起於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闕物字
寅上第三節人物始生耳蓋十一州地指於正皆
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一州校商正周至皆
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爲善也○問

也。是如天開於地，地開於人。人生於實，實否曰機。機
 百年爲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
 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開未有
 物，只是氣。氣未開，今由形自高面下，便以澤出其中。
 初則濇軟，後漸堅實。今由形自高面下，便以澤出其中。
 機樞一問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開於子，地開於
 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人，故曰人正庚申分十二
 故曰地正至寅始有地，故曰地正庚子分十二。始有地
 到子方有人，至寅始有地。故曰人正庚申分十二，始
 上方始有地，至寅始有地。故曰人正庚申分十二，始
 處建以爲正庚申分十二。始有地，故曰地正庚子分十二。
 成則人。武問：陽氣肇始於黃鍾，而月爲建子。然至
 物消寒，清於地偏，而未有見。以見其生德之功也。
 泰氣應於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故歲之始，蓋

以人之所以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出始也。至於商
制。始以任侯定有天下。而有是夏其說。斷定爲一代之
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於三統之說。則以言乎一代之
生物之功。未得言乎天地剛柔之義。不明而凡四
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
而得其中也或問輅者大車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雖矣運行震動任重故其爲用

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

11

用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

上海南京路

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傳矣伊川曰三王之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獨於告顏子云行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或

問范氏詳矣凡前三說皆以事之遠近而言精義曰楊氏以地之遠近而言而觀之則盡矣

子曰精義曰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亂必生於治危必生於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其治者也其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私者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謝曰莫大之禍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慮遠者可以無近憂古人有見幾於幾者以遠之矣○楊曰邦分崩離析而莫之慮則季孫之憂其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有與之與干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得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太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語類厚是自責得重之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類只是要再三思復思人亦無可奈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辟邪

侈之心。雖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然皆非所以存善之心。而為進道入德之實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而為之深愛哉。難矣哉。者。要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孫去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

卷之六 子罕篇第十

七

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語類。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其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也。然讓之時。辭氣或不能婉然。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則讓。意然不可。直操去禮。有節文度。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如此。信是機。實頭。做無信。則義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機。實頭。做無信。則義故孫皆是為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當德地。出是做處。○問義是就事上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有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許為耳。曰也是忠地。○問禮行孫出

何以辨。曰行是安排德地。行出是從此發。此禮而不孫。則不免為世以威嚴加人。○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義。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精義。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非求名也。有實則有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有名為虛。喚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詢名也。○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名不稱。謂信道之至。則遇世不見知。而不悔。

卷之六 子罕篇第十

七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爭羣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

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語類曰不矜細行與矜而
知是爾珍惜精義范曰矜以自屬故與人不爭羣而
持守之意無隨故好惡無黨小人矜必至於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精義范曰能言
能行聖人君子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在夫之
言聖人君子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在夫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子貢問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語類范曰
之是行之無窮也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精義
范曰中庸曰忠恕之道不遠施諸己而不加亦勿施
於人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之心已發安敢忘人
爲人之身以己之心爲人之心已發安敢忘人
已發利於人三王之治天下惟恕而已矣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
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

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譽乎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

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

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語

類范曰聖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惡也
是毀若只是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譽

或問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驗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子貢問

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
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亦欲人之
善也故但有試而驗之則善雖未驗而欲人之
善而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則善雖未驗而欲人之
善而卒未嘗遽放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
若後世所謂離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染之
善而無預然之惡也子貢曰然則無白者但有先染之
是則聖人之心耳答曰子貢子貢曰然則無白者但有先染之
人大公無私之心耳善者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正見聖
人無所私好而於善者之意亦不使過分毫矣此語所
謂但有先染之善而無預然之惡也然於公平之意
思未究曰吾昨來之說善善之速惡惡之速正當所謂與
其善者長惡惡者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重春秋傳所
謂善者長惡惡者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重春秋傳所
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聖人之心
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

生悔之心。若此。何忍。然情則
恐或有流於中。尚修厥之科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
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
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語類。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
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
直是無枉不特不枉。雖稱譽亦不枉也。清常有此
意。何謂班固作景帝書。引此數語。起頭以明泰漢不
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則亦謂當時
何如。此。答呂伯恭。謂毀譽。只是此民在。所施
政得之。所以人字。未有不。直道而有。意惡更有
斯民也。今世雖是。皆你。不。直道。然。三代之
時。所以直道而行。亦只是。不。直道。然。三代之
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殊不分明。却是班固
景帝引得有意。意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
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
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
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
已矣。俾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
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
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

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語類。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
忍之忍。前章解作慈忍之忍。謂忍是令忍不發之
意。如解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
其忿二者。只是一意。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生
只是二意。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矣。或問小註。張敬夫曰。天下之善惡。有如一白黑
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善事。若不善。而其情則有惡事。
此衆人之所惡。而君子之所察也。取於衆而察於隱。
理斯無精義。假曰。衆人之好惡。固已知其多當也。然
爾矣。精義。假如。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

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

節文語類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以禮這

使民去做這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情禮字歸

在民身上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

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是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

使之曰然看加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

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禮節細

符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

使他以此中事有禮存也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粒之不

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象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

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

以爲小節而忽之也語類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

克己復禮爲仁到仁便是德了今却又有莊以涖之

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日有此心能守之

不走失而於接物處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則關繫

緊脈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同此便是

要本末工夫若論若曰固是仙須先有知及之仁能

守之微角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

事不善者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知及之如

大學知及之仁守之如意誠溫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

不得其正與所謂誠清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

思小節界界有些未善如一好力也○此一章當以

仁爲少正之則好味不做大故只是安頓得仁

仁心之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之動之以禮所以持

得之矣○或問此章之意明明仁爲本末之序所以持

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守節之

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守節之

日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臨政處已而言何也曰知

及仁守爲學之事也莊嚴禮動爲政之事也然爲學

者難未及乎爲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嚴禮

動不能也爲政者難未及乎爲學然非智識之明而

守之則亦無以爲臨政之地矣此章之旨說者所以言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

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

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或問吳氏張氏之說亦和吳氏

人也一旦受亮之天下焉素有不敗者張敬夫曰

而其材可受亮之天下焉素有不敗者張敬夫曰

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答張敬夫

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具也與

一事之能不足以致君子之德故不可小知任天
下之重而不可不察故可大受小人一時之長亦可
任大事而不可不精義也曰君子之道大故不可以小
下不以爲多故可也開擊析不以爲小祿之以天
大受小人則反是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
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
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

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
而不爲哉季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
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
有○程子以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吾名在外則不
可不遜語類曰此字是承當之當或問師之事必
讓而不讓先者也至於以仁爲己則自勉而勇
爲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爲之非

李敬也而味之也何讓之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
所謂不可得第一等事讓與於人微者其事則所謂
類曰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子何人也者若若是不
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
知仁而擇於爲之者然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
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各有所當云爾

○子曰君子貞而不諱

貞正而固也諱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類貞者正
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
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場所謂貞
固足以幹事若諱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或問
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諱則有固必之心也或問
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諱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
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
有求祿之心也或問小註事自當敬夫子之意蓋曰
心耳講得勿實不敬而後其求祿之心意出而字一
新原是兩事聖人語極平正只爲人於天理當然處
不肯諱真一味希圖苟且後者而反有所
先焉學者於此宅居之際尤所當察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

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惡之惡

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薛達而已矣

薛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精義達則止多或反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通反

師樂師啓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

之

師冕由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皆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爲人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或問

楊氏

則張敬夫謂之也詳矣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有聖

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不有聖人之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

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也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

之以此及階則告之階也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

問焉夫子以爲同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

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

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

之道見是人則有侍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

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

故君子戰兢自持顯赫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

之也○大惟天下之至理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

隨形蓋無往而不有是也故氏以爲聖人之仁者尤若

但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知所爲而拘於禮也

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慮其不知所爲而拘於禮也

使不妄於有過而亦在其中也或問小註此章見聖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五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篇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專與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于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扶大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

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

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

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

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

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

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顓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者之相也言一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兇徐履反柙戶甲反楨音獨與平聲

兇野牛也柙檻也楨隨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與

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失則季氏之

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語類虎在山虎王在他處

中走乎在楨中毀乎便是與守者之過上面冉求分

說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比

典實二子與謀之過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憂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賢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

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

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或問：「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幾不均。」

其說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貨爲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求少矣。憂寡而求衆，愈求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共，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

臣稱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疆土，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扶大音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啻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

故弑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展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楮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

以深罪之爲其府掾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固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精義日
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計之刑不能加然後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
國命託於陪臣世極矣故其衰
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

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營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蘧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速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孔子所言常也猶昔之言慎者喻機不善餘美者也結聖古義通而不易者多矣執得而齊之但傷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皆是則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其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

論語卷之八(公西赤)下李氏

之

釋魯世亦皆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水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為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後劉呂政之結黨說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運春父未嘗不驗也天光勝人其此之謂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解辟
便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然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正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諍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

正相反也或問三者之於人皆有實而漸漬之益焉然之益焉便辟則無友朋之誠安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
禮樂之樂
音氏樂樂實
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辭客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

論語卷之八(公西赤)下李氏

人

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類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聞三類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開過了日子雖所損猶輕亦非是一小害又聞樂道人之善則有見其相反曰三者如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騎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或聞樂節禮樂之樂便須抑小人遠君子或聞樂節禮樂以為安樂便須抑小人遠君子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蔽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曰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聖則存之熱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熱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字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

秦之友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
直諒多則之士集樂是三善而不已焉雖欲不戒其
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日損
者之相反奈何日損樂則不敬不和矣伏遊則素人
之善矣安樂則精義樂令色便後巧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

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

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

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

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

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語類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養之或問小註此是制心
備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蓋義理生於人所固有只立志之不力而外誘得
以乘之故須隨時知戒把這個義理存於中定要
克勝得他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
不是知戒下總得有義理來也○人之血氣固有強
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而強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

不畏之矣語類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
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
理會得天命是甚地方得○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
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有位有爵有德者皆謂之大人
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自然從畏天命自是
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則要緊又
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
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
日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仰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

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或

問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純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充美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然於習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

五全卷一

100

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其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窳易逆矣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體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室室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小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情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困學恐開編序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鳴鶴顏淵也困而學者以窮至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窮矣然能從事於困則其成固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困則章流於下民而不知反悔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閒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其可不悲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於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發

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

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此之謂思誠語類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

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

[illegible]

1

教人反復理會一物之理自許多費盡心機工夫
 根節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慈悲地積
 果成德無事在眼前視道惟那聽德惟德已蔽了
 一件事可成底物事在眼前視道惟那聽德惟德已蔽了
 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個義理在所以可善此物在所
 不當欲這便是見得道無益之見無益之見與夫眼前
 近故曰夫是見得道無益之見無益之見與夫眼前
 誠心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與夫
 將耳常聽作許多不好說語須要教人不耳故
 曰或問曰人當靜坐時不想善義理則臨事而思已
 無及若只塊然坐口自家箇教釘定至遇事人說開時
 却莫思這豈却甚易乎此一句足矣聖人說于千
 萬萬在這豈却甚易乎此一句足矣聖人說于千
 得何故中清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春園

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記正心誠意知先說致知如又曰九思固各事也一恭謹其所當思而思焉辨之然而無說矣苟能以其所當思而戒懼謹獨而無須刻之夫然則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探吐
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

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語類志

守所達之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

充是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之所當爲臣之事若行

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騷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當亦祇以

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義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閔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或問小註

舊氏印不
學詩而言

則其言皆直極
無禮義之文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爾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得三闕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

其子或問陳亢實以私己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問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

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指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固皆有是心故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私厚其子者

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六

二五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

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六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元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固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語類問陽貨之瞰亡此不足資如孔子亦瞰亡而往

則不與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瞰亡求我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途耳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重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

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

助已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誦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體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猶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或問觀夫子所以告微生歟與

夫辯言在榮衛之節則聖人之自言味言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以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識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

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語類性相

氣質性善以理言之喚做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後便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

一或問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

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者是謂之

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昏明厚薄之不齊故

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

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性之謂性所稟之性所

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

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

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

性而以相近而言則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故程子

以未為說如此問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

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

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

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

大其惡也凡此四者皆相近而終則遠矣答程允

夫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下一性耶何相近答楊仲思

然極本窮原而論之答嚴時亨氣質是陰陽五行所

則性未嘗不善也全體即在氣質之中極之全體

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

特之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惟在

氣之中不全性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惟在

要人知此而不見得其不難矣此者耳易大傳言繼

是猶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

生然其本體又答嚴時亨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

初不相雜也又答嚴時亨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

陰陽五行而論之則不能無偏而答歐陽希逸氣稟

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遲鈍

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是

其氣之不靜也人有謹厚忠信事平德者其氣則

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靜也推此

類以求之

才自見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如去

此奉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

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

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

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

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或問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扶音

論語卷之六公冶長第七陽貨

七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語類

吾其爲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胸中自有處非可徒定本以議之也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

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

也或問小註程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時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

孔子固共有善心而敗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

道故子欲往於其有是道也幸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張敬夫曰弗擾不舉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篡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耶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

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

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語類不敏於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仁也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擔當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

偏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

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脍胥子欲往佛音脍胥

佛脍胥大夫趙氏之中牟爭也

佛脍胥大夫趙氏之中牟爭也

何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

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

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語類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險曰只爲不精義

易曰仁而不學不知時措之宜故其蔽愚知而不學過而不知所以措故其蔽蕩信而不學不知義之所

在故其蔽賊直而不學輕情而不知以爲計故其蔽絞勇而不學不知自反而縮故其蔽亂剛而不學則其蔽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第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稽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

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語類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

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

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室已自問周南之詩言文王

都理會不得又况其遠者乎或問后妃閨門之化召

南之詩言

侯之國夫人大夫表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感德之

而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敬夫曰爲者躬行其實也

極親如但字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其說意

只是無所見若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躬行則

處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精義之本在

於敬樂之本在於和中心斷須不和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唯在於敬與和而已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

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

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

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

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在

審反與

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竊踰牆言

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語類問色厲而內荏何

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

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

鄉原鄉人之原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

鄉人之中獨以愚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

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語類

世也為斯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無

耳。便是世間有這一箇半箇不界底人無見識之人

之。前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

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

多讓前言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語類

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夫而已○

胡氏曰許昌新蔡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

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

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夫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

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

持守太嚴廉謂棱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

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語類

廉則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外得

節義判去處譬如物之割裂斷下分去

古之人有志願太高者此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拘

小節肆為已耳今之狂也不顧禮義之大閑而亂於

焉此說不是耳今之狂之疾矣○大抵肆廉直

三字皆具美惡二意如廉者則有介辨而失於隘刻

○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

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

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

不難矣語類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之物或問凡

之理也然其所以惑人之與正不同而必相此不然之

○子曰子欲無言

三才深遠而力精義後曰正淡者人多不悅語生

入利口者華而易聽如此則風雅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
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視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

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

也語類先生開釋擇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句好先生因說釋之看得是只四時行百物生二

言物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答程允夫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

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議其他則未免

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

發學者詳之語類問子欲無言言者言有所不能盡

言得說盡已耶欲出言不可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言更說盡哉豈是言不可盡盡是有未盡處聖人

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盡得說不盡問揚氏以爲

而理有言之不能盡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

以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

論不必得於言說之際豈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

此但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而而不察治談履事爲

之實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實在此

而非以爲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

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夫天之不言

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特不待言而理自著耶聖言不

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爲說者如日然而成之謂耶

言而信天道至聖人至德夫聖言不能論之謂耶

且必以爲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耶味氏曰

聖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謂無不可言者特以

爲尋常之言而不察其貴則爲不可言者則又有

不待言而顯者若夫聖以爲日用發論之外別有一

物恍惚惚惚迥脫塵俗而不可以言論耶必由是說

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以言論也尹氏謂聖人與天地同德故

以是發子貢亦非也夫聖人固與天地同德矣然排

而欲以無言自表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本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柰柰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

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

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

所疑於心而不取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蕘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練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誓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

之以深責之精義

謝曰人子能食而制但之心發於自然故食旨不甘哀勝味也聞樂不樂哀勝音也居處不安哀勝伏也此豈可致殺乎三年而服以是勝特恐賢者過中而已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

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

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

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

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

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

之無思欲其有以鼓而及之爾或問小註

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未故夫子推本以告之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

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語類

心若有用主只着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或問

不註此非博奕之辭乃假此以甚飲之辭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

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于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語類子路之勇人子其後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加勇於義爲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裡一事却是見不到處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近斯可見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意如字訕所凍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

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

子惡之語類勇是以我知人故易至於無惡果敢是

必高於理而不果敢則於理不通然則不取之事

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果敢妄作此聖人

所以惡或問稱人之惡有已則長言談刻薄之心於

人之惡問人之過如問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

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誹謗特逆作

亂之聲謂是以君子避辟而言說辭而出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也○勇聞材力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

是人而驕事敢爲者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

許以爲直者微古亮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謂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

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

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

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或問何以知其爲僕隸

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惡不厭也亦非所惜矣諸家說皆失其旨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

遷善改過也藕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七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語類問其

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爲四奴做人不成子故只稱佯

在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

必是既已爲四奴則不復可諫矣

日既已爲四奴如何更可以諫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嘖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

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語類生仁且只據他去就死

及其他則其所爲之當理無私亦可然以此一事推

不如易也而後皆能達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分

上微子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地地如箕子之四

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下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

然便死却又到了難處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

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
之元子商亡在且善必善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
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微子特通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
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若去而夷齊之事如伯夷
已過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祖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
齊却難處問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叔
須自有宗室等人間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注云
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又其他行事
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若其仁果出
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
曰若果能如此亦不可以謂之仁又問令尹子文陳文
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文陳文
許其仁者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不稱聖人自
許其功而還遼所謂被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
比伊尹則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
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駭駭可畏治之以緩則中國
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問三仁
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其子不仁而爲之何以
見惻惻之心曰微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之奴何仁
純偶不達紂大怨不殺他也不要爲奴只被紂囚
繫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死要爲奴只被紂囚
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
佯狂然此處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命死他
在牛上牛下處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命死他
利與貞婦其明忠內難所以易其志外難佯狂而心
却守得定○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
語真是它分上大師曰未可得見微子微子尾與
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微子微子分上或曰其
或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微子微子分上或曰其
處○微子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或問三子之心同出

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
微子先此千乃陳而死然後其子悝狂爲奴爲重
所因者近是蓋微子之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
義當早去又映其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
爲嫌其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
已之不可諫且不思復去以累其上也微子之
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思復去以累其上也微子
爲奴而不以爲嫌此可見其仁也故微子之去其
私欲而全其德而無違當理哉得仁之謂三子之
其所以全其德而無違當理哉得仁之謂三子之
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蓋氏所謂仁人之

論語卷之二十一

三

用心惟仁者在則從之不諫所以亦似非知仁之言
時也此者仁者之心也而不知其德則謂之仁人之
也蓋仁者出於心而不求於外也此仁者之心也
所謂仁者出於心而不求於外也此仁者之心也
人往從之仁者出於心而不求於外也此仁者之心
夷齊者曰仁也其曰彼則無以是求仁爲則又其
而微子之去也初無面神聖之說今有不得以論
語只言微子之去也初無面神聖之說今有不得以
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答李時可三仁之心只欲
比于之殺身豈非得已哉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於爲奴也事勢既難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仁人矣有終
身強謙之心時亦不得不然者使仁人矣有終
不可卒立於帝時以微子之去也微子之
微子先此千乃陳而死然後其子悝狂爲奴爲重
所因者近是蓋微子之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
義當早去又映其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
爲嫌其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
已之不可諫且不思復去以累其上也微子之
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思復去以累其上也微子
爲奴而不以爲嫌此可見其仁也故微子之去其
私欲而全其德而無違當理哉得仁之謂三子之
其所以全其德而無違當理哉得仁之謂三子之
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蓋氏所謂仁人之

論語卷之二十一

四

全也此者仁者之心也而不知其德則謂之仁人之
時也此者仁者之心也而不知其德則謂之仁人之
也蓋仁者出於心而不求於外也此仁者之心也
所謂仁者出於心而不求於外也此仁者之心也
人往從之仁者出於心而不求於外也此仁者之心
夷齊者曰仁也其曰彼則無以是求仁爲則又其
而微子之去也初無面神聖之說今有不得以論
語只言微子之去也初無面神聖之說今有不得以
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答李時可三仁之心只欲
比于之殺身豈非得已哉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於爲奴也事勢既難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
常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
舊云刺子王子不山我乃頓首是以二子或去或因
蓋居可疑之地雖陳不見若故不復疑比干則無所
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蓋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利吾
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而非
名國也比干三氣以義弼君以存宗祀爲重而非
也箕子天界九時以存皇極之法爲天而非貪生
也蓋以此說亦不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
以人者謂的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
子美當去箕子因執偶不死此求仁得仁者也
或悟存祀九時當後來事亦無此令也後來適然無
豈可相合有後人之心不登微耶仁只是理初無
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

論語集注卷之八

王

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率何異介甫之
說三仁恐如此於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卒焉於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
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
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
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語類柳下惠

皆與伯夷一轍伯夷如一類實味只帶要在水裏柳
下惠亦如一轍伯夷如一類實味只帶要在水裏柳
有箇不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
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也
此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
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
必以其道不以三三易其節身則有餘矣或問隱
降志辱身援而不止以三三易其節身則有餘矣或問隱
爲之必無而不夫然則其將往道不夫然則其將往道
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同不必去魯而適
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
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

論語集注卷之八

王

雖不若然亦非意其進不復也○答劉韜仲
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遺民之目○答劉韜仲
而不夫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遭他國終未
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
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
其所以爲三黜者之爲有字未足以精義○柳下惠
讓柳下惠也如是名曰得之○精義○柳下惠
泰者亦河玩世不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表

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

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

老羞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

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或作饋

朝音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

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語

類問史記載魯今且知如致膳于大夫則吾可以止

速必別計一事故知且如致膳亦不足不若此之

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去去辭或問孔子之

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爲

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魯人之謀固

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爲開於魯之君相使

之先有以榮惑其耳目惑移其心志達乘間而進說

以沮散其所爲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

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

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耳而其端之特至者則

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端也其有得於孔

子之微精義勝乎大夫則吾可以止季桓子受

心與齊女樂又不敢膳于大夫孔子遂行五日不

知者以爲爲自也其知者以爲爲無也然則婦肉

雖至可以無行乎是不然婦肉雖至亦行也唯未必

如不至之速也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解是以

勝肉也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

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伴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

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

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

同名也語類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薛薛高士以

亂世必如孔子之不可以救世而後可出其他亦何

必出日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

可一向或達山林處仕

而道不行則言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二入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輟徒與之與

平聲滔滔土刀反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沂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援覆種

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慨音武

慨然猶慨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

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

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或問

謂夫子爲非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羣爲夫子自

辨其不辟人之辭則失之夫子去魯適齊去衛適宋

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

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

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味常達與人絕若

辟世則達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

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於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實其不事農桑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通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

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

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

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

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

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語類仕則可以行其義不

無這君臣之義子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此是義不日然○義便你進退去就任便如丈人直是截斷

只見一過○問仕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

之不行而不可廢宋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

有兩意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說就義便是總

去就都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

要出仕爲義然合則從不合則去雖是出仕或問

方見得不仕無義邊就不仕便都無了這義或問

知道之不行矣而從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

有可不可矣合而從則道則不忠於不行不合而

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

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略一

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答劉韜仲無道而隱如

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答劉韜仲伯玉柳下惠可

也彼髮伴狂則行怪矣○精義揚子曰子路問夫子於

洛陽縣亦非中行之士也○丈人其言不響而子

路拱而立○若待問者蓋教之至也○記曰遭先生於

道有得丈人於石室之間○則此而後止○子路

二人者相得於語默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詰之以此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蓋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此二

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下同逸民伯夷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窺荆

轡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下聲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

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

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慈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精義侯曰聖人之可降身亦有可辱時亦有不可降辱時各因其時而已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

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羣矣

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

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

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

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

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

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擊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或問小註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蔬食脯食暮食此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鼗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

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

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

桓僭矣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途河蹈海以去

亂聖人俄頃之期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哉精義謂以周衰賢者相報爲難作多注於伶

餘解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辱是以非而去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陳氏本作施屬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

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

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

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

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騅

騅鳥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

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

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襄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聞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詔朱子大全卷十八

卷十八 人學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

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恩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

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語類 致命謂送死命與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他不可復為我之存或問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

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度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語類 何德不弘

不廣也德既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弘曰言其亦自不能容故雖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從從快聽上生萬般病是即不工引下工也此受道不假有道理須是即下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

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底

下信有地步寬闊着得在○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

樣子曰子貢若只執食而無語窮而自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若只執不耻之德而不

問夫子樂與好禮之說若只執不耻之德而不

蓋義理無窮小體無涯○信道為如何得地信得

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此兩句似有與他信不

篤者須要信信始得○此兩句似有與他信不

廣之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受大難後隨人走○弘

不能守正信道不篤則受大難後隨人走○弘

至於不通病世間有下兩句弘言猶言弘毅相與

自是一箇道問有下兩句弘言猶言弘毅相與

道之弊亦有信道不篤則受大難後隨人走○弘

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損害也○或問弘之為寬廣

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弘之所以

德者存乎德故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體道

弘而有弘不弘也○弘之為道也○弘之為道也

不弘也○弘之為道也○弘之為道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子算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不賢

子夏之言迫狹于張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

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語類

注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泥交亦未嘗或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厚薄或問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為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始而拒之於終者色氏之說於此為不通矣初學固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惡已後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得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其偏程子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說然於不可者亦疎之中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

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

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語類小道不是與路小

小如農圃醫卜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至近而不可得或問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之道之大者昔用世者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其物之理勢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語類知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說得在遠矣而今

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又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不日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而知溫故知新則學果多則如何溫習也且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學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煩子只看得一件事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辯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類

前說謂居肆方能做事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困過日厭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復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就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精義

文之至也何謂文高宗無嫌道作非孟子曰又從而為之辭皆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精義得口之儼然而可畏雖可畏也仰之溫然君子之成德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云無弊學者詳之語類

大節是節小節無不可若大節未足小節何談都是○周伊川謂小德如後浴之小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師曰德地推廣諸事却是大德彼謂不疑是符其意是當做更而善處出入隨他

人德地却是大德非人不能為之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足則小德雖未盡善亦不執然小德既足則小德不礙不礙道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常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末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

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到反焉於度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

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

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

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

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

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語類

問有始有卒乃謂兩端之教不以此不是說聖人教人非小是衆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他下學便上若教學等與張敬夫論祭已論語說詳本文之

則須荷其片也與張敬夫論祭已論語說詳本文之

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立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是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考之程書明

道皆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先傳以近者小者

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

最爲得之答程允夫子夏言或非以酒掃應對爲

後面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學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來一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般意思都無掃箇如聖

珠之一致是以其格不問其序不可和也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

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

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酒掃應對與

精義人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

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酒掃應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酒掃應對上便可到

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

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

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

實相表裏非謂本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語類問子夏之門人小子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

自疑文章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曉不着

豁然思得乃知却是存本小大然不待明道說君

子教人有始有四
 者一是自便而終
 方得聖人則不如此
 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也
 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也
 之理問注云始於本末一以貫之
 得宜分門學聖人處事其理也
 無小大其當學處事巨細盡用
 不可不問大是小事不精粗巨
 微或問用之妙又不可不問也
 都一徹然則對問者又不可不問也
 都一徹然則對問者又不可不問也

本末皆或問既以爲理無大小理而又以爲教人有
是理無大小何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
以理貫之也蓋由其所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
序而有所遺也求其遠者或不能近細微之所
不得其理而舍之遠者或不能近細微之所
者不可得而理之全備固已下於其序也中
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微必由其序也
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教人之序故於門人子
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序故於門人子
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
所以與序于此條之義蓋必以具有序者言之
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覺諸
之而後得其說也日其然所以然之莫奈何曰
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掃應對之理
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掃應對之理
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掃應對之理

者反者嗜以味以
貴之以味以味以
尤自辨大
大啖以無
而而不大
謂之盡也
夫啖則爲
大項不言
者如可啖
之謂以意
與此進則
過之於啖
如啖而啖
此反啖大
也實實以
豈人以不
豈恃之啖
辨其異則
相小以辨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

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語類此爲世法
子於而設布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或問仕
職事之數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

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仕而不學如原伯魯
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
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封
錦之誥曰夫子毋悅榮顯之對惡士路之後程子開
少牢登高科鼎彝爲家官者爲不害其意猶疑是耳
下項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本意蓋如此而惟其
幹意則又以抑大仕小使而不學不免有背公論
之水學已心而不仕則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
時或業答程允夫允夫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有此意也

答程允夫而後則仕而無以物任優而不學
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一
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以
優而不仕如衛侯之家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在
餘則文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先

優則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
知此說是否曰此說亦佳者亦常疑兩句次序顛倒
今云各有精義禮記曰此士之常也若顏子之簞食
所指甚佳禮記曰此士之常也若顏子之簞食
者遠矣君子之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欲仕學所以
爲已仕所以爲人也必已有餘而後可以及于人故
仕優則仕行其爲人者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

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或問子游之言本爲不及

其惜而過於文辭者耳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爲說則於致字之義爲無所當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
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
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
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精義
尹曰子張之過病在子其不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語類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尊尊是

子父獻子自齊來都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爲是人也人固有用父之政者然前拂他使意使自恭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其欲前有不便是自恭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得多人如太宗無忌猜忌民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其野則李武子便不如是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或問之社稷之臣則其必其政也莊子爲難能也又與季孫宿同朝宿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收之莊子爲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不改則成其父之惡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或問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珠義薄不相維繫而精義范日得情而喜爲士師者日有離散之心耳精義所不能懷也雖舜在上而天道之世則不教之民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宜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精義

紂之惡名歸於紂天下之惡名歸於紂紂之惡名歸於紂天下之惡名歸於紂紂之惡名歸於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人也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嘗師之有議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

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語類大

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或問此所謂

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老聃長弘子

而年事問焉則席之視史亦其一師也或問小註焉

乃問少師也本方正計所謂無常師何處在正設大

子焉不學中言本推為不學則無常師矣焉不學仍

是學大學小者不法度至文張敬夫仲尼焉學焉

武而大備故中而亦云志章之禮樂門政教化文

章向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

說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

便是近世博學之學而非所以學孔子故子貢

之對雖若謙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答吳

晦叔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

晦叔作傳世者當孔子焉不學已耳夫子焉不學而

亦何嘗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

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

如舜之問一善言見一善行便決江河莫之能禁

耳聞無遠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

矣未意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語類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

通曉事務款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足竊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何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宮廣也語類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

顏子得入故能得之彌高鑽之彌堅至子在門後

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

實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

他人自不能入焉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

譬如與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人得會不得者便是人不得止孔子之教家以與眾人子何些顏子自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小註張敬夫曰武叔亦聖真能以人者而不取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嫂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齊
論語卷二 大公案上 九子成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士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或問小註日月之喻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選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策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

論語卷二 大公案下 九子成

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語類

新立如五穀之生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位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聚德之類德有鼓動之意如頌之從欲以治之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

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

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

堯曰第二十

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大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未絕矣戒之也或問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言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

一

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故孟子以事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精義伊川曰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則事物皆安精義伊川曰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則事物皆安精義伊川曰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則事物皆安

舜亦以命禹

後述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

二

其告諸侯之辭也語類簡如天檢點數過一般等與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費來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

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語類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

有德衆叛人離心離德是也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或問小

註四方外謂四方之政莫不以次而舉行焉是於上三年推舉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答何叔京所謂制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舜之德能節制斗折衡爲先孔子亦謂之量審法度大豐以制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仰之者無不心服以其持之者私面

破夫天理之公是味德彼此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繼絕謂封黃帝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

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或問小

註與滅國三句武王只知理命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命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唯恐其不歸而曲盡以要結之便是私心權衡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微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或問

小註寬則得衆以下此是帝王現成實錄夫子列敘合於人心而人自悅服如管仲齊桓也者蓋亦近之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

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且載堯舜浴命之言湯武誓

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

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論語卷之六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勞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

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

焉貧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馬於度反

唯叔聞集言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
之人不知命則遇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公伯華
思子路章乃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
後安二章似相反某謂公伯華章指聖人言所以不
決之于命而此章乃爲欲爲君子者而設不知如
何曰未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錄中有之精
義謝曰知命非君子之成各與五十而知天命立言
賈賈可法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淫
之威武可屈不知命故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
屈之其爲君子豈不
卓犖然有餘裕哉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論語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 光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
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
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朱子大全卷 二十終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

人也本齊國也受業于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

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始是否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始是否道既通

可以往則往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春秋

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

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

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宣王之

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

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言皆不合而

士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

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義又未知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

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

之書非軻自著軻既後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

軻所言焉耳愚按二

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語

所見若無所見不前入又非整空撰得出必有

知言所傳者何來○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苟與

極大醇而小疵孟子以韓子論孟子甚美非見得

也苟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又曰孔

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其道

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

道者曾子也觀其終乎是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

者子思孟子○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

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
問：「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
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

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

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過人便

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

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語類語孟綱領

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
執明善誠下得字各自精誠實工夫只一般
須是如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
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人箇門方知得
合關緊若不親入其門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
門裏事如何知得○問孔子教人說事上做工
夫孟子教人說心上做工夫何故不同曰聖賢教
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
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
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談心性落
下工夫做工夫○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
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節未嘗說一
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惟是心
也○孟子又云存心莫若孔門

日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若孔門

孟子又云

存心莫若孔門

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節書皆
是此意又以手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
曰立天之造曰陰陽立地之造曰土與石又
之造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闢闢內外人須
自備察驗○請孟子曰非推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
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曉
潔無一字附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難解者只要明白熟
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熟熟初
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流通至後來放
寬看却有條理因此書不特是表理精妙又是
其次得文章某因讀此書不特是表理精妙又是
方見得意思貴某因讀此書不特是表理精妙又是
有似今人問答○孟子文章妙不可言○孟子曰
每段自有一二句制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
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
○孟子之文恁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
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
聞耶○問孔子言語一句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
含無限道理無甚參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者如孔子初不曾用氣力只
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盡道理更走
他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
說無緊要語方說得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孟子
說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論語之書無
非條存誨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操擴充之端
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歷快而詠詠來孟子大槩
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
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
子言性善存心養性道子人井之心四端之發若
火熾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
下落擴而克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

孟子或問小

縱橫之術而爲楊爲墨者又復揅法亂紀天下之
陷溺幾幾乎有不可挽之勢矣孟子遊梁適齊風
塵勞擾亦如孔子席不暇暖生春
秋之世而爲春秋蓋此物此志也

精義綱領

大賢如朱子者，能從其間無不洞悉，只是無他造化。宰明爲宰，爲情則爲情，皆能發明。大造孟子，必得實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如作許多大槪聚。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一

桐城戴名世原編

錢塘程逢儀重訂

歙縣程鑑吳縣張士俊

歸安江三錫休寧程文所同定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一

一

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制至梁或問不

者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

之禮不往見者不得見於諸侯國之禮上鮮自重而

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

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苦累國之君不得越境

而來則必以禮禮先然後往見之禮耳故史記以

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語類凡事

先有所利之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不可

過微然義本不可利但不可先說利而後說義

利之心善其本末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

義是事事要合宜○問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

以用言不曰心之德是德前說要之理方說親也

處心之制則是義義之體是所謂義物為義是也

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謂義皆以此

處心之制是義也○事如孟子言處心之制是也

是事之宜也○事如孟子言處心之制是也

而便制將法然然刀則利刀則利刀則利刀則利

之制是義制曰是義制問其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

之制是義制曰是義制問其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

之制是義制曰是義制問其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

之制是義制曰是義制問其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

之制是義制曰是義制問其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

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糅惟其所當而其
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端曰義以制
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之言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
固施於外矣外矣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
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

答許願之仁義即非
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仁義之正不待喻而
然然後仁義阻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餽

聲屬於
鹽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千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獄其

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精義宋川曰利者
欲也專欲益其害大矣欲之節斯取發而志義理
孟子謂先利後爭而致怨忽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不廢誠哉是言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這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已也語類但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通明

思者行也。二。者才就義乃所以爲心。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時便就利。則利是利。便說要不得。其義則未有不仁而遺其利。未有義而後其君親於要土時過又思量。那一些件舒所以何一說便不去。莫若則這便心思量。那一些件舒所以何一說便不去。莫若則這

其或問以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不然。是所謂仁義者乃所於此則居由來。義之理平曰。利則不然。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不知。則居由來。義之理平曰。利則不然。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之。則此者曰。非之。則利之心也。下易言之。所謂自仁義之知正謂此者曰。然則孟子利之之心也。下易言之。所謂自仁義之未利。不利。然則孟子利之之心也。下易言之。所謂自仁義之義。利。所以是以求利之言。則利之心也。下易言之。所謂自仁義之

至矣。此孟子所以求利之言。則利之心也。下易言之。所謂自仁義之

本義源而救其弊也。或問小註。士庶人看要至士庶

卷之五 梁惠上

四

人不盡其後
若須從王始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精義積樂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或音棘鹿音安鶴詩作爲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

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

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

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

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音易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

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

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

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

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

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

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

則未矣

孟子卷之六梁惠王上

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窰

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尺市不得與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擇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宋去聲畜勛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

孟子卷之六 梁惠王上 九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須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服治禮義而飽煖無效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或問既曰無能不勝食矣又曰老者之飲食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且曰老者之畜人功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孝悌也而節用也若此則老者不飢而少者不飽矣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悌之意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子則民固已

孟子卷之六 梁惠王上 十

知尊長養老之美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節然猶以爲未也故又爲之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李平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李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

孟子卷之十一 梁惠王上

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

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曰余陰之尊孟辨李氏謂周顯王未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各孟子思謂周已失通微微資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則天子以達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其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宜其率乎於已廢之哀明而使斯人生其神無已哉早陶曰天聰明視民聽民聰明天明聖人我民明達於上下敬哉有士知此則知天豈異是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卷之十一 梁惠王上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面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偏音勇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上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

使民飢而死乎精義 楊曰霍森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精舍坐虎背壁像先生令轉椅勿動衆問何意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誅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忍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

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

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

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

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

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

於效死也語類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使可

無時不受兵制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

否曰自是寧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然已甚率歡欣鼓

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於後速來公子

無忌綽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可見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

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

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子之水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

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

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

以必合子一然後定也答許順之說子一只是說一

同不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封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平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後多
放此

夫音扶沛音物由
當作猶古字借用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

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上

七

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

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

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

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

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

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

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或問

小註通是出語人而達其問答如此孟子見梁王之
初也要觀其動靜以下行道之機及見其容貌

辭氣便有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殺之味出語人
三字非是細君之惡亦非閒閒詳論總因當時未有
不嗜殺人者故特
爲天下人牧告耳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

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爲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孟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

孟子卷之六 梁惠王下

七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

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語類事者營霸之
如桓公晉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
知至於桓公晉諸侯之事儒者未嘗言也或問古之聖
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
行其道則必不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
爲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爲王者之學孔
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
使僕僕作於一隅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
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
知也明矣但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精義明道日得
斥儒者爲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耶

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平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平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平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平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平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平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下可不審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訖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燔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燔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此音核舍上聲觶音附觶音連與平聲

胡訖齊臣也燔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觶郟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訖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係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或問不忍者心嗜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有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舉不可得而亡也故聞而使其不蔽於天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代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卽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自知而反以桓文爲罔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情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

本心之發而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讓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惡平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

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遠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

三

殺牛既所不忍爰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

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

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

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

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

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

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語類衛字本非不

後來把做榮詐看便道是不好却不如天下事有

難處處皆有箇巧密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

惻隱之心已發乎也又見其類則其心已發乎也

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乃不得已而流行於此時

也或問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氣賦形之所

人同也故君子寧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

則不忍食其肉若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

爲而爲之也曰然則苟爲不若屠之止殺而藏肉

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氣有異

焉衆其清明純粹則爲人衆其昏濁而取則爲物故

人之與非有別焉而物之爲用則以養身而君子之

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殺之以義而君

於物則愛之而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殺不暴

殄而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

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

異端之北也彼洋屠之於物則罔仁之過矣而於其

足乃反然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

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別未見之時

此心固自若也但末感而無自以發耳然至仁之時

民之心則與吾心之不忍之心復有感戚焉則此

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善悅情七本反度特

洛反夫我之夫昔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賊賊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聲爲不之
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育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

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

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或問天地之間人物之衆理本一而分殊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之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或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爲其治豈不易哉或不問小註古之人三物須對下二句看却已爲齊王不告推下針方與舉斯加彼二句有跡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爲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邇近之失欲其於此係謙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行治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語類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殺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爲之爲音士聲傾八令皆平聲辟與闢同制音漸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鄙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固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

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想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辟與僻同焉於皮反

恆胡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

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富詩六反下同

輒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勝矣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

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凡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天上農夫

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

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

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

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

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

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一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

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或問小註便是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就樂曰不若與衆

與衆之與平聲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或

問小註獨樂不若與人之爲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

之使自見耳○獨樂不若與人之爲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或問小註臣請爲王言樂爲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類

類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

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
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

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

古樂其實今樂古幾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

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

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

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額則雖奏以咸英

韶護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

已○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謗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國音又傳
血總反

囿者養百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慶聞曠之地

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

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
蕘音燒

芻蕘也蕘新也語類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

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憐恤孟子此說其意亦只

主在風澤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籠一切人往則

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

木鳥獸之長茂乎問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屬禁

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

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國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性反

禮人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

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德音重驚音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憫恤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

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

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

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

記語類大邦賜之事臨文王事見其本心所以事

已之矣亦所當然耳○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實洪憫恤也便是小國不恭亦憫恤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能得事大日也

之事發皆是道理合德地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者皆理之當然也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

一國之規模也語類問樂天者惟天不畏天者謂其

或問千問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逆

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理

治期於有以自立功如德與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

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國一

事之情有樂天畏天之異乎保天下保一國以忠
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時長天之家
子時保此智知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家
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
處度勢盡力乃計利害之秘智者知天精蓋凡人有
理之當然而敬以備之所以爲畏天也精蓋凡人皆
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
仁者欲人之善而不妒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
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或問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周頌言保天下之

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

古人引詩斷章取義。想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爲正。曰古者詩書簡牘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傳授。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或

問小註
王請大之句包下三節大勇亦不止文武特借文式作證耳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遇詩作

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

衆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萬曆二年壬子冬十月

一云我王心之北也三云事也而記三云一云事也

下之民術與

書同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異今上表

北解之龍之四方龍異之冬四方也。有羊首豕尾而

朱之無罪者哉。尋而安之。我既在北。則天下可收。而

過遠其心志而乍亂首乎。衡二謂乍亂也。孟子釋焉。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議天理人欲之分矣

孟子卷之六 梁惠篇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愉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朝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若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狩音狩度音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

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
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
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
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晡晡宵露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一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晡晡側目貌胥相也謗謗

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

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

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一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當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陸

戒告命也出舍自貴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

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

曰徵爲事詔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嫌也

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

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

其君者也或問小註孟子援引唯和欲其欲景公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

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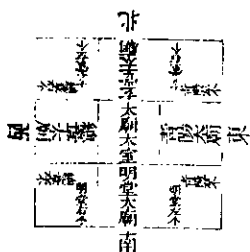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漢時遺址尚存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

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明堂說

明堂之制者非一蓋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
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太廟東之北爲青陽
左簡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簡東之南爲明堂
左簡南之西簡南之西爲明堂右簡西之中爲總章
太廟西之南簡南之西爲總章左簡西之北爲總章
西爲總章右簡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簡東之
北爲玄堂右簡北之西簡西之北爲玄堂左簡東之
太廟太廟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共左簡右簡則青
陽之右簡乃明堂之左簡明堂之右簡乃總章之左
簡也總章之右簡乃玄堂之左簡玄堂之右簡乃青

陽之左簡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廟則
每季十八日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
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
樞有可成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
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乎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始
頑反窮工可反莫音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

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

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

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

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

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孀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貧困悴貌

卷之三 大雅卷之三 澤水澤下

五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粟儻糧千縑千囊思取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儻音侯囊音拓取詩作輶音巢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稱露積也儻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儻糧也城安集也

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錫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卷之三 大雅卷之三 澤水澤下

五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遯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誅水涯也岐下岐山之北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
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
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
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
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
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
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
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
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精義尹曰友之失友遊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
齊宣所以終不
足與有爲也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

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世勤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
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
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

臣平精義

呂曰世臣如堯公
勃亮四世之類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合之

合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固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

孟子卷之六金聲三樂章下

六

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

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

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

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

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答潘文叔

左右大臣分其國室并臣但謂親戚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樞密院中書門下之北五卿大夫却是任政之官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孟子卷之六金聲三樂章下

五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

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精義或謂人主

主持是豈揚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權此固是也書稱

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

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

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說舉亦不聽國人之言國人

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

權常在衆若初無所見如信已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下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

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

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

世也語類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賊義是莊一事上說

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使併是時那仁應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

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雜著

李公常語云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

六尺之衣可託者讓手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而爲堯由孔子

而下而爲臣國家家可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

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堯舜左洞

庭右彭彭而得然有不暇之心耶其在九官尊后之

外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讀人隱之尊堯辨仁義

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讀人隱之尊堯辨仁義

者人心之所同好而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惡豈惟

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

故堯舜得已矣孟子聞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

失口而無非仁義爲諱則人將道其數後其君爲

禽獸之歸矣言其可不慎乎湯有慙德仲應之諱言

之評孔子雖以武爲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策場之

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義德教必

以三代爲稱而湯武不可爲幾惜乎戰國之

世以孟子爲迂濶不能求爲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

見此僻儒得以妄生異議也曰隱之此辨甚精但所

云矢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事意不盡不若云故

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效以爲苟

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乎義達而天下之

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

則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益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

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二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

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或問小註，此亦是齊王欲取之道耳。非謂文王欲取，而商人不能而止武王。見商人能已遂取之也，亦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算食並舉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算音升，音嗣。

算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索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蘇克立猶反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

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哉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逆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老同倪五猶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尙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閭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聞闔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家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四方謂四方之民也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大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

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

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

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

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

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

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斷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

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

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

民不可僥倖而苟免語類問孟子答滕文公三陟皆

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

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樂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

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

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彼他相成次第此

之地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

之立之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以他若能用

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

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道是難得恰好耳齊梁

之國甚強可以有爲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梁

文公却有不遑意又以國小主張或問小注守義只是

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

愛民當精義尹曰事無理之國以未有安登人君之在平時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偶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弟與南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篇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服為善而已矣扶強

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邊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

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

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或問子

告滕文公以太子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李氏

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終不

過能為善以符子孫其大則死而巳固不以湯文

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祿能為善孟子

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遇之者惜其國小人終非有

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如德不才余隱之

如梁勞雖有銀基不待時此之謂也

○孟子辨齊國折衷曰古人未知為善而未嘗望其

之慮心也孟子曰滕文公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矣是心何心哉辨曰善者福之注者禍之天之

道也昔人為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

道難信而不足信也孟子勸滕文公為善謂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

之也當滕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為善之利

今以孟子之言為非固將何以勸其君耶曰孟子言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服為善而已矣初無

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

王遜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佑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焉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
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
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

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
此察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
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失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人見之見
音現與平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爲夫辭溫怒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

孟子卷之二十一 梁惠王下

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曾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

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或問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爲或問小註范氏

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者有義在天者有命惟其在已而聽其天至於人君

則當尊用賢楊曰孟子之遇不遇於亂天命不當發之天也精義與家之所繫天實爲之非

人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二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

丑蓋設辭以問也或問小註戰國之世功利之惡深

之君欲其之即學士大夫亦不

會分明那得有學術事功做來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會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會西粲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會西粲然不悅曰

爾何會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會比子於是變子

能音拂又音

孟子引會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會西會子之孫聲不

安貌先子會子也粲然色也會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

則會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

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

獲禽耳會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語類同

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五

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問公

孫丑以管仲晏子並舉而孟子只言

管仲何也曰言管仲則晏子可知矣

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手子為之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為去聲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翁通

反手言易也讀余隱之尊五辯夫子之於管仲大其

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如此者可與論桓公
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
國衰微欲振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
者之功亦復善於此而已至於諸學者立心改道之
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智
西之私而不公者哉亦有說矣李氏又有其闕之說愚
以爲桓公管仲之德而齊之國以爲子舍之
善者也故周雖小國而齊亦強矣夫賢誠心惻但
而救之故孟子不與管仲以是則隱之爲小其
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齊桓之時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也命之謂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
魯反手自許當年時勢且言已志非爲管仲發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典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

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

制禮作樂然後放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局音陷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聲

倉方之倉與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齊音

鐵基田器也賸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

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大之聲相聞自國都以

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精義伊川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是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

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尤郵言

置郵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立上卷之三章多字公孫丑上

當今之時萬乘之困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

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

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

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諸類公孫丑問孟子

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伯王事大志也或問孟子之

下當富不過有所安體而動其心也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動其心也

當處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己何動心之

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邪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賁音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

我不動心則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搢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

效反朝音
潮來去聲

北宮黝名南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
下同

孟姓施發語對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

三軍矣舍盡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語類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舍子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問集註云施是發語對何也曰施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據曰如孟之反舟之楫尹公之他之類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大音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

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或問孟舍之

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

以其氣象之勇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

答呂伯恭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能約此亦文勢之常非以勇二子各有似面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下豈以其德為似之哉五以其氣象養勇之心最淺而孟子不似耳

此亦非孟子之所過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聲備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

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衿縫又曰棺束縮二

衽三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答徐彥章縮直也

衛三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答徐彥章縮直也

記多有此字每與衛字作對下文直養之

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

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語類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

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此所守之約是

北宮騶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

約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守氣又曰舍

上微丁或問孟子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

約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

守也蓋勸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勸比舍則舍之守

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爲得

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

約爲約則是約者孟子之約以與孟精義勇道曰北宮

施舍矣而可又焉而歸之曾子耶精義勇道之助氣亦

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伊

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勇有勇于氣者有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與于聲
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

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

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

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

速也孟子既論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

求諸氣者急於卒而緩其未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

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

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

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

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

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

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

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語類

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

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

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同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
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

[illegible]

之云則是說截然橫入於此章之中於南何所承辨
後何所起乎就如其言則聖賢之教所謂學問思辨
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之心行之
於身也便告于得求名義而不復求之於心則固不
可今以其言推之則其已得諸言者固將求之於心
也而又何此云乎為是說者求之文辭義理而論以
躬行之實無一可若從其說則是變聖門博文約
禮之教為瑣端坐窮入定之學也豈不謬而論而
後求之其乎抑復為告于論性數輩皆卒然立論而
辭窮即止無復思惟辨論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
言而不求諸心之一端而其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
而發異蓋一以為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為理同
必無而不必求諸者看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
失矣曰持志養氣之為父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
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
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上

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告子論性數章理屈詞窮
一息之不存矣告子論性數章理屈詞窮
能從容反復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
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弗求諸心之驗也
又答張敬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
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
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將達於外所以於
得仁之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蓋不知義存心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
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此而巳
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云吸其後者於此而巳
凡日可者皆皆可而末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
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該淫邪
適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
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勉心之本者用此道也

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
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
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勉心所以異
答林子玉于玉而
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
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
答論知言大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時從
否曰孟子文章正謂在己者人皆如此也
答歐陽希通
耳然言為心格則在己者人皆如此也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方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
之尤者泛言之取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延平答問問孟子云若氣一章向前者雖蒙曲而論而
體只是要得正心氣合而巳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氣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
要得道東所存主處分助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
湊翕聚向道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脾面盡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上

背便是塞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
一不見其隔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
直方大不習况不利而文曰日敬義立而德不孤則
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
日養氣大槩是受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
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時而益背
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
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
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方是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驟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
扶大音

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
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勇夫悍卒初無制勝
料敵之謀又無批鋒鏖子之振徒恃其所養勇精義
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論者特幸而已

伊川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延平答問曰生
推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延平答問曰生
稿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從知言處養
本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備用也端上察多謂
於田地上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
體認令精審然取心與氣合之則不倚不偏氣象是
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
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

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
是氣可知矣精義明道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
五子實有浩然之氣若
他人便氣說道是如何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
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
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

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
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
而低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議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類古注及程氏皆將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一節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爲一似以直養而無
害爲一句今人說氣皆謂在此藥却只在彼以
勿忘勿助長四句上上要緊未必在此藥却只在彼
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你多般煉之
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與你不悖於天
窮不悖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發
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又曰云所以以上蔡說
於心得其正時議取曰是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

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爲人有私曲便欠却他
底且如鴿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
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
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却他底便不快活
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問他肯不
肯肯不肯孟子之何故曰這浩然便是這箇氣不
肯不肯不肯孟子之何故曰這浩然便是這箇氣不
又不至別將箇甚底去發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
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悖時時這氣自是
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
氣無處不有無處不透是他氣附離金石也這過人
便是氣得這箇氣無欠却所以程子曰天也地也
不分跡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低知其小也又曰浩然之
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未必誠道然事事不放
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誠道然事事不放

是氣大如須彌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或問趙氏以至
他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之氣方得之氣
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或說矣子之不從何也至謂
子之前自以不獨出於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
亦有其所以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語也今以直字
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爲倚賴而無他反而
若以直字居之下句則覺無此游而與上文自反而
締之意首尾不相應脫粘粘貫連以幸舍超程而從
絕而與貫連貫知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
之氣與直字之理言矣亦是附綴無干而亦相粘
野與此相推若如諸說則剛斂斂都無字乎亦未論
義理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曰諸說因有以直養
爲句者矣不取而絀之也曰其諸豈時而無爲說
亦不本於自反而絀之也曰其諸豈時而無爲說
云豈非孟子之意矣

答呂子約直字便是上文締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語類

問合而有補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理是虛底物本有

爲善者有合於道義者自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

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起

是兩物氣與道只是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

是兩物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蓋說如口正持又立

配何謂合而有功之意曰此品已精初有正持又立

偏則以是地乃所以助他天下莫能於義理當然

是愛他名是道以道義爲一事合此善地做是善也

方勝數果是去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

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而慊不敢去氣便是發了

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道不

能助勝者正爲無其氣耳。利刃如何切不配斬。必須有
 力者乃能用之。若無氣力。利刃如何切不配斬。必須有
 是說。氣會未動。而氣若輕易開刀。便注氣與其助
 得。氣人捷。若何處。純粹便助。從道長好處去。去則氣
 之所。氣人處。若何處。純粹便助。從道長好處去。去則氣
 程子曰。物爲理處。物爲義處。則是物我公認。自然
 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也。又得
 配義與道者。配是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也。又得
 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吾子不得於人。固欲
 於此。不得於人。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動。而不斷義理
 心。告子云。此心不動。心配義。而不得。孟子云。此心
 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者。時不得養。此能養氣
 小。人當道。理直。且其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上。這
 不敢上他。只是有這氣自於其不敢動者。如此便是合下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惟口耳目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
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
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
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
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
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語類
卷一一段緊要處是有反而論以直養而無害是集
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問集義曰只是
無一事不求前是而已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
宜自然積得多○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
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問集義而後生真是氣與道義
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
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
行○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
集取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
求得足義而博出此氣也○以直養是自反而縮義

孟子下全集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三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惟口耳目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
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
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
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
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
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語類
卷一一段緊要處是有反而論以直養而無害是集
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問集義曰只是
無一事不求前是而已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
宜自然積得多○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
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問集義而後生真是氣與道義
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
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
行○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
集取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
求得足義而博出此氣也○以直養是自反而縮義

天地浩然之氣到入得之便自有不全所以須
者將道理養到浩然處○追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
此道義苟氣不足以充其體則歉然自非道義亦不
可行矣如人能勇於為義莫非此氣苟非道義則亦
強猛悍戾而已道義而非此氣皆義之候也或問何
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以
明而上者地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
為實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而後義然行焉必以之
氣而義與道也又因其是氣而後得義以行焉蓋三
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
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氣自理氣其清
潔而充者且為慊然之候矣或畧知道義之為貴而
欲待之以有為亦且為慊矣

孟子下全集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三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惟口耳目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
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
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
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
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
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語類
卷一一段緊要處是有反而論以直養而無害是集
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問集義曰只是
無一事不求前是而已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
宜自然積得多○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
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問集義而後生真是氣與道義
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
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
行○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
集取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
求得足義而博出此氣也○以直養是自反而縮義

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須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用一戒二件合義底事能擷取自然之氣也義是歲行之功莫如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獲也非己有也○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成來便自浩然而後來集義方生日本是浩然被入自少時學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德氣便是北宮黝孟施惠之勇知言知言者格而慊所以能辟天下許多淫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理之氣知言正心以東流而生此浩然之氣不覺其充于體義則將何以果哉而不知其非仁粹以為義不知其非義無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慷慨則此氣自然清淨作事更無勇銳○謂如用真之說前集等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成功○謹如用行之說前集等之意

孟子章句卷之三 公孫丑上 三

和壯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擇乎而和是之謂費○問無浩然之氣因是觀貼他義不起然義有欠義即相乘曰無義則敬浩然之氣不成矣是集氣方成得浩然之氣○問注云告于外義者外之而不求非望於內也曰告子直是弱義非除只就義外工夫果以為不然故于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或問義所至何耶曰是則君子金器如山之喻至矣而義所謂有理然後有則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活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聞義外之說也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棄此者何也不以義我之心所以制事而為是之謂事物之味也曰義我之心所以制事而為是之謂事物之味也曰義我之心所以制事而為是之謂事物之味也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錯便缺了他浩然之氣
這物浩然之氣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
箇道理不爲存不爲榮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
明善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掘鳥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鑽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末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掘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癯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

所有事振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
然不妄則失義而已握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
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
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
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語類必有事焉是須把做
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
也須是把做事去窮○正則等之之意趨彼解窮不
可望其後難如意意○其文義却不錄此正如解出
不正反戰而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
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
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無所助之長矣
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義取
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而不可期於義取
之效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擬足其心而已助之
長則知其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擬足其心而已助之
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
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
為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
以敬為入德之門此其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
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
非義不能以自集故程子雖言持敬而必以義為
事於敬之附亦未嘗不以義為言也曰程子所謂
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
妙也蓋無所事而忘於人欲之私作正場而助之長
之者其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於日用

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
焉者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為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
者勿忘其以集義為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助
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
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
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違其天理矣是助之長
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久之時則不
然成熱若方理而待其必成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
天害物也甚矣又云集義是養氣其法必有事焉
是集義底功夫言必有事者是養氣底法度也養得
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聖那箇自聖公孫五言
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為孟子功心於此而不相
所養在此見於外者或問大抵今人之學或曰或曰
皆由這裏做出來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有所為者則必期其功而功不至則或曰或曰或曰
而忘之或不期其功而功不至則或曰或曰或曰
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義取
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而不可期於義取
之效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擬足其心而已助之
長則知其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擬足其心而已助之
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
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
為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
以敬為入德之門此其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
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
非義不能以自集故程子雖言持敬而必以義為
事於敬之附亦未嘗不以義為言也曰程子所謂
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
妙也蓋無所事而忘於人欲之私作正場而助之長
之者其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於日用

之聞若爲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會點之浴沂風事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持志。何耶。曰持志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養爲本。持志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則已成。則又何者。爲志氣之別。正謂此也。答張敬之。此一段依孟子本文以合說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修此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且依孟子於右也。答余正叔。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有虛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則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義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惟操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那造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特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強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何謂知言曰。諉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諉。諉。寄反。復。伏。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險也。淫放蕩也。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疵。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語類。諉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總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這上起。○諉只是偏說。如人是說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爲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子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親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僻則是陷溺於中。深便一向。離了正。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

話頭如虎之說施由初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
只臨時提出來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者是才
有此心便大細已壞了至發於其害於其事則是
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彼解初問只是偏了
所以偏者止緣他截了一邊如彼物截了只是偏了
初問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截得
截了支是注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句背却正
路理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
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
一邊以自道如佛家之說○說字是過了一邊只見
一邊如彼字亦是一邊過一邊依彼字亦是跨一邊
是就所說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都蓋了那一
邊如人站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
理該是少了那一邊豈是添了這一邊然說與注只
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注而不止便失了

卷之六 孟子 公孫丑上

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道通則多計
物理前來遮蓋○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
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
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
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辨得他○此一章
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
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
只說知言辨道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
不是而已若辨得那四者便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
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
分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格是見得道理分
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義也而今人多見
理不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
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
或問 集則那白反而論便不必說自是在了

彼而不安則必為注解以要其說注而過實則必有
邪辭以礙於透那必有窮故必為過解以自解免凡
日異毫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
以釋氏為然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家子曰釋氏
之言蓋過失守窮大則注難行則破答嚴居厚
致曲則不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答嚴居厚
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
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

此一箇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
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十善言德行者身

卷之六 孟子 公孫丑上

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
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
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
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或問
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之問今以宰我以下皆為問
何也曰此林氏之說也林氏之言惟此義為有功耳
昔者竊聞以下至其體而便亦然若以
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
答程允夫
問語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
行則所言皆共自己分上事也曰此說得之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去言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或問聖人之過大而不能備門弟子不能遍觀而夏得其次學子張得其成德皆一體也雖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學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薄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量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

體而微稱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有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

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

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

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
則同

與平聲
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
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
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後
非其道殺一介不以取干於人觀之則可見矣

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存

非其道殺一介不以取干於人觀之則可見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姓
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
私所好而空褒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精義
問大
子賢

於堯舜伊尹曰此是說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
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
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

曰無孔子有甚焉據處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
知其德是以我後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
違其情者而見其情莫若夫子之盛也

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
禮便知得當時所施之政

古人之
政不可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堯太
緒反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
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
子曰孟子此意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

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

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語類以力假仁仁與

行仁仁便是德便是仁○所謂德者非止謂有德

者便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

孟子卷之六金卷之三 公孫丑上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賤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

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鄉氏曰以力服

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致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

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

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或問以力假仁者不

知仁之在己而

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推所行矣以執勢
誇塗役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莫不順成者
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
宋離沉係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
子真可謂長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惡去聲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道

不能免也語類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時

而後行仁能伊川易傳此家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

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此以安民也以彼王之私言之

不求下民之附則晚亡至矣蓋且得他處危亡心也

而求所以此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如惡之莫如責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開

駁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背德猶前

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

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

立事國家開駁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

不足之意可足矣或問國家開駁人心無事而力亦

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烟循苟且。常失其可爲之時。以至於憂。憂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追悔。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恐夫不仁之厚者。必及此。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積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取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固有不自亡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謹敢侮之。微。直列反。土音杜。繭音獨。繆武彪反。

詩。幽風。鴉鵲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微。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繭補葺也。繭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或問。夫子引鴉鵲之詩。而數其知道何也。曰。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則彼所謂知道者。果何物哉。

今國家開暇。及是時。般樂息。教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

微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而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援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抑之少則不必廬也語類市廬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諸公九區而朝市在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官室官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場皆在焉後一區為外市而市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廩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廩以抑之少則不廬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格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議禁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鐵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道制蓋自有一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

關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或問小注在市日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張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由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謂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謂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

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張氏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幸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

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

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方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類人皆

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蓋無不

物之仁說得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

心矣仁說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

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

已矣諸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曰仁曰

而元無不統其通行焉則為春長秋冬之序而春生

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有別之仁義禮

忠之心無所不貫其成德焉則為心者則曰心之

仁四德之體用不殊也故曰心之德也者仁之

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
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在此孔門之極所存之則使將
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蓋克
去己私復于天理處此心之體無在不周而此心之用
無心也又曰事親孝弟兄弟及物忠則亦所以行此
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退讓伐而後爲論
不死死乎能不善乎此心成仁則以欲害而生爲論
然生於心在人則溫愛人利物之心在天地時空而
貴四畜之心或曰君子之言則程子所謂論仁性
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所謂論仁性
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
依屬者則易學判然離絕而不相背故吾方病夫牽

者謂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絕而言
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道意而予願以爲異乎程子
之說不亦蕪物哉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
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者矣今以見仁之言必
然愛彼竹非非曰彼物我也爲名者可以見仁之
名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知之所由得名之作
也可以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愛不
可以汎言同體使人令胡仲幾而無費以此而論仁哉
抑泛言同體俾人令胡仲幾而無費以此而論仁哉
感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
追尋而無沉潜之味其弊或至於認覺爲理者有之
矣忘一泅二渚二者豈失之而知覺之云春於聖門
示樂山龍守之氣象尤不相答張敬夫論仁說
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曰豈獨謂此猶恐
未上地盡然於地之間生物萬形各有事惟天然
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
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非謂將生來敘道不善而
答張敬夫論仁說已對義理而言其發見則爲謂
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則謂
之意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
之心均爲發見恐皆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日
仁日義日禮日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
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
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下
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他仁仁也性之心下
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別於四者之目而四者
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
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
物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
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舉以至善日之
發見處方下愛字雖是仁知已爲善之長也却於己
足則仁是知仁之爲性却不不知其與義禮智均爲發
見則仁之爲性無所不備而不包天地生物之心
則是不備也凡此皆懸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又答張
敬夫論蓋曰仁者性之本未善極其大要不過數
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于前
三言春可以識仁之名義于後一言春可以知其用

উদ্দেশ্য

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而排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處

入井時也須自有側隱在○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

也着脚于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舉動魚之類也未
思思量到但更遲遲時則不得也○非惡其聲非
惡其有不救濟之惡計也○問惡其聲而然何為
所發見而無所計哉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
欲人便於他是一分心只是此心常存雖有一
私心便於他是一分心只是此心常存雖有一
心便於他是一分心只是此心常存雖有一
出也便於他是一分心只是此心常存雖有一
無莫不相開縱是不些子不便是後些私意隔了
虛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
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
兼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身是一箇針刺着便痛同吾身
物如此處事物亦然○此心應物不窮若事
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
仁○答張敬夫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
仁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焉不得若於此
子外尋不見即養其薄薄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
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
云釋氏知虛空世界爲己身而不覺又答張敬夫論
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仁說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
下以不忍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至其
是以也夫四端者心之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
義謝以人須是識其真心見孺子入井時是真心
也非思而得也非覺而中○又曰格物窮理須

是識得天理若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
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方作見時其心怵惕惻隱所謂天理也便要舉動
與人也欲救孺子之心欲救孺子之心欲救孺子
意也欲救孺子之心欲救孺子之心欲救孺子
物也欲救孺子之心欲救孺子之心欲救孺子
忍見其死見其死不忍見其死見其死不忍見其死
感其死見其死不忍見其死見其死不忍見其死
感其死見其死不忍見其死見其死不忍見其死
痛傷也傷在彼而我傷之猶在彼而民疾之○又曰惻
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
仁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
謙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
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
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
必有也語類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遠曰謝上蔡
物表志上蔡汗流浹背而發赤也明道云此便見得
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問得過失恁地懶慢自是羞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語類四端本是盡所以只

便知得是這樣。每程于以。以其惻隱之心。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慈。又曰。草木之仁。不可不知。可憐則取一箇物事說。仁字。孟子說性善。不曾說着性。只說力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矣。曰倒陷落惡處。是因迷其善而見有所可傷。這裏倒陷落之端。便有所以惡透裏蓋惡之端。便動若足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曰四端之根於心。覺得者。緣動三者亦自天第而知。如孝親四箇界。眼分明。然非有險事相逼。而兄弟和如手足。皆是愛之理。才方便能敬。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間看味多是仁帶連而至。惡於其所。以便惡惜其本來之未嘗偏。這是義。帶仁慈思口也是如此。當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

公孫丑上

三子長子大令來三

可發乃依然就他發處發得凡物必有本然性之理
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端所以必知
其有仁由其端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端所以必知
是理於內則由其是端於外則由其是端於外則
以必知其有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言乃若其
蓋亦遇其情而逆之仁義禮智則孟子言乃若其
也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禮智則孟子言乃若其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之道曰仁與義此知天地之道不與日月並立
者仁者人也本體之仁者仁之仁者仁之仁者
智若仁之分於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乎春
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
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會之有元
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
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不若藏也所以
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終始之義
焉則對德蓋惡恭敬是三有為之義而智則
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非非則有兩面
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而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
既別其所以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
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終猶元氣雖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於元而吐於身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際乃萬化之機
軸此理簡而不窮合無間程子所謂靜無極陰
陽無始谷林德久熹嘗受郭子誠所以為性者五而
者此也谷林德久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上

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
性之本體便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
有箇虛空底性彼方產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
是一箇虛空底性物裏面也得出來今人却為不會曉
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
緣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無疑
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雜於四清而
四者又非有形象方可摸也但於清一理而
之中又非有形象方可摸也但於清一理而
之體又非有形象方可摸也但於清一理而
言此物出處又言此物出處又言此物出處
於此物出處又言此物出處又言此物出處
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
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廣音
擴推廣之意若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
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上

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類

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蓋仁義之性本是注下水去，充則流得滿。○如水相注，惟是充塞天地者自家不能擴充，則這地位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只是向前去。○問知只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一件事仁之端只是萌芽處，如羞惡辭遜是非方是一件事仁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是猶子入井便恁地恤他事皆自恁地心差毫釐，這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乃是充

清懷足無少欠。聞之智皆擴而充之矣。知是如得如此至誠到苟能充之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此字蓋知字與始然之足達字相照便不可尋氣才達應方知得自不能已若火始燃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上面言擴而充之是方如果要擴得到了下面尚非充之便換了傳擴字○蓋充字是先得了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克充滿其處所以推之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不能推之於一邦或能推之于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一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擴是張陽充是放滿明隱之心不是只見焉子時凡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白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歸自家及歸大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畧同上而在知字上下在能字

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
事皆當擴而充之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擴而
事皆當擴而充之此心是善則每事皆當擴而
道是理也無妨而今未唯理也性也喜怒哀樂可差又如
知也心裏又要却就是人與人之間物與物之間不覺
何也心裏又要却就是人與人之間物與物之間不覺
充但當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去充到極處便是
如火之始然火出之後四散流出去便能燒多物燒廣
便當擴開及此處之始達流出去便能燒多物燒廣
這子入井之言過此一步便能燒多物燒廣
是仁若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
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於每年事上
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側隱心齊宣王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金瓶王

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數毫
心者其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擴那
不曾見底便不必如此至於典甲一龜危士曰構怨於
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微見得土地之美
却忘了這心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側隱心是之不
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以比四海去不棄常如此始泉
相似自去打或了之以相好自去不棄常如此始泉
相和自去打或了之以相好自去不棄常如此始泉
義猶智四者是此身網羅非他更無富貴時發動特
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除逐之時發動特有正
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發動特有正不正
耳如暴戾恩便是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錯不分
還是錯了一止之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錯不分
遍的心日間是一止之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錯不分
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聚充之而無間斷則貧

病必相恤也。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
如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則見惡必
義之理得矣。如舉春秋片光之而無間。則見不肖
時安於不肖。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偏。定天下之大分。
莫不皆然。則以體之理得矣。如是非天下之無間。
則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
別忠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只
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
匪但無窮密接。按地問人心。陷溺之入。四端藏於利
欲之私。初用上亦未免周旋口舌。是然義理之心。
勝則私欲之心。便消止。如陷溺之心。勝則私欲之心。
自消盡。惡之心。勝則貪冒無厭之心。自消盡。敬之心。
勝則驕情之意。自消盡。非之心。勝則合衆恭歡之心。
昏謬之意。自消盡。周季儼云。在興化攝學。事目與諸
生說得一部孟子。先生因問孟子裏面大綱目。是如
何答云。要得人充擴。惻隱羞惡。許多固要充擴。如說
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亦要充擴。先生曰。人生本來
合有許多好處。看得被物遮蔽了。却把不好處。做合
着做底事。周云。看孟子說性。只是道。順底是。逆便
不是。曰。小人。小人。做不好事。如解。

孟子卷三 公孫丑上

○此章所論人之性。惟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
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
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
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虛不
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

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
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
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
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擗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
槨。利人之死。

孟子卷三 公孫丑上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
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
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
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

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

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

智之甚乎語類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

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辨具是形以生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

以不仁故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孟子下金卷之三 公孫丑上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

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中上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語類上者如躬也即發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氏曰仲由喜

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

驚軍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公孫丑上 孟子下金卷之三

不從便不從故孟子將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

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金

樂

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

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

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

目也或問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

惟舜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為在己為公天下之善

為善而不知其善為在己為公天下之善與人同

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其天下之

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

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其善不知善之在人也

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忘

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

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矣而行之非有勉勉之意也

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開一善語。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網。則詢於四壁。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修及於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閒。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

至為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千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

三子矣。千文卷之三。公孫丑上。

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

善。君子之善執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

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

及於人。語類。爲聞善言。則拜。獨着意。傲。舜與人同。足

是容親聞。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

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

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加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欲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

汚也。賈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

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語類。伯夷

說已。注云。屑也。潔猶美也。荷以其辭命。禮意之美

而說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

者。亦不肯就。而况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和。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

三子矣。千文卷之三。公孫丑上。

就之。雖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爲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泥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

音但。穆音錫。裸音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

道也。遺佚放棄也。厄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泥

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

之貌倍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

者言欲去而可留也語類不隱然謂不隱其如

乃是以性自處之觀也谷潘子善德賢集注謂不隱賢

不隱賢是也道也谷潘子善德賢集注謂不隱賢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

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語類惠不

恭不恭之說不恭是待人而不恭否曰是

已不恭之說不恭是待人而不恭否曰是

祖考程程於我何是已或問程張諸說皆以隘與

其流之弊耳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

失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善也

余隱之尊孟辯溫公疑孟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

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其友不友乎

獨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其友不友乎

貨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其友不友乎

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汗若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

而不早小官乎樂在其中豈非不怨天不尤人豈非

居鄉黨懷德似不能言豈非由然與之怡而不

之賢者次其士之仁者非隘也而不同迥世無因
由不恭也苟母失其中雖君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
非必至於此蓋以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清和其
弊必至於此蓋以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清和其
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
制行之清惠心行以清和之弊不待然亦非
知夷惠之清惠之清惠之清惠之清惠之清惠之清
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抹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
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
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若即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
論之固已晚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
身而兼二子之長而兼二子之短乎清和之弊不
不恭其日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公之說以
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以是言也則溫公之說以
為說者乃聽以聽孟子之言也則溫公之說以
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
則方將勉強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特
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
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
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
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子卷三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

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語類

孤虛以方位言如
俗言向某方利某

方不利之類
王相指時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言

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巷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句朝音潮惟朝將之
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語類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

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朱子謂齊王託疾有孟子意

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當候無越境之禮只

因以齊來聘故齊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

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使至其國

或為賓館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

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

待其召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或問孟

天子不召師而先請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或問孟

臣素實虞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疑蓋非齊王之所得

見王則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

托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

明日由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精意揚曰夫

朝王則見王固所賦也爲其召之故不在郭氏此手
益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亦止猶不論其
人乎

王使人問疾孺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子下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

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下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賁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者不相似然音大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

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補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嫌口

嫌恨也少也或作噤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嫌亦

但爲心有所衡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衡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商德乎讀余隱之尊孟辯溫公疑孟子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候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履如也過虛位則不敢不恭況召之有往而他也通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

就與周公其商之長號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亦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而稽首長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對我有德而可慢故哉曰孟子同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溫公亦未深考孟子達尊之美思引達者通也三都之不相稱名仲其尊而無所歸一或相值則通也三都之所在而致降尊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者老而歲奉嗣王左右弟子不敢以其商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則公之前矣其迭爲周仲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觀其重之所在而致權者知之大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責如此○此章見賓師

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
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
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子何爲

不受

贖送行者之辭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

受

爲兵之
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
處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

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唯當於理而已或問小註

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
絡了○問處是處物爲義之處否曰是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子曰不待三

去上
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爲也

幾上
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詰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上聲死與之與下聲

牧之養之也牧收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前規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

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

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謂蜚蜚曰子之辭靈丘而誦士師似也爲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蜚音飛蜚爲花反爲去聲與手聲

蜚蜚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蜚蜚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選也

齊人曰所以爲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四 公都子下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讀余隱之尊

孟辯溫公疑孟子孟子謂蜚蜚居其位不可以不言

可以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

而無其意者也立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告謂之爲

食而化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即食於齊非

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

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

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說故不得不援曰官

守官責一職守叩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
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卿則果於是矣然亦豈不問
其通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將齊
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體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
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方盡
反見言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發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
也行事使事也語類問孟子責師之禮如何曰當時
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
小不往又却為使出弔於滕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音夫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麗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肯使虞敢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未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齊南邑充虞孟子弟
子齊並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近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
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比必反
悛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悛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
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

而薄於吾親也。或問

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太原府

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換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伐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去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

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

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虐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語類孟子言伐燕

面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也固可伐之理也孟子

不智教養不俊亦不智教養必伐但曰爲天吏則可

以伐或問沈同非能伐燕者曰其以私來師又不

知或問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

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詐之

私僻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

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

亦何爲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

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

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讀余隱之尊孟辨聖

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去者亦照其私而己

矣且不能操其符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

及公問燕而不齊惟以私而問燕故齊之不可伐孟

子之所不精義尹曰惟義可以伐不

宜討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其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要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註失之不合管叔公孫丑下

寶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

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精義伊川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倫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有惡也使周公通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敗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

孟子卷十六公孫丑下

二

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違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

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誠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

朝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

孟子集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旣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

不知則又有難惡言者故但言說使我欲富則我前

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斷岡壑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

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旣不得於此而又欲求

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

孟子集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此以明道旣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

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稱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復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隱於新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

孟子去齊宿於晝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

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

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

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

必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無而汙行而事君使樂之人者何以異乎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

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

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子思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悅

聲

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思澤也滯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

夫音狀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

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盡於心猶以爲連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盡而王不予迎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魯王哉王由是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三卷三下

三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予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然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氏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進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慘慘

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

者所以爲果也語類問注引李氏說則違之而荷

蕢者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所以爲果如何曰孟子與荷

蕢者聖人之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

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

世濟時之心也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問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畢

陶穰稷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夫音扶合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或

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爲不豫何也曰

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或曰

文仲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且賤性吾何疑若孟

子不憂天下之憂而亦不憂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精義

橫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不肯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

不欲使臣使之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或問孟子見齊王

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爲吾何也曰齊王無湯

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

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設施而

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甚定矣所以將去而

不能無眷眷之情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

之善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

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

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

之理原其所自宋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

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

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語類

孟子言性善性善孟子見滕文

公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

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

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齊因

善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

箭者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未精也人之所以不

能位力做得一中者其心未定也只是本心未定

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義理言必

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處但

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

善者以理言之猶堯舜者實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

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意貴之可以爲矣

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者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

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

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諸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淺

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者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

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實主之勢趨善

從惡有順逆之殊孟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尊

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

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爲信

爲善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孟子之言性善非

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

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楊韓氏或以爲

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然後釋氏出焉後復

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備者雖習聞予孟子之說然復

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嘉吾

說爲不及則率孟子之說以附庸而造爲是說以

爲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孟子於異同之說自以

爲得性之真而有助於孟子之門矣而不知其貴

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稟賦之貴德而論仁義禮

之善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

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不

而後有孝慈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從復補孟子之意矣矣惜予吾不得從事於其間以質其說也予其有相辨蘇氏易解蘇氏曰昔者五子以爲其善長之益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纖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於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也孟子之徒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曰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己也蓋易之旨未始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於善也故其言胡子知言疑義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違乎遠哉此亦不中節故爲焉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惡類性善案交叔近看孟子見新國靖則性之本善也明性善

猶堯舜此是第一善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猶若信不及三五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功夫只向新日用之間不碍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若於此有箇善惡興起處方有田地也向下功夫不然即是費脂箭水無益也答李叔文向來所說性善只是要人得力處是恰如絳衣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支到聖人方是恰如絳衣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支孫引成陳服闋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湯漆絀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
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掣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
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或問孟子疑
言而孟子不之非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當
聞也故聞者非疑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疑其甚
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擇而信從矣世
子復來則違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
言雖若性之實則事能
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郭古
楚反
成隄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廷儀名密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蓋肩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
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樂

不眠眩厥疾不瘳

服其句反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眠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

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

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

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

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

言信矣玉山講義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職朝廷所

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政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

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物但欲生

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成而底質而氣之爲

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則未見微有物慾之

聚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

之所成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稟物慾之

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稟物慾之生所受之性亦

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故故爲堯舜

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

堯舜之聖非其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

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

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

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問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文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國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者亦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若於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之似做不做則雖本至易而反爲至難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國所自盡也會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所居反什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

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
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緇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軒

廩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

行之禮也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聖人以爲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

之懷也故爲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違不肖者不

得不及也齊疏之服什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

食旨不甘也其爲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

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什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

於窮困分乎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

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講其大者矣其於

制節雖若虛聞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

經之際則蓋聞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

於人之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不

以義起而後世禮者不明乎此故不備節於已此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善祖周公

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

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

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

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謂文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亦異而可以通行者耳

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語類古宗法如周公兄弟

魯國爲宗至魯國時

康伯稱魯爲宗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鄭問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榮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歆

川說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髮宰六卿之是也。飲也深黑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或問不註不可以他求者也言不可以他求於人只在世子自盡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敬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四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

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責實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期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王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周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校列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鄰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

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二而商制不可

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廩舍一夫所耕

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二蓋

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

廩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地也

均也藉借也語類某啓製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

之類大段費人力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雜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

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或問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道然當集

其文也蓋其通簡易自成一條乃經綸之活法而

豈拘儒曲士率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

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

說其然者若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畛

畛必有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

說其然者若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畛

畛必有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

說其然者若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畛

有此說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齊
學也學曰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
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語類曰亦農陳而學

與戰之什鄉大夫有德或問先王之說學教民其效
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
廢而獨求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
故自其味歌法語之問酒婦應對之際所以漸導誘
掖勸厲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
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
俗淳明而天下無怨惡之心也其時之學所以明人
倫者也又之者不遺其時之學所以明人倫者也
可嘆而入於禮之域者何如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
教如先王之時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
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陋而復於先王之
制皆屬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若
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樂安縣學田記時自三代以
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
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上之原於學官者宜數
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嘗不有言其貴出之所自者
得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者有時後
乃自食其食而不仰給于縣官也漢元成時
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漢元成時
以員數其後遂以周禮不足無以給之而至于罷夫
謂三千人者蓋食于孔子之家則已矣矣然養士之
當至于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
哉蓋自周家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于
食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
則彼又安能終歲聚糧而學于我足以共費難多而
固有不得已者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稱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
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
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後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驗
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
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

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
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或問井田今
日雖有古可而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不
然蓋論草木山上落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
物常相稱量有人多地少之理○橫渠先生與二程
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勢不必開闢先生與二程
用理法新計地畝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
則治將不定地有均理處不實只數四標竿中斷地
界不實與民無害一夫之田所爭亦不害又制
地處用事不害矣又經界必須正南北使地形有
寬狹失制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橫井處
為井不能成就處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

則在又或使不成一大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後
也苟如此實定雖使暴君汙吏亦不敢不書于
經界之說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矣伊川云王
魯二君猶不足如何得十一之數亦或謂井法
徵取之費則無幾是透徹之微遠微而計畝數
且相驅卒無一家得憤者及已收後則計畝數
之以分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法不
示人恐致笑及有議先生謂有笑則何先
益也或曰若有人問其說取之以為已功則何
生云如有從者則已願受一應而為之幸也明
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顧者來不願者下
川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關須使上下
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法法大備却在所以
行之之道先生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伊
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一也先生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道又雖有
仁心仁師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
王伊川言孟子于此善為言只謂目力焉能盡方頃
平而須是要規矩二程又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
先生云如又有田極多只治與五十畝來地他多
又問其能如何今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來地多
與與之則無
以別有田者

夫廢壤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養去聲

言廢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都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

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實亦不止什一矣都

仁叔什一之法傳於今考大學如此其詳則不可得

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

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孟子集註中似已言其大

聖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

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勢然恐終亦

不能有定論也但不精義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

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澤也

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祿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三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特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

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

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

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

但取之過於什一爾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

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

稅可謂輕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

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秦

強之暴倍於亡秦是上惠不逮成禍分於豪強也今

魏冬大朝以修於農臨以講學五國爲屬有長
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得
爲卅州有牧牧有連連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
按五年大簡與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舉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
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
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
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
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
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
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興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
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
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諸卹患厚本
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

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
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
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

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庶民所居也氓野人

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爲

食實以供食也桎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

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

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報所以起上末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棄農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齊音崔發音孫惡平聲

齊煖熱食也。朝曰「養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

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除壞孟子分別

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上 第五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

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冶，鍛者

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

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

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

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撻

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精義必曰太平治者

聞其名而未見其勢勢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人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逸平矣富有天下

不為有餘食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富均矣至于賦

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

其進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

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海源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滄音藥濟子禮反澤伦合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

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

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

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燬也

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蘆曰備曰潔曰

鉤盤曰鬲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水一名決排皆去

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

惟漢水入江耳汝漢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

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語類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

去偶讀誤記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

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

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

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出泥

至於高郵乃折於正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

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

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於海故以

小江而列於泗流正以其能專達於海學者者如此說

則禹貢當云南入於淮不應言東入於海而淮亦不

得為潰矣且習之治沂二字似亦未當蓋治今往來

淮海只行邪壽運河皆舊迹蓋開闢湖汊以通漕

運非疏水也若使當時自有再進故道可通舟楫則

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治自高郵

以入江不得為治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湖入新浦之

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淮意其過

高郵後又迎江河而出故復有似於淮而察之不過

我此誤說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近

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供水橫流之錢

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

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爲一。若排退
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岷
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平乃入於江。淮自桐柏東。逕
會汝水。泗水以入於海。淮漢之閒。自有大山。自唐虞
光黃以下。至於精靈。地勢隔絕。雖使淮泗橫流。亦與
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一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
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開費心力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
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
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
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
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
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
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
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陶配之。何也。曰。皋
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男刑。窮教。
爲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稱義。問舜之時
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精義。問舜之時
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楊曰。舜徒得
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病
外之治。舉矣。古者。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皋陶。
變夷霜。更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
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
當舜之欲傳位於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
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而子貢亦言。舜有天下。
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夢民之實然其
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
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偃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
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
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
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
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謁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衛居三年魯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彌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在平聲強上聲暴
蕭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
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
之者如植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
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
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
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
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駘舌之人非先王之遺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缺亦作馬古役反

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廣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

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

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然然以易考之二者皆

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客或有如許行之說

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

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大音扶從音師

又山崎反比必

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

而競爲粗惡之物以相欺耳精義尹曰異端邪說賊

說也蓋有既也孟子力闢許行之說歸之正道可謂

盡善盡美矣雖如古之爲異端者亦自處於異端

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志而志於異端
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辟音壁
又音闕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前賤事親也不見之
見音見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

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

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或問夷之請見者報而
孟子不許何也曰

孟子難以問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謂明其說傳之當
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授其
人交口就辨以易吾道之尊也譬如墨夷之害
聖人雖欲去之然豈能於甲彼兵而親與之角哉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

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扶音
扶音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

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

之子本有差等言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

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

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

之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

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開端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

明有終不得而思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
 非也語類夷子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
 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後不
 自而等然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
 始此夷子所以一本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
 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二本也○問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與親而仁民仁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
 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意不知愛
 始一句乃是夷子之臨時想出來孟子意却把愛
 無差等之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
 理○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
 蓋十萬本也○問人只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
 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孝或問之
 樹根強合此樹根日愛無差等便是二本或問之
 生而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天地
 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於父母則其愛亦主於出
 他蓋人之可也自是之外則其所以親之也非
 所以為愛者有焉此處所言之道所以親之也非
 至所以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謂愛無
 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
 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
 之施焉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
 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
 知一本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蓋謂其一本故愛子
 差等則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蓋謂其一本故愛子

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
 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也○天
 勢不齊而人正之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也○天
 得正不齊而人正之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也○天
 學觀之乎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
 吾儒也雖其自安也其理之窮說之窮於此亦可知
 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窮說之窮於此亦可知
 榮於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以誘之者是以
 卒不反也○答張敬之敬之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
 氏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
 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此其詞氣低微信乎道而窮
 矣曰夷子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
 雖若粗有差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
 以卒能感動而自如其非蓋曰孟子極言非為人說
 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耶此
 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狐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頰有此親面不視夫
 此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棄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又泚此禮反觀音語為去
 摩力迫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雖姑也噉損共食之也顧顧也此然汗出之貌
弱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
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訛言非為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
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
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墓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
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
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而不以薄為貴矣答范伯崇異端者正固君子所當
見大和通之也雖德微猶天理以開有喪之私即
後和以察吾通之正議論之開彼此交盡而內外之
通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
喪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文彼之失而已哉
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
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音武
爾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
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語類問命之
失之子

作夷子名和方成句法若作
虛子看則不成句法且是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五終

二五 卷之五 藤文公上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出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而所伸者太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或問小註天下事不可不顧利害凡人做事都要趨利避害不從利避害則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處在背後上求之精義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範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合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侍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

肯驅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聲專主也。軌

法度也。說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驅

擊則不獲。廢法說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變

奚不能也。賈習也。語類說遇是敵人不敢做底。○于路則

範表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遇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
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語類援天下以通若枉已

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乎。自

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

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

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

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

得行而死也。使不郵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

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

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得

冠去聲女家

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

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失之事

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

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語類廣居是雖然大公無私

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乎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上說○若者心上所有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爲二分爲四分爲八分只此小著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此官則爲此當在此則在此行若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傍之徑制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當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爲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五

在我者皆古之制或問廣居大公心不狃則所居地吾何畏彼哉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廣居纔端躬身不倚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術聖事不倚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觀儀行之以應天爵雖得志於一時與可謂安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此三言者又爲主也

○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

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血憂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觀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六

事之也或問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君若爲妾婦之其民爲虎身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盡不得已而耳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邇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簪纓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敬以祭惟上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縹素刀反里屑永反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紕躬乘采以耕而庶人

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

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

褵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縹以爲黼黻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

器者

季子于太季季子

禮文公下

七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晉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哉

爲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灼音附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前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衛意以孟子

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夫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

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始亦媒也言

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

道蓋君子雖不孫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季子于太季季子

禮文公下

人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束從皆去聲

傳直懸反單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精義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德而享聖賢

之奉士之所無愧也非其道則何以受如其道則

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

知理賢也哉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哉義是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
人車工也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下

九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
義者矣或問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小人也而小人不
梓匠輪輿得以加謂爲仁義者上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下

十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桑
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嚭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

衆湯之民其民爲民也授與也傾亦饋也書商書仲

虺之詰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或

問湯爲童子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兩鳴鳶著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爲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

孟子卷三 大學章句 湯武放伐

十一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于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面已矣

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時與今書又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

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盧玄黃之幣迎武王

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

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

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

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

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

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繼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假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

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

與平齊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猶如宋王何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精義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

明之衆不勝焉則是以小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

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

歸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

之見言現惡
法聲顯音難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覷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魯肩諂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魯處業反
赧奴簡反

魯肩揀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其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

恥

○戴盤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精義伊曰去其改過如救焚溺憐其速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音書曰淶水警余淶水者洪水也

音淶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也

地也營爲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淶水淶洞無涯

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音側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

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音壞音怪行去聲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音相去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

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

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

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音有作之有請爲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衛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

○橫渠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子

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

親則當先擇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
先後則是時君親也他人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
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
老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
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他看不破故不能
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
辯所謂孟子何適至於無父曰人也只是住不得也
墨氏兼愛何適至於無父曰人也只是住不得也
那有七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間則已難矣
想得他之所以愛父母者根衣襦食必不能離蓋他
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
父而何墨子尚倫惡樂所以說里號則墨子回車
想得是箇淺泊怕箇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
率獸食人亦擇其美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
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
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發使天下俱偃然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必至於大亂而後已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
非辜戮人不問何罪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
意也若乃御膳法而無所事事而為之惟原情之為
移也無乃御膳法而無所事事而為之惟原情之為
其也而偏於為其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
其說心豈有邪哉昔以善而為之耳特於兼愛之
微而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
而陷於禽獸之域而論之不少假借孟子呼豈不原其
情而舉為是對之論哉誠以天理人心之於
其禍之切而使人知之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
功書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子弗順天厥罪惟
均孟子之心亦答曰伯恭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
若是而已爾答曰伯恭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
矣而亦非釋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美
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此須一一剔出後方曉

然見得箇精明雖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
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處得病痛也孟
子言楊墨之道不學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
小人之際其較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
道耶蓋無對之中有咎則有咎則有咎則有咎則有
勝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
也

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 扶又反

閑衛也放驢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
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減息而君臣父
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

於中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
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
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
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談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

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放哉語類

當時如程子

孟子却不曾他處只探得箇處底若橫則害

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何不

一非孟子力起而聞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

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

所謂揚墨之徒也末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

人之道為是其端之學為非功是孟子有功於後世

耳孟子言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之志今人心格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或問孟

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

何也曰此根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不唯五穀桑麻而美其物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
麻而不去其穢物者與若孟子者正務去其穢
物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
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
辯而知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
而思邪說之功大矣彼曰堯舜禹湯之爲聖也
均出於天五穀桑麻之爲利也均出於地此固然
矣人生其間而然中處此聖理之功均出於此固
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也爲三才也
孟子之問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
豈泰始皇漢武帝之比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
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
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
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
諺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語類是聖人之徒如人逐
跡有人見自不與從這便喚做是賊之人逐
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投當誅這便是人逐
若說道賊也可殺可或問亂賊而誅人知討者則違
聖道只喚做是人

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誅人勿取者愈駭之徒也
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子重也雖不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尚正
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
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
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
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
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語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
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
以正義之於是這般條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
力量恰似天地有開闢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效周全
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
補這聖賢是甚力量
直有開闢乾坤之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間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鳥下於陵阿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蟪蛄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平聲 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權而滿之也振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

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 抑平聲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

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

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靡織以易之也織音望 靡音虛

辟績也績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鵲者已類順曰

惡用是鵲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鵲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鵲鵲之肉也出而哇之哇音聞 鵲音避

鵲同子六反惡平聲 鵲魚一反哇音吐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

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鵲鵲鵲聲也類順而言以其兄

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

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

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

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

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

奈仲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

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

故則夫仲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非而遂滅天性之

誼乎而仲子之兄也倫是乃欺也仲子之兄也倫

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余隱之尊孟辨隱之五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

使不友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

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
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
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
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
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
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七

有以聲一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大呂太簇無子以其一均之內兩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鐘爲徵而四聲子聲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常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而常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聲律辨五之序宮聲大而洗滌羽聲細而輕商之大次宮徵以皆右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能得聲律辨五之細大初而角居四聲之中焉然無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凡聲雖也自下而上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仰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易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其變聲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初與未用與未用陰陽聲會之中所以爲盛者若則則微當五聲之末而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自有變微以迄焉亦非五

論官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雖有所未盡也。夫以律呂法制之祖。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倫倫後之佐。亦如之說。徒手而可以混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官常規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蓋其所以蓋以仁當仁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仁大木形而角聲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然以爲可包宮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木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本三而土五皆陽之注。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德。水爲貞靜之德。而土又包有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施通藏微。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而應四方一體。而萬萬類者。豈說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致以信者列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遭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

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

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或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則王

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

則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言有是心而能

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產云

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

之意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

初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

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格當因吾心而擴充

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

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

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

以手執於術私妄作之失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細紀文章謹權審

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末之有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

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

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

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

廣矣或問小註仁政亦從心思上來但心虛而政實

之政則政之

利澤膏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

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構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經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

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

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

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語類上無道揆則下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委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恣便是

不信度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與

關風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鄰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顯無然泄泄泄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顯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

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之方跡至此所以責其臣語類問責難之恭陳善閉

概也一般只恭慈恩被禍太敬意思細密細密以竟

身三代望其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恭便是

恭陳善閉那是就事上說孟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

恭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

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

信可必行陳善閉邪便是微邪責難底工夫○責難

於君當是恭以養尊貴之而不致以中才常主望之

非尊之而師陳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

夫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克齊若度其君不足以爲善

而不之諫或謂君爲中才可以致小嫌而不足以致

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

君否曰然人臣之道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否曰

微不事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

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用矣故必爲之

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

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

○鄉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

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語類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

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

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

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

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

矣可不謹哉語類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

有大路何或問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

理之存或問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性故均

爲此盡其性故爲人倫之所由無不盡其性

爲此盡其性故爲人倫之所由無不盡其性

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

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於人欲而不得

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

乎此則入乎彼不
可以不審其後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治入之治平聲
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

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

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語類聖人說

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有不得者皆求諸己

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

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

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體人不

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我也不義無禮無智
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
家敬簡鶩矣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
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治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
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治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

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數天下人
不消信其友德地得不得還有道理否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發反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
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

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
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
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
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
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

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俯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
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
也語類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
到那時不行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殺大弱役強之事也。舍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有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精義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子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祿音濯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千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

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祿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語類仁不可爲難爲弟難爲兄之言兄難爲他弟弟難爲他兄者無敵難爲衆去抵當他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逆語辭也言

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語類不

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爲國

希爲治則曰不濟數十分原事只隨風落做便得

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憑地做天下也治爲非者

則曰做人也不須做例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

地得是是也然則天命者見

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當與衆同樂音治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

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

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原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靜人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敗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

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思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

民違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用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走音奔

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陵魚者鱣也爲叢毆爵者鴟也爲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

爲去聲毆與空同猶音聞與與作同驚請是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葦茂林也鸚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

好爲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最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難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

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淑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淑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

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

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

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

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

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類

自暴者便是剛心之所爲也○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其禮義之說爲非道是失之暴族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

而彼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精義也伊川曰窮足有焉也故自暴者欲自棄者雖一生便自棄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

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或問曠其安宅則必放捨邪僻而安則必行陰德而由其所以不可由之途矣安宅正路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

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

親其親名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或問小註

求遠非難者○親長乎天下何事乎學抑正是孟子

大體而無小疵當時以爲迂闊難行於試者聖人功

附與帝王治化何一不在親長中○精義有和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

身而之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

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

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

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或問

皆以有道言則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

從以求之乎親與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

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交臂別使亦

不可以弗之表也如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

盡其於明善直以爲凡在者皆明其情衆而即所

從來而不知天下之物之理皆然也然則知善之爲善而

不可不爲是也然則知善之爲善而不可不爲是也

來而巳則恐其後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爲

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心也
思言行之間能實其所明之善而存諸身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

類是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存心致知
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都是實理了
地聖人仁便簡簡是仁義便與簡是義更無不實處
在常人思仁時恐簡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簡有不義處便者思有以實之始得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開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開文

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盡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文王發政必先舉寡孤獨廢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參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將卿室家臣賦猶取也取民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將卿室家臣賦猶取也取民

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丰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太難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或問

小註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聖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劉爲不孝况人命可不重哉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蘊秦張儀之類

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

悝盡地方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語類問如李悝盡地使民而心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附日只爲使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家

爲己物耳皆爲開阡陌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君張發之徒也而始五阡陌也故自易易六人排之則言秦廢井田而始五阡陌也故自易易六人排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族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修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田間之禮呼其廣狹辨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卽禮所謂達土之徑溝上之畛通土之畛通土之畛也然風俗通上之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汾河以東爲西爲南爲北二說不詞今以遂人田賦大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田間之言言百也逕流從而徑涂亦從別逕間百畝通間百大面徑流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逕流而參道亦稱則溝間千畝溝間千畝而參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溝夫有阡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達溝洫亦皆四

三卷下大全卷之七

尺溝四畝入尺溝二畝則丈有六尺矣徑畝牛馬之容大車涂畝客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費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後爭時畜潏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爲阡陌所束而耕者恨刻之則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恨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不盡又當世養法壞之時則其病投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壓之義而阡陌之制切近民財又必有餘弊以自害而視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當然不願盡開阡陌者除禁限而猶民其尺寸之資以盡地神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使民有尺寸之資以盡地神使民有田卽爲永業昔者以爲據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得矣疾浮上之資而連破祖庸以爲兩後蓋一時之害難除

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義於此蓋矣故秦紀機傳
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試祿中秦亦謂田開者
以靜生民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開者
乃破壤割割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開者
三代井田之傳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開者
無崇隱竊據之義也所謂靜生民之義者以無歸致
取予之類也且先王編理天下均以其無歸致
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編理天下均以其無歸致
則隨地為田隨地為路失其曲無所不可又何必
取其東南西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
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
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
知秦之所置亦其曠辟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
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變創
之不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

孟子才全德全

連升階而前限民名則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
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
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者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
之收而當其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
有可考者類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
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中正則眸子瞭焉宵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子音眸
眊音老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
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宵中正則神清而
明不正則神微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於度反

慶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千

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語類聖人但顧其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眾人
語類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
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眾

人微處便是五字所帶天
聖人微處便是五字所帶天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
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

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語類事有後

大小這樣處皆
項以權稱之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或問小註古人所以有道也既自放制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

○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

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或問徐氏引穀梁子曰稱責成童不

就師傳父之罪也不以不教爲罪精義楊氏曰不教而以不就師傳爲罪亦善引括者精義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三卷卷二六卷之三

三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或問小註

看下節所重在曾子曾元不過借作一美口體例耳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

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

爲有餘哉精義

明道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也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

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親者周公可也孟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亦自知其不足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入僭三家僭禮微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義矣○又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曰養父母之身也○又曰其孝難過於曾子畢竟是以責父母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君之人民勢位微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

三卷卷二六卷之三

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則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通音論開去聲

趙氏曰過適也開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

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開字上亦當有與字言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開惟有

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

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

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非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

德則亦莫之能也語類大格君心之非此類精有
舊謂導之理不然而氣已理則理透生於心
謂至誠以格物之意力以格特之明義理將致其
格之曰誠其意正此意也五子不能格齊諸葛
孔明之於後主事皆出於一己若出師先有指事
宮中許中許多人事主雖能體從以資贊之庸難
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
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功
者也不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
錄某客述下此與言不必信行不果義所在
須急併連下句豈不害事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摩底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飾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
 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

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夫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
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驥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解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或問小註

正言不可則借他端以發之也後世依違顧慮以至失身者都坐此病

曰竟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開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于敖來徒饋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噉也

饋噉反

徒也也饋食也噉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或問齊王之幸臣孟嘗欲自託於孟子以東重故孟子使齊王必以樂為介未嘗與齊行事於樂正子之樂則又正言以折之至其不樂正子不察乎此而顧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實權

與焉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衛安罪之而范尹皆以不能改其德為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必若其言則孟子為不與之罪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議以是積憾而去之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

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

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

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精義伊川曰此須仔細理

時未娶亦莫未遂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娶聖人亦不責為瞽瞍而為之舜不告而娶者去聖明以命舜故不告可也若不如是理則言舜不告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此

鯉 9-604

這只就他初結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
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處遇及其長也知敬
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應着理會孟子所以
說大者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存心地要之須
是知道這二者使常常存心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
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可暫失了也二句上須是實
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能暫失了也二句下須是實
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
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樂則生如精
水之流澍盡詩多採葉之物只恐地頭涓流將去○
義伊川曰樂則生則惡可已也須是
熟方能如此為不熟不如黃柳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喻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語類

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以得其親之性苟父母有微憾不是咄咄承順則有孝心肯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

特得親之說又使之不陷。非此所以爲大難也。
 ○人字只親色看字却甚麼事不得乎親之心固
 有人承親顏色看父母故甚麼事不得乎親一向不
 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沒事惟順乎親則
 親之心皆順乎理也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所以又說
 委悉又不格乎順腹底然而天下化替腹底接而天
 下之爲父精義呂曰養志云者養志也順親云者
 子者養志順常理也替不志於替而舜日以進
 替不害爲養志替日爲不善而
 舜不順乎不善不害爲順親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替腹
 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替腹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替腹至頑背欲殺舜至是而底豫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順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替腹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爲子職不見

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了，翁問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有常始於見其有不
是處耳。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七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表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陝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

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

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

其同也

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

有美善條屬小節竹今使有謂之節也刻之為符

符節右留君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

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左契之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

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

也或問小註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

○孟子曰此言千古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

前此也○雜書記疑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

符節此言移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迹雖充此

心之心廣大無私萬善皆備皆傳聖人之道雖充此

心焉耳愚謂此言移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迹雖充此

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聖人之道乃能知

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心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

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

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既曰心之心矣

則又何傳之有況不本於諸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

充為言則亦精以何者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

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施攝諸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爲政之耶而夫子亦止以惠人日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望知食而不知飲非子產所爲終以惠衆歟日致聖於惠人也猶此一段語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世無極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都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日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汴水

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乎其政行歸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歸與歸同焉於度反

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國中之

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答何叔京詳時

乃施氏本說與上文意正相反又答何叔京思謂發財蓋與合事濟人正相反也政則有公平正長之體網紀法度之施惠而不知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施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汴水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無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

子之意矣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過而子

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過此亦上文樂與濟

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日子產濟人之事有仁

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爲政之本若孟子所

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特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爲治

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存焉其所以自

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日子產之惠所以

有於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

不忍人之政是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周而復之

而無其功之歟如天之於物無不周而復之

以煦之如天之於物無不周而復之

以煦之如天之於物無不周而復之

以煦之如天之於物無不周而復之

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禍福之終蓋有餘加而無其患之及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手冬涉之艱而爲之憂者此其意也又觀於人亦悅而稱之玉而爲之政者此其意也又觀於人亦悅而稱之玉而爲之政者此其意也又觀於人亦悅而稱之玉而爲之政者此其意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

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之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

賤惡之又甚矣冠履之報不亦宜乎或問小註

子爲齊宣王言之使如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

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擗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遠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樂盈也○潘典

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

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

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

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

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教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常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

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或問小註

君仁君義指不仁莫不義士下之人而言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宜豈爲是哉或問小註

此言察理之精其精不

于禮義知之極精也苟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

人弗爲惟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張橫渠曰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

者卽中也時中之義其大者精義人神始得觀其會

通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何叔京非禮

禮實以爲其心皆在于與俗而違俗則不必皆然蓋

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

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義謂涵育薰陶

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

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

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

何哉語類

泰指非迷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精義

尹曰養之者不使漸乎不善孟子勉人以教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

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精義

精義曰有所不爲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精義

尹曰言不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語類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貨之時則不可不為非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足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之心便是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兩句相持如何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却是失其無所不知無所能故曰赤子之

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之無

知覺底終一無偽或問赤子之心家入之心各

是心未有不私意人欲之累故雖已發而未必中

節要亦為未遠乎中耳或曰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

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偽者何也曰赤子

之心全未有所知然以其未有所知則無私意人欲

純一無偽而已獨聖人則既有所知則無私意人欲

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察理而私意人欲終

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答潘謙之語之問大

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不照也答潘謙之語之問大

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論赤子之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

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精義伊川曰孔子未嘗

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精義伊川曰孔子未嘗

貨之時則不可不為非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之心便是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兩句相持如何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却是失其無所不知無所能故曰赤子之

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之無

知覺底終一無偽或問赤子之心家入之心各

是心未有不私意人欲之累故雖已發而未必中

節要亦為未遠乎中耳或曰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

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偽者何也曰赤子

之心全未有所知然以其未有所知則無私意人欲

純一無偽而已獨聖人則既有所知則無私意人欲

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察理而私意人欲終

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答潘謙之語之問大

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不照也答潘謙之語之問大

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論赤子之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必謂從初不知此恐太極而反
之却到此地他如何善此為不失乎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力矣故尤以為

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語類王德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精義曰送死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精義曰送

孟子大全卷之六

二

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子吾生至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尹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各有自致者也必也親炙乎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則其誠可知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死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達

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

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

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

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

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

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

以有待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

孟子大全卷之六

七

也語類只深造以進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

追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天下天下大重

是深造復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

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又曰深

造之以遊諸則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

造之方法也此進道之方也此進道之方也此進道之

造方法也此進道之方也此進道之方也此進道之

其方法也此進道之方也此進道之方也此進道之

克已復禮便是以道而不克已復禮別做一般樣便

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則資之深則取

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則資之深則取之

所以資藉之者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
有滾滾底出無窮自家資他底又資給自家如蠶
地在下藉上而弄頭自來沾其源頭則源源來
不窮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
取只管取那件事左右逢其原蓋取作事底事者這
取底道理取那件事也撞着這本底道理事只是
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貨物那和那水只是
一得上來自源頭下流而散大自八方都來然這恰似在
資藉資助一般資助既流而散自是理事來無不安着這
道理如待有源之水滾滾流他只管撞着左右便是着
道者沒尋出源底道理滾滾流他只管撞着左右便是着
實者沒尋出源底道理滾滾流他只管撞着左右便是着
之所係足之所為藤之所歸者然翫然安刀砧莫
不中音正是此道為人便自撞着箇仁道理
不使自撞着箇成道理為人便自撞着箇孝道理

爲人父便自擔着箇慈道理與國人或問之若子深造
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欲
取之必於心然則心之所得者皆天理之發而不自私
於己之意也故問之不道不道者不從心所欲而自
得其意之多致其力而不足以致其功此必傷其方而不穩
得其意之多致其力而不足以致其功此必傷其方而不穩
其測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急其功必傷其方而不穩
若夫程子所以謂爲誠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
培深厚積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
其所謂閑遠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
欲學而有以著之也其日放陽亦若惡其拘而後放
使聞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行也曰未得之則固無

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
 自得之則居之者皆得而居之如人有室
 自安動作起居履處皆得而居之如人有室
 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
 居而後安則其所藉以爲用者淺而無藉惟居之
 安則理之在我者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惟居之
 蓄資之多金珠絳帛無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
 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
 固無本之可資之淺者取之製造而或值或不值
 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
 其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
 值其所資之本此水之有木之盛時春枯而復
 不空豈或然乎或然無不備其來或問小註
 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或問小註
 時見其難精以至于助之其子出下便
 不長進學而有道

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薰矣所以養氣不可萌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唯聖人能無積累之弊陸氏便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

伊川曰造道家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初也

精義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
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也語類

待也故辭聞過情君子恥之

辭古外反辭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開水道也澮就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

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顯等千譽

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語類

所謂聲聞過情此謂大

中開言如為善無與實德則之意為學而進

張荷且向人者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學方得

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德為本而其有是者所行

通達無所不如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

以精實為名譽為本末也尹氏曰精義尹氏是以學

本而往抑諸雖約而意則周矣

精義者必自本而

往

三

孟子大全卷之八

存之

幾希也庶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

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分貴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

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語類

人與萬

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

理時無有不透雖間有氣象皆底亦可克治使之

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致離其間有象得象

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雖

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道理便都不通便推

不夫入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草木禽獸之理則

一

存之

存之

存之

存之

存之

是人只有個天理却不能存得便使人也泰山孫
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飲食渴飲無休時若
非道義充其理何異鳥獸安棲居上面說人與萬物
皆生于天地者下面二句如地或曰退之雜說有云
人有宛如牛馬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
乎即有類如溫丹者其類則人心則禽獸又惡可
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其不盡
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
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

孟子卷之六

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

出非以仁義為差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語類問明察

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察明得透箇道理降
○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理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
仁義者皆不待求之于外也此心渾然皆是仁義
○待窮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
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
舜便由仁義行也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
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若利仁便未從安仁亦須是利
仁利仁豈是不好底如仁為利而示之不然而利
人欲為精義明理也知斯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

仁義仁義之名世人各其行取如天
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
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孟子卷之六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類說中自是
自是立賢只這說中如與子思之註中不問故註謂
執為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無過不及而已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心也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揀乎曰而如二字
而亦如也此亦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
與雨偕也此以如為雨也他如此類不可殫舉故陸
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說曰而如靡異則其況蹟而互
用之矣矣曰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皆惡非所

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以其心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期不以親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嫌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衆堯舜所以爲新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自居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之心後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所以爲聖哉古今爲說迂回贅辭失其文乎此而已然則文字音韻之學豈可忽哉讀者細考乎此而盡心以求之答吳伯豐不顯亦無射亦保則庶乎其無所疑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語類曰聖人心如淵水不泄非得無有遠邇或問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以此世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視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常人者以其大公之心也無私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觀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病瘼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恤庠而抑挫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親聖人之心爲何如精義邇不忘遠者謂遠而指所謂仁者爲何物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聖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語類曰遠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天子出放雅之時自作於上以敬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

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精義楊氏王者之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精義述德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秦雖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

晉之乘楚之檇杭魯之春秋一也遺杭音元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杭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若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用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

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尤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語類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得如是故也與死亦然○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畧見得如

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大言再思一徹下二讀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如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取為傷廉固也若與無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當謂其過與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于而不至於取者貪吝皆即所當死而不至於倫生則矣或問取之為不取者廉之傷廉與之為惠不與之為惠死之為不取之為性也今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取之傷惠與而反以與為傷惠死之傷惠過取之傷惠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君子彼者其夫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夫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也答吳伯豐伯豐曰大謂取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答吳伯豐伯豐曰大謂取者與其吝寧過與其有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

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于精也精義尹曰三者皆可啜之也精義問則如何能義為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達薄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集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車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

他使河反矣夫尹之失並音大夫上聲棄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藩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庶庾公必不害己小人

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

教之則必無違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儻

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

特以取友而言耳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又全背卻遠上理會文義者又滯

混不逾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

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

問舜完粟浚井事只答他大意人却要理會浚井如

何此得來完粟又怎生得下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其無謂也

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發之可也合之而無害于國

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惡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

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例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或問小註此章見人之不善者當自保而勿喪其善自惡者宜自新而勿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

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

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

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

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

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語類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

性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如是已發

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得性集註謂已然

之迹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性是箇極遠不

分明底物事且只這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

底是善是惡是順是逆是利是害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

下火之炎上以利為本是順而不逆之意曰利是不

下火之炎上以利為本是順而不逆之意曰利是不

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像
順他若波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也。如無
惻隱之心。非無羞惡之心。非人爲之。皆是自然。而然惟
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爲。而行之。○故是本然底
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本然
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自然
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然底。而順他。○故
是已然之迹。如木之下水。火之上。父子之有親。孟
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幾微。故當以極爲和
如星辰之有運行。大要循禮度者是順。○仁義禮智
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
此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然四端皆有相
成者。如欲忍之。非仁不取。非義不避。非禮不切。非
智不察。此性之故也。伊川發此意最親切。○此
初只是性上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

卷之三 大全卷之三 論學下 子

皆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
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
何。遂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極說如
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室之人。皆可
如禹。只此自可。見做字。若不將自然之進言之。則下
文苟求其說之。如何可推。於家。自今日進言之。則下
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
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差度有少差錯。久之自
復其常。以判爲本。亦猶天與星辰間。
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
孟子爲並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
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

卷之三 大全卷之三 論學下 三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
至爲歷元也。或問小註。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
半。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辛酉。今却在
辛巳。又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
造曆者。紛紜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
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天虛。以見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
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
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
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或問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今以專指之言推之

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蓋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勢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足理又

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不其下遂言惡夫聖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句之說使其下遂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畧豈啻若其制置哉

伊川曰此章皆爲智而發行其理無所不盡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節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放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禮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

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夫

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答何叔京孟子謂王驪而不

之禮則當是之時雖不師之亦不得與之言矣

爲禮衆人爲已恭而始曰是答之義正所以明朝廷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類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

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

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矣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爲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語類忠者盡已

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忠矣

大音狀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忠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忠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忠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語類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欲最急問何謂最急曰

若洪水之患不甚爲害只是那九年水災水未便

會傾圮覆家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

難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對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已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

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

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精義

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

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鬪有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語類

謂鄉隣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喻顏子也語類用權若鄉隣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

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鬪鬪救之亦無妨若有兵戈殺人

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

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

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或問小註

通章五都從而不精義楊氏答陳堯中書曰每讀孟子觀

賢之生來精義其論孟子苟利天下雖殫其力

爲之未嘗不謂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

不欲狹濟不欲暴而己此與世之憐曰自營者固不

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孟子豈責人

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皆之天下各欲當其可

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

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子之胥賑手足而不爲君

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飲水終日如愚人然

顏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

顏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

不當其可則是揚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

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

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而己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好義從善去聲。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孟子卷之八 梁惠下 三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

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言。於衆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

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語

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而非取其孝也。據章之所

至。如此。則其孝之於父母。不相遇。雖是父不慈。然便

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是以不孝也。

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

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

若。如此。五者則深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

又欲盡。孟子之。不孝而以爲知。此皆不公不正。倚

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拘強底人。觀其

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爲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

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盡不

欲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如匡章。則其慙也甚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

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

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

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

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

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

孟子 卷之八 離婁下

孟子

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

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賸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賸古克反

儲子齊人也賸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賸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

君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屢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播音播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

孟子 卷之八 離婁下

孟子

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

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差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曰君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精義尹曰妻妾

終不能欺而視他人乎以爲妄妄
之心而歸他人其無恥則一矣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八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八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見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號泣于

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

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此卷二不念卷之元萬章上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怨夫

音扶怨告八反其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解

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

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

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

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精義楊曰孟子言舜之

心不能及此家舜惟也不謂于父母不謂其盡孝也

此孔子所以聖聖我無令人孝于忘事然如此

帝使其子九男一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

此卷二不念卷之元萬章上

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

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

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

心哉語類聖人一身渾然天理徹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親之心心之所慕惟知有親者是甚原物事皆至親之心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娶往上去又捐貲焚燒到得象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殺待他人又從而播之到得象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哭不過非謂以下人難平日極知富孝其親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變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不以殺舜為非若是到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曉得象都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弟那許多不好象家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

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吝于未盡但只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要說這只消做六七分那三分不也得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

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精義陽曰舜其至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能終身慕則物有遷也夜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

○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樂非聖人之畜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譏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譏怨於父母也或問張子曰道無權正之別惟與正一者爾亦傷快若曰告而娶正也身不告而娶權也然既

知之宜審矣。將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黜父子。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其不從。然後進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愆。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竟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撿之。象曰。謾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三十一卷之六 萬章上

三

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棧。象往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祖泥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憂都禮反。憂六反。泥音尼。與干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撿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

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

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替。履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

象舜異母弟也。諛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

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

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

絃琴也。張獨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

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棧牀也。象欲使爲己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

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

思君之甚。故來見耳。怙愬慝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

三十一卷之六 萬章上

六

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

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

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

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

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

爲主。語類。問象亦愛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

心。常存。今人被誘。微便常。或問。程子所疑。萬章之。

以爲。悅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深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爲是時。舜將以天下禪與舜。象雖。

亦豈不利乎與見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愛之竟不誅已宜其有所不取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說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等問之說而孟子有不暇辯即是數說者恐其皆妄安也蓋天下之理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所猜則知古之所在則亦未爲其理且然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矣但使使之不處於別賢若家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使康捐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死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服辯者哉○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得也但其兄弟之愛我於自然不以愛己而有愛耳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愛喜焉即是畏其殺己而幸其不殺也○古史餘論知其有無今但寬已亦非所以帶聖人矣

孟子卷之六 萬章上 七

當知舜之負罪引應號泣怨慕象殺亦愛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答何叔烹曰兄弟之理深辨舜象愛舜之有無也○谷何叔烹曰兄弟之理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合之人做眼圍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做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我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人情天理於是爲至精義人與天迥何異伊川曰無異聖正謂此耳○問聖人足否曰聖人足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地人己害他不得況於聖人乎曰本特腹使舜完應沒并舜聞孟子更不離會這下事且只就舜心也○楊曰堯在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誤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略竟而

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仇男百官皆事舜于試就之中象亦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

曰然則舜爲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

孟子卷之六 萬章上 八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語類而音象周公孰信而在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此章又言舜遵人倫之樂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入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卷之五 萬章上

七

流徙也其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有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寧亭卽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還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

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類封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大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將治之甚嚴義又失之皆不足法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

孟子卷之五 萬章上

七

限制之無足觀者。○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作故處之得過封之有庫但當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封蓋管蔡初無不野旅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穎

五十六卷下全卷元萬章上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

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及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應璩歷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

年而堯死也須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間無遺民也

五十六卷下全卷元萬章上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

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焉草而非真無遺民也語類逆是前去逆迎之意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投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投則今日使人便待意或問小註所謂逆者其至不逆速不敢自去從志也後游玩來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後意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

之者以己意逆之也人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焉草而非真無遺民也語類逆是前去逆迎之意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投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投則今日使人便待意或問小註所謂逆者其至不逆速不敢自去從志也後游玩來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後意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

言替股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以為尊親養愛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替股見音現齊栗替股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創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變變齊栗敬謹恐懼

之貌允信也右順也言舜敬事替股往而見之敬謹

如此替股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股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而非如戚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大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

薦章問也詳詳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易北下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
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語

類同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師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

治主

語類聖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過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堯朝音潮大音扶

訟之也

堯舜二大金卷五薦章上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昔者舜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舜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舜也禹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覲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虞禹之子

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

與賢則與賢夫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

三子于金卷元萬章上

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願則
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達
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
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
爲匹夫匹婦之師曰聖人味皆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
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
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
禮而己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
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
之宜耳然其心不勝已者蓋已若益也若禹也
得仁而後已也夫論者之學不足以此而相拒於
利者推之於外矣論者之學不足以此而相拒於
則宜其以爲不位而避朱均以昔不累表陳讓

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共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
之不得爲可恥也嗚呼學者能成是心以求人之
人之心乎或問小註能以下節子顧天意何如
其可見矣耳皆非有私意讀余隱之尊孟辯李公常語曰竟不
行于其間也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
十有七年曆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
天何避乎禹舜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
作鶴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歎歎何足
兩哉辨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歷年人然
舜格于文祖乃在辛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
是月始即位云爾則禹之則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
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
應驗亦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豈固欲爲天子哉
天與之人與之有不可得而避避者如以此爲飾則

三子于金卷元萬章上

舜讓于德弗克再拜稽首固辭古史餘論均而天下
皆以其作爲可乎曰舜已得之古史餘論均而天下
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
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議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
九孟子史遠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
未暇質其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
然無終始有取天下之意然則雖尼酒豆內爵知避
所性而不能已者非所操據也雖尼酒豆內爵知避
之況乎乘權操重而天下有歸之哉而後亦安能無
所得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而後亦安能無
得也本心之所發而何物足以避之哉而後亦安能無
則是以世之爲辭讓者皆然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
以其言以爲辭讓者皆然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

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
能無慮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
王冠而周公履政宜王有志而共和際此類多矣當
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蓋子蓋賢其伯而向
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達有之而不可歸
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
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
乃欲以是而誣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
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
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
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
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
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類命有
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
樣性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
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
君命便如命今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

這箇職事其條貫有厚薄歟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
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爲正無
非是精義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
命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
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煩何爲而天
計其天理非知天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
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三皇三太金匱之萬章上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又音入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境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立二天金季充萬章上

五

語類親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曾不如此今人知彼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釋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夫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

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領也繫馬于牝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

立二天金季充萬章上

五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章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語類問如何是伊尹樂食食湯飲堯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而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欲明文思淵泉九志之類伊尹在莘鄉時須會一學來不是每日耕藝食飲過了○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

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政問曰非義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或問曰非義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鈞極其多少而言也若人之氣質用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不顧小或務小而不顧大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不顧小或務小而不顧大之氣質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也精義楊曰一介之與萬鈞若論仲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辭之以天下弗歸繫馬千鈞而視自後世視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熱然君子之取與道于義而己予之辭服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欲害于義又何必真之問乎孔子于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語于原惠之貧下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亦取者歟知

孟子卷之九 萬章上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又戶驩反

賢對無欲自得之親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囂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囂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平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平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

孟子卷之九 萬章上

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語類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而覺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謂理也○先知覺後知○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覺此理○明道曰天民之先覺覺之皆體他自理會得○精義人未覺來以我覺覺故攝攝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充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論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君
舜其心侃侃若璉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
子之言然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折攝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精義曰
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
失其性若有疾痛在身者亦小其所以治者其得
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存焉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
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
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
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
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宅

尹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
始其事於宅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嬖僇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瘠於客反通
七余反好去

齊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嬖嬖環嬖也侍人奄
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
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僇由嬖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嬖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諸如字又音孽

顏繡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斷靈公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

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

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語類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或問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

三獨而進一辭而退也然於人事不得不盡

此說非是者奈命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

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

順夫天命而達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於窮達之下

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

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精義伊川曰人

也未嘗審而其事或出於苟然然精義之於患難

只有一箇處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

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

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楊曰義命常相隨無義則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而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雉也司城貞

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

通宋司馬黈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

之時豈有主癘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癘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

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子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就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

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

於虞故以此物情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
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
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特舉
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
知養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
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
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
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
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

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

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

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

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或問

范氏詳且明

伊尹之出處也或問其意蓋以百里奚之汙辱而惡之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
按左氏之言則駭秦穆始春乃井百里奚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辯懦柔弱也

前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冕弁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有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天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販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
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意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
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意思在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日
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管中而不中
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聖中流
出無聲無臭是清當面是無聲無臭澤曰三子是實
事如此否曰然○問伊尹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
謂他有指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
象否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
自見思之不昧也○問伊尹有這些意思在否曰聖人
之至也伊尹皇皇武王去魯之樂之義非聖人也
各其所以異伊尹者也○問孔
子時中所謂時而中否曰然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終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漉之振始始之也終
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
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
三子之所知偏於二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
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肅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
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
以終之二者之閒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
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
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寬寬云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語
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
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
其所長問始終條理曰條理脈絡如一也章從中得
之上截爲始條理下截爲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聲財

[illegible]

六子朱子力聖象之十

五

都如樂器有一拍更聖之落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聲是玉振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絲竹清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音答林擇之或洪也微清濁而琴玉聲清越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謔焉若無所先後然美之以金聲之以玉其岸亦有不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可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舞一而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具一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聖人之道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道如此此全聲而玉振之所以管夫孔子之集大成而成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則其至而論其歸則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于金聲而盡以玉振之聲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於其所振之一全一壽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哉

答張

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

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語類

射擊最視也孔子是望得那準的正又發得正又射

得準故能中能至三子是望得不正又發得不正

故雖射得準也是不中然不知有正發得正

而射不至者衣口亦有之如所謂過道而行半途而

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思地其天不與之以

年故亦不能到也問其至力其中非爾力還是

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

偏如孔子則偏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

他皆如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以智比聖智固未

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力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

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則失而伊和靖乃曰始條理

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

聖智深而智與孟子之意似相底惟伊川引易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

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

三子之智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

終未晚各失於一偏非終除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

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然全條

亦引金將玉張多節目玉振者是時未如一見竟

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答張敬夫答聖是見得微之

孟子知德之與焉能語此答聖是見得微之

之幾有先後而無淺深也望而不答廖子晦至中

智如水母之無氣亦特何所到子答廖子晦至中

始將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力加勝服中

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中也

此章言三子之智各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

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

其知之至是以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

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語類

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

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

之中如前夷齊有善其辭命而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

偏處若善其辭命而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

然則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微到極至處

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聖也所謂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中我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

中處但力未至且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衆所知

已不至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

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中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

則必能中也問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

有餘而不知問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

中處亦曰然或問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

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

則有不得而致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

其才而不得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

而力有未充者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

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

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愈急

而顏子新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

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

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北宮騫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爵名，無入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朝也，當問其畧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

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孟子卷之六 萬章下 九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稍乎？曰：周禮所謂公

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

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

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

差，庶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

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

也。但王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因不繼也。而

食之亦無幾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未失與。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

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

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

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

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

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

入而已語類

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夫三卿大夫士分國者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各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宰既無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然天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天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数極多亦安得行蓋周祿給之書是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卷之三 禮記 禮運下

三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卷之三 禮記 禮運下

三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語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大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千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湮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振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而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或問

子

所論莊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
攻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駁而周禮後世又有不可
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
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
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

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或問小註

獻子是士五人是賈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費音秘費音秘

惠公魯邑之君也師所尊也本所敬也事我者所使

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王公下請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故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

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

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貴尊賢其

義一也

貴貴尊尊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尊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二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或問小註此是論友誼諸體貴貴二端須切友字講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萬章下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贈開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類孔子受之如受賜貨悉服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閭不畏

死凡民罔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

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微書作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御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顯越也今書閭作賢無

凡民二字諫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閭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

角

五十六卷下 萬章下

音扶較音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速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途。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貴可遠以同於禦人。

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或謂小註

充類至義之盡也。只是非便以爲真盜也。○問非便以爲真盜。曰。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法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

五十六卷下 萬章下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天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

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問孔子仕

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

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傷曰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而欲資其饒養者精義陶漁而已乎膠鬲起于魚鹽

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其義雖賈豈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強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使耕張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于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也然則未免有求于人如嗇嗇之爲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君之爲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或爲貧古人有之前二節章意已盡今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問小註下只引並推原耳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孟子卷之六章之二十一萬章下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宜乎也關擊柝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也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季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

羊苗甚長而已矣

委鳥傳反會工外反當下浪反來去聲前阻到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季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節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

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

稱也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

稱也精義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

非爲爲之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共爲魯司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

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類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位下

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

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或問小

而道不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

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

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穀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

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擇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後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孟去聲下同標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應也數以君命來餽

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饋時。應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儼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緣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精義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拜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大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酬之義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廉人繼要庖人繼肉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是門也做出。門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徃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如云墮入樂乘危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義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己僕僕爾承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饒五十鎰而受。於薛饒七十鎰而受。是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此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乎技物之際。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或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

相似迎刃而解
件剖作兩片去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邇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鵠。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勢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

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呂氏往役不義也人不知我則下言當事陷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知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

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也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

友而不可得也而孔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

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旆士

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折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

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曰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類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

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

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

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

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

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

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

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

非止爲一世之士矣精義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

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仰不可一槩而論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嬖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

不忍生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

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
 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
 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
 此于其子固有所不及焉若發子之去或三仁之事則
 不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勢處
 姓之卿而行之矣况伊尹之親紂乎先王固已疑此
 言有以起其奪之禍者伊尹之不與同姓則其手曰余隱之尊
 孟辯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尊
 孟辯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始皆人臣也人臣
 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
 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
 過無若糾紂之卿上莫若王于比于其子微子之親
 且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救
 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乎必也使彼世
 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發而代之以吾用孟
 子之言也非其義也義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
 霍光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
 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
 起而助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
 以為暴亂之資也其可乎解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
 發堯舜之謙湯武之伐皆發也或謂堯舜不發湯武
 不發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竊遜之事堯舜
 行之則盡善子曾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
 之則盡美堯舜行之則不善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

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
 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焉以安
 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
 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指自廢紂後世猶不得而排之
 忍貴戚之卿乎紂之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
 忍坐視商之亡而費宗絕祀反置陳之不忍易其君
 之位執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陳而死孔子傷之曰
 爾有三仁焉以仁許之紂疑于大義猶有所問也三
 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李札解國而生亂孔子
 因其來聘而告之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猶有所
 最可以堅矣乃為宗廟社稷計有不得已也若進退
 廢立出于羣小爾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而
 是故公子先使專諸就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執不
 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于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
 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矣曰隱之云三仁
 于大義有闕此隱未嘗蓋三仁之事又期于自靖
 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
 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冷徒見其目
 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為三子猶有偏焉恐
 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悉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格音栳格音栳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桮棬用木所為

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

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語類告子只說性無善無惡

善此惟性惡為之說也語類告子只說性無善無惡

孟子曰子能辨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狀賊杞柳

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狀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

狀賊人以為仁義與事天害之公而禍仁義者必乎

言夫

狀音栳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答趙致道

致道問荀子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說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

天法之自然而出於人為者為性所謂不知所以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

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惡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得之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音反

流波流湍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引之

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人性之善惡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誠不分善不善也

有不善者也語類性善無不善也

此便是人欲奪了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夫言扶搏

也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

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指不外乎此與近世諸家論性

謂作用是性者相似語類○性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所言○告子曰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目視聽與夫心知覺之類也○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自然之在人○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性者生之謂性

孟子曰性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性也猶白之謂白○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所各便休之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又如何○性者生之謂性

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則氣也而此物皆得其理如蟻蜂之有君臣橋梓之

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其得些子或曰性是

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

總結如此○物也有這性只是稟賦而已○武問子以告子論

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性之為言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神人之性而指其能知覺

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非故不成故有把柳之譬後屈於孟子之言而

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舉而為滿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嘗

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盡善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變而為不善之說

食色為言善猶生之謂性也○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之辭論也以是為不善之說○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一字明矣但前章有深究其善之說○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各為一說以其義理而論○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於此是以其義理而論○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而說無一○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稟理有善惡然不性也○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有自幼而善者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有然也○性者生之謂性

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說義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善也猶白之謂白○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謂性

所各便休之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又如何○性者生之謂性

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
性安有異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之曰然則是謂凡有白者

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此則犬豕與人皆有知覺者也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愚按性者外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

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靜者也氣形而動者也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

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

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

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

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

縱橫繆戾紛紜外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

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

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

精矣或問程子之說奈何曰亦是精矣獨生字之義

所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及人物之性所以不同如

際中日光及以孟子之言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性不暇有所及也若其曰性善者乃指其本而言

這人是者印言之則一若夫馬長人則不同夫馬則是口頭道符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表以爲印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我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者秦人之義無以異於吾義矣夫物則亦有然者

然則者亦亦有外與義者則謂之義然則者亦亦有外與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君子之於長也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爲道至此四篇皆言之

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由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孟子問公都子之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此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弟則誰敬彼將曰敬弟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將曰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

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孟子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著炎之意語類

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

謂義專在內只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曰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而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驗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飲之類若問人怎生得如今國有人索加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滅在內者則有平日知弟之為弟而不知其為弟之理者亦有之所謂不可不敬者不因其為弟之理而敬之也而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箇義理無異便是之說如此大害理又說義類了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批文義就錯了

○范氏曰

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聲氣以曉當世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答曰

舜矣

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蓋如此語類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性無善非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

性也胡子知言疑義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何物胡子知言疑義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曰按此章奇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大道理莫加其所始而在人則生而有

之矣人欲者格於形紐於氣紐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謂也於是乎有同而異行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義微而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為一區恐未允當○如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下按此章仰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善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又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後先有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性好是說也若果如此則所謂性之謂性人欲非性也亦是此語而日天命之謂性又曰好惡性之謂性則然直可差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非是所謂形也天理也今欲謂性乃舉物而遺則惡不為無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典則民好

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桀

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

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語類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皆知
分別善惡使其知以往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
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味他如說此無善無惡之
名爭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善總不妨也與今世之
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
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在

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所以告子問也蓋發語辭情他皆謂性

無有不善而謂性為善者情也性善性惡

隱是仁發則來應善若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也

發為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端

答張敬夫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

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本善而周子

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曰情未發皆善也發而

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理反其情故為惡理

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
也語類問孟子言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
也未有染汚何害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

善智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問才與性之別
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性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
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什是用木旁材字便
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來便是就理義上說
○問才與性何分別情是才之動○曰情是這裏發
出有一箇路脈曲折物性地性之動○曰情是這裏發
車底同這一曲折物性地性之動○曰情是這裏發
平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平水之靜情所以行
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氣力
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
性而孟子以情與才告之何也曰性之具於中也
無形聲臭之可求者也故以五穀之性為喻
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

有不善也曰此路其稟於氣而言也
依氣而形故形由是具則性之在是者
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也
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
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
子性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
性既本善則才只可為善為
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孟子曰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鏤以

火鎔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

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

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

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端而充

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

但為氣所勝則其本體亦不能顯

有許多才

孟子曰

是謂之

動用去

不

必

不

意

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眾也物事也則法也

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

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釋而自明

類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如是而視如是而

是而聽便是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如是而視如是而

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味

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盡性而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

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

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

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卷一

卷一

三才圖會卷之四

三才圖會卷之四

無復問矣故亦不得盡其辭爲五子既歿學失其傳
吾儒之言性者罔不省此而定之矣陳淳之說滿天下
學者方且昏迷眩惑不知所定矣陳氏者釋氏之說滿天下
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而不可詰然嚴其
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足性
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俗論耳至於性之爲
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與幽隱微恭儉敬是非之繁則
反以爲前狂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
則舉而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討之地舉世之人亦
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
撰大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曰
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萬萬之不一
聖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其說則曰
善者終亦不能離之爲不善此其有
而惠於後世者矣

耶臥孟子之
子以來乃有
則才與情本
有所謂情存
而已矣其純
以氣質之惡
而為有欲特
其無以見生
質之異

答連嵩卿
論氣不論性
則無以見理
義之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麴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渇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薺大麥也。穠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穠。

瘠薄也精義呂曰楚秦皆可以爲大實是不可言無
不能移梁薄者無功不易以進非人十已而未必以
若人故堯君而有桀篡父而有紂非性也而爲之
人事之不齊不齊之變也雨澤之潤枯槁之生也
善者也不燕不燕猶惡者習習之習也習之習也
惡性不相道而相習故文成而德成也
而好善則戰戰而無暴亦非性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黃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屣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者與者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好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却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粢大豕是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

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

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

芻豢之悅口始得語類

孟子此言自當處于多難

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

然不是處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聽耳之同聽

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則理義之悅心猶

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也

曰此說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也

之於口猶芻豢之悅口也

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人之爲事自其心之所欲

人莫不以爲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父父之於

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能盡

股肱之事雖不中節其心發爲其大皆以爲美

又如恥難走免其心本安於人莫不悅之而皆以

爲不恥難走免其心本安於人莫不悅之而皆以

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

謂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曰呼咄咄亦唯明清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物者所以孟子以精義事畜喜怒哀懼服勞有為不同而不願學也精義事畜喜怒哀懼服勞有為和意何况義理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欲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曰人之於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環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援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桎也反覆也言人之良心雖也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援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語類牛山之木嘗美矣是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芽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

相近處且書之格止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
孝廉之弟亦且賦賦無咎矣○日夜之所息是良
心平日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
不自心而萌之生人在那裏更不容心動而後味
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不
與舊一新格止之抑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不
如雖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管初本有十分
被這一分山格止之抑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不
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自家日用
此意亦形容不得○平日之氣只是夜氣未散
時靜不與事物接才醒來便得這許多文章自家
只管汨汨地過日子便得這許多文章自家日用

身存記展轉安眠而不得者○氣清則心固
之良心如日書之所為有以亂其良心者
如不存矣然暮夜止息想精不紛擾良心者
水出而水終日動便連了那水至夜後便清
吐而水終日動便連了那水至夜後便清
地吐而水終日動便連了那水至夜後便清
托散不存生則則來得在那裏不存生則則來
若散不存生則則來得在那裏不存生則則來
在那裏不存生則則來得在那裏不存生則則來
一池水便吹吹又吹又吹又吹又吹又吹又吹
已若日開不存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
勝其良善之心如箇船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
其仁義之心如箇船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

猶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學微光
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問平日之氣甚微
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且盡
乃咳上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希希今只要得這
好氣方與你存氣氣則明於道未見得工夫只是去且盡
這兩字是白六開健意裏有工夫日開進得一分道
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
得三分日開健意裏有工夫日開進得一分道理
盛恰似使錢如日開健意裏有工夫日開進得一分
十錢這裏第二日如又得三十錢積聚去積得二十
錢第三日如又得三十錢積聚去積得二十錢
得多了人家便從第二日無工夫夜間便減了
分氣第三日如又得三十錢積聚去積得二十錢

氣清則心固無根柢日間愈現怕寒這
便是格之衣蓋這會歇不遠矣亦似使錢有
使一而却瘦了衣蓋這會歇不遠矣亦似使錢有
十第二日如又得三十錢積聚去積得二十錢
來人車夫莫若謂大雅意也與孟子意相和但
谷稟精神虛實不充大意也與孟子意相和但
就養精神虛實不充大意也與孟子意相和但
大稟精神虛實不充大意也與孟子意相和但
也則養精神虛實不充大意也與孟子意相和但
善那養精神虛實不充大意也與孟子意相和但
便散良心說此良心上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善
是故其好惡之心與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善
心故其好惡之心與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善

些至旦晝之所停則結之矣所謂結物人謂結
 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所停則結物人謂結
 夜氣不足所以然也存箇箇人謂結亡其夜氣非也
 正是說那本底良心且如氣不成交陽方會清日
 陽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得為他
 又格也○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
 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昭昭之難養是
 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若存得此心則氣常
 亦不清良心亦不清○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
 擇則有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
 羊之牧一收則在此便是日夜之息兩字○他
 心於旦晝時不放事事物物○這格便是存心
 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
 相牽動所謂格之友覆如下文操則存心亡○
 用功緊切是箇生夾死語○牛山之木無所
 心句句相銜○務明天理生之理本自不惑惟旦
 晝之所停有所格也然雖有所格亡而夜氣之所息
 平旦之氣自然在○所生長自此能存養則良氣漸
 復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下則是格之友覆○
 休息其氣只恐他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
 格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斂○
 格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
 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
 孔子之言操則在這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操
 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良心有所養夜之所
 與理本相付且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
 益厚夜之所息既有關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
 當○日間格亡者妄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

復經總論。皇然。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同。而。然。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開。幹。富。甚。答。蔡。季。通。孟子。雖。言。安。功。而。其。所。欲。存。者。乃。事。也。
也。答。何。叔。京。欲。夫。極。論。復。見。天。地。心。非。直。以。此。氣。為。易。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也。精。義。伊。氏。氣。如。易。中。之。意。亦。初。不。謂。清。耳。至。平。坦。之。氣。未。與。事。接。亦。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日。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謹。也。奇。哉。而。充。之。化。曰。道。之。所。存。者。良。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之。故。苟。得。其。養。無。物。不。畏。尚。扶。其。養。無。物。不。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仁之謂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語類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illegible]

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
物之意恐不如此也出入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謂
舍之而已之所知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謂
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
所存者果何物乎而答游誠之不能周本體然亦不
然亦能達而人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
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
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靜其動也
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又無
其莫知其然也出於善也入有者存也本無一定之
無一定之虛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理實
得心之體用始於真妄邪正無所不當又見此理
不操即合不出即入又邪正無所不當又見此理
論出入有者皆善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
者乃心之善也

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證然心
 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質莫非神明不
 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答張敬大則內外意
 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
 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却以故為主而欲存心則
 只是將一箇心捉住不放其後心已死矣而欲得此
 只是將一箇心捉住不放其後心已死矣而欲得此
 只此已是大本末必不能捉得在平實處便是有
 亦只於此便分不如常見是真心心見是真心乎
 兩箇主宰了不知光是真心心見是真心乎
 答許順之語乎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實法須
 也然而人則理明而謂之道心舍此安往須
 而謂之人心則理明而謂之道心舍此安往須
 此便是人心中之理也
 默所謂出天理而人欲也
 未明白之義其指之久而且甚自然安於義理而
 體不待別求其指之久而且甚自然安於義理而
 體不待別求其指之久而且甚自然安於義理而
 乃欲於此頃刻之存處高深議以非其然然者則告
 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盡
 其運轉而流於紛擾急遽之中也唯夫子所論未思
 便是已發故而乘於天發之中也唯夫子所論未思
 之前則一物操彼一物則中而存之也舍而亡者
 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則中而存之也舍而亡者
 亦曰上一無遺則中而存之也舍而亡者
 觀心說非以彼舍此而亡之心而自操則亡者
 令而所指則亡其仁義之良心心云陽非陽然坐以
 之所宮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心云陽非陽然坐以
 何其然不謂之知精義則每常遇事即能知得南
 從而謂之操存也

熱明道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起居盤
孟凡技有銘有戒勸息皆有所養今昔樂此獨有養
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然矣敬以直內
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端詳之心生矣貌不莊不
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
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
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量然玩而深察之
○孟子曰無時而可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易去聲暴步
下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
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

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大音其繳音拘射食亦反焉
是之爲上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
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以涵養氣血而德性時不能泯泯者泯之范氏

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
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
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
以此也精義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爲功也
精義之小數不專心則不得而況于爲善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精義呂曰死生貴
賤貧富榮辱

此衆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已
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義
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爲未始知者爾義在生則生
義在死則死我之所謂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語類上蔡謂義理之理則哈生取義也孟子曰舍生取義義取理也無可舍之理義死而不避

在干死無往而弗義也
如使人之所以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以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

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語類某嘗見一種人沒沒營利

後來思量孟子就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

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

以不見義理之府是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

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此勝利欲之心頃日只是

如此濟甚事今夜懷恥明日便不慚方是若慚不後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呿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呿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呿呿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

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

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如焉爲官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讓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如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讓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語類：或曰：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功，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時比量，又加只是擇善處去耳。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養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新爲並去聲，爲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噉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語類：人須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或問：孟子所論宮室，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或問：孟子所論宮室，窮乏得此三者，或物欲之充，人所易昏，或意氣之充，人所不能免者，有不自非場理，素定而臨事，人有爲之，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那程子之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乎？愚謂此言以責人言。

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爾，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語類：仁，人心也，言人路也是義事。上言：仁是無形迹底物，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不是把容何叔京，然人未嘗無是心，而心來指示仁也。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則仁心，心亦須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心字，亦不是將心訓仁，精義，伊川曰：心譬如身四端，此說最有味。試思之，精義，伊川曰：心譬如身四端，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肢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四支，如四肢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

譬如教養種子之性，便是仁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

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

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語類雞犬放則求必可

便在未求而求之者非如雞犬出於

又者去捉雞犬之類也

是走作與放不同放是放也

是放則有容焉放是放也

則即此知求之在一念懷然亦不待別求而求之

此心體明之全已是在是矣而自是而欲求其不能者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而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

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語類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

所以求放心如聖人一言一動都是學問之道

問二字在不是求放心而求放心是學問之道

不是在外而求在內求放心是求放心

求仁至矣只是欲仁是仁心求放心非以一心

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于百里之遠只

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心雖放于百里之遠只

萬語只是收放心而已存之心心雖放于百里之遠只

以講學所以收放心而已存之心心雖放于百里之遠只

樂事親從兄是放放心孟子之放亦是為

學問者無他皆是一箇思無邪耶○文字極難理會

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動

惡而亦只是放放心心不放是學問有求放心之事

子之說得如此自家看不出問實孫曉得否曰如

先生說得如此自家看不出問實孫曉得否曰如

非是說得好也此放放心心不放是學問有求放心之事

言若實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眼合眼死守

此心不放放出也只是要得此心之正如明瞭蓋

惡之知於動靜答包敏道所謂就則一定而治然獨

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

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發達

孟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
禪學之近似者轉為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為說
之簡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
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為甚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
聲同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養之等也或問小註

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似不必求伸亦可也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視
一指之微輕重有所而及不知惡此所謂不知輕重
也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元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善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楮棘而養其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去聲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楸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葉
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狠疾人也

狠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腹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官司也耳目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

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

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

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

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
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

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
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

爲三才曰惟心兩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是動靜操閒抵隙爲厥心病

心之微衆欲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

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語類耳目之官不能思

物也外物一物也以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彼

他引去雅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性

在人思不思之聞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

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力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

者也立乎下得有加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常能奪

也是安得不爲大人哉○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

於外物只管引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

方得若不思却引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

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引去心之官固是

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引去心之官固是

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引去心之官固是

所藏矣曰然者不思則耳目亦只是物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因是元有此思只待其有此思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先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元有思須是人自王張起來○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思所以窮或問孟子此草之要在先立乎大者他理不得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窮得云為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皆張矣范氏之說蓋得其旨本可以境出而為之也○敬夫孟子說疑義只以思為志心不立而後思焉可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地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倖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地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語類說不必作聽從之說只脩天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箇得時或問人爵從之緣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有以為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為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關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

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拜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日修之而實已棄

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金於不假而不修耳聖人

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而惡惡遠不如是之急迫人

且若是言則欲事善而不吝何叔京和和仁聖之心

修者又將何所事善而不吝何叔京和和仁聖之心

其天爵者本以歸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

幸而不至於亡然微於歸客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

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發忘其平日假仁

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夫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

曉析不差精義後得者故曰人類倒錯謬失其本心

者皆從天爵者也

耳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也。善也。聞亦譽也。不顧人之美者也。仁義也。不顧人之

譽彰者皆所謂賢也。趙孟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

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

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語類仁

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

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人慾甚難以

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之勝人慾甚

難。○正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

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

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

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

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

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

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

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

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

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

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

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慾之勝人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黃音聲釋蒲黃反夫音扶

黃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

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加美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

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

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

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語類爲不

釋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

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

一箇坯模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

一箇坯模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

一箇坯模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

家這裏選一分他那個便選一分如漢
楚相持於成皋梁陽間只爭這些子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殺殺古殺學射者亦必志於殺殺古殺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發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
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

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

且然况聖人之道乎此章大意只在射之

精義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畫法式然後可

巧在夫學者
勉與不勉耳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一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平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

精義 尹曰任人與禮者則皆也孟子之所言
者禮義也苟以親義言則何止重而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
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

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

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管同古字
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

絕不但有輕重較差而已

往應之曰矜兄之喪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矜則不得食

則將矜之乎踰東家牆而搗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 矜音矜
樓音樓

矜辰也樓率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

重者而之以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

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

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

已矣或問勝之大德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
聖弗養者為能養之而不失取權之不失
是乃所以全體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
或孟子所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為諸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驢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不

匹字本作鴈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鵠是也鳥

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語類孟子道人皆可
復道是堯舜不使仰為且如彼或有偏謂雖非
銀不可然必謂之舉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樂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
上舉先去
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
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

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語類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
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或問
楊氏之說亦為親切但其言又曰佛者履齋有辨
通并妙用還水不壞相此自得意之言最為難

理但其言周旋使然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
子之言則無通不貫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
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

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
便有堯舜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
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談此運水搬柴之

物則雖創行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
後可以為堯舜蓋其學以空為貴以理為高而以緣
機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反北至於如此

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之至語其末則以為特
在於周遮者意而也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二病
而達與吾學不殊也且其所謂無適不然者豈未見

其有以發明孟子之意而異於釋氏之言者豈其記
者之失與不然則始於儒佛混性之不同亦有明未

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仰一事之同正開此辯或

問於制文定公曰禪者以枯槁整拂為妙用如解公曰以此為用而不妙須是妙用周旋中道方如是扶用處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榮之服誦榮之言行榮之行是榮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愚陋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御君則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曹交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謂此而受業也或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為先精微則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足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備日知之

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子於大學之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而後力有可施蓋為此

耳厥徐來叔歸師堂詩孟子之言正為不如此和諸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實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使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國謂執滯不過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卽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殲也愈疏不殲也不可殲亦不孝也

殲水激石也不可殲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

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或問程子論小弁

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

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

罪伊何則自以爲無辜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

伊何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徑口
宋姓徑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悅

時宋徑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徑將秦楚之戰上說下

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

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

其效有與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精義尹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故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

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于享故也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

答連篇卿儲子不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

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致辭之道與孔子不見滿悲而取瑟之非初不見而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施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失守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如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

爲心豈聖人之心哉精義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

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事桀也以三就湯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豈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而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

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與平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解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杞梁之妻也故無賢

者也有則見必識之之法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在縣東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

化之皆善哭杞梁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

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

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

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

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

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非衆人所能識也孟子之所爲豈見之所能識

哉語類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謂孔子

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

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爲得罪於君耳

○尹氏曰淳于皃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

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

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
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聘與
聞同治去聲

慶實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捨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
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
伯連師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據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
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白一不朝
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來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過繹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軟所治反權
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
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
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
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
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
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
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
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繹鄰國凶荒
不得閉繹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
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達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達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解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公侯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

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

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

語類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

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闊禹會塗山號玉帛

者禹既後求更相吞噬則周初只有十八百國是不

及五分之一矣。想件件來儘大國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爲大國所吞。亦錄諸封伐奄諸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云云。若是不曰看來怕是如此。五子之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既無戰霸可考。見不得端緒。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難行。問王制疏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派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來旋添便須移動。丁幾國徙去別處。方得食不勞擾。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得存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同。

辟闢也。答何叔京。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暗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責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主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新。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稷熟故生之養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桀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

惟法堯舜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精義治使之言觀之白圭可謂安人矣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過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完惡乎執惡平聲

菑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義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如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如去聲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夫

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

聲去

訑訑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囷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讀

余隱之傳孟驛說公疑謂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按校皇聖周遊天下傳於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微豈為禮貌與飢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

夕不食君曰吾太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饑先王之通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聘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樂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之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可就可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辭又嘗至言之日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末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足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樂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鸛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兒

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

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

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動心忍性

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問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

識似一條路須從上而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

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而至也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

衡與
橫同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微驗也察
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
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
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
獨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

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慮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
洽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慮而死亡由於
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臻人
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肩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肩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肩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還自脩省則是亦
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
因其材而薦之無非教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二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大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
謂也語類者字不可不仔細人能盡其心者以為
知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
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知性然後能
盡心先知然後能盡心未有先盡心而後方能盡
心哉然則上面功夫已至此方盡心得耳中庸唯
謂至誠能動其性至于盡心者知性知性之
下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當如格物致知之意
然心無張弛如盡物有多寡如何窮得盡但
就那守處說如盡心云這事理會得盡也存心却是
不得理會得來這又不理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

盡道心但聽事也地則敬將去此心本來無有些
心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心這敬方是盡
心如今人是有箇心只是不曾使他盡去只是他
箇箇莽便是了○盡心如明鏡無些心這敬方是盡
鏡子若有少些污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垢如今
人做事有些少錯空室礙物只是身家有些塵垢如
本來處處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人只
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所
以貴於窮理又曰窮理雖是於吾心處使知教他如
得貴於窮理又曰窮理雖是於吾心處使知教他如
少問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哪一邊見得道理却
西少問以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問盡了心○然
性之理包在人心內到發時只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
一箇物半在裡面與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
只是人合當如此做便是性○盡心謂事物之理
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謂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心如何盡得
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此理之理理既盡之後謂如
一物初不許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理○性以鼓於
我之分而人便是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
大底人○便是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
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
則自然知天矣○諸家解說盡心二字少有發明得
盡字出來者伊川說得完全然○研可謂窮理
又却不識窮理從便不可變做盡心○范待講言窮理
却是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廣得去○言盡
心以後事○若橫廣大底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說此
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如未能盡得此心之說○
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

三、天香大集卷之三

[illegible]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三 盡心

四

存謂操而不會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語類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
會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順理
存心初間只是存心在這邊到存得然後也是
存心無絲毫只在存這邊到存得之便是事心
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問存心養性以事天
有養你便用字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古人語言
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心養性其作存其心存其
行此不得心者氣不運物而常守其至正地答
力天此是或問性者事心簡聖而不害其本然也答

胡李隨道書所云存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
得些心性影于却不得子却見得真性只是存
不他面影于却不得子却見得真性只是存
得他面影于却不得子却見得真性只是存
可謂之不能也○又曰六經不言無性惟佛言
能事天此其性也○又曰六經不言無性惟佛言
之亦不言修性惟佛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
性止言流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

妖毒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毒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

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

人爲害之語類也○問立命是豈立得這天之所付

不以私意參雜倒身以天爲正命豈得這天之所付

年在世有心須順事以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

一日之內也教事是當始得苦既不以天爲動

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

謂之天壽不貳然無身以俟一段全不減會所以

做底事皆無頭腦無若無父亂人之大倫○問若天

是天命解身是聽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

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天壽不貳是

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有年未死百年要是有
這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
依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

答張敬夫問曰味天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
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
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

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

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

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

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妖毒貳其心智之盡

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

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

以爲智矣或問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

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

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知天以沒

身焉曾子所以格手足而加得正覺而無精義游

求者是也知天者格其事也使造其理而不

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格其事也使造其理而不
履其事是爲知若上之爲戒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
母之爲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
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爲

晝夜矣。夙夜所不能忘其心者。亦日備身以後之自作元命而已。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語

類有言焉然則順受乎此也語類有言焉然則順受乎此也語

之亦正命也然則順受乎此也語類有言焉然則順受乎此也語

言之亦正命也然則順受乎此也語類有言焉然則順受乎此也語

當如我者如我之天伯牛之疾是也則問命是也則問命是也則問命是也

地則受其正命也然則順受乎此也語類有言焉然則順受乎此也語

古從違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

正命若患過而不古則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天觀之也

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遭賢亦莫不順受其

正這是於聖賢而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

顯感而此以逆應則答孫敬甫修正身之說乃是平日

是天自失其正命而後之答吳伯豐伯豐問必

若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處答吳伯豐伯豐問必

可以其不得正命而後之答吳伯豐伯豐問必

是伊川先生之意則可見矣必大篇謂象雖不能

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篇謂象雖不能

然伊川先生之意則可見矣必大篇謂象雖不能

於命而在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性無異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

取覆壓之禍語類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

之下也不到巖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有他

如何來若先說這我自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

糾紛我生不有命在天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

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語類書其道而死者順理

達理而內者也以非義而死固所自取是亦前定

自取何謂之命曰命是命也問桎梏死者此乃

命伊川曰命者一也或問桎梏死者此乃

義死者君子不謂之命也或問桎梏死者此乃

也然亦是命也孟子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

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日命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

意語類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
福皆不可知也命有命而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而禍
身分無過德地死便是正命若如巖巖之下與怪
格而死便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受豕豕三年滿罷
正命直卿說生向營營一似受豕豕三年滿罷
便是君命之正若或問以罪去地是命便不是正
命命曰若自家無非使成何罪去地是命便不是正
命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之命
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
便都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
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非
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是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
薄淺深這却是教學了不謂之命他當時稟得正
命如桎梏而死便是命不謂之命他當時稟得正
命辰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觀象如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合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或問程子曰求在我者為命

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

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義而求也又有聖人在外者

則此乃分所內外之說則命之云似專為求在外者

之憂者此理所當為以義而求之莫不以義而求之

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之所不與我之

所當為而不可問之所謂命也曰有義而無命此以

求之內而面言也若專為在外者言則後以所求

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曰程子

曰又曰聖人面言言命文曰中人以上者以義處命

而文考之前說兩見皆同而後說無他援據當以前

為止後說蓋誤以下為上耳且其後又云聞命而

能安又其下者則前此固已當有下字矣後以

言命然富貴利達是亦前定則則人之所求亦

前定耶曰若夫其資賦而天同或有非人所謂命

得之於天者無以強其必然則君子不謂之命

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而

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得

於聖人則雖有義而無命也此言命也此言命也

得之有命也此言命也此言命也此言命也

得之命在其中人言命○又曰賢者惟知養而
 不來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義不可求故自處以
 家貧親老應求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
 須曰祿仕然得之不得爲命曰日在己固可爲親矣
 曰不加命而以爲君子苟不知見忠難必若遇
 得表必動見利則趨共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
 得長之際不能不意故君子者地中人也以下於
 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則
 下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勇下者也
 ○問富貴貴賤者天固有定分安之者先盡其在者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精義明道曰。萬

我不獨人不能推也。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欲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有這具在手。鋪放著幾時。道竟盡。若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哉大於是語顏。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缺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實是來自足之物然物自何物何事乎反身而誠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爲

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得此理但有一箇
而已豈得樂哉○反身而誠見得本具足理而全體
不冒虧了也○問樂莫大焉是見得萬物皆
體於我所以樂否○誠是實有此理無不自身上
果與人心共與萬物共此本樂謂反身而誠則不慊
不忤於人共樂猶大於此本樂謂反身而誠則不慊
於心吐說○答歐陽希道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
使有理○事物之理皆與有之而畔出於勉强偶爲也此是應接
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惟己及物不時勉強而
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天理之公也此則
敬夫孟子說義盡知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
仰不愧俯不忤之意尤慈實有味哉○精義明道曰樂
若以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

須知所樂者何事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類強勉

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便是他思得則皆節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

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多也語類方行之際

其所以然者習矣而察初問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

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與彼方與時知

得飯當喫我與彼則相與之飽如喫○習矣不察行

矣不若如今人又不如是不習去習便要說察不習

去行便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

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

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變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

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過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或問小註恥心之存亡卽分

變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不肯爲者彼方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焉人而至於無所用恥即此不恥一事將人於貪欲而不復能進於聖賢不若人甚矣何事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

厚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精義尹曰人君能下賢而

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慕爵人不知亦賢爵

趙氏曰爵爵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爵爵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爵爵矣音樂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樂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

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或問小註窮不失義以可足成無欲自得境也末節特引來作證得志不得志亦只言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語

自是聖明分道主不和
通以求合講方合遊字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扶大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實美生下來便是這道理何州費力今人至是下想了況又不加味精義尹曰言君子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教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

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或問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引致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說彼取此何也曰致焚拯溺非常時之所行而致焚拯溺者不常以此為事當死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取此何也曰致焚拯溺非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取此何也曰致焚拯溺非此皆以生道殺之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語類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扶大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遷阡陌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

卷之三

卷之三

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語類所過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而田者遷阡陌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

動亦是此意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扶大音

此及見用則實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哉如神也○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待如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成人化也神是事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

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尤深也精義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

聲化民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

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前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爲仁義也程頤開達之天下地方爲仁義曰親親

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

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非孟子達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善類問舜聞善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良能如何

小湛然而已其心是孟子想衆如此及其三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類人心至靈其所不當不知但初間自知了神昏神昏則自以爲不協便自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昧道氣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語類問

慧術知以從其德粹術知聰

野須有其實工夫磨得此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于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節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諛以爲容達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

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事沒世不

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

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答汪尚書所示王丈

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葉藕意此等向上

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惡絕故難達度今且

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大與聖則不

可不分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

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矣其於身之嚟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味

只足類于自知取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或問天民斯指潛隱味得位者大人則洪德稱義明

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服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不能則敘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矣。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

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

聖者能之。精義尹曰以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遇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

下並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

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有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精義尹曰父母俱存者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忤者樂得於人也已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衆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類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雖此事業功名亦只此

雲浮。大虛之中。我仰有哉。曰。天下而立。四
行其狀。使人所欲與焉。處誠誠之。中執者。進而得
之。所欲。但用其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間。進而
大者。退而小者。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間。進而
一循道。而止。在下。亦不足。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間。進而
而爲孔。在下。亦不足。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間。進而
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弄
之性字。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

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

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

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

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

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

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語類

便見四端着在心上。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上。上方會生。

其生也。也。雖。然。都。從。那。根。上。發。出。味。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如。子。是。時。通。人。根。便。有。土。氣。清。明。無。物。欲。吃。之。人。則。合。下。生。時。通。便。爲。第。一。物。欲。吃。之。物。便。欲。吃。着。則。合。下。生。時。通。誠。忍。忍。心。便。欲。仁。之。禮。有。頭。腦。心。裏。便。欲。了。義。之。心。胃。之。根。都。有。一。根。而。有。今。人。只。要。去。以。氣。質。物。欲。之。腸。胃。各。有。一。根。而。有。今。人。只。要。去。以。氣。質。物。欲。已。着。土。湯。武。以。之。根。着。土。而。有。今。人。只。要。去。以。氣。質。物。子。味。諸。君。在。其。中。便。是。合。來。未。曾。着。土。而。有。今。人。只。要。去。以。氣。質。物。得。味。吐。之。便。是。合。來。未。曾。着。土。而。有。今。人。只。要。去。以。氣。質。物。子。味。諸。君。在。其。中。便。是。合。來。未。曾。着。土。而。有。今。人。只。要。去。以。氣。質。物。得。到。見。得。明。白。便。是。合。來。未。曾。着。土。而。有。今。人。只。要。去。以。氣。質。物。體。不。言。而。會。日。是。然。生。根。此。是。命。令。而。自。如。此。謂。手。恭。不。待。教。他。恭。而。自。然。足。者。自。如。此。謂。手。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化。如。此。而。自。如。此。謂。手。

嘉慶九年十一月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_上養老者大_上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雞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宋去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一也餘見前篇

或問小註五畝之宅一鄰須切文王之政講衣帛食肉是老者之養不是民間共享的大老章

是行政此章論養老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饗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豕

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曠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成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

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端急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方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精義伊訓曰易曰美在

章文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

能至也語類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此者但比之以

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南望魯國

於聖人之門難為言此也觀水之為物也至不流章不

至客先必照臨此也如鳴於九臬之類是也流水之

達此又是與此也此者如鶴鳴於九臬之類是也流水之

人有必付度之引免桑木之類是也流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工夫之學是漸乃能有道若伊尹

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焉則無以言其道

之無窮焉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言其道

日月之明無窮焉非源之無窮則無以言其道

而光輝也此章有光輝者有光輝者有光輝者

小之如也此章有光輝者有光輝者有光輝者

大之如也此章有光輝者有光輝者有光輝者

人之門闕此章有光輝者有光輝者有光輝者

故大波也此章有光輝者有光輝者有光輝者

在扶不則不足以為明此章有光輝者有光輝者有光輝者

志於道也精學明道德

成章而后達達則通於聖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

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語類閒遠節非

種只見利不與才差些便人那邊去日然才差利

路微遠去一條路微遠去一條路微遠去一條路微

善之閒不是冷便是熱易無兩相並在此則利與

只利善若只是利便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一條大路

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才有心要人

知要以此一味慕外物之地這極多又如一塊漆

皆善但上而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一塊漆

物事如孺子之路上而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一塊漆

得為善矣若是善上而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一塊漆

任道者方與善若善上而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一塊漆

言利者必謂之盜跖跖所以為盜者何也貪利而

下以不義謂之盜跖跖所以為盜者何也貪利而

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語類子莫見楊墨皆偏生
而不分彼此也非特語也原其意思固欲以見之
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則在顏氏三則其門
在禹入則則其時則不在矣居陋巷則在顏氏三則其門
而人不入則則其時則不在矣居陋巷則在顏氏三則其門
似爲我而非爲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一三三三三三
二義之與中與時中之中師曰然
發之中與時中之中師曰然
與孟子所論于莫執中其文面而意蓋精一於道
心之微則爲無過而非中者其曰克己則非徒奮而執
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克己則非徒奮而執
愛不乖爲中則其爲克己則非徒奮而執
中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爲克己則非徒奮而執
其中不中之中活者以待權而無不中之中之克己則非
學乎聖人之學乎聖人之學乎聖人之學乎聖人之學乎
於千世之所謂仁義之學乎聖人之學乎聖人之學乎
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中故
有執中之名而實味嘗有所執中而自然無過不中故
又曰時中則若果味嘗有所執中而自然無過不中故
而後矣矣子莫也既不知識時未暴夫時而爲小人
無忘爲也中庶但失其失之端達末不言擇中曰擇乎
時以爲也中庶但失其失之端達末不言擇中曰擇乎
亦必也之曰得一者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
識乎大德之曰得一者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
不可知也常則精義伊川曰子莫見二端也
不知也常則精義伊川曰子莫見二端也
不中而通於與此一無異也○如初來時

與楊氏無異乎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邪蔡有
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
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焉程頤曰易地則皆然以其有
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服權而失其正味人

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服權而失其正理答阿

叔京

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
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

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

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或問柳下惠不辭小

官楊氏既以爲

和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
其爲和而不知其爲介焉楊氏之說爲有功矣精義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與聖人之和互相發
耶乃所以爲和耶楊氏曰若觀其和與否不介故此特
言之以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彼自可見
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
其辭介可知矣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

棄井也辟讀作僻
音刃矣何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

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義孝不如義學不如孔子

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途而

廢自棄前功也或問小註此勉有爲者貴精義尹曰

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
不熟不如莠稗亦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今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語類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堯舜性之

也性字似與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

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道夫云假之之義真

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爲富貴時又且流弊後世曰此

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與誠觀於
愛勢暴橫而周室有德也他部與之
世之徐心從本欲使事之行又依有德則人得
故不得不舉而道夫云此即所以有德之首罪之
下便是也他合精義是處但王意則耳如使夷齊之
以也半不責其罪則是若其意也為楚不對王然後
知兵但欲楚齊假此為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
也蓋言其不
以誠為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或曰蓋欺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竊說久假不

孟子卷之六

歸即為真有則誤矣語類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為之

云五伯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
前聖多有辨之於然卒不得其說惡知二字為五伯
假也如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久

假而不歸安知其非非已者也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

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或問

居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推知
有忠者亦為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
尹之事可為一毫髮之偽則伊尹之志不免為偽
賊即不以泰和之說不若天下之疑不疑為可也
其曰中道精義伊尹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
者則善精義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惡可廢也孟子
言責成之辭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
仲士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惡之辭初不立

孟子卷之六

也則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也擇於湯之近
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
為也劉備此孔明以嗣子不呼使自為之非惟數之
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居
數年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族知其下恐
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尤是太甲
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謀不用則
去之可也故崇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詩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或問小註得食章言人之大主食人者此言見食於人者有功我當食其必有功於大主食人之食者言精義尹曰不棄受祿之時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就若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答潘諫之

士下既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統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遜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入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拾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

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聞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聞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聞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

言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斯然樂而忘天下樂音徒許與

欣同樂音洛

踐草履也還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莽而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或問小註某嘗問李先生以

舜之志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勢不得若

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斯然樂而忘天下永

仁得此何答何叔寬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若

怨之有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世之可行與否而

結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

而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與離也

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觀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

則輕重親惡之而於是乎有繼矣故繼人之情以轉
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惟權之爲稱不幸
而不失於正者鮮矣精義開舜不去位卑閉迷行法不
臣獨有議親議貴之說豈有天子父殺人便置之死
且如同官人議豈是周公擬出亦須有箇末處然孟
子所說只是

論舜心耳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

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

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南得焉

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語類問替

人在卑賤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尊則

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

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技節子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

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下公義在卑賤

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義在卑賤

亦只得輕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

是天也卑賤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是人心低亦

須是合下有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於此

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桃應之

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貴爲天

子又欲免舜殺則或問范氏所論得其大要而楊氏

生議貴之法矣或問范氏所論得其大要而楊氏

孟子之答嘗非以爲真有是事也蓋得相與極論聖

賢之心以爲卑賤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得如

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者蓋其通而不掛仲季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此執而後病負以送焉則卑賤之執何以異於滿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徒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爲此言或者既不以爲然而信之者其爲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子之辨惑論之已詳前書焉可也曰然則楊氏入議之說如何曰提明然矣而其說旋於周世家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卑賤必執而不釋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皆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大舜地非亦必於此而巳矣他如舜心不爲此則禹舜舜亦必以此而巳矣聞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爲意於前而爲舜而不及乎卑賤則其說亦有所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終

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夫斯言知必存乎天理而起然不繫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精義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子之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

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

其氣體有異也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復却

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

孟子曰然則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子之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

其氣體有異也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復却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之說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致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人道而能

卷之十三 畫心

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爲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語類：問：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至理形色重色字，釋色是正新色。曰：聖人可以有形，便有血氣。云形是動容，禮色自正，如采芣苢，必有養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曰：形色上有這箇物事，實貫之理。踐便有幾之理。○踐形是有這箇物事，實貫踐着，不獨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

是哉得道則形乎神不有這落聰明若不盡其聰明
時便是開了這箇眼不肯聽得這箇眼便是聖人如何
却方可以說形體如地雖得過這模樣如伊川說
充其形體自是說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如衣
則有衣色介其耳目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下之生人
則有得於天其耳目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下之生人
常無有不應目便必常無有不應口便必能盡別天
下之味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
足於衆衆同是口也而不不足於衆衆同是口也而
足於衆衆同是目也而不足於衆衆同是目也而不
足以別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是雖有是形
惟其不足故不能充此形惟聖人耳目十分聰明
無一毫之不聰明則十分聰明無一毫之不聰明以
於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說此形惟衆
人如彼自不成問其有是形也莫不有也而本其所
可以說此形

孟子卷之三章上

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矣莫不
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格於
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
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實此其不能盡
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充其形也惟
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狃於其間是以
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實蓋凡形色
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說其形焉
費者不有也

答吳晦叔

謂充以神之名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所
謂聰明則有聰明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之初不泯乎
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形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
形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說之惟聖人盡性
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說有是形而
又可以說其形也可以說形則無愧於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反

綏戾也殺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辱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
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屬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
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
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
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有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
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

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語類時雨云者不曉不後適當其時而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聞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類私淑艾者未嘗親見

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

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教

為去聲發古

銳率譬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發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語類君子

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簡其處是怎生地不發又

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覺起是心與他着教此

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

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從

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流轉亦不

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

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與前是中這物事也或問

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肯得此

小註中道而立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

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以道從人幸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

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認

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諸類進銳退速意氣方盛之時也有易衰之勢不得已意氣已衰之後驕倨見其失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或問小註首一節只在處事待人上說後節言人之為學亦宜循序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或問小註

親親而仁民二句是題上語原答何叔京蓋氏以儒不專重親親仁字亦不必深求蓋何叔京蓋氏以儒之分仁民而親親取有不厚釋氏以儒者親親之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不至答耶子上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則愛之物禽獸之類是也今觀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獸之類是也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如穀呂不人涉地不羈不卵不後胎不歟天聖人於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斧斤以時入山林不伐不斲於市聖人於無知之物亦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眾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戒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惟不加恤愛安在哉蓋謂理一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自謂理一而不知分殊但指血氣言之故

混人民物為一而無他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之若吾儒於物竊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蓋物雖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成與無知之物異氣而無知之物亦有差等如齊王宣平之事施於草木恐又精義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不同曰此說得之理一而分殊知其理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兼差乎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止以一身觀之則體用皆指體也至其用處則不可加之於自總不可不統於足則體而用言分在其中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語類問急先務一段何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大此各有所急也先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為己憂此則民莫與爭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問學利是不急乎人讀書中亦自有合著急處若是稍慢處理合未得也且放過不妨要處須著理會又問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知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

是禹之先務何如精義尹曰知務者知輕日太略是如此精義重大小之義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決脫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

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

齒法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聞講求之意語類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如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

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案

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

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

不知務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三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饑賤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或問小註

此讀書重
指春秋之時也

此讀書重
指春秋之時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篋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輿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

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

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惑且畏不仁之心耳或問武

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

殺者皆殷人非商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

此亦取本塞源之論蓋殺者非我而亦不忍恐誤

言也程子以為血于敵為是言蓋得其後意矣讀余

隱之傳孟辨李公常語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

夫為天下通達士萃而聚同之者可達數耶紂存則

遺迷焉易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

足多也解曰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兩曰

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

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世本草

誤其禍非而小注六經誤其禍甚而大前世儒臣引

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城曰血流

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則戈伐後我傷國多

非止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國之君以此

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

足為多等示訓之意故經注精義伊川曰夫載事之

之甚也亦以規學者也
辭忘義不獨施于書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野王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
又以武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
作百
王曰無長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
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洋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斷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耘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祗袪衣鼓琴女果若固有之

文作樂鳥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袪去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似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聞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或問小註

此章孟子

直推其理勢自是如此

○孟子曰古之爲國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國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人○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時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圃爲畊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闕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

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

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精義

伊川曰易之象曰咸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也又論語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怒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子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從行況可行於人乎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子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果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

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

語類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亦有時而能之然

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亦有時而能之然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小處一舉發見矣蓋好見於東坡所謂人能千乘之國那裏真食豆羹必於被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嘗把此一役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此段於大處打得過小處發落也○商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所稅十手所指之地也○孟子曰美得失之際則後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路者之真情皆然○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

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

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豈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言不仁之人勝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

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

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社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

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珍厥慍亦不賈厥問文王也

詩邸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雖賤陞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參絕其慍怒亦不自陞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語類如見安於叔孫與害于桓應皆慍于羣小也蘇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闢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爲闢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精義伊曰仁義人心之所固作或蔽而欲滅德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蠡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蝸木蟲也言禹時蠡在者蠡紐如蟲蝕而欲絕蓋用之者多

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軌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軌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軌迹深蓋曰久車

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

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

也或問小註神氏日久車多所致一精義尹曰城門

馬之力疲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追驚而失之矣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

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擾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通也負依

也山曲曰馮婦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

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有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

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

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

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類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

欲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

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適

如何自會無端這固是天然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

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

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道理

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

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

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

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

是學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

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

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

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

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語類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當言一以所當言
一以所當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當言一以所當言則
仁之於父子也至若暫假之於舜則謂於仁仁義之
於君臣也盡若榮枯之於逢子則謂於義矣禮薄而
至於賢主之失其終智薄而至於於窮者之不能盡知
其善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
稟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
人之於天道集注尚有兩說曰爾說皆通前說又似
周密問賢者必智何爲却有淺深天道必在聖人何
爲却有厚薄曰聖賢固有等差如湯武之於堯舜武
王之於文王
便自可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明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

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

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語類論來日之
 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股之於安佚固是性然
 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
 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
 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
 邊故說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兩條心就他所主
 而言卻須便喚做人心那須便喚做道心人心口口
 之於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股之於安

侯者以爲性所當然。向惟意所欲知不平等有命
 有爲者安於所賦之性。不爲智之於賢者聖人之
 父兄之於君臣之於父母之於兄弟之於朋友之於
 於天造者以爲君臣之於父母之於兄弟之於朋友之
 可蓋有性存焉。苟欲盡此心。則如之何。聖人之心
 予不謂性命一單只是遣人欲存天理。一箇人以
 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箇人以爲命。則在天
 委之而不肖。所以孟子到一說性。以爲命。則在天
 命處。却曰有性。問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
 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
 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不難解。有甚皮夾妙。只將各
 家身有便見。且如昔鄒魯而厭繁。慕是性。以親爲
 亦有分。無可得。只得與樊葉蒼。如父子有親。有相
 亦有不相。底有相愛。底有相敬。底有相愛。底有
 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如教養之。使便能使

孟子不格姦。○上云性也。是錢象之性有命焉。是斯
 制人心欲其不惑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
 有厚薄。不齊有性焉。是根柢道心欲其無及也。
 ○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字
 專言性。所謂性命者何不同。曰性者人之所受
 其理。而命乎天者其體則不同。仁義冠智之理而已
 其氣則厚薄而賦於人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爲命則因
 夫稟之厚薄而賦於人之私亦無不本於是。故君子於
 繁蹙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
 食色意欲之私。謂之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
 命於智愚賢不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冠於仁義禮智
 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賤愚不肖言之耶。
 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爲貧賤愚不肖
 而言之。而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治心貴者雖所
 求之必得。而亦未必有耐處之節矣。故君子雖所
 所樂之已厚。而亦未嘗不處其所當處也。○
 答董叔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
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
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其木化者如人嚙火變爲明之响不曉有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段尺段便是已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精義伊川曰神者妙萬物而踴躍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弄繩如於指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列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知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
問小註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補從從子放先于善而不足于信矣此其所以未免于程子所謂受變于俗者與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
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
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
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

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語類則可欲之謂善之謂神曰善源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惡可知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無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諸善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近顏子後有孟子其達者顏子之復有迹處

以如神無役善無施勞皆是若或問善者人之所欲
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不可
其知而不可知也則其善之爲人安知凡其所爲一皆不可
必其用力之不足一且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
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無愧焉其行之
充足而無缺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而滿
於必如如是則其善之爲人安知凡其所爲一皆不可
善之充於內者發見於外也然亦足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
病也充於內者發見於外也然亦足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
然而天下文則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可化則仁

其所謂大者不能離乎方體形通之謂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二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合序鬼神之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野四時合序鬼神之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蓋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計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使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將焉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也則亦未有不焉者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

之新也答歐陽希通楊墨都是邪說無大補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

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茆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豆闕也招冒也屬其足也言彼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

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

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今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或問小註

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

○盆成括仕於齊盆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語類金成指時才妄作謂精義即曰小有才理鮮能免於殺身之咎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官別官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始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音讀爲扶余者非

言一冬之才全棄之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

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

充滿也穿窬盜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類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

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抑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類實字對名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求其無可爾汝之有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稱亦自有慚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信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信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信音

信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信即此意也便侯隱

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

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語類

鉤致之意如本不必就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

要去悅人是以言信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

故爲要難使他們來問我是不信信之也又問此章

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

只是箇不忍之心荷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須多又

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寬處說未可以言而

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說未可以言而

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到了這田地功夫大段

未盡便不能無所待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

未盡便不能無所待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

未盡便不能無所待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

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

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

如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

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含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精義

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

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

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

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則苗長

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己

而治人不責己而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步於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孟子卷之六

三

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語類

言信者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正此意也語類

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爲一固須行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隆惟董子當言之

法以俟命也或問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客說必皆言當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報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卷之六

三

說音贈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藐藐然也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藐藐富貴高

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樓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橫是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樓榜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

世上有人把次人許多崇尙讀書當事有言不敢出
口故孟子云窮集注說自所謂高語說不是大人此却
說義大人大人固常畏而所謂高語說不是大人此却
他只是藐他許多堂堂高數何樣數人之類或問
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故以程子以爲記筆之
誤也然未大不可必也呂侍講數條詳反復懇至尤
得告君之體其口說之所以敬之則所以愛孟子言
外之意者盡矣論揚以孔孟之分而則學者所當
知也然子貢以爲後而君之畏大人非而畏女之畏共
樂然然而不視共藐然然者而已矣故雖不有枉入
而直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

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被此以立其志使斯獸
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異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
存心固於斯所不用其義答廖子腹言說孟子不是
豈特於大人而反鏡之幾答廖子腹言說孟子不是
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
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然已如蘇秦境所
謂見季子位富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
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不節末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語類

又要這字又不便是多欲心莫言於只是言
好欲又不如此欲不好底欲不當言欲只是言
又理人欲粗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算欲則人欲分數
數少故雖有不存者算夫不存焉算則天理分數
多矣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問養心也只
是中心固若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
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要

通鑑文選卷之二十一
通鑑文選卷之二十一
通鑑文選卷之二十一

是發有以心此及最傳分文章學賜
可以見親復是對起不本做章法靜修
寓意欲觀難焉那朽許多這說底才
於物便焚本武湯不朽去若處用事
留意是書武湯不朽去若處用事
於物便焚本武湯不朽去若處用事
留意是書武湯不朽去若處用事
於物便焚本武湯不朽去若處用事
留意是書武湯不朽去若處用事

說焉。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便須要看。別是非。好。其前日病中問。坐無可。當。掛。幾軸。書才開。便要看他。心中便走出來。在那。因。思與其病。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生得此心。靜。靜。如夏。冬。求。飲。飲。食。此。理。所。當。然。才。是。必。欲。精。細。食。必。求。飽。這。便。是。欲。日。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至。於。無。○注。云。多。而。不。得。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就。才。精。義。伊。川。曰。學。莫。大。於。致。知。養。要。多。字。子。便是。欲。精。義。伊。川。曰。學。莫。大。於。致。知。養。處。多。若。僻。者。以。養。其。心。米。色。以。養。其。身。則。以。養。其。血。脈。成。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都。無。此。只。有。箇。義。理。以。養。心。又。不。知。下。之。易。染。者。莫。如。欲。難。持。如。是。如。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會嗜羊羹而曾子不忍食羊東

孟子卷之六 梁惠篇下

羊東質小黑而四又謂之羊矢東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羹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羹曰膾炙所同也

羊羹所獨也詩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精義呂侍講曰孝子之終則致其家思共居處思其美善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苦曾子嘗羊羹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羹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子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

而夜夜膾炙哉忘其平生所獨嗜哉故食膾炙而不食羊羹也猶諱名不諱姓實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孟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豈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狂狷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

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必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大交反行去聲

卷之六

五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守

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卷之六

五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然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爲反聞音奄

踴躍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踴躍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聞如奄人

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明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語類狂狷是簡有原是簡無骨力底人東倒西搖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旋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諛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義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語類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向俗欲使人無所非訛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獨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聞與天理之是非被狂者謬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猶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而笑之曰何以是謬謬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此是鄉

原笑狂者也何為驕驕涼涼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其質素向則是闊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芳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樂也惡紫惡其亂朱也惡鄉原惡其亂德也惡去聲朱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養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闌色朱正色也鄉原不在不

復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易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

五者其間却如其他節曰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
使大綱得正則其他節曰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
其他細節正則如何欲謂如造屋或問小註經正則
先有根柢然後添有安頓處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情之而已庶民與則人
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情之而已庶民與則人
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惡不能惑也既
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塞有餘無所施于吾民天亦
此意答宋深之自見得已分上道理後分明白後可
以任此其如草木然欲以口舌收勝其惡徒起紛
釁之害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愿
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
治春兄異鄉鄰誼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
有不可勝言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矣
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
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
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宜生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次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
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
其傳而憂後世遠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
辭者而又以見大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

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言深哉或問是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之師又或生知之聖事必謂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則而知之者蓋以則時言之也斯之論也當以世為非以世為是則斯道之傳後聖當與前聖為一而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本二句則孟子之說也蓋其自任之實謂然而無有乎則雖若此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數其將絕而所以故大焉世無窮之傳者又不容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無以異乎曰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聖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者感於斯者矣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留賢焉莫知所之人次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千四百年

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四終